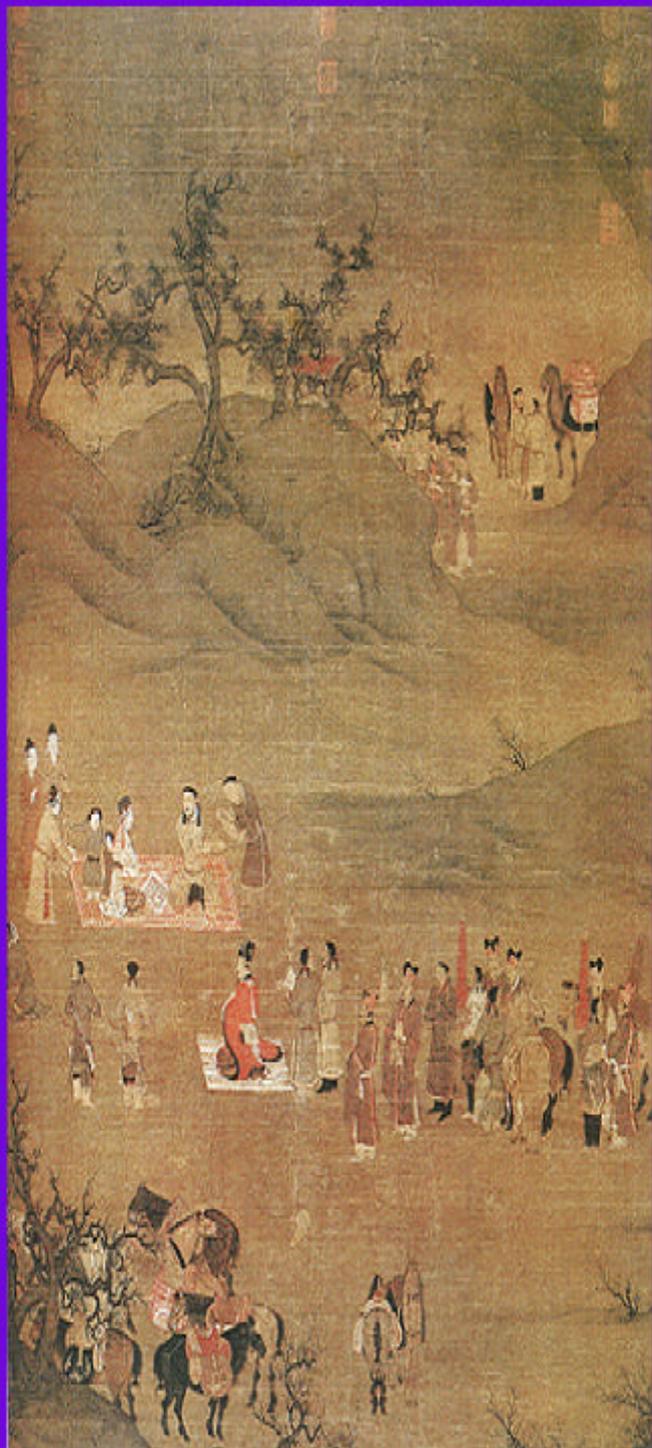
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下



清·吴沃尧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第三部

(清) 吴沃尧 著

第七十三回

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

当下我走到山东会馆里，向长班问讯。长班道：“王伯述王老爷，前几天才来过。他不住在这里。他卖书，外头街上贴的萃文斋招纸，便是他的。好象也住在一家甚么会馆里，你问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。”我听说便走了出来，找萃文斋的招贴，偏偏一时找不着。倒是沿路看见不少的“包打私胎”的招纸，还有许多不伦不类卖房药的招纸，到处乱贴，在这犖犖之下，真可谓目无法纪了。走了大半条胡同，总看不见萃文斋三个字。直走出胡同口，看见了一张，写的是“萃文斋洋版书籍”，旁边“寓某处”的字，却是被烂泥涂盖了的。再走了几步，又看见一张同前云云；旁边却多了一行小字，写着“等米下锅，赔本卖书”八个字。我暗想，这位先生未免太儿戏了。及至看那“寓某处”的地方，仍旧是用泥涂了的，我实在不解。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，把那泥刮了下来，仔细去看，谁知里面的字，已经挖去的了。只得又走，在路旁又看见一张，这是完全的了，写“寓半截胡同山会邑馆。”我便一路问信要到半截胡同，谁知走来走去，早已走向广升栈门口了，我便先回栈里。又谁知松竹斋、老二酉的伙计，把东西都送了来，等了半天了。客栈中饭早开过了。我掏出表来一看，原来已经一点半钟了。我便拿银子到柜上换了票子，开发了两家伙计去了。然后叫茶房

补开饭来，胡乱吃了两口。又到柜上去问半截胡同，谁知这半截胡同就在广升栈的大斜对过，近得很的。

我便走到了山会邑馆，一直进去，果然看见一个房门首，贴了“萃文斋寓内”的条子。便走了进去，却不见伯述，只有一个颀白老翁在内。我便向他叩问。老翁道：“伯述到琉璃厂去了，就回来的，请坐等一等罢。”我便请教姓名。那老翁姓应，号畅怀，是绍兴人。我就坐下同他谈天，顺便等伯述。等了一会，伯述来了，彼此相见，谈了些别后的话。我说起街上招贴涂去了住址一节。伯述道：“这是他们书店的人干的。我的书卖得便宜，他又奈何我不得，所以出了这个下策。”我道：“怪不得呢，我在老二酉打听姻伯的住处，他们只回说不知道。”伯述道：“这还好呢，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，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，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。老二酉家，等一回就要来拿一百部《大题文府》，怎么不知我住处呢。”我又说起在街上找萃文斋招贴，看见好些“包打私胎”招纸的话。伯述道：“你初次来京，见了这个，自以为奇，其实希奇古怪的多得很呢。这京城里面，就靠了这个维持风化不少。”我不觉诧异道：“怎么这个倒可以维持风化起来？”伯述道：“在外省各处，常有听见生私孩子的事，惟有京城里出了这一种宝货，就永无此项新闻了，岂不是维持风化么。你还没有看见满街上贴的招纸，还有出卖妇科绝孕丹的呢，那更是弭患于无形的善法了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又谈了些别话，即便辞了回栈。

连日料理各种正事，伯述有时也来谈谈。一连过了一个月，接到继之的信，叫我设法自立门面。我也想到长住在栈里，终非久计。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转运买卖，用不着热闹所在，也用不着大房子。便到外面各处去寻找房屋。在南横街找着了一

家，里面是两个院子，东院那边已有人住了，西院还空着，我便赁定了，置备了些动用家伙，搬了进去，不免用起人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继之打发他的一个堂房侄子吴亮臣进京来帮我，并代我带了冬衣来。亮臣路过天津时，又把我寄存杏农处的行李带了来。此时又用了一个本京土人李在兹帮着料理各项，我倒觉得略为清闲了点。

且说东院里住的那一家人姓符，门口榜着“吏部符宅”；与我们虽是各院，然而同在一个大门出入，总算同居的。我搬进来之后，便过去拜望，请教起台甫，知道他号叫弥轩，是个两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签分吏部。往来过两遍，彼此便相熟了。我常常过去，弥轩也常常过来。这位弥轩先生，的真是一位道学先生，开口便讲仁义道德，闭口便讲孝弟忠信。他的一个儿子，名叫宣儿，只得五岁，弥轩便天天和他讲《朱子小学》。常和我说：“仁义道德，是立身之基础；倘不是从小熏陶他，等到年纪大了，就来不及了。”因此我甚是敬重他。有一天，我又到他那边去坐。两个谈天正在入彀的时候，外面来了一个白须老头子，穿了一件七破八补的棉袍，形状十分瑟缩，走了进来。弥轩望了他一眼，他就瑟瑟缩缩的出去了。我谈了一回天之后，便辞了回来，另办正事。

过了三四天，我恰好在家没事，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，向我深深一揖，我不觉愕然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正是前几天在弥轩家里看见的老头子。我便起身还礼。那老头子战兢兢的说道：“忝在同居，恕我荒唐，有残饭乞赐我一碗半碗充饥。”我更觉愕然道：“你住在那里？我几时和你同居过来？”那老头子道：“弥轩是我小孙，彼此岂不是有个同居之谊。”我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如此说是太老伯了！请坐，请坐。”老头子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我老朽走到这边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只求

有吃残的饭，赐点充饥，就很感激了。”我听说忙叫厨子炒了两碗饭来给他吃。他忙忙的吃完了，连说几声“多谢”，便匆匆的去了。我要留他再坐坐谈谈。他道：“恐怕小孙要过来不便。”说着，便去了。我遇了这件事，一肚子狐疑，无处可问，便走出了大门，顺着脚步儿走去，走到山会邑馆，见了王伯述，随意谈天，慢慢的便谈到今天那老头子的事。伯述道：“弥轩那东西还是那样吗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是认真要我们设法告他的了。”我道：“到底是甚么样一桩事呢？符弥轩虽未补缺，到底是个京官，何至于把乃祖弄到这个样子，我倒一定要问个清楚。”

伯述道：“他是我们历城（山东历城县也）同乡。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。就因为上半年，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，起了底稿给他看过，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伏罪。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，说明倘使仍是不孝，同乡官便要告他。当日议事时，我也在会馆里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，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。我因为从前虽做过官，此刻已是经商多年了，官不官，商不商，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。好得畅怀先生和我同在一起，他是绍兴人，我就跟他搬到此地来避了。论起他的家世，我是知的最详。那老头子本来是个火居道士，除了代别人啐经之外，还鬼鬼祟祟的会代人家画符治病，偶然也有治好的时候，因此人家上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‘符最灵’。这个名气传了开去，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，居然被他积下了几百吊钱。生下一个儿子，却是很没出息的，长大了，游手好闲，终日不务正业。老头儿代他娶了一房媳妇，要想仗媳妇来管束儿子。谁知非但管束不来，小夫妻两个反时时向老头儿吵闹，说老人家是个守财虏，守着了几百吊钱，不知道拿出来给儿子做买卖，好歹也多挣几文，反要怪做儿子的不务正业，你叫我从那个上

头做起！吵得老头儿没了法了，便拿几百吊钱出来，给儿子做小买卖，不多几天，亏折个罄尽。他不怪自己不会打算，倒怪说本钱太少了，所以不能赚钱。老头儿没奈何，只得又拿些出来，不多几天，也是没了。如此一拿动了头，以后便无了无休了，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，化了个一干二净。真是俗语说的是个讨债儿子，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，便得了个病，那时候符最灵变了‘符不灵’了，医治无效，就此呜呼了。且喜代他生下一个孙子，就是现在那个宝货符弥轩了。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，他的媳妇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。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，等老头子知道了时，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。老头儿急得要死，到历城县衙门去告，上下打点，不知费了多少手脚，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，把这个宝货孙子断还了他。那时这宝货只有三岁，亏他祖父符最灵百般抚养，方得长大，到了十二三岁时，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，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僮。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，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，他在旁边听了，便都记得。到了背书时，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，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。被那教读先生知道了，夸奖他聪明，便和东家说了，不叫他做事，只叫他在书房伴读。一连七八年，居然被他完了篇。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，他小主人下了第，正没好气。他却自以为本事大的了不得，便出言无状起来。小主人骂了他，他又反唇相稽。他小主人怒极了，把他撵走了，从此他便流落在京。幸喜写的一笔好字，并且善变字体，无论颜、柳、欧、苏，都能略得神似。别人写的字，被他看一遍，他摹仿起来，总有几分意思。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。倒也亏他，混了三年，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，谁知一出就中了。次年会试连捷，用了主事，签分了吏部。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。可巧次年是个恩科，

他的一个乡试座主，又放了江南主考，爱他的才，把他带了去帮阅卷。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，跟着到了江南。从中不知怎样鬼混，卖关节舞弊，弄了几个钱。等主考回京复命时，他便逗留在上海，滥嫖了几个月，娶了一个烟花中人，带了回山东，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，便把他作了正室，在家乡立起门户。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，自是欢喜。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赘瘤一般，只是碍着邻里，不敢公然暴虐。在家乡住了一年，包揽词讼，出入衙门，无所不为。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，他那旧日的小主人，偏是在书院肄业，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，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。”有一回，书院里官课，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。内中有一个肄业生，是山东的富户，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，私下的孝敬，只怕也不少。只苦于没有本事，作出文字来，总不如人；屡次要想取在前列，以骄同学，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。弥轩便和他商定，如取在第一名，酬谢若干。取在五名前，酬谢若干；十名前又酬谢若干，商定之后，每月师课时，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，得过些酬谢；要想再取高些，又怕诸生不服。恰好这回遇了官课，照例当堂缴卷之后，汇送到衙门里，凭官评定甲乙的。那弥轩真是利令智昏，等官出了题目之后，他却偷了个空，惨淡经营，作了一篇文章，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。那肄业生却也荒唐，得了这稿子，便照誉在卷上，誉好了，便把那稿子摔了。却被别人拾得，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，便觉得奇怪，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，彼此传观。及至出了案，特等第一名的文章，贴出堂来，是和拾来的稿子一字不易。于是合院肄业生、童大哗起来，齐集了一众同学，公议办法。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，众人奈何他不得，并不理会，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。那肄业生却是向来‘恃财傲物’的，任凭他人纷纷议论，他只给他

一概不知。众人议定了，联合了合院肄业生、童，具禀到历城县去告。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关节，便捺住这件公事，并不批出来。众人只得又催禀。他没法，只得批了。那批的当中只说：‘官课之日，本县在场监考，当堂收卷，从何作弊？诸生、童等工夫不及他人，因羨生妒，屡次冒读多事，特饬不准’云云。批了出来，各生、童又大哗，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；又把拾来的底稿，粘在禀帖上，附呈上去。学院见了大怒，便传了历城县去，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，叫他彻底根究。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复上去。学院恼了，传了弥轩去，当堂核对笔迹，对明白了，把他当面痛痛的申饬一番，下了个札给历城县，勒令即刻将弥轩驱逐出院，又把那肄业生衣顶革了。

“弥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，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，撇下了祖父，一直来到京城，仍旧扯着他几个座师的旗号，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。有一回，博山（山东县名，出玻璃利器甚佳）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，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，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，被关上扣住要充公。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，打了个电报给他，求他设法。他便出了他会试座主的衔名，打了一个电报给登莱青道，叫把这一单货放行。登莱青道见是京师大老的电报，便把他放了。事后才想起这位大老是湖南人，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，并且自己与他向无往来，未免有点疑心。过了十多天，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，便写了一封信，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，已遵命放行了。他这座主接到这封信，十分诧异，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那个发的，却查不出来。把那电报底稿吊了去，核对笔迹，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，又都不是的。便打发几个人出来，明查暗访，那里查得出来！

“却得一个少爷，是个极精细的人，把门房里的号簿吊了

进来，逐个人名抄下，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，拜过了之后，便是求书求画，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。他却又并不声张，拿了那张电底去访弥轩，出其不意，突然拿出来给他看。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，不觉变了颜色，左支右吾了一会。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，便回去告诉了老子，把他叫了来，痛乎其骂了一顿，然后撵走了，交代门房，以后永不准他进门。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，便黑了一点下来。他那位令祖，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，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，在家乡如何过得活。便凑了盘川，寻到京里来，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。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。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，我倒代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。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，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，大众责备了他一番，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，接回宅子去奉养，以为他总不敢放恣的了，却不料他还是如此。”伯述正在汨汨而谈，谁知那符最灵已经走了进来。

正是：暂停闲议论，且听个中言。未知符最灵进来有何话说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四回

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

当下符最灵走了进来，伯述便起身让坐。符最灵看见我在座，便道：“原来阁下也在这里。早上我荒唐得很，实在饿急了，才蒙上一层老脸皮。”我道：“彼此同居，这点小事，有甚么要紧！”伯述接口道：“怎么你那位令孙，还是那般不孝么？”符最灵道：“这是我自己造的孽，老不死，活在世界上受这种罪！我也不怪他，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，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！”伯述道：“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，到底怎样对付你？我们虽见过两回，却不曾谈到这一层。”符最灵道：“初时也还没有甚么，每天吃三顿，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。”伯述道：“不同在一起吃么？你的饭开在甚么地方吃？”符最灵道：“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，所以另外开的。”伯述道：“到底把你放在甚么地方吃饭？”符最灵嗫嚅道：“在厨房后面的一间柴房里。”伯述道：“睡呢？”符最灵道：“也睡在那里。”伯述把桌子一拍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为甚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？”符最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如此一来，岂不是送断了他的前程。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。”伯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近来怎样呢？”符最灵又喘着气道：“近来一个多月，不是吃小米粥（小米，南人谓之粟，无食之者，惟以饲鸟。北方贫人，取以作粥），便是棒子馒头

（棒子，南人谓之珍珠米。北人或磨之成屑，调蒸作馒头，色黄如蜡，而粗如砂，极不适口，谓之棒子馒头，亦贫民之粮也），吃的我胃口都没了，没奈何对那厨子说，请他开一顿大米饭（南人所食之米，北方土谚谓之大米，盖所以别于小米也），也不求甚么，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。谁知我这句话说了出去，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；我饿极了，自己到灶上看时，却已是收拾的干干净净，求一口米泔水都没了。今天早起，实在捱不过了，只得老着脸向同居求乞。”

伯述道：“闹到如此田地，你又不肯告他。我劝你也不必在这里受罪了，不如早点回家乡去罢。”符最灵道：“我何尝不想。一则呢，还想看他补个缺；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，嗒经画符都干不来了，就是干得来，也怕失了他的体面。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，叫我回去靠甚么为生。有这两层难处，所以我捱在这里，不然啊，我早就拔碇了（拔碇，山东济南土谚，言舍此他适也）。”伯述道：“我本来怕理这等事，也懒得理。此刻看见这等情形，我也耐不住了。明日我便出一个知单，知会同乡，收拾他一收拾。”符最灵慌忙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！求你饶了我的残命罢！要是那么一办，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！”伯述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我们同乡出面，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，又何至关到你的性命呢？”符最灵道：“各同乡虽是好意，就怕他不肯听劝，不免同乡要恼了。倘使当真告他一告，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，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，叫我还靠谁呢？”伯述冷笑道：“你此刻是靠的他么！也罢，我们就不管这个闲事，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。”符最灵被伯述几句话一抢白，也觉得没意思，便搭讪着走了。

应畅怀连忙叫用人来，把符最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，细看有虱子没有。他坐过的椅子，也叫拿出去洗。又叫把

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，不要了，最好摔了他。你们舍不得，便把他拿到旁处去，不要放在家里。伯述见他那种举动，不觉愣住了，问是何故。畅怀道：“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，看他不见。可知他身上的虱子，一齐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，身上的还不算，他那一把白胡子上，就爬了七八个，你说腻人不腻人！”伯述哈哈一笑，对我道：“我是大近视，看不见，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？”我道：“我的近视也不浅了。这东西，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。”正说话时，外面用人嚷起来，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。畅怀道：“是不是。倘使我也近视了，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。”大家说笑一阵，我便辞了回去。

刚到家未久，弥轩便走了过来，彼此相见熟了，两句寒暄话之外，别无客气。谈话中间，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，向不知道祖老人在侍，未曾叩见，甚为抱歉。弥轩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家祖年纪过大，厌见生人，懒于酬应，虽迎养在京寓，却向不见客的。”我道：“年纪大的人，懒于应酬，也是人情之常；只是老人家久郁在家里，未免太闷，不知可常出来逛逛？”弥轩道：“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！寒家本是几代寒士，家训相承，都是淡泊自守。只有到了兄弟，侥幸通籍，出来当差。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，势难仍是寒儒本色，不免要随俗附和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，就是家常日用，也不便过这于俭啬；这一点下情，想来当世君子，总可以原谅我的。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。兄弟的举动支消，较之于同寅中，已是省之又省的了。据家祖的意思，还以为太费。平日轻易不肯茹葷，偶见家人辈吃肉，便是一场教训。就是衣服一层，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，兄弟做了上去请老人家穿，老人家非但不穿，反惹了一场大骂，说是‘暴殄天物，我又不应酬，不见客，要这个何

用！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么。兄弟襁褓时，先严、慈便相继弃养，亏得祖父抚养成人，以有今日，这昊天罔极之恩，无从补报万一，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！”我听了他这一席话，不住的在肚子里干笑，只索由他自言自语，并不答他。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，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，不久他自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各人都已安歇，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，出在东院里。侧耳细听，却听不出是嚷些甚么，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。嚷了一阵，又静了一阵；静了一阵，又嚷一阵。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，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，睡不安稳。到得半夜时，忽听得一阵断断续续之声，甚是利害。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，过了半晌，方才寂然。我起先听得断断续续之声之时，便披衣坐起，侧耳细听。听到没有声息之后，我的睡魔早已过了，便睡不着，直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，方才朦朧睡去。

等到一觉醒来，已是九点多钟了，连忙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走出客堂。只见吴亮臣、李在兹和两个学徒、一个厨子、两个打杂，围在一起，窃窃私语。我忙问是甚么事。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，便叫他们舀洗脸水，一面回我说没甚么事。我一面要了水漱口，接着洗过脸，再问亮臣、在兹：“你们议论些甚么？”亮臣正要开言，在兹道：“叫王三说罢，省了我们费嘴。”打杂王三便道：“是东院符老爷家的事。昨天晚上半夜里，我起来解手，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，我要想去听听是甚么事。走到那边，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，不便叫门，已经想回来睡觉了。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统的，就摸到后院里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。原来是符老爷和符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，也不知他骂的是谁，听了半天，只听不出。后来轻轻的用

舌尖把纸窗舐破了一点，往里面偷看，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，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，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。那老头子低着头哭，只不做声。那符太太骂得最出奇，说道：‘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，就应该死的了，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！’符老爷道：‘活着倒也罢了，无论是粥是饭，有得吃吃点，安分守己也罢了；今天嫌粥了，明天嫌饭了！你可知道要吃好的，喝好的，穿好的，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。’那老头子道：“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，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。”符老爷听了，便直跳起来说道：‘今日要咸菜，明日便要咸肉，后日便要鸡鹅鱼鸭；再过些时，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！我是个没补缺的穷官儿，供应不起！’说到这里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；骂了一回，又是一回，说的是他们山东土话，说得又快，全都是听不出来。骂到热闹头上，符太太也插上了嘴，骂到快时，却又说的是苏州话，只听得‘老蔬菜’（吴人骂老人之词）‘杀千刀’两句是懂的，其余一概不懂。骂毅了一回，老妈子开上酒菜来，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，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，却是有说有笑的；那老头子坐在底下，只管抽抽咽咽的哭。符老爷喝两杯，骂两句；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叭儿狗顽。那老头子哭丧着脸，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，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起来，把那独脚桌子一掀，轰的一声，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，大声喝道：‘你便吃去！’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，认真就爬在地下拾来吃。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，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子摔去，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，虽然接不住，却挡去势子不少，那凳子虽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，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；倘不是那一挡，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！”我听了这一番话，不觉吓了一身大汗，默默自己打主意。

到了吃饭时，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，我们要搬家了。在兹道：“大腊月里，往来的信正多，为甚忽然要搬家起来？”

“我道：“你且不要问这些，赶着找房子罢。只要找着了空房子，合式的自然合式，不合式的也要合式，我是马上就要搬的。”

“在兹道：“那么说，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，比这边还多两间；也是两个院子，北院里住着人，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，前几天才搬走了，现在还空着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，马上下定，马上今天就搬。”

在兹道：“何必这样性急呢。大腊月里天气短，怕来不及。”我道：“怕来不及，多雇两辆大敞车（敞之为言露天也，敞车无顶篷，所以载运货物者），一会儿就搬走了。”

在兹答应着，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，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。赶东西搬完了，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，那天气已经断黑了，便招呼先吃晚饭。晚饭中间，我问起李在兹：“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，被符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，是弥轩的甚么人？”

在兹道：“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，却还不得底细，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。”我道：“比亲戚近点呢？”

在兹道：“难道是自家人？”我道：“还要近点。”

在兹道：“到底是甚么人？”我道：“是他嫡亲的祖父呢！”

在兹吐舌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我道：“非但是嫡亲的祖父，并且他老子先死了，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。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，怕人不怕人？万一弄出了逆伦重案，照例左右邻居，前后街坊，都要波及的，我们好好的作买卖，何苦陪着他见官司，所以赶着搬走了。此刻只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，我们就没事；万一因伤致命，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。”

当下我说明白了，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。

一连几日，收拾停妥了，又要预备过年。

这边北院里同居的，也是个京官，姓车，号文琴，是刑部

里的一个实缺主事，却忘了他在那一司了。为人甚是风流倜傥。我搬进来之后，便过去拜望他；打听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，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已经十岁，断了弦七八年，还不曾续娶。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，他也来回拜。走了几天，又走熟了。

光阴迅速，残冬过尽，早又新年。新年这几天，无论官商士庶，都是不办正事的。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，拜个新年，胡乱过了十多天。

这天正是元宵佳节，我到伯述处坐了一天，在他那里吃过晚饭，方才回家。因为月色甚好，六街三市，甚是热闹，便和伯述一同出来，到各处逛逛，绕着道儿走回去。回到家时，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。抬头一看，门口挂了一个大灯，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儿，写了好些字，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迷呢。我和伯述都带上了眼镜来看。只见一个个纸条儿排列得十分齐整，写的是：

- 一 吊者大悦《论语》一句
- 二 斗药名一
- 三 四《论语》一句
- 四 子不子《孟子》一句
- 五 硬派老二做老大《孟子》一句
- 六 不可夺志《孟子》一句
- 七 颺《书经》一句
- 八 徐稚下榻县名一
- 九 焚林字一
- 十 老太太字一
- 十一 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
- 十二 地府国丧《聊》目一
- 十三 霹雳《西游》地名一

- 十四 开门见山《水浒》浑一
- 十五 一角屏山《水浒》浑一
- 十六 慵常语一句
- 十七 广东地面《孟子》一句
- 十八 宫《易经》一句
- 十九 监照《孟子》一句
- 二十 凤鸣岐山《红楼》人一看

到这里，伯述道：“我已经射着好几条了，请问了主人，再看底下罢。”说话时，人丛里早有一个人，跼着脚，伸着脖子望过来。看见伯述和我说话，便道：“原来是 老爷来了（第一回楔子，叙明此书为九死一生之笔记，此九死一生始终以一‘我’字代之，不露姓名，故此处称其姓之处，仍以 代之）。自己一家人，屋里请坐罢。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儿呢。”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。我便约了伯述，回到文琴那边去。才进了大门，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，上面写的全是《西厢》谜儿：

- 二十一 一杯闷酒尊前过
- 二十二 天兵天将捉嫦娥
- 二十三 望梅止渴
- 二十四 相片
- 二十五 破镜重圆
- 二十六 哑巴看戏
- 二十七 北岳恒山 三句
- 二十八 走马灯人物
- 二十九 藏尸术
- 三十 谜面太晦
- 三十一 亏本潜逃

三十二 新诗成就费推敲 白一字

三十三 强盗宴客

三十四 打不着的灯谜

我两人正看到这里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一把拉着我手臂道：“请教，请教。”我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于是相让入内。

正是：门前榜出雕虫技，座上邀来射虎人。未知所列各条灯谜，均能射中否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五回

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

当下我和伯述两个跟了文琴进去，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，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。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，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，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，也有在那里苦思做谜的。彼此略略招呼，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甫。文琴一面招呼坐下，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，问猜的是不是。原来文琴这回灯谜与众不同，在门外谜灯底下，设了桌椅笔砚，凡是射的，都把谜面条子撕下，把所射的写在上面，由家人拿进来看。是射中的，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；射错的，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。

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，我看时，射的是第二条“百合”，第九条“樵”字，第二十条“周瑞”。文琴说对的，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，拿了出去。伯述道：“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‘临丧不哀’？第五条可是‘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’？第十七条可是‘羊之皮’？”文琴拍手道：“对，对！非但打得好，记性更好！只看了一看，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，佩服，佩服！”说罢，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，另外换新的出去，一面取彩物送与伯述。家人出去收了伯述射的三条，又带了四条进来。我看时，是第三条射“非其罪也”，第四条射“当是时也”，第十九条射“以粟易之”，第六条射“此匹夫之勇”。

我道：“作也作得好，射也射得好。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，是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的，只怕全给他射去了。”文琴给了赠彩出去。我道：“第十一条只怕我射着了，可是‘合肥’？”文琴拍手道：“我以为这条没有人射着的了，谁记得这么一个痴肥王约！”我道：“这个应该要作卷帘格更好。”文琴想了一想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好个肥合！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。”我道：“不过偶然碰着了，何足为奇。不知第二十一条可是‘未饮心先醉’？”文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我道：“这一条以《西厢》打《西厢》，是天然佳作。”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，换过新的出去，一面又送彩给我。伯述道：“两个县名，你射了一个难的去，我射一个容易的罢：第八条可是‘陈留’？”我道：“姻伯射了第八条，我来射第十六条，大约是‘小心’。”文琴道：“敏捷得很！这第十六条是很泛的，真了不得！”又是一面换新的，一面送彩过来，不必多赘。

文琴检点了，回道：“《西厢》谜只射了一个。”我道：“我恰好想了几个，不知对不对。第三十一可是‘撒下赔钱货’？三十二可是‘反吟伏吟’？三十三可是‘这席面真乃乌合’？三十四可是‘只许心儿空想’？”文琴惊道：“阁下真是老行家！堂屋里还有几条，一并请教罢。”说着，引了我和伯述到当中堂屋里去看，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想。

抬眼看时，只见：

- 三十五 兴《孟子》一、《论语》一
- 三十六 饕《论语》一、《孟子》一
- 三十七 正《论语》一、《中庸》一
- 三十八 谏迎佛骨《论语》一、《孟子》一
- 三十九 尸解《孟子》二句，不连

四十、（此一点乃朱笔所点）《孟子》一、《论语》一

我们正要再看，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。连忙走过去问笑甚么。原来第十八条谜面的‘宫’字，有人射着了“乾道乃革”一句，因此大众哄堂。伯述道：“我射一条虽不必哄堂，却也甚可笑的，那第二十六条定是‘眼花撩乱口难言’。”众人想一想谜面，都不觉笑起来。我道：“请教那第四十条一点儿红的，《孟子》可是‘观其色’？《论语》可是‘赤也为之小’？”伯述不等文琴开口，便拍手道：“这个射得好！我也来一个：第三十八可是‘故退之’，‘不得于君’？”文琴摇头道：“你两位都是健将！”正说话时，堂屋里走出一个人，拿了第三十五条问道：“《孟子》可是‘可以与’？《论语》可是‘可以兴’？”文琴连忙应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即叫人分送了彩，又换粘上新的。伯述道：“这一条别是一格。我们射的太多了，看看旁人射的罢。”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射进来的。只见第七条射了“四方风动”，十四条射了“没遮拦”，十五条射了“小遮拦”，十三条射了“大雷音”。

我看见第三十七条底下注明赠彩是时表一枚，一心要得他这时表来顽顽，因此潜心去想。想了一大会，方才想了出来，因问文琴道：“三十七条可是‘天之未丧斯文也’，‘则其政举’？”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时表，双手送与我道：“承教，承教！这一条又晦又泛，真亏你射！”我接过谦谢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却是上海三井洋行三块洋钱一个的，虽不十分贵重，然而在灯谜赠彩中，也算得独竖一帜的厚彩了。伯述看见了道：“你不要瞧他是三块钱的东西，我却在他身上赚过钱的了。这东西买他一个要三块钱，要是买一打，可以打九折；买十打，可以打八折；买五十打，可以打到七五折。我前年买了五十打，回济南走了一趟，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，从河南再

来京，我贩的五十打表，一个也没有卖去。沿路上见了当铺，我便拿一个去当，当四两银子一个也有，当五两一个的时候也有，一路当到此地，六百个表全当完了，碰巧那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。我仔细算了一算，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。”说笑了一回，又看别人射了几个，夜色已深，各自散去。

过了几天，各行生意都开市了，我便到向有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，商量一件事。到得那里，说是掌柜的有事，且请坐一坐。原来那掌柜的姓恽，号洞仙，我自从入京之后，便认得了他，一向极熟的。每来了，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。这一回我来了，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，请在这里等一等。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。

等了一大会，才见恽洞仙笑吟吟的送一个客出来，一直送到大门口，上了车，方才回转来，对我拱手道：“有劳久候了，屈驾得很！请屋里坐罢。”于是同到他办事房里去，重新让坐送茶。洞仙道：“兄弟今年承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使，事情忙点，一向都少候；你怀是大量的，想来也不怪我懒。”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得了中堂的差使，一定是恭喜的。”洞仙道：“不过多点穷忙的事罢了；但得有事办，就忙点也是值得。”说时，手指着桌上道：“你怀瞧，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贽见，特诚来烦兄弟代送的，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。”我看那桌上时，摆着两个柴檀木匣子。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，一匣子是平排列着五十枝笔，一匣子是平列着十锭墨，都是包了金的。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，却未免太讲究了。墨上包金，还有得好说；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，怎么都包上金呢，用两天不要都掉了下来么。一面想着，顺手拿起一枝笔来看，谁知拿到手里，沉甸甸的重了了不得，不觉十分惊奇。拔去笔套一看，却又是没有笔头的，更觉奇怪。洞仙在旁呵呵大笑道：“我要

说一句放恣的话，这东西你懷只怕是头一回瞧见呢！” 我道：“为甚么那么重？难道是整根是金子的么？” 洞仙道：“可不是！你懷瞧那墨么？” 我伸手取那墨时，谁知用力少点，也拿他不动，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。便略为看了一看，仍旧放下道：“这一份礼很不轻。” 洞仙道：“也不很重。那笔是连笔帽儿四两一枝（京师人呼笔套为帽），这墨是二十两一锭，统共是四百两。” 我道：“这又何必。有万把两银子的礼，不会打了票子送去，又轻便，在受礼的人，有了银子，要甚么可以置办甚么。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，送进去，就是受下他来，也是没用的。” 洞仙呵呵大笑道：“我看天底下就是你懷最阔，连金子都说是没用的。” 我道：“谁说金子没用，我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，是没用的罢了。” 洞仙道：“那么你懷又傻了。他用的是金子，并不用假笔墨。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，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，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；人家看见，送的是笔墨，很雅的东西，就是受了也取不伤廉。”

我道：“这是一份贽礼，却送得那么重！” 洞仙道：“凡有所为而送的，无所谓轻重，也和咱们做卖买一般，一分行情一分货。你还没知道，去年里头大叔生日，闽浙萧制军送的礼，还要别致呢，是三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。白玉的花盆，珊瑚碎的泥，且不必说；用了一对白珊瑚作树，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，葱绿翡翠作的叶子，都不算数；这两颗花，统共是十二朵，那花心儿却是用金丝镶了金钢钻做的，有人估过价，这一对花要抵得九万银子。送过这份礼之后，不上半年，那位制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。最苦是闽浙，最好是两广，你想这份礼送得着罢。” 我道：“这一份笔墨，又是那一省总督的呢？” 洞仙道：“不配，不配！早得很呢！然而近来世界，只要肯应

酬，从府道爬到督抚，也用不着几年工夫。你懷也弄个功名出来干罢！”我笑道：“好，好！赶明天我捐一个府道，再来托你送笔墨。”说着，大家都笑了。我便和他说了正事，办妥了，然后回去。

回到家时，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，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。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。他便同我进来，随意谈天。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。文琴忙问道：“经手的是甚么人？”我道：“是一个钱铺的掌柜，叫做恹洞仙。”文琴道：“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。”我笑道：“你也想送礼么？”文琴道：“我们穷京官不配。然而结识了他，万一有甚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，和他拉个皮条，也是好的。”

说话时，桌上翻了茶碗，把他那纸包弄湿了，透了许多，方才觉着。连忙打开，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，原来全是些官照，也有从九的，也有未入流的，也有巡检的，也有典史的，也有把总的。我不觉诧异道：“那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？”文琴笑道：“你可要？我可以奉送一张。”我道：“这都填了姓名、三代的，我要他作甚么。”文琴道：“这个不过是个顽意儿罢了，顶真那姓名做甚么。”我道：“奇极了！官照怎么拿来作顽意儿？这又有什么顽头呢”文琴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这个虽是官照，却又是嫖妓的护符。这京城里面，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，甚么王公、贝子、贝勒，都是明目张胆的，不算犯法；惟有妓禁极严，也极易闹事，都老爷查的也最紧。逛窑姐儿的人，倘给都老爷查着了，他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当街就打；若是个官，就可以免打；但是犯了这件事，做官的照例革职。所以弄出这个顽意儿来，大凡逛窑姐儿的，身边带上这么一张，倘使遇了都老爷，只把这一张东西缴给他，就没事了。”我道：“为了逛窑姐儿，先捐一个功名，也未免过于

张致了。朝廷名器，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！”文琴道：“谁捐了功名去逛窑姐儿！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。比方我去逛窑姐儿，被他查着了，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。我要是不认是个官，他可拉过来就打，那更犯不上了。所以备了这东西在身边，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。”我道：“你弄了这许多来，想是一个老嫖客了。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，又何必必要办这许多呢？”文琴道：“这东西可以卖，可以借可以送，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。”我道：“卖与送不必说了，这东西有谁来借？”文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东西不是人人有得预备的。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，你没有这东西，恐怕偶然出事，便不肯到了；我有了这个预备，不就放心了么。

“一面说话时，已把那湿官照一张一张的印干了，重新包起来。又殷殷的问恹洞仙是那一家钱铺的掌柜。我道：“你一定要结识他，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。”文琴大喜。到了次日，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。我笑道：“你也太忙，不要上衙门么？”文琴道：“不相干，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。”我道：“去的太早了，人家还没有起来呢。”文琴又连连作揖道：“好人！没起来，我们等一等；倘使去迟了，恐怕他出去了。”我给他缠的没法，只得和他同去。谁知洞仙果然出门去了。问几时回来，说是到周宅去的，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。

文琴没法，只得回去。

我却到伯述那里去有事。办过正事之后，便随意谈天。我说起文琴许多官照的事，伯述道：“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，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。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，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，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官照，晚上已经缴了的，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，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。”

我道：“从前出的是甚么事？”伯述道：“京城里的窑姐儿最粗最贱，不知怎么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动，真所谓逐臭之夫了。有一回，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，便进去拿人。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：一个是侍郎，一个是京堂，一个是侍讲。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，便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位京堂最灵便，跑到后院里，用梯子爬上墙头，往外就跳。谁知跳不惯的人，忽然从高落下，就手足无措的了，不知怎样一闪，把腿跌断了，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得好，因此把缺也开了。那一位侍郎呢，年纪略大了，跳不动，便找地方去躲，跑到毛厕里去，以为可以躲过了；谁知走得太忙，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，幸得那粪坑还浅，不曾占灭顶之凶，然而已经闹得异香遍体了。只有那位侍讲，一时逃也逃不及，躲也躲不及，被他拿住了，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；若是说了，他问出了官职，明日便要专折奏参的，只得把一个官字藏起来。那位都老爷拿住了，便喝叫打了四十下小板子。这一位翰林侍讲平空受此奇辱，羞愧的无地自容，回去便服毒自尽了；却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，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，无复面目见人。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，便要和那御史为难。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、京堂知道了，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，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，如何不恨，便暗中帮忙，怂恿起众人，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饰之词，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寓，手灯为风所熄，适被某御史遇见，平日素有嫌隙，指为犯夜，将其当街笞责云云。据了这个意思，联衔入奏。那两位侍郎、京堂，更暗为援助，锻炼成狱，把那都老爷革职，发往军台。这件事出了以后，一班逐臭之夫，便想出这官照的法子来。”正说得高兴时，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，我便别过伯述回去。

正是：只缘一段风流案，断送功名更戍边。不知回去之后，

又有甚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六回

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

我回到家时，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。我问在兹找我做甚么。在兹道：“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情奉请的。”我对文琴道：“你也太性急了，他说下午才得回家呢。”文琴道：“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。”我问他有甚么事时，他却又说不出，只得一笑置之。捱到中饭过后，便催我同去；及至去了，恹洞仙依然没回来。我道：“算了罢，我们索性明天再来罢。”

文琴正在迟疑，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，在门首停下，车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正是洞仙。一进门见了我，便连连打拱道：“有劳久候！失迎得很！今天到周宅里去，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使，倒是叫少大人把我缠住了，留在书房里吃饭，把我灌个稀醉，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又叫学徒的：“拿十吊钱给那车夫；把我的片子交他带一张回去，替我谢谢少大人。”说罢了，才让我们到里面去。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。彼此谈得对劲，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，一会儿大发议论，一会儿又竭力恭维。我自从相识他以来，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。

谈到下午时候，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。洞仙道：“兄弟不便走开，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。”文琴道：“我们约定了在甚么地方，万一有事，叫人来知照就是了。你大哥是个爽

快人，咱们既然一见如故，应该要借杯酒叙叙，又何必推辞呢。”洞仙道：“不瞒你车老爷说：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钟，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。”文琴道：“不瞒你大哥说：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，久慕你大哥的大名，要想结识结识，一向托我。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见你大哥的，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，不然他早就要赶回湖北去的了。今儿咱们遇见了，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理。千万赏光！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，不过就这么二三知己，借此谈谈罢了。”洞仙道：“你车老爷那么赏脸，实在是却之不恭，咱们就同去。不过还有一说，你俩两位请先去，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。”文琴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老大哥，你不要怪我！我今儿没具帖子，你不要怪我！改一天我再肃具衣冠，下帖奉请如何？”洞仙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车老爷既然那么说，咱们就一块儿走。不过有屈两位稍等一等，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。”文琴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便罢，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。”我道：“我却要先走一步，回来再来罢。”文琴一把拉住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，成天没事，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。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，怎么好拿我的腔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我是有点小事，要去一去。你不许我去，我就不去也使得，何尝拿甚么腔呢。”洞仙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两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，我到外面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拱拱手，笑溶溶的往外头去了。

这一去，便去得寂无消息，直等到天将入黑，还不见来，只急得文琴和热锅上蚂蚁一般。好容易等得洞仙来了，一迭连声只说：“屈驾，屈驾！实在是为了一点穷忙，分身不开，不能奉陪，千万不要见怪！”文琴也不及多应酬，拉了便走。出了大门，各人上了车，到了一家馆子里，拣定了座，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车夫叫了来，交代道：“你赶紧去请陆老爷，务必请

他即刻就来，说有要紧话商量。”车夫去了。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。忙了一会，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，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，又指引与洞仙及我相见，一一代通姓名。又告诉洞仙道：“这便是敝友陆俭叔，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员，这回是明保来京引见的。”又指着洞仙和俭叔说道：“这一位恹掌柜，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体己人，为人极其豪爽，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。”说罢，又和我招呼了几句。俭叔便问有烟具没有，值堂的忙答应了一个“有”字，即刻送了上来，把烟灯剪好，俭叔便躺下去烧鸦片烟。我在旁细看那陆俭叔，生得又肥又矮，雪白的一张团脸，两条缝般的一双细眼睛。此时正月底边，天气尚冷，穿了一身大毛衣服，竟然象了一个圆人。值堂的送上酒来，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。文琴催了他两次，方才起来坐席。文琴一面让酒让菜，一面对了俭叔吹洞仙如何豪爽，如何好客；一面对了洞仙吹俭叔如何慷慨，如何至诚。吃过了两样菜，俭叔又去烟炕上躺下。文琴忽然起身拉了洞仙到旁边去，唧唧啾啾，说了一会话，然后回到席上招呼俭叔吃酒。俭叔又抽了一口，方才起来入席。洞仙问道：“陆老爷欢喜抽两口？”俭叔道：“其实没有瘾，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。”这一席散时，已差不多要交二鼓，各人拱揖分别，各自回家。

从此一连十多天，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。有一天，我到洞仙铺里去，恰好遇了文琴。看他二人光景，好象有甚事情商量一般。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笔帐，正要先行，文琴却先起身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，明天问了实信再回来话罢。”说罢，作辞而去。洞仙便起身送他，两个人一路唧唧啾啾的出去，直到门口方休。洞仙送过文琴，回身进内，对我道：“代人家办事真难！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，甚么陆俭叔，他本是个一榜，由拣选知县，在法兰西打仗那年，广西边防上得了一

个保举，过了同知、直隶州班，指省到了湖北；不多几年，倒署过了几回州县。这回明保送部引见，要想设法过个道班，却又不愿意上兑，要避过这个‘捐’字，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。你怀想，这是甚么大事，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，咱们老中堂圣眷虽隆，只怕也办不到。他一定要那么办，不免我又要央及老头子设法。前几天拜了门，是我给他担代的，只送得三撇头的贽见。这两天在这里磋磨使费，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，没工夫来当面，总是车老爷来说话，凡事不得一个决断。说了几天，姓陆的只肯出八竿使费。他们外官看得一班京官都是穷鬼，老实说，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！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，倒处处那么吝啬起来！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，他再不爽爽快快的，咱们索性撒手，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。”正说得高兴时，文琴又来了，我便辞了出去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到了八月。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，一面收拾要回上海一转，把一切事都交给亮臣管理。便到伯述那边辞行。恰好伯述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，许久并未来京，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，也要到上海去，于是约定同行。雇了长车，我在张家湾、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，不过稍为查检查检便了。一直到了天津，仍在佛照楼住下。伯述性急，碰巧有了上海船，便先行了。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，未曾同行。安顿停当，先去找杏农。杏农一见我，便道：“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？”我道：“并未接着，有甚么事？”杏农道：“家兄到山东去了，我今天才接了信。”我道：“到山东有甚么事？”杏农道：“有一个朋友叫蔡侣笙，是山东候补知县，近日有了署事消息，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。”我不觉欢喜道：“原来蔡侣笙居然出身了！我这几年从未得过他的信，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？那边我还有一个家叔呢。”杏农道：“家兄给我的信，说另有信给

你，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。”我稍为谈了一会，便回到栈里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，叫如有上海信来，即刻寄出天津。把信发了，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。

次日下午，杏农来谈了一天，就在栈里晚饭。饭后，约了我出去，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（天津以上海所来之妓院为南班子），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。这等事本是没有甚么好记的，这一回杏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，又没有甚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，又何必记他呢。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，所以特为记他出来。

你道是甚么事呢？原来这一席中间，他们叫来侍酒的，都是南班子的人，一时燕语莺声，尽都是吴侬娇语。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，非但言语声音很熟，便是那眉目之间，也好象在那里见过的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回思我近来在家乡一住三年，去年回到上海，不上几天，就到北边来了。在上海那几天，并未曾出来应酬，从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。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；然而就是四年以前，我也甚少出来应酬，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。一面满肚子乱想，一双眼睛，便不住的钉着他看。内中一个是杏农叫的，杏农看见我这情形，不觉笑道：“你敢是看中了他，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？”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，不知从何处见来。他又叫甚么名字？”杏农道：“他叫红玉。”又指着一个道：“他叫香玉。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，要就你在上海见过他。”我道：“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，去年到得一到，并没有出来应酬，不上两天，我就到这边来了，从何见起。”杏农道：“正是。你去年进了京，不多几天，我就认识了他，那时候他也是初到没有几天。”我听了这话，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，正是我来天津时，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庄作人的两个小老婆，如何一对都落在这个地

方来。不觉心中又是怀疑，又是纳罕，不住的要向杏农查问，却又碍着耳目众多，不便开口。直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，方才离了座，拉杏农到旁边问道：“这红玉、香玉到底是甚么出身，你知道么？”杏农道：“这是这里的忘八到上海贩来的，至于甚么出身，又从何稽考呢。你既然这么问，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。”杏农道：“嫁人复出，也是此辈之常事。但不知是谁的侍妾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，据说是个总兵，姓庄，号叫作人。”杏农道：“既是一面之交，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？”我道：“我便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杏农想了一想道：“呸！你和乌龟答了话，还要说呢。这不明明是个忘八从上海买了人，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么。”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，也觉得自已太笨，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，于是也一笑归座。等到席散了，时候已经不早，杏农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，方才雇车回栈。

叩开了门，取表一看，已经两点半钟了。走过一个房门口，只见门是敞着的，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，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，手里拿着鸦片烟斗，在那里出灰；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，在那里骂人呢。只听他骂道：“这么大早，茶房就都睡完了，天下哪有这种客栈！”一回眼看见我走过，又道：“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，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呢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不免对他望一望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俭叔。不免点头招呼，彼此问了几时到的，住在几号房，便各自别去。

次日，我办了一天正事，到得晚饭之后，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，只见陆俭叔踱了进来，彼此招呼坐下。俭叔道：“早没有知道你老哥也出京；若是早知道了，可以一起同行，兄弟也

可以靠个照应。”我道：“正是。出门人有个伴，就可以互相照应了。”俭叔道：“象我兄弟是个废人，哪里能照应人，约了同伴，正是要靠人照应。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明保进京引见，却赔累的不少。这也罢了，这回出京，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，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，过两天回信来，正不知怎样呢。”我道：“丢了东西，应该就地报失追查，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？”俭叔叹道：“我丢了的不是别的东西，却是一封八行书，夹在护书里面。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，我在枕箱里取出护书来记一笔帐，不料一转眼间，那护书就不见了；连忙叫底下人去找，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，里面甚么东西都没有丢，单单就丢了这封信，你说奇不奇呢。你叫我如何报失！”我道：“那么说，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。”俭叔道：“这是我的妄想，要想托文琴去说，补写一封，不知可办得到。”我道：“这一封是谁的信呢？”

俭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我这封信是化了不少钱的了。兄弟的同知、直隶州，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，一向在湖北当差。去年十月里，章制军给了一个明保送部引见。到了京城，遇了舍亲车文琴，劝我过个道班。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气，况且一捐升了，到了引见时，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，所以我不大愿意。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，可以借着这明保设法过班，叫我且不要到部投到。我听了他的话，一耽搁就把年过了。直到今年正月底，才走着了路子，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恽的，烦了他引进，拜了周中堂的门。那一份贽见，就化了我八千！只见得中堂一面，话也没有多说两句，只问得一声几时进京的，湖北地方好，就端茶送客了。后来又是打点甚么总管咧、甚么大叔咧，前前后后，化上了二万多，连着那一笔贽见，已经三万开外了！满望可以过班的了，谁知到了引

见下来，只得了‘仍回原省照例用’七个字。你说气死人不呢！我急了，便向文琴追问，文琴也急了，代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。找了十多天，方才得了回信，说是引见那天，里头弄错了。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，可知道人家银子是上三四万的去了！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，找了原经手人，向周中堂讨主意。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，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章制军，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，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，再委一个报销或解饷的差使云云，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见，那时却竭力想法。我得了这一封信，似乎还差强人意，谁知偏偏把他丢了，你说可恨不可恨呢！”

我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不觉暗暗疑讶，又不便说甚么，因搭讪着道：“原来文琴是令亲，想来总可以为力的。”俭叔道：“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。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，何况我当日也曾经代他排解过一件事的，他这一回无论如何，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更可放心了。”嘴里是这样说，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甚么事。因又挑着地道：“这排难解纷最是一件难事，遇了要人排解的事，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了，所以尤易感激。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惠，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。”俭叔道：“文琴那回事，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，不过太过于不羁，弄出来的罢了。他断了弦之后，就续定了一位填房，也是他家老亲，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，从前文琴在扬州时，是和他常见的。谁知文琴丧偶之后，便纵情花柳，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，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，却并不想娶。定的时候，已是没有丈人的了；过了两年，那外母也死了，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婶居住。等到母服已满，仍不见文琴来娶。那小姐本事也大，从扬州找到京师，拿出老亲的名分，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。他到得京里，是举目无亲的，

自然留他住下。谁知这一住，就住出事情来了。”

正是：鳧雁不成同命鸟，鸳鸯翻作可怜虫。未知住出了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七回

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

“那小姐在他宅子里住下，每日只跟着他老太太。大约没有人的时候，不免向老太太诉苦，说依着婶娘不便，求告早点娶了过来，那是一定的了。文琴这件事，却对人不住，觑老太太不在旁时，便和那小姐说体己话，拿些甜话儿骗他。那小姐年纪虽大，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闺女，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，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，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，于是乎上了他的当。文琴又对他说：‘你此时寻到京城，倘使就此办了喜事，未免过于草草；不如你且回扬州去，我跟着就请假出京，到扬州去迎娶，方为体面。’那小姐自然顺从，不多几天，便仍然回扬州去了。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，不知怎样被一个窑姐儿把他迷住了，一定要嫁他，便把他迷昏了，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叔丈母（便是那小姐的婶子）说：‘本来早就要来娶的，因为访得此女不贞，然而还未十分相信，尚待访查清楚，然后行事。讵料渠此次亲身到京，不贞之据已被我拿住，所以不愿再娶’云云。那小姐得了这个信，便羞悔交迸，自己吊死了。那女族平时好象没有甚么人，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；及至出了人命，那族人都出来了，要在地方上告他，倘告他不动，还商量京控。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，知道闹出这个乱子，便一面打电报给他，一面代他排解，费了九牛二虎

之力，把这件事弄妥了，未曾涉讼。经过这一回事之后，他是极感激我的，一向我和他通信，他总提起这件事，说不尽的感激图报。所以我这回进京，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，未免懒点；二则也信得他可靠，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。不料自己运气不济，一连出了这么两个岔子！”说罢，连连叹气。我随意敷衍他几句。他打了两个呵欠，便辞了去，想是要紧过瘾去了，所以我也并不留他。

自此过了几天，京里的信，寄了出来，果然有述农给我的一封信。内中详说侣笙历年得意光景：“两月之前，已接其来信，言日间可有署缺之望；如果得缺，即当以电相邀，务乞帮忙。前日忽接其电信，嘱速赴济南，刻拟即日动身，取道烟台前去”云云。我见了这封信，不觉代侣笙大慰。

正在私心窃喜时，忽然那陆俭叔哭丧着脸走过来，说道：“兄弟的运气真不好！车文琴的回信来了，说接了我的信，便连忙去见周中堂，却碰了个大钉子。周中堂大怒，说‘我生平向不代人写私信，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，师弟之情难却，破例做一遭儿，不料那荒唐鬼、糊涂虫，才出京便把信丢了！丢了信不要紧，倘使被人拾了去，我几十年的老名气，也叫他弄坏了！他还有脸来找我再写！我是他甚么人，他要一回就一回，两回就两回！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参罢，我已经有了办法了’云云。这件事叫我如何是好！”我听了他的话，看了他的神色，觉得甚是可怜。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，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，他们到底是亲戚，说得他相信还好；倘使不相信，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，我何苦结这种冤家。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，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，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，这又何苦呢。因此隐忍了不曾谈，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，安慰他几句就算了。俭叔说了一回，

不得主意，便自去了。

再过几天，我的正事了理清楚，也就附轮回上海去。见了继之，不免一番叙别，然后把在京在津各事，细细的说了遍，把帐略交了出来。继之便叫置酒接风。金子安在旁插嘴道：“还置甚么酒呢，今天不是现成一局么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今天这个局，怕不成敬意。”德泉道：“成敬意也罢，不成敬意也罢，今日这个局既然允许了，总逃不了的，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。”我问：“今天是甚么局？何以碰得这般巧？”继之道：“今天这一局是干犯名教的；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，又不能不作是快心之举。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，平生的强横，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。他的男人一辈子受他的气，到了四十岁上便死了，外面人家说，是被他磨折死的。这件以前的事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后来他又拿磨折男人的手段来磨折儿子，他管儿子是说得响的，更没有人敢派他不是了，他就越闹越强横起来。”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究竟他的儿子是谁？”继之道：“他男人姓马，叫马澍臣，是广西人，本是一个江苏候补知县。他儿子马子森，从小是读会英文的。自从父亲死后，便考入新关，充当供事，捱了七八年，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。他那位老太太，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，自己霸着当家；平生绝无嗜好，惟有敬信鬼神，是他独一无二的事，家里头供的甚么齐天大圣、观音菩萨，乱七八糟的，闹了个烟雾腾天。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。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、师姑、道士，凡是这一种人上了他的门，总没有空过的，一张符、一卷经，不是十元，便是八元，闹的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，不够他用。连子森回家吃饭，一顿好饭也没得吃，两块咸萝卜，几根青菜，就是一顿。有时子森熬不住了，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，只这一句话，便触动了老太太之怒，说儿子不知足，

可知你今日有这碗饭吃，也是靠我拜菩萨保佑来的，唠叨的子森不亦乐乎。

“后来子森私下蓄了几个钱，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行，倒也连年赚钱。这笔钱，子森却瞒了老太太，留以自用的了。外面做了生意，不免便有点应酬，被他老太太知道了，找到了妓院里去，把他捉回去了，关在家里，三天不放出门，几乎把新关的事也弄掉了。又有一回，子森在妓院里赴席，被他知道了，又找了去。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，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，把脚骨跌断了，把合妓院的人都吓坏了，恐怕闹出人命。那老太太却别有肺肠，非但不惊不吓，还要赶到房里，把席面扫个一空，骂了个无了无休。众朋友碍着子森，不便和他计较，只得劝了他回去。然而到底心里不甘，便有个促狭鬼，想法子收拾他。前两天找出一个人来，与子森有点相象的，瞒着子森，去骗他上套。子森的辫顶留得极小，那个朋友的辫顶也极小。那促狭鬼定下计策，布置妥当，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，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，在那一条巷，第几家，妓女叫甚么名字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那位老太太听了，便雄赳赳气昂昂的跑来，一直登楼入房。其时那促狭鬼约定的朋友，正坐在房里等做戏，听说是魔头到了，便伏在桌上，假装磕睡，双手按在桌上，掩了面目，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。那魔头跑到房里，不问情由，左手抓了辫子，提将起来，伸出右手，就是一个巴掌。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甚么事情。那魔头见打错了人，翻身就跑，被隔房埋伏的一班人，一拥上前，把他围住，和他讲理，问他为甚么来打人。他起先还要硬挺，说是来找儿子的。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，他才没了说话，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。

“那促狭鬼布置得真好，不知到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，

又找了两个探伙来，一味的吓他，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。那魔头虽然凶横，一见了外国人，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。于是乎一班人做好做歹，要他点香烛赔礼，还要他烧路头（吴下风俗：凡开罪于人者，具香烛至人家燃点，叩头伏罪，谓之点香烛。烧路头，祀财神也，亦祓除不祥之意。烧路头之典，妓院最盛）。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，烧路头。上海妓院遇了烧路头的日子，便要客人去吃酒，叫做‘绷场面’。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面，约了我今天去吃酒，我已经答应了。他们知道了这件事，便顶着我要吃花酒。”我道：“这一台花酒，不吃也罢。”德泉忙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”我道：“辱人之母博来的花酒，吃了于心也不安。”继之道：“所以我说是干犯名教的。其实平心而论，辱人之母，吃一台花酒，自是不该；若说惩创一个魔头，吃一台花酒，也算得是一场快事。”我道：“他管儿子总是正事，不能全说是魔头。”德泉道：“他认真是拿了正理管儿子，自然不是魔头；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，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。这种人也应该要惩创惩创他才好。”

子安道：“这还是管儿子呢。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，也闹过这么一回事。并且年纪不小了，老夫妻都上了五十多岁了。那位太太管男人，管得异常之严。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，自己用了车夫，凡是一个车夫到工，先要听太太分付。如果老爷到甚么妓院里去，必要回来告诉的；倘或瞒了，一经查出，马上就要赶滚蛋的。有一回，不知听了甚么人的说话，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，这位太太听了，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。不知走到甚么地方，胡乱打人家的门。打开了，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，他也不问情由，伸出手来就打。谁知那人家是有体面的，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奇辱，便大不答应起来。

家人仆妇，一拥上前，把他捉住。他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，被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，方才住口。那包车夫见闹出事来，便飞忙回家报信。他男人知道了，也是无可设法，只得出来打听，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，方才得以点香烛服礼了事。”

我道：“这种女子，真是戾气所钟！”

继之叹道：“岂但这两个女子！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，见事也多了几件，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，他那家庭之中，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；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，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，居了百分之九十九。我看总而言之，是女子不学之过。”

“我听了这话，想起石映芝的事，因对继之等述了一遍，大家叹息一番。”

到了晚上，继之便邀了我和德泉、子安一同到尚仁里去吃酒。那妓女叫金赛玉。继之又去请了两个客，一个陈伯琦，一个张理堂，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。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，忽然丫头们跑来说：“快点看，快点看！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。”于是众人都走到窗子上去看。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，生得又肥又矮，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，步履蹒跚的走了进来。他走到客堂之后，楼上便看他不见了，不知他如何叩头礼拜，我们也不去查考了。

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，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。我在门帘缝里一张，原来也是一帮客人，在那里大说大笑，彼此称呼，却又都是大人、大老爷，觉得有点奇怪。一个本房的丫头，在我后面拉了一把道：“看甚么？”我顺便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客？”那丫头道：“是一帮兵船上的客人。”我听他那边的说话，都是粗鄙不文的，甚以为奇。忽又听见他们叽哩咕噜的说起外国话来，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来了，仔细一看，却又不然，两个对说外国话的，都是中国人。

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，继之催我坐席，随便拣了一个靠近那门帘的坐位坐下，不住的回头去看他们。忽然听见一个人叫道：“把你们的帐房叫了来，我要请客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听得说道：“写一张到同安里‘都意芝’处请李大人；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‘老宜青’去。”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道：“‘老宜青’是甚么地方？”这个人道：“王大人，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‘老宜青’么？”又一个道：“有甚么不是，张裁缝请他呢，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。”此时这边坐席已定，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。便听见赛玉道：“只怕是老益庆楼酒馆。”那个人拍手道：“可不是吗！我说了‘老宜青’，‘老宜青’，你们偏不懂。”赛玉道：“张大人请客，为甚不自己写条子，却叫了相帮来坐在这里（苏、沪一带，称妓院之龟奴曰相帮）？”那个人道：“我们在船上，向来用的是文案老夫子，那怕开个条子买东西，自己都不动手的。今天没带文案来，就叫他暂时充一充罢。”

正说话间，楼下喊了一声“客来”，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说道：“李大人来了，李大人来了！客票不用写了，写局票罢。李大人自然还是叫‘都意芝’了？”那李大人道：“算了，你们不要乱说了。原来他不是叫‘都意芝’，是叫‘约意芝’的。那个字怎么念成‘约’字，真是奇怪！”一个说道：“怎么要念成‘约’字，只怕未必。”李大人道：“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，我告诉他‘都意芝’，他茫然不懂，写了个‘多意芝’。我说不是的，和他口讲指画，说了半天，才写了出来，他说那是个‘约’字。”旁边一个道：“管他‘都’字‘约’字，既然上海人念成‘约’字，我们就照着他写罢，同安里‘约意芝’，快写罢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我叫公阳里‘李流英’。那个‘流’字，却不是三点水的，于琐得很。”又听

那龟奴道：“到底是那个流？我记得公阳里没有‘李流英’。一个说道：“我天天去的，为甚没有。”龟奴道：“不知在那一家？”那个人道：“就是三马路走进头一家。”龟奴道：“头一家有一个李毓英，不知是不是？”那人道：“管他是不是，你写出来看。”歇了一会，忽然听见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里的人很不通，为甚么任甚么字，都念成‘约’字呢？”我听到这里，才恍然大悟，方才那个‘约意芝’，也是郁意芝之误，不觉好笑。

继之道：“你好好的酒不喝，菜不吃，尽着出甚么神？”我道：“你们只管谈天吃酒，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，招呼朋友，谁象你那个模样，放现成的酒不喝，却去听隔壁戏。到底听了些甚么来？”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，悄悄说了一遍，说的众人都笑不可仰。继之道：“怪道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，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。”陈伯琦道：“这个不足为奇，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，也是出在兵船上的。”

正是：鹅鹳军中饶好汉，燕莺队里现奇形。未知陈伯琦还说出甚么奇事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八回

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

当下陈伯琦道：“那边那一班人，一定是北洋来的。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，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，想来一定是他们。他们虽然不识字，还是水师学堂出身，又在兵船上练习过，然后挨次推升的，所以一切风涛沙线，还是内行。至于一旦海疆有事，见仗起来是怎么样，那是要见了事才知道的了。至于南洋这边的兵船，那希奇古怪的笑话，也不知闹了多少。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，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，统领发下号令，放舢舨，抢敌船，于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，到那岛上去。及至查点时，南洋各兵，没有一个带干粮的。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，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，岂不是糟糕了么！操了一趟，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。这些且不要说他，单说那当管带的。有一位管带，也不知他是个甚么出身，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，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。恰好遇了一位两江总督，最是以察察为明的，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，便要亲身去考察。然而这位先生，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。他从前在广东时候，竭力提倡蚕桑，一个月里头，便动了十多回公事，催着兴办，动支的公款，也不知多少。若要问到究竟，那一个是实力奉行的，徒然添了一个题目，叫他们弄钱。过了半年光景，他忽然有事要到肇庆去巡阅，他便说

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吓得那些承办蚕桑的乡绅，屎屁直流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，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？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，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只要三万银子，包办这件事。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，求他去办。他得了这笔款，便赶到西南（三水县乡名）上游两岸的荒田上，连夜叫人扎了篱笆，自西南上游，经过芦包以上，两岸三四百里路，都做起来。又在篱笆外面，涂了一块白灰，写了‘桑园’两个字，每隔一里半里，便做一处。不消两天，就做好了。到得他老先生动身那天，他又用了点小费，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，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动身。恰好是夜月色甚好，他老先生高兴，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，走到西南以上，只见两岸全是桑园，便欢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。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，他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带，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么。”

我道：“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，又将奈何！”伯琦道：“便亲看了又怎么。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。他到了两江任上，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个禀帖，去告一个厘局委员。他接了禀帖，便大发雷霆。恰好藩台来禀见，他便立刻传见，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，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，调到省里来察看。藩台奉了宪谕，如何敢怠慢，回到衙门，便即刻备了公事，把那委员撤了。撤了之后，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。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，谢过藩台，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、禀谢。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，便立刻传见。见面之后，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，未曾起来，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，说你在某处厘局，怎样营私舞弊，怎样被人告发，怎样辜负宪恩，怎样病商病民，‘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，你今天还有甚么脸面来见我！’从人家拜跪时骂起，直骂到人家起来，还不住口。等人家起来了，站在那里听

他骂。他骂完了，又说：‘你还站在这里做甚么！好糊涂的东西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’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：‘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，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。’他听了这话，才呆了半天，嘴里不住的荷荷荷荷乱叫，然后让坐。你想这种糊涂虫，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，那还不容易混过去么。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凶，这管带也对付得巧。他在南京要到镇江、苏州这边阅操，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，他坐了兵船到镇江。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，他不要坐，偏要坐到舵房里，要看管带把舵。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的，先就预备好了，所以在南京开行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，非常安稳。骗得他呵呵大笑，握着管带的手说道：‘我若是误信人言，便要委屈了你。’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。你说奇不奇！”我道：“既然被他瞒过了，从此成了知遇，那倒不奇。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，忽然能在江面把舵，是用的甚么法子？这倒有点奇呢！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急于要问这个。”伯琦道：“兵船上的规矩，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，在船头了望的，每四点钟一班；这个兵满了四点钟，又换上一个兵来，不问昼夜风雨，行驶停泊，总是一样的。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，那大副、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。他得了信，知道制台要来考察，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，预先约了大副，等制台叫他把舵时，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，站在船头上：舵房是正对船头的，应该向左扳舵时，那大副便走向左边；应该向右扳舵时，那大副便向右边走；暂时不用扳动时，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。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，自然无事了。”众人听说，都赞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莫说由南京到镇江，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。”伯琦道：“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，不到一年，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。”

我道：“照这样蒙蔽，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。”伯琦道：

“不然，那位制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。就是那回阅操，阅到一个甚么军，这甚么军是不归标的，另外立了名目，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，说是练了这一军，中国就可以自强的。他阅到这甚么军时，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，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；看过了操，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，办的是西菜。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，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，说是西菜吃味很好，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，到了晚上，便请制台吃饭，仍然办的是西菜，仍用的是西式盘子，却将一切牛排、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，席上不放刀叉，只摆着筷子。那制台见了，倒也以为别致。他便说道：‘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。职道向来都很重西法，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，未尝不有所弃取。就如吃东西用刀叉，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，不觉得怎样；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，未免总有点不便当。所以职道向来吃西菜，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。’只这么一番说话，就博得那制军和他开了一个明保，那八个字的考语，非常之贴切，是‘兼通中外，动合机宜’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，自然是确切不移的了。”说的大家一笑。大众一面谈天，一面吃喝，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再喝过几怀，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。

赛玉忽向继之问道：“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（凡富家之丧，于出殡时多方铺排，卖弄阔绰者，沪谚谓之大出丧）？”继之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是谁家大出丧？”赛玉道：“咦！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，明天大出丧，你怎么不知道！”金子安道：“好好的你为甚要带了我姓说起来？”赛玉笑道：“他是姓金的，我总不好说他姓银。”我道：“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，怎么便大出丧起来？”金子安道：“这件事提起来，你要

如遇故人的。然而说起来话长，我们回去再谈罢。”伯琦、理堂也同说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都散了罢。”于是一同出门，分路各回。我回到号里，就问子安为甚么说这件事我要如遇故人。子安道：“你忘了么？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，记着那年到汉口去，遇了甚么督办夫人吃醋，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，难道你忘了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件事，一碰好几年了，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么？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利害，一个姨太太死了，怎肯容他大铺排？”子安道：“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，自然那么说。须知他非但入门在这位继配夫人之前，并且他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的。这位督办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。他老太爷做过一任抚台才告老回家。这督办二十多岁时，便捐了个佐杂，在外面当差。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，自然有人照应，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，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一个道台了，只差没有引见。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，他也就回家鬼混。不知怎样，弄得失爱于父，就跑到上海来，花天酒地的乱闹。那时候那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呢，他两个就认识了。后来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，姓蒯的，局面虽大，年纪可也不小了。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，一年到头，都是起居无节，饮食失时的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，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，如何合他过得日子来，便不免与旧日情人，暗通来往。这位督办，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正好有工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。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，等到六月里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合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。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，他偏有计谋，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，腹中震动，似是有喜。有了这个喜信，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，便说既是有喜，恐妨动了胎，就不要去了，留下他看家罢。这么一来，正中了他的下怀，等各人走过之后，他才不慌不忙

的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，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，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。从天津进京，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盟天誓地，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。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，以后如果得意，一定以嫡礼相待。”我道：“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？”子安道：“你且莫问，听我说下去，自然有交代啊。他两个到京之后，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，各处去打点。天下事自然钱可通神，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，寅谊、世谊总还多。被他打通了路子，拜了两个阔老师，引见下来，就得了个记名简放。他有了这个引子，就格外的打点，格外的应酬，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，堂哉皇哉的带了家眷，出京赴任。到了地头，自然有人办差，打好了公馆。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，颁了红谕出去，到了良时吉日，便具了朝衣朝冠，到衙门接印。再过几天，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，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。谁知去接一次不来，两次不来。新道台莫名其妙，只得亲身到公馆里，问是甚么事。

“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，任凭这边赔尽小心，那边只是不理不睬。急得新道台没法，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。姨太太恼过了半天，方才冷笑道：‘好个嫡礼相待！不知我进衙门该用甚么礼，就这么一乘轿子就要抬了去！我以为就是个丫头，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，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，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！’新道台听了，连忙说道：‘该死，该死！这是我的不是。’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道：‘你这班奴才，为甚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！又不上来请示！一班王八都是饭桶！还不过来认罪！’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，便一字儿排列在廊檐底下，行了个一跪三叩礼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这一来，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道：‘没脸面的，自己做错了事，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。’新道台得了这一笑，如奉恩诏一般，马上

分付备了执事及绿呢大轿，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，到衙门去了。自从那回事出了之后，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，人家才知道他嫡礼相待之誓。”我道：“这等相待，不怕僭越了么？”子安道：“岂但如此，他在衙门里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。后来那督办的正室夫人也到了，倘使仍然如此，未免嫡庶不分；然而叫他不穿，他又不肯。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，姨太太穿的裙，仍然用大红裙门，两旁打百裱的，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，叫做‘月华裙’；还要满镶裙花，以掩那种杂色。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，就是他起的头了。后来正室死了，在那督办的意思，是不再娶的了，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，作为聊报涓埃；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，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。那一位虽然醋心重，然而见了金姨太太，倒也让他三分，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。此刻他死了，他更乐得做人情了，还争甚么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。”子安道：“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。”我道：“我最欢喜听笑话，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。”子安道：“算了罢，他的事情要尽着说，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。时候不早了，要说，等明天空了再说罢。”当下各自归寝。

到了次日，我想甚么大出丧，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，倒要去看看是甚么情形，便约定继之，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。继之道：“知他走那条路，到那里去碰他呢？”子安道：“不消问得，大马路、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。”于是我和继之吃过早饭，便步行出去，走到大马路，自西而东，慢慢的行去。一路走过，看见几处设路祭的，甚么油漆字号的，木匠作头的，煤行里的，洋货字号里的，各人分着帮，摆设了猪羊祭筵，衣冠济济的在那里伺候。走到石路口，便远远的望见从东面来了。我和继之便站定了。此时路旁看的，几万人空巷，大马路虽

宽，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。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，几几乎高与檐齐。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。以后接二连三的旗锣扇伞，衔牌职事，那衔牌是甚么布政使司布政使，甚么海关道，甚么大臣，甚么侍郎，弄得人目迷五色。以后还有甚么顶马、素顶马、细乐、和尚、师姑、道士、万民伞、逍遥伞、铭旌亭、祭亭、香亭、喜神亭、功布、亚牌、马执事，等类，也记不尽许多。还有一队西乐。魂轿前面，居然用奉天诰命、诰封恭人、晋封夫人、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。魂轿过后，便是棺材，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，开了六十四抬。棺材之后，素衣冠送的，不计其数，内眷轿子，足有四五百乘。过了半天，方才过完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，我们方才走得动。和继之绕行到四马路去，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，甚么公司的，甚么局的，甚么栈的，一时也记不清楚。我和继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，谁知从第一楼（当时四马路最东之茶馆）起，至三万昌（四马路最西之茶馆）止，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，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。我两个没法，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。谁知走到转角去处，又遇见了他来了。我不觉笑道：“犯了法的，有游街示众之务。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，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。”正是：任尔铺张夸伐阅，有人指点笑游街。

未知以后还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

继之笑道：“自从有大出丧以来，不曾有过这样批评，却给你一语道着了。我们赶快转弯，避了他罢。”于是向北转弯，仍然走到大马路。此时大马路一带倒静了，我便和继之两个，到一壶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。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，都是说这件事，有个夸赞他有钱的，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。我问继之道：“别的都不管他，随便怎么说，总是个小老婆，又不曾说起有甚么儿子做官，那诰封恭人、晋封夫人的衔牌，怎么用得出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小老婆用诰命衔牌，这件事已经通了天，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。”我道：“哪里有这等事！”继之道：“前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，也这么大铺张起来，被京里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，说他滥用朝廷名器。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，圣眷极隆的，得了折子，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，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。这位总督回奏，并不推辞，简直给他承认了，说：‘臣妾病歿，即令家人等买棺盛殓，送回原籍。家人等循俗例为之延僧礼忏；僧人礼忏，例供亡者灵位，不知称谓，以问家人。家人无知，误写作诰封爵夫人’云云。末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。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么。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。曾经见过一回，西合兴里死了一个老鸨，出殡起来，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。后

来有人查考他，说他姘了一个县役（按：姘，古文嫖字，吴侬俗谚读若姘。不媒而合，无礼之娶，均谓之姘），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，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。这一说虽是勉强，却还有勉强的说法。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，他出殡起来，也用了诰封宜人、晋封恭人的衔牌，你说这还有甚么道理。”我笑道：“姘了个五品功牌的捕役，可以称得宜人；做妓女的，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么。”继之道：“若以嫖客而论，又何止四五品，他竟可用夫人的衔牌了。总而言之，上海地方久已没了王法，好好的一个人，倘使没有学问根底，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，便可以成了一个化外野人的。你说他们乱用衔牌是僭越，试问他那‘僭越’两个字，是怎么解？非但他解说不出来，就是你解说给他听，说个三天三夜，他还不懂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未免说得太过罢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说是说得太过，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。”我道：“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，他既然是做着官的，难道还不解僭越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正惟这一班明知故犯的忘八蛋做了出来，才使得那一班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。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‘僭越’二字，是说的太过了，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，他们会不懂的，我等一会告诉你。”我道：“又何必等一会呢。”继之道：“我只知得一个大略，德泉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，你去问了他，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回去罢。”于是给过茶钱，下楼回去。

到得号里，德泉、子安都在那里有事。我也写了几封信，去京里及天津、张家湾、河西务等处。一会儿便是午饭。饭后大家都空闲了，继之却已出门去了，我便问德泉说那一件事。德泉道：“到底是那一件事？这样茫无头绪的，叫我从何说起！”我回想一想，也觉可笑，于是把方才和继之的议论，告

诉了他一遍。又道：“继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，居然有人不懂的，你只向这个着想。”德泉道：“这又从何想起！”我又道：“继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。”德泉正在低头寻思，子安在旁道：“莫不是李雅琴的事？”德泉笑道：“只怕继翁是说的他。去年我们谈这件事时，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座，不然，又可以做得笔记材料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问是不是，你且说给我听。”

德泉道：“这李雅琴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（滑头，沪谚。小滑头指轻薄少年而言，大滑头则指专以机械阴险应人，而又能自混其迹，使人无如之何者而言），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，出世就没了老子。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哺养，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，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。等把小孩子奶大了，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。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，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，在自己身边。外国人答应了，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了到上海。这是他出身之始。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，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。到了十二三岁上，便托人荐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。这年把里头，他的娘就死了。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，不过才十五六岁，庄上便荐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。他人还生得干净，做事也还灵变，那洋货店的东家，很欢喜他；又见他没了父母，就认他做个干儿子。在那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，干老子慢慢的渐见信用了；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，背着干老子，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，被他赚了几个。干老子又帮他忙，于是娶了一房妻子，成了家。那年恰好上海闹时症，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；不到一个月，他干老子也死了，只剩了一个干娘。他就从中设法，把一家洋货店，全行干没了过来，就此发财起家，专门会做空架子。那洋货店自归了他之后，他便把门面装璜得金碧辉

煌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，罗列在外。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，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，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，便托出人來，请他做买办。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，又格外阔起来。本事也真大，居然被他一帆风顺的混了这许多年。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同知，加了个四品衔，便又戴了一个蓝顶子充官场。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，走了一回南京，两回湖北，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。这军装买卖，是最好赚钱的，不知被他捞了多少。去年又想闹阔了，然而苦于没有题目，穷思极想，才想得一个法子，是给他娘做阴寿。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，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，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，这等人如何会做事？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。这华伯明是苏州人，倒是个官家子弟。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，在外面几十年，最后做过一任道台；六十岁开外，告了病，带了家眷，住在上海；这两年只怕上七十岁了。只有伯明一个儿子，却极不长进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；只有一样长处，出来见了人，那周旋揖让，是很在行的。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。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，无不请他来牵线索，自己做傀儡。就是他到南京，到湖北，要见大人先生，也先请了伯明来，请他指教一切；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，盘算定应对的话，方才敢去。这一回要拜阴寿，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。伯明便代他铺张扬厉起来，甚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，寿圣庵七天和尚忏，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，一样的供如意，点寿烛。预先十天，到处去散帖。又算定到了那天，有几个客来，屈着指头，算来算去，甚么都有了，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，炫耀邻里。只可惜计算定来客，无非是晶顶的居多，蓝顶的已经有限，戴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，却没有戴红顶的；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。伯明

笑道：‘你本来没有戴红顶的朋友，叫我到那里去设法。’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。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，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，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。有了这个贪念，就不免要竭力交结他。看见他闷闷不乐，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。忽然得了一计道：‘有便有一个人，只是难请。’雅琴便问甚么人。伯明道：‘家父有个二品衔，倒是个红顶；只是他不见得肯来。’雅琴听说，欢喜得直跳起来道：‘原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！无论如何，你总要代我拉了来的。’伯明道：‘如何拉得来？’雅琴道：‘是你老子，怎么拉不动？’伯明道：‘你到底不懂事。若是设法求他请他，只怕还有法子好想。’雅琴道：‘这又奇了！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？’伯明笑道：‘我便是父子，你一面也不曾见过，怎么不要客气。’雅琴道：‘所以我叫你去拉，不是我自己去拉。’伯明道：‘请教我怎么拉法呢？又不是我给母亲做阴寿。’雅琴楞了半天道：‘依你说有甚么法子好想？’伯明道：‘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，先见过他，然后再下一副帖子，我再从中设法，或者可以做得。’雅琴大喜，即刻依计而行。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，与及见面行礼的规矩，雅琴要巴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，便无不依从。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章见了雅琴，甚是欢喜。于是雅琴回来，就连忙补送一分帖子去。

“此时日子更近了，陆续有人送礼来，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应；又预备叫一班髦儿戏来，当日演唱。到了正日的头一天，便铺设起寿堂来，伯明亲自指挥督率，铺陈停妥，便向雅琴道：‘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。’雅琴道：‘甚么喜神？’伯明道：‘就是真容。’雅琴道：‘是甚么样的？’伯明道：‘一个人死了，总要照他的面庞，画一个真容出来，到了过年时，挂出来供奉，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。’雅琴愕

然道：‘这是向来没有的。’伯明道：‘这却怎么处？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；若是早几天，倒还可以找了百象图，赶追一个。’雅琴道：‘买一个现成的也罢。’伯明道：‘这东西那里有现成的。’雅琴道：‘难道是外国的定货？’伯明道：‘你怎么死不明白！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照临下来的，或者生前没有小照，便是才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摹下来的。各人各象，那里有现成的卖！’雅琴道：‘死下来追摹，也得象么？’伯明道：‘那怕不象，他是各人自己的东西，那里有拿出来卖的。’雅琴道：‘那么说，不象的也可以充得过了？’伯明笑道：‘你真是糊涂！谁管你象不象，只要有这样东西。’雅琴道：‘我不是糊涂，我是要问明白了，倘使不象的也可以，倒有法子想。’伯明问甚么法子。雅琴道：‘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。’伯明听说，倒也呆了一呆，暗暗服他聪明。因说道：‘往那里借呢？’雅琴道：‘借到这样东西，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，我想一客不烦二主，就求你借一借罢。无论你家那一代的祖老太婆，暂时借来一用，好在只挂一天，用不坏的；就是坏了，我也赔得起。’伯明道：‘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。只有先母是初到上海那年，在上海过的，有一轴在这里。’雅琴道：‘那么就求你借一借罢。’伯明果然答应了，连忙回家，瞒着老子，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，还到老子跟前，代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，方才拿了喜神，径到李家，就把他挂起来。雅琴看见凤冠霞帔，画的十分庄严，便大喜道：‘办过这件事之后，我要照样画一张，倒要你多借几天呢。’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，一面心中暗暗好笑：明天他拜他娘的寿，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。并且我明天行礼时，我拜我的娘，他倒在旁边还礼，岂不可笑。心里一面暗想，一面忍笑，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。

“到了次日，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，伯明又代他做了知客。到得十点钟时，那华国章果然具衣冠来了。在寿堂行过礼之后，抬头见了那幅喜神，不觉心中暗暗疑讶。此时伯明不便过来揖让，另外有知客的，招呼献茶。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，谈到李老太太，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，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，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。老头子一想，他既是从小没父母，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，何以所挂的喜神，画的是一个老媪。越想越疑心，不住的踱出寿堂观看，越看越象自己老婆的遗象，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，匆匆辞了回去，叫人打开画箱一查，所有字画都不缺少，只少了那一轴喜神。不觉大怒起来，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。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，忽然一连三次，家里人来叫快回去，老爷动了大气呢。伯明还莫名其妙，只得匆匆回家。入得门时，他老子正拄着拐杖，在那里动气呢。见了伯明，兜头就是一杖，骂道：‘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！你娘甚么对你不住，他六十多岁上才死的，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，把他送到李家去，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，当一个活乌龟！’说着，又是一杖，又骂道：‘还怕我不知道，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，千求万求，要我去，要我去！我老糊涂，睡在梦里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！你这是甚么意思！我还不打死你！’说着，雨点般打下来。打了一顿，喝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来。伯明只得带了家人，仍到雅琴处，一面叫人赏酒赏面，给那家人，先安顿好了；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，告诉了他，便要取下来。雅琴道：‘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代这一天的了，此刻正要他装门面，如何拿得下来。’伯明正在踌躇，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，伯明、雅琴无可奈何，只得取下交来人带回去，换上一幅麻姑画象。继之对你说的，或者就是这件事。”

说声未绝，忽然继之在外间答道：“正是这件事。”说着，走了进来。笑道：“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，我已经回来了，因为你们说得高兴，我便不来惊动。”又对我说道：“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，不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么，他们居然不懂，你还想他们懂的甚么叫做‘僭越’。”子安道：“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，却能当得钱用。”我道：“这更奇了！”子安道：“并不奇。我从前在宁波，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。”我道：“不知能当多少钱？”子安道：“那里当得多少，不过当二三百文罢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就没法想了。倘是当得多的，那些画师没有生意，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裱了去当；他只当得二三百文，连裱工都当不出来，那就不行了。但不知拿去当的，倘使不来赎，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作甚么？”继之笑道：“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。”说的众人一笑。

正是：无端市道开生面，肯代他人贮祖宗。未知典当里收当喜神，果然有甚么用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回

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

子安道：“那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。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，家家收当的，不过有两个和那典伙相熟的，到了急用的时候，没有东西可当，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，等那典伙好有东西写在票上，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。”各人听了，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。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，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。继之趁我在上海，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，直到次年二月，方才回来。我等继之到了上海，便附轮船回家去走一转。喜得各人无恙，撒儿更加长大了。我姊姊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，改名念椿，天天和撒儿一起，跟着我姊姊认字。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，继之从上海回来了，我和继之叙了两天之后，便打算到上海去。继之对我说道：“这一次你出去，或是烟台，或是宜昌，你拣一处去走走，看可有合宜的事业，不必拘定是甚么。”我道：“亮臣在北边，料来总妥当；所用的李在兹，人也极老实，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。长江一带，不免总要去看看；几时到了汉口，或者走一趟宜昌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得。”继之道：“随便你罢。你爱怎样就怎样，我不过这么提一提。各处的当事人，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兄弟子侄，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，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察的。”我应允了。不到几天，便别过众人，仍旧回上海

去。

刚去得上海，便接了芜湖的信，说被人倒了一笔帐，虽不甚大，却也得去设法。我就附了江轮到芜湖去，耽搁了十多天，吃点小亏，把事情弄妥了，便到九江走了一趟。见诸事都还妥当，没甚耽搁，便附了上水船到汉口。考察过一切之后，便打算去宜昌。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。从前听说在宜昌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。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，不两日，得了实信，说是在宜昌掣验局里。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，附了船到宜昌去，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升栈住下，安顿好行李，便去找掣验局。

这个局就在城外，走不多路就到了。我抬头看时，只有一间房子，敞着大门，门外挂了一面掣验川盐局的牌子，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，里面坐着两个穿号衣的局勇。我暗想，这么就算一个局了么。我伯父又在那里呢。不免上前去问那局勇。谁知我问的这个，那一个答应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他是个聋子。你问的是谁？”我就告诉他。那局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，便连忙站起来回说道：“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，住在公馆里。”我问公馆在甚么地方。局勇道：“就在南门里不远。少爷初到不认得路，我领了去罢。”我道：“那么甚好。”那局勇便走在前面。我看他走路时，却又是跛的，不觉暗暗好笑。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，我只得在后面跟着。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。那局勇急拐了两步，先到门房去告诉。门房里家人听说，便通报进去。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。只见客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，西面是个书房，客堂前面的天井很大，种了许多花，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，客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，想是上房了。

不一会，我伯父出来，我便上前叩见。同入到花厅，伯父

命坐，我便在一旁侍坐。伯父问道：“你这回来做甚么？”我道：“侄儿这几年总跟着继之，这回是继之打发来的。”伯父道：“继之撤了任之后，又开了缺了。近来他又有了差使么？”我道：“没有差使，近年来继之入了生意一途。侄儿这回来，是到此地看看市面的。”伯父道：“好好的缺，自己去干掉了，又闹甚么生意！年轻人总欢喜胡闹！那么说，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？”我道：“是。”伯父道：“宜昌是个穷地方，有甚么市面！你们近来做买卖很发财？”我听了没有答话。伯父又道：“论理要发财，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。然而我们世家子弟，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，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。象你父亲，一定不肯做官，跑到杭州去，绸庄咧、茶庄咧，一阵胡闹，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？生下你来，又是这个样，真真是父是子了。你此刻住在那里？”我道：“住在城外吉升栈。”伯父道：“有几天耽搁？”我道：“说不定，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。”伯父道：“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。”说着，便站了起来。

我只得辞了出来，依着来路出城。

回到吉升栈，只见栈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，挤了十多个兵，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；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，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。我入到栈，开了房门，便有栈里的人来和我商量，要我另搬一个房，把这个房让出来。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，便问他搬到那里。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，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、逼近厨房的所在。我不肯要这个房。他一定要我搬来，说是四川学台要住。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栈里去了。搬定之后，才写了几封信，发到帐房里，托他们代寄。

对房住了一个客，也是才到的，出入相见，便彼此交谈起来。那客姓丁，号作之，安徽人，向在四川做买卖，这回才从

四川出来。我也告诉他由吉升栈搬过来的缘故。作之道：“不合他同一栈也罢。我合他同一船来的，一天到夜，一夜到天亮，不是骂这个，便是骂那个，弄得昼夜不宁。”我道：“怎的那么的脾气？”作之道：“我起初也疑心，后来仔细打听了，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，没处发泄，才借骂人出气的。”我道：“他从四川到此地，自然是个交卸过的了。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，做满了一任，满载而归，还受甚么气呢。”作之道：“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。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；并且为了这事业，还专开了茶馆。要买人的，只要到那茶馆里拣了个座，叫泡两碗茶：一碗自己喝，一碗摆在旁边，由他空着。那些人贩看见，就知道你要买人了，就坐了过来，问你要买几岁的。你告诉了他，他便带你去看。看定了，当面议价，当面交钱。你只告诉了他住址，他便给你送到。大约不过十吊、八吊钱，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；十六七岁的是个闺女，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；如果是嫁过人的，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。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，统共买了七八十个，这回卸了事，便带着走。单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。走到嘉定，被一个厘局委员扣住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委员倒是强项的。”作之道：“并不是强项，是有宿怨的。那学台初到任时，不知为的甚么事，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，说这个委员不周到，在上宪前说了他的坏话，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。去年换了藩台，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，就得了这厘局差使。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地方经过，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。查着了之后，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，说：‘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，卑职便可放行；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，但细想起来，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，也没有如许之多，并且讯问起来，又全都是四川土音，只求大人交个谕单下来，说明

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，大人带他到何处去，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。’那学台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他求情。谁知他一味的打官话，要公事公办；一面就打迭通禀上台，一面把官船扣住。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。留难了十多天，到底被他把两船女子扣住，各各发回原籍，听其父母认领，不动通禀的公事，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。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，内有女子若干口，水贩某人，已乘隙逃遁。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，以掩耳目，这才罢了。他受了这一场大气，破了这一注大财，所以天天骂人出气。其实四川的大员，无论到任卸任，出境入境，夹带私货是相沿成例的了。便是我这回附他的船，也是为了几十担土。”我道：“怎么那厘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么？”作之道：“他在嘉定出的事，我在重庆附他来的，我附他的船时，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。”谈了一回，各自回房。

我住了两天，到各处去走走。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汇，甚么楠木、阴沉木最多。川里的药材也甚多，甚至杜仲、厚朴之类，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，沿街求卖的。得暇我便到作之房里去，问问四川省面情形，打算入川走一趟。作之道：“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，没有要紧事，宁可缓一步去罢。”我道：“有了乱事么？”作之道：“乱事是没有，然而比有乱事还难过。”我道：“这又是甚么道理呢？”作之道：“因为出了一个骗子、一个蠢材，就闹到如此。那骗子扮了个算命看相之流，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了。忽然一天，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，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，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，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，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。那酱园东家大喜，便邀他到家里去，把合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。”我道：“这酱园东家姓甚么？”作之道：“姓张，是一个大富翁，川里著名的张百万。那骗子算到张百

万女儿的一个八字，便大惊道：‘在这里了！这真是一位大贵人！’张百万问怎么贵法。他道：‘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！就是老翁的命，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。不知是府上那一位？’张百万也大惊道：‘这是甚么话！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，况且满、汉没有联婚之例，那里来的这个话！’骗子道：‘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。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。我早年在湖北，望见王气在四川，所以跟寻到川里来，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，做一个开国元勋。此刻皇帝不曾寻着，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。这位娘娘是府上甚么人，千万不要待慢了他！’张百万听得半疑半信，答道：‘这是我小女的命。’骗子听说，慌忙跪下叩头道：‘原来是国丈大人，恕罪，恕罪！’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。又问道：‘依先生说，我女儿便是娘娘，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那里？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？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，然而又都是生意人，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！’骗子道：‘千万不可胡乱答应！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，其罪不小！大凡真龙降生，没有一定之地。不信，你但看朱洪武皇帝，他看过牛，做过和尚，除了刘伯温，那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。’张百万道：‘话虽如此，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，那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？’骗子道：‘国丈说的那里话！生命注定的，何必去寻。何况龙凤配合，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；再加我时时小心寻访，一经寻访着了，自然引驾到府上来。’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，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。张家本有个花园，他每天晚上，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，说望天子气。天天说些蛊惑的话，蛊惑得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，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，一概回绝。一混了一年多，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，说那里有甚么真命天子。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，恐怕一旦失了，遂造起谣言来，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，

我要亲身出去访查。于是日间扮得不尴不尬，在外头乱跑；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，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。如此者，又好几个月。

“忽然一天，在市上遇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樵夫，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去处，纳头便拜，说道：‘臣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！’那樵夫是一条蠢汉，见他如此行为，也莫名其妙。问道：‘你这先生，无端对我叩头做甚么？’骗子悄悄说道：‘陛下便是真命天子！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，今日得见圣驾，万千之幸！’樵夫道：‘怎么我可以做得真命天子？谁给我做的？’骗子道：‘这是上天降生的。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，自然有人接驾。’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。骗子在前，樵夫在后，一直引他入了花园，安置停当，然后叫张百万来，说：‘皇帝驾到了，快点去见驾！’张百万到得花园，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，面色焦黄，心中暗暗疑讶，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！一面想着，未免住了脚步，迟疑不前。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，和他说道：‘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，快去叩头见驾，不可自误。’张百万道：‘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，并且衣服褴褛，怎见得是个皇帝？先生，莫非你看差了！’骗子道：‘真龙未曾入海，你们凡人那里看得出来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，你将来错过了富贵，不要怨我。’张百万听了他的话，居然千真万真，便走过去，对了那樵夫叩头礼拜，口称‘臣张某见驾’。

“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，见人对他叩头，他并不知道还礼，只呆呆的看着。张百万叩过了无数的头，才起来和骗子商量，怎样款待这皇帝。骗子道：‘你看罢！你的命是大贵的，倘使不是真命天子，他如何受得起你的叩头呢。此刻且先请皇帝沐浴更衣，择一个洁净所在，暂时做了皇宫，禁止一切闲杂

人等，不可叫他进来，以免时时惊驾；然后择了日子，请皇帝和娘娘成亲。’张百万道：‘知道他几时才真个做皇帝呢，我就轻轻把女儿嫁他？’骗子道：‘凡一个真命天子出世，天上便生了一条龙。要等那条龙鳞甲长齐了，在凡间的皇帝，才能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，去辅佐他；还等那条龙眼睛开了，在凡间的皇帝才能登位。这一个真命天子，向来在成都，我一向都看他不出，就是天上那条龙未曾长齐鳞甲之故。近来我夜观天象，知道那条龙鳞甲都长齐了，所以一看就看了出来。我劝你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如果不相信，便由我带到别处去；如果相信了，便听我的指挥。’张百万听说，还只信得一半。”我道：“这件事要就全行误信了，要就登时拒绝他，怎么会信一半的呢？”

正是：唯有痴心能乱志，从来贪念易招殃。未知作之又说出甚么来，这件事闹到怎生了结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一回

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

作之道：“张百万依了他的话，拿几套衣服给那樵夫换过，留在花园住下。骗子见张百万还不死心塌地，便又生出一个计策来，对张百万说道：‘凡是真命天子，到了吃醉酒睡着时，必有神光异彩现出来，直透到房顶上，但是必要在远处方才望见。你如果不相信，可试一试看。’张百万听说，果然当夜备了酒肴，请那樵夫吃酒，有意把他灌得烂醉。骗子也装做大醉模样，先自睡了。张百万灌醉了樵夫，打发他睡下，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内的一座楼上凭栏远眺，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异彩。那骗子假睡在床上，听得张百万已经去了，花园里伺候的人也陆续去睡了，方才慢慢起来，取出他所预备的松香末（这松香末，就是戏场上做天神出场时撒火用的），他又加上些硝磺药料，悄悄的取了一把短梯，爬到墙头上，点上了火，一连向上撒了四五把，方才下来。到了半夜时，又去撒了几把。然后收拾停当，安心睡觉。张百万在自己楼上，远远的望着花园里，忽然见起了一阵红光，不觉吃了一惊；谁知惊犹未了，接着又起了三四阵；不觉又惊又喜，呆呆的坐着，要等再看，谁知越等越看不见了。听一听四面寂无人声，正要起身去睡，忽然又看见起了四五阵。大凡一个人，心里有了疑念，眼里看见的东西，也会跟着他的疑念变幻的。撒那松香火，不过是一

阵火光；火光熄了，便剩了一团烟。骗子一连撒了几把火，便有几团烟，看在张百万的眼里，便隐隐成了一条龙形。他还暗自揣测，那里是龙头，那里是龙尾，那里是龙爪，越看越象。一时间那烟消灭了，他还闭着眼睛，暗中去想象呢。

“到了次日，一早便爬起来，到花园里去找骗子。骗子还在那里睡着呢，张百万把他叫醒了。他连忙一骨碌爬起来，说道：‘甚时候了？我昨夜醉的了不得，一夜也不曾醒。’张百万便告以夜来所见。又道：‘红光当中，隐隐还现了一条龙形呢！’骗子道：‘可惜我也醉了，不曾看得见；不然，倒可以看看他开了眼睛不曾。’张百万道：‘这个还不容易吗，今天晚上再请他吃一回酒，先生到我那边楼上去看便了。’骗子吐出了舌头道：‘这是甚么话！昨天晚上——回，已经是冒险的了；倘使多出现了，被别人看见，还了得么！何况他已经现了龙形，更不相宜！他那原形，天天在那里长，必要长足了，才能登极；每出现一次，便阻他一次生机，长得慢了许多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最要紧不可被他吃醉了。你已经见过一次就是了，要多见做甚么。’张百万果然听了他的话，从此便不设酒了，央骗子拣了黄道吉日，把女儿嫁给那樵夫，张灯结彩，邀请亲友，只说是招女婿，就把花园做了甥馆。一切都是骗子代他主张。”成过亲之后，张百万便安心乐意做国丈，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预备登极，买了些绫罗绸缎来，做了些不伦不类的龙袍。那樵夫此时养得又肥又白，腰圆背厚，穿起了龙袍，果然好看，喜欢的张百万便山呼万岁起来。骗子在旁指挥，便叫樵夫封张百万做国丈，自己又讨封了军师。几个人在花园里，就同做戏一般乱闹。这风声便渐渐传了出去，外面有人知道了。骗子也知道将近要败露了，便说：‘我夜来望气，见犍为地方出有能人，我要亲去聘了他来，辅佐天子。’就向张百万讨了几百银子，只

说置办聘礼，便就此去了。”这里还是天天胡闹。那樵夫被那骗子教得说起话来，不是孤家，便是寡人。家里用人都叫他万岁。闹得地保知道了，便报了成都县。县官见报的是谋反大案，吓的先禀过首府，回过司道，又禀知了总督，才会同城守，带了兵役，把张百万家团团围住。男女老幼，尽行擒下，不曾走了一个。带回衙门，那樵夫身上还穿着龙袍，张百万的女儿头上还戴着凤冠。县官开堂审讯，他还在那里称孤道寡，嘴里胡说乱道，指东画西，说甚么我资州有多少兵，绵州有多少马，茂州有多少粮；甚么宁远、保宁、重庆、夔州、顺庆、叙永、酉阳、忠州、石硅，处处都有人马。这些话总是骗子天天拿来骗他的。他到了公堂，不知轻重，便一一照说出来。成都县听了，吓的魂不附体，连忙把他钉了镣铐，通禀了上台。上台委了委员来会审过两堂，他也是同样的胡说乱道。上台便通行公事，到各府、厅、州、县，一律严密查拿。那一班无耻官吏，得了这个信息，便巴不得迎合上意，无中生有的找出两个人来去邀功，还想借此做一条升官发财的门路，就此把一个好好的四川省闹的阖属鸡犬不宁。这种呆子遇了骗子的一场笑话，还要费大吏的心，拿他专折入奉，并且随折开了不少的保举。只是苦了我们行客，入店设宿，出店上路，都要稽查，地保衙役便借端骚扰。你既然那边未曾立定事业，又何苦去招这个累呢。”

我道：“听说四川地方，民风极是俭朴，出产又是富足，鱼米之类，都极便宜，不知可确？”作之道：“这个可是的；然而近年以来，也一年不如一年了。据老辈人说的：道光以前，川米常常贩到两湖去卖；近来可是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。”我道：“这都为何？”作之道：“田里的罌粟越种越多，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。我常代他们打算，现在种罌粟的利钱，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；万一遇了水旱为灾，那个饥荒才有得闹呢！”

我道：“川里吃烟的人，只怕不少？”作之道：“岂但不少，简直可以算得没有一个不吃烟的。也不必说川里，就是这里宜昌，你空了下来，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，那种吃烟情形，才有得好看呢！”我道：“川里除了鸦片烟之外，还有甚么大出产呢？”作之道：“那不消说，自然是以药料为大宗了。然而一切蚕桑矿产等类，也无一不备，也没有一样不便宜，所以在川里过日子是很好的，只有两吊多钱一石米，几十文钱一担煤，这是别省所无的。”我道：“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，那能这样便宜？”作之道：“那不过青黄不接之时，偶一为之罢了；倘使终岁如此，那就不得了！”

我道：“那煤价这等贱，何不运到外省来卖呢？”作之道：“说起煤价贱，我却想起一个笑话来。有一位某观察，曾经被当道专折保举过的，说他留心时务，学贯中西。他本来是一个通判，因为这一保，就奉旨交部带领引见；引见过后，就奉旨以道员用。他本是四川人，在外头混了几年，便仍旧回到四川去，住在重庆。一天，他忽然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收买煤斤；又在他住宅旁边，租了一片四五十亩大的空地，买了煤来，都堆在那空地上头。不多几天，把重庆的煤价闹贵了，他又专人到各处矿山去买。”我道：“他那里有这许多钱？买那许多煤，又有甚用处呢？”作之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一面买煤，一面在那里招股呢。”

我道：“不知他招甚么股？”作之道：“你且莫忙，等我讲下去，有笑话呢！他打发人到四处矿里收买，一连三四个月，也不知收了多少煤，非但重庆煤贵了，便连四处的煤都贵了。在我们中国人，虽然吃了他的亏，也还不懂得去考问他为甚么收那许多煤，内中却惊动起外国人来了。驻叶重庆的外国领事，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，便出来查考，知道有这么一位观察在

那里收煤，不觉暗暗纳罕，便去拜会重庆道，问起这件事来。谁知重庆道也不晓得。领事道：‘被他一个人收得各处的煤都贵了，在我们虽不大要紧，然而各处的穷人未免受他的累了。还求贵道台去问问那位某观察，他收来有甚用处；可以不收，就劝他不要收了，免得穷民受累。’重庆道答应了，等领事去后，便亲自去拜那位某观察，问起这收煤的缘故，并且说起外面煤价昂贵，小民受累的话。某观察却慎重其事的说道：‘这是兄弟始创的一个大公司，将来非但富家，并且可以富国。兄弟此刻，非但在这里收煤，还到各处去找寻煤矿，要自己开采煤斤呢。至于小民吃亏受累，只好暂时难为他们几天，到后来我公司开了之后，还他们莫大的便宜。我劝老公祖不妨附点股分进来，这是我们相好的知己话；若是别人，他想来入股，兄弟还不答应，留着等自己相好来呢。’重庆道道：‘说了半天，到底是甚么公司？甚么事业？’那位观察道：‘这是一个提煤油的公司。大凡人点洋灯用的煤油，都是外国来的，运到川里来，要卖到七十多文一斤。我到外国去办了机器来，在煤里面提取煤油，每一百斤煤，最少要提到五十斤油。我此刻收煤，最贵的是三百文一担，三百文作二钱五分银子算，可以提出五十斤油；趸卖出去，算他四十文一斤，这四十文算他三分二厘银子。照这样算起来，二钱五分银子的本钱，要卖到一两六钱银子，便是赚了一两三钱五分，每担油要赚到二两七钱。办了上等机器来，每天可以出五千担油，便是每天要赚到一万三千五百两；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要有到四百八十六万的好处。内中提一百万报效国家，公司里还有三百八十六万。老公祖想想看，这不是富国富家，都在此一举么！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分，是各处登告白，散传单，惟恐别人不知；兄弟这个公司，却是惟恐别人知道，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，多附几股。倘使老公

祖不是自己人，兄弟也绝不肯说的。’重庆道听了他一一番高论，也莫名其妙，又谈了几句别的话，就别去了。

“回到衙门里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的生意，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。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，不免附他几股，将来和他利益均沾，岂不是好。并且领事那里，也不必和他说穿，因为这等大利所在，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，不如瞒他几时，等公司开了出来，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。定了主意，便先不回领事的信，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，当面订定，附了五千两的股分。某观察收了银子，立刻填给收条，那收条上注明，俟公司开办日，凭条例换股票，每年官息八厘，以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。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，说得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儿。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，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得。

“俄延了一个多月，那煤越发贵了，领事不能再耐，又亲自去拜重庆道。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，只得从实告诉，说：‘是某观察招了股分，集成公司，收买这些煤，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。’领事愕然道：‘甚么煤油？’重庆道道：‘就是点洋灯的煤油。’领事听了，希奇的了不得，问道：‘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，是那一国人，那一个发明的？用的是那一国、那一个厂家的机器？倒要请教请教。’重庆道道：‘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。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，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，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，本道叫地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。’领事摇头道：‘敝国没有这种厂家，也没有这种机器。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，是从那一国得来的新法子，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。’重庆道到了此时，才有点惊讶，问道：‘照贵领事那么说，贵国用的煤油，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么？’领事道：‘岂但敝国，就是欧、美各国，都没有提油之说。所有的煤油，都是开矿开出来的，煤里面那里提得出油来！’

重庆道大惊道：‘照那么说，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！’领事冷笑道：‘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，是曾经某制军保举过他”留心时务，学贯中西”的，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，也未可知。’说罢，便辞了去。

“重庆道便忙忙传伺候，出门去拜某观察。偏偏某观察也拜客去了，重庆道只得留下话来，说有要紧事商量，回来时务必请到我衙门里去谈谈。直到了第二天，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。重庆道一见了他，也不暇多叙寒暄，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。某观察听了，不觉张嘴挤舌。”

正是：忽从天外开奇想，要向玄中夺化机。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，到底在那里研究出来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二回

索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问候

“某观察听重庆道述了一遍领事的话，不觉目定口呆，做声不得。歇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‘那里有这个话！这是我在上海，识了一个宁波朋友，名叫时春甫，他告诉我的。他是个老洋行买办，还答应我合做这个生意。他答应购办机器，叫我担认收买煤斤，此时差不多机器要到上海了。我想起，这是那领事妒忌我们的好生意，要轻轻拿一句话来吓退我们。天下事谈何容易！我来上你这个当！’重庆道道：‘话虽如此，阁下也何妨打个电报去问问，也不费甚么。’某观察道：‘这个倒使得。’于是某观察别过重庆道，回来打了个电报到上海给时春甫，只说煤斤办妥，叫他速运机器来。去了五六天，不见回电。无奈又去一个电报，并且预付了复电费，也没有回电。这位观察大人急了，便亲自跑到上海，找着了时春甫，问他缘故。春甫道：‘这件事，我们当日不过谈天谈起来，彼此并未订立合同，谁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斤来呢！’某观察道：‘此刻且不问这些话，只问这提煤油的机器，要向那一国定买？’时春甫道：‘这个要去问起来看，我也不过听得一个广东朋友说得这么一句话罢了。若要知道详细，除非再去找着那个广东人。’某观察便催他去找。找了几天，那广东人早不知到那里去了。后来找着了那广东人的一个朋友，当日也是常在一起的，时春

甫向他谈起这件事，细细的考问，方才悟过来。原来当日那广东人正打算在清江开个榨油公司，说的是榨油机器。春甫是宁波人，一边是广东人，彼此言语不通，所以误会了。大凡谈天的人，每每喜欢加些装点，等春甫与某观察谈起这件事时，不免又说得神奇点，以致弄出这一个误会。春甫问得明白，便去回明了某观察。某观察这才后悔不迭，不敢回四川，就在江南地方谋了个差使混起来。好在他是明保过人才的，又是个特旨班道台，督抚没有个看不起的，所以得差使也容易，从此他就在江南一带混住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客栈里招呼开饭，便彼此走开。

我在宜昌耽搁了十多天，到伯父处去过几次，总是在客堂里，或是花厅里坐，从不曾到上房去过；然而上房里总象有内眷声音。前几年在武昌打听，便有人说我伯父带了家眷到了此地，但是一向不曾听说他续弦。此时我来了，他又不叫我进去拜见，我又不便动问，心中十分疑惑。

有一天，我又到公馆里去，只见门房里坐了一个家人，说是老爷和小姐到上海去了。我问道：“是那一个小姐？是几时动身去的？”那家人道：“就是上前年来的刘三小姐，前天动身去的。”我看那家人生得轻佻活动，似是容易探听说话的，一向的疑心，有意在他身上打听打听这件事情，便又问道：]“此刻上房里还有谁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往里走。那家人跟着进来，一面答应道：“此刻上面卧房都锁着，没有人了，只有家人在这里看家。”我走到花厅里坐下，那家人送上一碗茶。我又问道：“这刘三小姐，到底是个甚么人？在这里住了几年？你总该知道。”那家人看了我一眼，歇了一歇道：“怎的侄少爷不知道？”我道：“我一向在家乡没有出来，这里老爷我是不常见的，怎能知道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三小姐就是舅老爷的

女儿。”我道：“这更奇了！怎么又闹出个舅老爷来呢？”那家人道：“那么说，侄少爷是不知道的了。舅老爷是亲的是疏的，家人也不得而知，一向在上海的，想是侄少爷向未见过。

“我听了更觉诧异，我向在上海，何以不知道有这一门亲戚呢。因答他道：“我可是未见过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上前年老爷在上海顽了大半年，天天和舅老爷一起。”我道：“你且不要说这些，舅老爷住在上海那里？是做甚么事的？”那家人道：“那时候家人跟在老爷身边伺候，舅老爷公馆是常去的，在城里叫个甚么家街，却记不清楚了，那时候正当着甚么衙门的帮审差呢。”

我回头细细一想，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亲戚，却是伯父向来没有对我说过，所以一向也没有往来，直到今日方知，真是奇事。因又问道：“那三小姐跟老爷到这里来做甚么？这里又没个太太招呼。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个家人不知道，也不便说。”我道：“这有甚么要紧！你说了，我又不和你搬弄是非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为甚么要来，家人也不知道。只是来的时候，三小姐舍不得父母，哭得泪人儿一般。他家还有一个极忠心的家人叫胡安，送三小姐到船上，一直抽抽咽咽的背着人哭；直等船开了，他还不曾上岸，只得把他载到镇江，才打发他上岸，等下水船回上海去的。”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，怎么说了半天，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，内中不知到底有甚么缘故。因又问道：“那三小姐到这里，不过跟亲戚来顽顽罢了，怎么一住两三年呢？又没有太太招呼。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个家人不知道。”我道：“这两三年当中，我不信老爷可以招呼得过来。就是用了老妈子，也怕不便当。”那家人听了，默默无言。我道：“你好好的说了，我赏你。这是我问我自己家里的事，你说给我，又不是说给外人去，怕甚么呢。”那家人嗫嚅了半晌道：“三

小姐到了这里，不到三个月，便生下个孩子。”我听了，不禁吃了一大惊，脑袋上轰的一声响了，两个脸蛋登时热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嘴里不觉说道：“吓！”忽又回想了一想道：“原来是已经出嫁的。”那家人笑道：“这回老爷送他回上海才是出嫁呢，听说嫁的还是山东方抚台的本家兄弟。”我听了，心中又不觉烦躁起来，问道：“那生的孩子呢？此刻可还在？”那家人道：“生下来，就送到育婴堂去了。”我道：“以后怎么耽搁住了还不走？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个家人那里得知。但知道舅老爷屡次有信来催回去，老爷总是留住。这回是有了两个电报来，说男家那边迎娶的日子近了，这才走的。”我道：“那三小姐在这里住得惯？”那家人想了一想，无端给我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家人已经嘴快，把上项事情都说了，求少爷千万不要给老爷说！”我笑道：“我说这些做甚么！我们家里的规矩严，就连正经话常常也来不及说，还说得到这个吗。”那家人道：“起先三小姐从生下孩子之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就闹着要走，老爷只管留着不放，三小姐闹得个无了无休。有一天，好好的同桌吃饭，偶然说起要走，不知怎样闹起来，三小姐连饭碗都摔了，哭了整整一天；后来不知怎样，又无端的恼了一天，闹了一天。自从这天之后，便平静了，绝不哭闹了。家人们纳罕。私下向上房老妈子打听，才知道接了舅老爷的信，说胡安嫌工钱不够用，屡次告退，已经荐了他到甚么轮船去做帐房了。三小姐见了这封信，起先哭闹，后来就好了。”我听了这两句话，又是如芒在背，坐立不安。在身边取出两张钱票子，给了那家人，便走了。

一路走回兴隆栈，当头遇了丁作之，不觉心中又是一动，好象他知道我亲戚有这桩丑事的一般，十分难过。回头想定了，才觉着他是不知道的，心下始安。作之问我道：“今天晚上彝

陵船开，我已经写定了船票，我们要下次会了。”我想了一想，此处虽是开了口岸，人家十分俭朴，没有甚么可销流的货物。至于这里的货物，只有木料、药材是办得的，然而若与在川里办的比较起来，又不及人家了。所以决意不在这里开号了，不如和作之做伴，先回汉口再说罢。定了主意，便告诉了作之，叫帐房写了船票，收拾行李，当夜用划子划到了彝陵船上，拣了一个地方，开了铺盖。

刚刚收拾停当，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边，叫了我一声，说道：“少爷动身了。”我道：“你来作甚么？”那家人道：“送党老爷下船，因为老爷有两件行李，托党老爷带到南京的。”我心中暗想，既然送甚么小姐到上海，为甚又带行李到南京去呢？真是行踪诡秘，令人莫测了。那家人又道：“方才少爷走了，家人想起来，舅老爷此刻不住在城里，已经搬到新插长庆里去了。”我点了点头。那家人便走到那边去招呼一个搭客。原来这彝陵船没有房舱，一律是统舱，所以同舱之人，彼此都可以望见的。我看着那家人所招呼的，谅来就是姓党的了，默默的记在心里。歇了一会，那家人又走过来，我问他道：“你对党老爷可曾说起我在这里？”那家人道：“不曾说起。少爷可要拜他？家人去回一声。”我道：“不要，不要。你并且不要提起我。”那家人答应了，站了一会，自去了。

半夜时，启轮动身。一宿无话。次日起来，觉得异常闷气，那一种鸦片烟的焦臭味，扑鼻而来，十分难受。原来同舱的搭客，除了我一个之外，竟是没有一个不吃烟的。我熬不住，便终日走到舱面上去眺望；舱里的人也有出来抒气的。到了下午时候，只见那姓党的也在舱面上站着，手里拿了一根水烟袋，一面吸烟，一面和一个人说话，说的是满嘴京腔。其时我手里也拿着烟袋，因想了一个主意，走到他身边，和他借火，乘势

操了京话，和他问答起来。才知道他号叫不群，是一个湖北候补巡检，分到宜昌府差委的。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谈起来。喜得他谈锋极好，和他谈谈，倒大可以解闷。

过了一天，船已过了沙市，我和他谈得更熟了，我便作为无意中问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怀在宜昌多年，可认得一位敝本家号叫子仁的？”党不群道：“你们可是一家？”我道：“不，同姓罢了。”不群道：“这回可见着他？”我道：“没见着呢。我去找他，他已经动身往上海去了。”不群道：“你们向来是相识的？”我道：“从先有过一笔交易，赶后来结帐的时候，有一点儿找零没弄清楚，所以这回顺便的看看他，其实没甚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不群道：“你怀再过两个月，到南京大香炉陈家打听他，就打听着了。”我道：“他住在那边么？”不群道：“不，他下月续弦，娶的是陈府上的姑娘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不觉心下十分怀疑，因问道：“他既然到南京续娶，为甚又到上海去呢？”不群笑道：“他这一门亲已经定了三四年了，被他的情人盘踞住他，不能迎娶。他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了，回来就到南京娶亲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心里兀的一跳，又问道：“这情人是谁？为甚老远的要送到上海去？”不群道：“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，自然要送回上海去。”我道：“是个甚么样人？”不群道：“这个不便说他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也不便细问，也不必细问了。忽然不群仰着面，哈哈的笑了两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料不到如今晚儿，人伦上都有升迁的，好好的一个大舅子，升做了丈人！”我听了这话，也不去细问，胡乱谈了些别的话，敷衍过去。不一天，船到了汉口，各自登岸。我自到号里去，也不问党不群的下落了。

我到了号里之后，照例料理了几条帐目。歇了两天，管事的吴作猷，便要置酒为我接风。这吴作猷是继之的本家叔父，

一向在家乡经商。因为继之的意思，要将自己所开各号，都要用自己人经管，所以邀了出来，派在汉口，已经有了两年了。当下作猷约定明日下午在一品香请我。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，我是常常往来的。”作猷道：“明日一则是吃酒，二来是看迎亲的灯船，所以我预早就定了靠江边的一个座儿，我们只当是看灯船罢了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人迎亲？有多少灯船，也值得这么一看？”作猷道：“阔得很呢！是现任的镇台娶现任抚台的小姐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镇台娶甚么抚台的小姐，值得那么热闹？”作猷道：“是鄢阳镇娶本省抚台的小姐，还不阔么！”我摇头道：“我于这里官场踪迹都不甚了了，要就你告诉我，我才明白呢。”作猷道：“你不厌烦，我就一一告诉你。”我道：“你有本事说他十天十夜，我总不厌烦就是了。”作猷道：“如此，我就说起来罢。这一位鄢阳总镇姓朱，名叫阿狗，是福建人氏。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抚，是姓侯的。这位侯中丞是北边人，本有北边的嗜好；到了福建，闻说福建恰有此风，那真是投其所好了。及至到任之后，却为官体所拘，不能放恣，因此心中闷闷不乐。到任半年之后，忽然他签押房里所糊的花纸霉坏了，便叫人重裱。叫了两个裱糊匠来，裱了两天，方才裱得妥当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两个裱糊匠走了，只留下一个学徒在那里收拾家伙。这位侯中丞进来察看，只见那学徒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不觉动了怜惜之心。因问他：‘姓甚名谁？有几岁了？’那学徒说道：‘小人姓朱，名叫阿狗，人家都叫小的做朱狗，今年十三岁。’侯中丞见他说话伶俐，更觉喜欢。又问道：‘你在那裱糊店里，赚几个钱一月？’朱狗道：‘不瞒大人说，小的们学生意是没有工钱的。到了年下，师傅喜欢，便给几百文鞋袜钱。若是不喜欢，一文也没有呢。’侯中丞眉花眼笑的道：‘既是这么样，你何苦去当

徒弟呢？’朱狗笑道：‘大人不知道，我们穷人家都是如此。’侯中丞道：‘我不信穷人家都是如此，我却叫你不如此。你不要当这学徒了，就在这里伺候我。我给你的工钱，总比师傅的鞋袜钱好看些。’那朱狗真是福至心灵，听了这话，连忙扒在地下，咯嘣咯嘣的磕了三个响头，说道：‘谢大人恩典！’侯中丞大喜，便叫人带他去剃头，打辫，洗澡，换衣服。一会儿，他整个人便变了样子。穿了一身时式衣服，剃光了头，打了一条油松辫子，越显得光华夺目。侯中丞益发欢喜，把他留在身边伺候。坐下时，叫他装烟；躺下时，叫他捶腿。一边是福建人的惯家，一边是北直人的风尚，其中的事情，就有许多不堪闻问的了。两个的恩爱，日益加深。侯中丞便借端代他开了个保举，和他改了姓侯名虎，弄了一个外委把总，从此他就叫侯虎了。侯中丞把他派了辖下一个武巡捕的差使，在福建着实弄了几文。后来侯中丞调任广东，带了他去，又委他署了一任西关千总，因此更发了财。但只可怜他白天虽然出来当差做官，晚上依然要进去伺候。侯中丞念他一点忠心，便把一名丫头指给他做老婆。侯虎却不敢怠慢，备了三书六礼，迎娶过来。夫妻两个，饮水思源，却还是常常进去伺候，所以侯中丞也一时少不了他夫妻两个。前两年升了两湖总督，仍然把他奏调过来。他一连几年，连捐带保的，弄到了一个总兵。侯制军爱他忠心，便代他设法补了郟阳镇；他却不去到任，仍旧跟着侯制军统带戈什哈。”

正是：改头换面夸奇遇，浹髓沦肌感大恩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三回

误联婚家庭闹竟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

“这一位侯总镇的太太，身子本不甚好，加以日夕随了总镇伺候制军，不觉积劳成疾，呜呼哀哉了。侯总镇自是伤心。那侯制军虽然未曾亲临吊奠，却也落了不少的眼泪。到此刻只怕有了一年多了，侯总镇却也伉俪情深，一向不肯续娶。倒是侯制军屡次劝他，他却是说到续娶的话，并不赞一词，只有垂泪。侯制军也说他是个情种。一天，武昌各官在黄鹤楼宴会，侯制军偶然说起侯总镇的情景来，又说道：‘看不出这么一个赳赳武夫，倒是一个旖旎多情的男子！’其时巡抚言中丞也在坐。这位言中丞的科第却出在侯制军门下，一向十分敬服，十分恭顺的。此时虽是同城督抚，礼当平行，言中丞却是除了咨移公事外，仍旧执他的弟子礼。一向知道侯总镇是老师的心腹人，向来对于侯总镇也十分另眼。此时被了两杯酒，巴结老师的心，格外勃勃，听了制军这句话，便道：‘师帅赏拔的人，自然是出色的。门生有个息女，生得虽不十分怎样，却还略知大义，意思想仰攀这门亲，不知师帅可肯作伐？’此时侯总镇正在侯制军后面伺候，侯制军便呵呵大笑，回头叫侯总镇道：‘虎儿，还不过来谢过丈人么！’侯总镇连忙过来，对着言中丞恭恭敬敬叩下头去。言中丞眉花眼笑的还了半礼。侯总镇又向侯制军叩谢过了，仍到后面去伺候。侯制军道：‘你此刻是

大中丞的门婿了，怎么还在这里伺候？你去罢。’侯总镇一面答应着，却只不动身，俄延到散了席，仍然伺候侯制军到衙门里去，请示制军，应该如何行聘。侯制军道：‘这个自然不能过于吝啬，你自己斟酌就是了。’侯总镇欢欢喜喜的回到公馆里，已是车马盈门了。

原来当席定亲一节，早已哄传开去。官场中的人物，没有半个不是势利鬼，侯总镇向来是制军言听计从的心腹，此刻又做了中丞门下新婿，那一个不想巴结！所以阖城文武印委各员，都纷纷前来道贺。就是藩臬两司，也亲到投片，由家丁挡过驾。有几个相识的，便都列坐在花厅上，专等面贺。侯总镇入得门来，招呼不迭，一个个纷纷道喜，侯总镇一一招呼让坐送茶。送去了一班，又来了一班，倒把个侯总镇闹乏了。忽然一个戈什哈，捧了一角文书，进来献上。总镇接在手里，便叫家人请赵师爷来。一会儿，赵师爷出来了，不免先向众客相见，然后总镇递给他文书看。赵师爷拆去文书套，抽出来一看，不觉满脸堆下笑来，对着总镇深深一揖道：‘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！又高升了！督帅叶委了大人做督标统领呢。’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，又是一番足恭道喜。一个个嘴里都说道：‘这才是双喜临门呢！’总镇也自扬扬得意。送过众客，便骑上了马，上院谢委。吩咐家丁，凡来道喜的，都一律挡驾。自家到得督辕，见了制军，便叩头谢委。制军笑道：‘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贺礼，倒反劳动你了。’总镇道：‘恩帅的恩典，就和天地父母一般，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，才报得尽！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，叩祝恩帅长春不老罢了。’侯制军道：‘罢了！你这点孝心，我久已生受你的了。你赶紧回去，打点行聘接差的事罢。’总镇又请了个安，谢过了恩帅，然后出辕上马，回到公馆。不料仍然是车马盈门的，几乎挤拥不开。原来是督标各营

的管带、帮带，以及各营官等，都来参谒。总镇下马，入得门来，各人已是分列两行，垂手站班。总镇只呵着腰，向两面点点头，吩咐改天再见。径自到书房里，和赵师爷商量，择日行聘去了。

“只苦了言中丞，席散之后，回到衙门，进入内室，被言夫人劈头唾了几口，吓得言中丞酒也醒了。原来席间订婚之事，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，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。谁知言夫人听了，便怒不可压，气的一言不发，直等到中丞回来，方才一连唾了他几口。言中丞愕然道：‘夫人为何如此？’言夫人怒道：‘女儿虽是姓言，却是我生下来的，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。是关着女儿的，无论甚么事，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，何况他的终身大事！你便老贱不拣人家，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，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！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！你为甚便轻轻的把女儿许了这种人？须知儿女大事，我也要做一半主。你此刻就轻轻许了，我看你怎样对他的一辈子！’一席话，骂得言中丞嘿嘿无言。半晌方才说道：‘许也许了，此刻悔也悔不过来。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，你叫我怎样推托！’言夫人啐道：‘你师帅叫你吃屎，你为甚不吃给他看！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，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；倘使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，你也情愿做老乌龟，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！’说话时，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嚶嚶啜泣。言夫人叹了一口气，说声‘作孽’，便自到房里去了。

“言中丞此时失了主意，从此夫妻反目。过得两天，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辕，稟知奉了督帅之命，代侯总镇作伐，已定于某日行聘。言中丞只得也请了本辕文案洪太守做女媒。一面到里面来告诉言夫人说：‘你闹了这几天，也就够了。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，你也应该预备点。’言夫人道：“我早

就预备好了，每一个丫头、老妈子都派一根棒，来了便打出去！’言中丞道：‘夫人，你这又何苦！生米已成了熟饭了。’言夫人道：‘谁管你的饭熟不熟，我的女儿是不嫁他的！你给我闹狠了，我便定了两条主意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事情已经如此了，还有甚么主意？’言夫人道：‘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，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；不啊，我就到你那甚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，问他强逼人家婚嫁，在《大清律例》那一条上？’言中丞听了，暗暗吃了一惊，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，如何是好呢。一时没了主意，因为是家事，又不便和外人商量。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，生来最有机警，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。四姨太太道：‘太太既然这么执性，也不可防备着。回家乡啊，见师帅啊，这倒是第二着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，倒是最要紧。并且没有几天了，回盘东西，一点也没预备，也得要张罗起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我给他闹的没了主意了，你替我想想罢。’四姨太太道：‘别的都好打算，只有那回盘礼物，要上紧的办起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你就叫人去办罢。一切都从丰点，不要叫人家笑寒尘。要钱用，打发人到帐房里去要。’四姨太太道：‘办了来，都放在哪里？叫太太看见了，又生出气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罢了！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罢。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。’四姨太太道：‘这么说，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罢，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。’言中丞点头答应。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。倒也亏他，一切都办的妥妥当当。到了行聘的前一天，一一请言中丞过目；叫书启老夫子写了礼单、礼书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到了这天，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来，总算没闹笑话。侯家送过来的聘礼，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贮。不料事机不密，到了下晚时候，被言夫人知道了，叫人请了言中丞来大闹。闹得中丞没了法子，便赌着气道：‘算了！’

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，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罢！’言夫人得了这句话，方才罢休。这一夜，言中丞便和四姨太太商量，有甚法子可以挽回。两个人商量了一夜，仍是没有主意。

“次日言中丞见了洪太守，便和他商量。原来洪太守是言中丞的心腹，向来总办本辕文案，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。所以言中丞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，请他想个主意，洪太守想了半天道：‘这件事只有劝转宪太太之一法，除此之外，实在没有主意。’言中丞无奈，也只得按住脾气，随时解劝。无奈这位言夫人，一听到这件事便闹起来，任是甚么说话都说不上去。足足闹了一个多月，绝无转机。偏偏侯制军要凑高兴，催着侯统领（委了督标统领，故改称统领也）早日完娶。侯统领便择了日子，央陆观察送过去。言中丞见时机已迫，没了法，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，总议不出一个办法。洪太守道：‘或者请少爷向宪太太处求情，母子之间，或可以说得拢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不要说起！大小儿、二小儿都不在身边，这是你知道的；只有三小儿在这里，这孩子不大怕我，倒是怕娘，娘跟前他那里敢哼一个字！’洪太守道：‘这就真真难了！’大家对想了一回，仍是四目相看，无可为计。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，不能同大众商量的，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得，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。到后来洪太守道：‘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，除非请了陆道来，和他商量。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，巧夺造化之妙，和他商量，必有法子。但是这个人很贪，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，他总先要讲价钱。前回侯制军被言官参了一本，有旨交他明白回奏。文案上各委员拟的奏稿都不洽意，后来请他起了个稿。他也托人对制军说：“一分钱，一分货，甚么价钱是甚么货色。”侯制军甚是恼他放恣，然而用人之际，无可奈何，送了他一千银子。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，借别样事情参了

他；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，侯制军看了，果然是好，又动了怜才之念，倒反信用他起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果然他有好法子，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。但是商量这件事，兄弟当面不好说，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，和他商议，就是他有点贪念，也可以转圆。若是兄弟当了面，他倒不好说了。’洪太过依言，便去拜陆观察。”你道那陆观察有甚么鬼神不测之机，巧夺造化之妙？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，捐了个二百五的同知，在外面瞎混。头一件精明的是打得一手好麻雀牌，大家同是十三张牌，他却有本事拿了十六张，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，也看他不要的。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！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，请了他做文案。恰好为了朝鲜的事，中日失和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。后来日本兵到了，把平壤围住；围虽围了，其时军饷尚足，尚能过待外援，未尝不可以一战。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得日本兵怎生利害，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，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！说得叶军门害怕了，求他设法，他便说：‘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，纵然失了，也没甚大处分。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，还可以全军退出，不伤士卒，保全军饷。’叶军门道：‘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？’陆观察道：‘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。打了败仗，还能保全士卒，不失军火，总没甚大处分，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。’叶军门被他说得没了主意。大约总是恋禄固位，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，不然，就和日本见一仗，胜败尚未可知；就是果然全军复没，连自己也死了，乐得谥法上坐一个忠字，何致上这种小人的当呢。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，便说道：‘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有何难！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，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，把平壤送给他。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，还可以回去报捷，何乐不为呢。’叶军门道：

‘既如此，就请你写一封信去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个是军务大事，别人如何好代，必要军门亲笔的。’叶军门道：‘我如何会写字！’陆观察道：‘等我写好一张样子，军门照着写就是了。’叶军门无奈，只得依他。他使用八行书，写了两张纸。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，中间说了几句卑污苟贱，摇尾乞怜的话，落后便叙明求退开一路，让我兵士走出，保全性命，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。叶军门便也拿了纸，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，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。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，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，此刻叫他拿起一枝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，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，撇也撇不开，捺也捺不下，不是画粗了，便是竖细了。好容易捱了起来，画过押，放下笔，觉得手也颤了。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，忽然说道：‘不好，不好！中间落了一句要紧话不曾写上，还得另写一封。’叶军门道：‘算了罢，我写不动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这封信去，他不肯退兵，依然要再写的，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。’叶军门万分没法，由得他再写一通，照样又去描了一遍。签过押之后，非但是手颤，简直腰也酸了，腿也痛了，两面肩膀，就和拉弓拉伤一般。放下了笔，便向炕上一躺道：‘再要不对，是要了我命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对了，对了，不必再写了。可要发了去罢？’叶军门道：‘请你发一发罢。’陆观察便拿去加了封，标了封面，糊了口，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。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，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；及至拆开一看，原来如此，不觉好笑。说道：‘也罢！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，不打你们，就照来书行事罢。’那投书人回去报知，叶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。

“到了次日，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，叶军门一马当先，领了全军，排齐了队伍，浩浩荡荡，离开平壤，退到三十里之

外，扎下行营。一面捏了败仗情形，分电京、津各处。此时到处沸沸扬扬，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，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。当夜夜静时，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，说道：‘兵凶战危，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。求军门借给我五万银子盘费。’叶军门惊道：‘盘费哪里用得许多！’陆观察道：‘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，送多送少，看各人的交情罢了。’叶军门道：‘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！’陆观察道：‘军门牛庄、天津、烟台各处都有寄顿，怎说没有。’叶军门是个武夫，听到此处，不觉大怒道：‘我有我的钱，为甚要送给你！’陆观察道：‘送不送本由军门，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，何必动怒。’说罢，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。原来他第二封信，加了‘久思归化，惜乏机缘’两句，可怜叶军门不识字，就是模糊影响认得几个，也不解字义，糊里糊涂照样描了。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，留下这第二封，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军门听。解说已毕，仍旧揣在怀里，说道：‘有了五万银子，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；没有五万银子，我便就近点到北京顽顽，顺便拿这封信出个首，也不无小补。’

说罢起身告辞。吓得叶军门连忙拦住。”

正是：最是小人难与伍，从来大盗不操戈。未知叶军门到底如何对付他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四回

接木移花丫环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

“这件事，到底被他诈了三万银子，方才把那封信取回。然而叶军门到底不免于罪。他却拿了三万银子到京里去，用了几吊，弄了一个道台，居然观察大人了。有人知道他这件事，就说他足智多谋，有鬼神不测之机了。当日洪太守奉了言中丞之命，专诚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，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，又慢慢的说到侯、言两家一段姻缘，一说即合，我两个倒做了个现成媒人。说笑一番，方才渐渐露出言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。陆观察道：‘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，等将来过了门，见了新婿的丰采，自然就没有话说了。’洪太守道：‘不呢！听说这位宪太太，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填房之说。这位抚帅是个惧内的，急得没有法子，跑来和我商量。’陆观察道：‘既是那么着，总不是一天的说话，为甚么不早点说，还受他的聘呢？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亲事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，怎么能够不受聘。’陆观察笑道：‘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，跑到那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的去处定个亲，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，为之奈何！’洪太守道：‘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现成货，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，将来怕不免费手脚代他们调停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说是督帅的意思，只怕言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。’洪太守道：‘当日的情形，登时就有人报到内署，明明是抚

帅自己先说起的，怎样能够赖到督帅身上；何况言夫人还说过，要到督帅那边，问为甚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填房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就难了！据阁下这么说，言夫人的意思，竟是不能挽回的了？’洪太守道：‘果然不能挽回。请教有甚妙策？’陆观察道：‘这又何难！拣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，替了小姐就是了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个如何使得！万一闹穿了，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，就是督帅那边也难为情。’嘴里虽这么说，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；但是此计是他说出来的，不免要拉他做了一党，方才妥当。陆观察道：‘除此之外，再没有别的法子。除非抚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，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啊。’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，有甚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。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，肚子里不知打算些甚么。

“歇了好一会，忽然说道：‘法子便有一个，只是我也要破费点，代人家设法，未免犯不着。’洪太守道：‘是甚么妙计？倘是面面周到的，破费一层，倒好商量。’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道：‘兄弟有个小女，今年十八岁，叫他去拜在抚帅膝下做个女儿，代了小姐，岂不是好。’洪太守大喜道：‘得观察如此，是好极的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但是如此一来，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，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个倒不必过虑。令千金果然拜在抚帅膝下，对人家说，只说是抚帅小姐，却是观察的干女儿，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么。’陆观察道：‘我赔了小女不要紧，虽说是妆奁一切都有抚帅办理，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。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使，是有名无实的，想阁下也都知道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个更不必过虑。要代令千金添置东西，大约要用多少，抚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是我们知己之谈，我并不是卖女儿，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

都好商量。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？’陆观察道：‘内人总好商量，大约不至于象言宪太太那么利害。’洪太守道：‘那么兄弟就去回抚帅照办就是了。’

“说罢，辞了回去，一五一十的照回了言中丞。中丞正在万分为难之际，得了这个解纷之法，如何不答应。一面进去告诉言夫人，说：‘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，要来拜在夫人膝下，将来侯家那门亲，就叫他去对，夫人可以不必恼了。’言夫人道：‘甚么浪蹄子，肯替人家嫁！肯嫁给兔崽子，有甚么好东西！我没那么大的福气，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！你干，你们干去，叫他别来见我！’言中丞碰了这个钉子，默默无言。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。洪太守道：‘既然宪太太不愿意，就拜在姨太太膝下，也是一样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但不知陆道怎样？’洪太守道：‘据卑府看，陆道这个人，只要有了钱，甚么都办得到的。就不知他家里头怎样，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。’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，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。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，便回到公馆，往上房转了一转，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，便往书房里去。原来陆观察除正室夫人之外，也有两房姨太太。这碧莲是个大丫头，已经十八岁了，陆观察最是宠爱他，已经和他鬼混得不少，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。这天看见陆观察向他使眼色，不知又有甚么事，便跟到书房里去。陆观察拉他的手，在身边坐下，说道：‘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老实答应我。’碧莲道：‘有甚么话只管说。’陆观察道：‘你到底愿意嫁甚么人？’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，瞟了一眼道：‘我还嫁谁！’陆观察道：‘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，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，可好不好？’碧莲道：‘我没有这么个福气，你别呕我！’陆观察道：‘不是呕你，是一句正经话。’说罢，便把言中丞一节事情，仔细说了一遍。

又道：‘此刻没了法子，要找一个人做言小姐的替身。我在言中丞跟前，说有个女儿，情愿拜在中丞膝下，替他的小姐，意思就叫你去。’碧莲道：‘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这个自然。你如果答应了，我和太太说好，即刻就改起口来；不过两三天，就要到抚台衙门里去了。’碧莲道：‘你也糊涂了！还当我是个孩子，好充闺女去嫁人？’陆观察道：‘你才糊涂！须知你是抚台的小姐，制台做的媒人，他敢怎样！何况他前头的老婆--’说到这里，附着碧莲的耳朵，悄悄的说了两句。碧莲笑道：‘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！我可不干这个。’陆观察道：‘你真是傻子！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，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啊。’碧莲道：‘你好会占便宜！开坛的酒，自己喝的不要喝，才拿来送人。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我卖你，还要认你做女儿呢！’正说话时，家人报洪大人来了。陆观察叫请。又对碧莲道：‘这是讨回信的来了，你肯不肯，快说一声，我好答应人家。’碧莲道：‘由得你摆弄就是了，我怎敢做主。’陆观察便到客堂里会洪太守。洪太守难于措词，只得把言夫人的情形，及自己的意思说了。陆观察故意沈吟了一会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‘为上司的事情，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！’洪太守得了这句话，便去回复言中丞。陆观察便回到上房，对他夫人说知此事。陆太太笑对碧莲道：‘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！’碧莲道：‘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！其实到了别人家去，不能终身伏侍老爷太太，丫头心里着实难过。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罢。’说着，流下两点眼泪来。陆太太道：‘胡说！难道做丫头的，应该伏侍主人一辈子的么。’陆观察道：‘叫人预备香烛，明天早起，叫他拜拜祖宗，大家改个称呼。言中丞那边，不知几时来接呢。’到了明天，果然点起蜡烛来，碧莲拜过陆氏祖宗，又拜过陆观察夫

妻两个，改口叫爹爹妈妈；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；然后一众家人、仆妇、丫头们都来叩见，一律改称小姐。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，到了言家，便是我的亲女，言氏是寄父母；到了侯家，便是言氏亲女，我这边是寄父母。碧莲一一领会。这天下午，洪太守送了二千银子的票子来，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。陆观察有了银子，莫说是认亲，就是断送了，也未尝不可，何况是个丫头。过了一天，言中丞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，碧莲充了小姐，到抚台衙门里去。原来言中丞被他夫人闹得慌了，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，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；将来出嫁时，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，省得惊动上房。这天碧莲到来，一群丫头仆妇，早在二门迎着，引到花园里去。四姨太太迎将出来，搀了手，同到堂屋里。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，碧莲先向上拜过言氏祖宗，请言中丞出来拜见，又拜了四姨太太，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。又要拜见言夫人，言中丞只推说有病，改日再见罢。又因为喜期不远，叫人去和陆观察说知，留小姐在这边住下。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，最会随机应变，把个言中丞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，赛如亲生女儿一般。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。言夫人忽发奇想，叫人到冥器店里定做了一百根哭丧棒。家人们奉命去做，也莫名其妙；便是冥器店里也觉得奇怪，不知是那个有福的人死了，足足一百个儿子。买回来堆在上房里。言中丞过来看见了，问是甚么事弄了这个东西来。言夫人道：‘我有用处，你休管我！’言中丞道：‘这些不祥之物，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？’喝叫家人：‘快拿去烧了！’言夫人怒道：‘哪个敢动！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！’言中丞道：‘夫人！你这个是何苦！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，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，何必苦苦作对呢？’言夫人道：‘我这个办法，是代你言氏祖宗争气。女儿的事，是叫我

板住了；偏不死心，那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充女儿，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，辱到你言氏祖宗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？’言中丞说：‘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，我只当代人嫁女儿，夫人又何必多管呢。’言夫人道：‘他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；他歪进我辕门，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！’言中丞知道他不可以理喻的了，因定了个主意，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，要另外找房子出嫁。又想到在武昌办事，还怕被夫人侦知去胡闹，索性到汉口来，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，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。明日是亲迎喜期，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十二点钟，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，所以用了灯船。”

我道：“看灯船是小事，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。但是这件事，外面人都知得这么明亮透彻，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，一点风声都没有么？”作猷道：“你又来了！有了风声便怎样？此刻做官的那一个不是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的故智？揭穿了底子，哪一个能见人的？此刻武、汉一带，大家都说是言中丞的小姐嫁郟阳镇台，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，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，只要言中丞肯认他做女婿，那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，婊子也罢，都不必论的了。就如那侯统领，哪个不知他是个兔崽子？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弁，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，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，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。无奈他的老斗阔，要抬举他做统领，那些兵弁，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，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抱的旖旎风情藏起来，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。说的是侯统领一个，其实如今做官的人，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。”大家闲谈一回，各自走开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作猷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。到了

一品香之后，又写了条子去邀客。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，颇觉得心胸开豁。等到客齐入席，闹了一回酒，席散时已是七点多钟。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，大家赶到露台看时，只见招商局码头，泊了二三十号长龙舢舨，船上灯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另外有四五号大船，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，灯烛辉煌，鼓乐并作，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；就是长龙舢舨，也用了小火轮拖带，船上人并不打桨，只在那里作军乐。一时开到江心，只见旌旗招展，各舢舨上的兵士，不住的燃放鞭炮及高升炮。远远望去，犹如一条火龙一般，果然热闹。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，还望得见灯火闪烁。作猷笑道：“这也算得大观了！”我道：“我来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些长龙舢舨，停在招商局码头，旗帜格外鲜明。我还以为是甚么大员过境来问候的，不料却是迎亲之用。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，似乎不甚相宜。”作猷道：“岂但迎亲，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，这边送亲的是抚标兵呢！”我笑道：“自有兵以来，未有遭如是之用者！”作猷道：“在外面如是之用，还不为奇；只怕两个开战时，还要他们摇旗呐喊，遥助声威呢！”

说得众人大笑。闲谈一回，各自散了。

我又住了十多天，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，便到九江去走一次。管事的吴味辛接着，我清查了一向帐目。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，却没有进过城，这天没事，邀了味辛到城里去看看。地方异常龌龊，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。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，大凡人家住宅房屋，多半是歪的，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，不是三角的，便是斜方的。问起来，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，其房屋之所以歪斜，都为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。

走到道台衙门前面，忽见里面一顶绿呢大轿，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。味辛道：“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，不知争得怎样

呢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交涉？”味辛道：“好好的一座庐山，送给外国人了！”我吃惊道：“是谁送的？”味辛道：“前两年有个外国人，跑到庐山牯牛岭去逛。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，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。看见山明水秀，便有意要买一片地，盖所房子，做夏天避暑的地方。不知哪里来了个流痞，串通了山上一个甚么庙里的和尚，冒充做地主。那外国人肯出四十元洋银，买一指地。那和尚与流痞，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，卖他四十元，很是上算的。便与他成交，写了一张契据给他，也写的是一指地。他便拿了个契据，到道署里转道契。道台看了不懂，问他：‘甚么叫一指地？’他说：‘用手一指，指到哪里，就是哪里。’道台吃了一惊道：‘用手一指，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，那可不知是那里地界了！我一个九江道，如何做得主填给你道契呢！”连忙即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，并去提那流痞及和尚来。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，早已逃走了。那外国人还有良心，所说的一指地，只指了一座牯牛岭去。从此起了交涉，随便怎样，争不回来。闹到详了省，省里达到总理衙门，在京里交涉，也争不回来。此时那坐轿子出来的，就是领事官，就怕的是为这件事了。”我叹道：“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，总是有败无胜的，自从中日一役之后，越发被外人看穿了！”味辛道：“你还不知那一班外交家的老主意呢！前一向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，写一封私函给这里抚台，那才说得好呢。”

正是：一纸私函将意去，五中深虑向君披。未知那总理衙门大臣的信说些甚么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五回

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

“这封信，你道他说些甚么？他说：‘台湾一省地方，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，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，值得甚么！将就送了他罢！况且争回来，又不是你的产业，何苦呢！’这里抚台见了他的信，就冷了许多，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，不大理会了。不然，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。”我听了这一番话，没得好说，只有叹一口气罢了。逛了一回，便出城去。

看看没甚事，我便坐了下水船，到芜湖、南京、镇江各处走了一趟，没甚耽搁，回到上海。恰好继之也到了，彼此相见。我把各处的正事述了一遍，检出各处帐略，交给管德泉收贮。

说话间，有人来访金子安，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。子安回说价钱不对，前路肯让点价，再作商量。那人道：“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。”子安道：“我也明知道。不过我们买来又不是自己用，依然是要卖出去的，是个生意经，自然想多赚几文。”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，自去了。我问：“是甚么白铜？有多少货？”子安道：“大约有五六百担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苏州、上海两处的脚炉作、烟筒店，尽有销路，所以和继翁商量，打算买下来。”我道：“是哪里来的货，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？”子安道：“听说是云南藩台的少爷，从云南带来的。”我道：“方才来的是谁？”子安道：“是个

掮客（经手买卖者之称，沪语也）。”我道：“用不着他，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认得前路么？”我道：“陈稚农，我在汉口认得他，说是云南藩台的儿子，不是他还有哪个。是他的东西，自然该便宜的。”子安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我道：“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，他带的东西，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厘上税的了。从云南到这里，就是那一笔厘税，就便宜不少。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，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。”继之道：“他是个官家子弟，扶丧回里，怎么沿途赴席起来？”我道：“岂但赴席，我和他同席几回，都是花酒呢。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。他比我先离汉口的，不知几时到的上海？”子安道：“这倒不了利，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。”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一打听就着了。”说罢，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，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藩台的少大人住在哪里。那茶房道：“我有个亲戚，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，前回他来说过，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。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，一问便知道了。”说罢自去。过了一会来说：“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，就搬到集贤里天保栈去了，住在楼上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号。”

我听了，等到明天饭后，便到天保栈去找他。谁知他并不在栈里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。回我说：“少爷这几天有病，在美仁里林慧卿家养病呢。”我听了，便记了地方，先自回去。等吃过晚饭，再到美仁里林慧卿处，问了龟奴，说房间在楼上，我便登楼，说是看陈老爷的。那丫头招呼到房里。慧卿站起来招呼道：“陈老爷，朋友来了。”我却看不见他；回转头来，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绉纱被窝，坐在床上。欠身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！恕我不能下床！阁下几时到的？”我道：“昨天才到的。白天里到天保栈去拜访。”稚农又忙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！”我

接着道：“贵管家说是在这里，所以特来拜望。”说着，又看了慧卿一眼道：“顺便瞻仰瞻仰贵相好。”慧卿笑道：“这位老爷倒会说！来看朋友罢了，偏要拿旁人带一带。还不曾请教贵姓啊？”我笑道：“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，忘了带车钱，无可奈何，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。”慧卿笑道：“当了多少钱？我借给你去赎出来罢。不然，没了姓，不象个老爷。”我道：“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，今天又长了见识了。”稚农道：“阁下下来了就热闹。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锋。自从到了这里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掮客，说出话来，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，听了就要恶心，恨的我誓不见他们的面了，只叫法人、醉公两个招呼他们。”

原来稚农带了两个人同行：一个姓计，号醉公；一个姓缪，号法人。大抵是他们门下清客一流人，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。我听说，便问道：“此刻缪、计二公在那里？”稚农问慧卿道：“出去了么？”慧卿用手一指道：“在那边呢。”稚农推开被窝下床。我道：“稚翁不要客气，何必起来招呼。”稚农道：“不，我本要起来了。”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，稚农早立起来。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绉纱袍子，玄色外国花缎马褂，羽缎瓜皮小帽，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，钉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。较之在汉口时打扮，又自不同。走到烟炕一边坐下，招呼我过去谈天。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，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，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，不觉暗暗称奇。

谈了几句应酬话，忽然计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钻戒。见了我便彼此招呼，一面把戒指递给稚农道：“这一颗足有九厘重。”稚农接来一看道：“几个钱？”醉公道：“四百块。”慧卿在稚农手里拿过来一看道：“是个男装

的，我不要。”醉公道：“男装女装好改的。”慧卿道：“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，是要外国来的才好。”醉公便拿了过去。一面招呼我道：“没事到这边来谈谈。”我顺口答应了。稚农对我道：“这回亏了他两个，不然，我就麻烦死了！”一言未了，醉公又跑了过来道：“昨天那挂朝珠，来收钱了。”稚农道：“到底多少钱？”醉公道：“五百四十两。”稚农道：“你打给他票子。”醉公又过去了，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。稚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卿，慧卿拿去把那保险铁柜开了，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；稚农打开，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，盖在支票上面。醉公拿了过去，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，锁好了，把钥匙交还稚农。我才知道这铁匣是稚农的东西。

和他又谈了几句，就问起白铜的事。稚农道：“是有几担铜，带在路上压船的。不知卖了没有，也要问他们两个。”我道：“如此，我过去问问看。”说罢，走了过去，先与缪法人打招呼。原来林慧卿三个房间，都叫稚农占住了。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，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，缪、计二人在西边一间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，铺了白台布，上面七横八竖的，放着许多古鼎、如意、玉器之类。除了缪、计二人之外，还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宁波、绍兴一路口气，醉公正和他们说话。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，说了几句套话，便问起白铜一节。法人道：“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，他们天天来问，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，胡乱还价。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。”我道：“不知共有多少？如果价钱差不多，我小号里可以代劳。”法人道：“东西共是五百担，存在招商局栈里。至于价钱一层，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检出一张票子，给我看过，又商定了每担加

多少运费。我道：“既这么着，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。但不知甚么时候可来？”法人道：“随便下午甚时候都可以。”

商定了，我又过去看稚农，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，开了脉案，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，便去了。稚农问道：“说好了么？”我道：“说好了，明天过来交易。”慧卿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道：“酒烫了，可要吃？”稚农点点头。慧卿拿过一个银杯，在一个洋瓶里，倾了些末子在杯里，冲上了酒，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，用手巾揩拭干净，在酒杯里调了几下，递给稚农，稚农一吸而尽；还剩些末子在杯底，慧卿又冲了半杯酒下去，稚农又吃了。对我说道：“算算年纪并不大，身子不知那么虚，天天在这里参啊、茸啊乱闹，还要吃药。”我道：“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。”稚农道：“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，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。”我道：“总是在路上劳顿了。”慧卿道：“可不是。这几天算好得多了，初来那两天还要利害呢。”我随便应酬了几句，便作别走了。回到号里，和子安说知，已经成交了。所定的价钱，比那掮客要的，差了四两五钱银子一担。子安道：“好很心！少赚点也罢了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我打了票子，便到林慧卿家去，和法人换了提单。走到东面房里，看看稚农。稚农道：“阁下在上海久，可知道有甚么好医生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，今天早起下地，一个头晕就栽下来！”我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。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，医道甚好，但是多年不见了，不知可还在上海。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来。”稚农道：“晚上有个小宴，务请屈尊。”我道：“阁下身子不好，何必又宴客？”稚农道：“不过谈谈罢了。”说罢，略为了几句，便作别回来，把提单交给子安，验货出栈的事，由他们干去，我不管了。

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。管德泉道：“自从你识了王端甫，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，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。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，为甚不在上海。”我道：“在甚么巷子里？”德泉道：“就在马路上，好找得很。”过了一会，稚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，还有一张知单。我看时，上面第一个是祥少大人云甫，第二个便是我，还有两个都土雁、褚迭三，以后就是计醉公、繆法人两个。打了知字，交来人去了。我问继之道：“那里有个姓祥的，只怕是旗人？”继之道：“可不是。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，前两天还到这里来。”我道：“大哥认得他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！年纪比你还轻得多。在南京时，他还是个小孩子，我还常常抚摩玩弄他呢。怪不得我们老了，眼看见的小孩子，都成了大人了。”

大家闲谈了一会，没到五点钟，稚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，并注了两句“有事奉商，务请即临”的话。我便前去走一趟。稚农接着道：“恕我有病，不能回候，倒屡次屈驾！”我笑道：“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谊，先来奉扰，未免惭愧！”稚农道：“彼此熟人，何必客气！早点请过来，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。”我道：“我也方才问了来，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。”稚农道：“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？”我道：“尽可以。这个人绝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，如果要请，兄弟再加个条子，包管即刻就来。”稚农便央我写了条子，叫人拿了医金去请，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。先向我道了阔别。我和他二人代通了姓名，然后坐定诊脉。诊完之后，端甫道：“不知稚翁可常住在上海？”稚农道：“不，本来有事要回福建原籍，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。”端甫点头道：“据兄弟愚见，还是早点回府上去，容易调理点；上海水土寒，恐怕于贵体不甚相宜。”说罢，定了脉案，开了个方子，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

减。说道：“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。多服些血肉之品，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。”稚农道：“鹿茸可服得么？”端甫道：“服鹿茸”说到这里，便顿住了。“未尝没点功效，但是总以静养为宜。”说罢，又问我道：“可常在号里？我明日来望你呢。”我道：“我常在号里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。”端甫便辞去了。

我又和稚农谈了许久。祥云甫来了，通过姓名。我细细打量他，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，瘦削身裁；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，罩一件夹桃灰线缎马褂；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；右手无名指上，套了一个镶钻戒指；说的一口京腔。再过了一会，外面便招呼坐席。原来都、褚两个早来了，不过在西面房里坐，没有过来。稚农起身，招呼到当中一间去，亲自筛了一轮酒，定了坐。便叫醉公代做主人，自己仍到房里歇息。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。坐定了，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，筛了一轮酒，唱了一支曲子，也到房里去了。我和都、褚两个通起姓名，才知都士雁是骨董铺东家，褚迭三是药房东家。数巡酒后，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。祥云甫身边的一个，也不知他叫甚名字，生得也还过得去。一只手搭在云甫肩膀上，只管唧唧啾啾的说话。忽然看见云甫的戒指，便脱了下来，在自己中指上一套，说道：“送给我罢。”云甫道：“这个不能，明日另送你一个罢。”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，并说道：“我要转到褚老爷那边了。”说罢，便走到褚迭三旁边坐下。迭三身边本有一个，看见有人转过来，含了一脸的醋意，不多一会，便起身去了。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，是请云甫的，云甫答应就来，随向那妓女讨戒指。那妓女道：“你去赴席，左右是要叫局的，难道带在我手里，就会没了你的吗？”云甫便起身向席上说声“少陪”，一面要到房里向稚农道谢告辞。醉公兀的一下跳起来，向

房里便跑。不料门房口立了个大丫头，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道：“冒冒失失的，做甚么啊！”回身对云甫道：“陈老爷刚才睡着了。他几夜没睡了，祥大人不要客气罢。”云甫道：“那么他醒了，你代我说到一声。”那丫头答应了，又叫慧卿送客。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，一面说：“祥大人走好啊！待慢啊！明天请过来啊！”却只不出来。云甫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。这里醉公便和众人豁拳闹酒，甚么摆庄咧，通关咧，众人都有点陶然了，慧卿才从房里亭亭款款的出来，右手理着鬓发，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，说道：“黄汤又灌多了！”醉公道：“我不”说到这里，便顿住了。

众人都说酒多了，于是吃了稀饭散坐。

我问慧卿：“陈老爷可醒着？”慧卿道：“醒着呢。”我便到房里去，只见稚农盘膝坐在烟炕上，下身围了一床鹦哥绿绉纱被窝。我向他道了谢，又略谈了几句，便辞了过来，和众人作别，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甚么价钱呢，我便先走了。回到号里，才十点钟，继之们还在那里谈天呢。我觉得有点醉了，便先去睡觉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饭后，王端甫果然来访我，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。又问起陈稚农可是我的好友。我道：“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，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，所以才去访他，并非好友。”端甫道：“这个人不久的了！犯的毛病，是个色癆。你看他一般的起行坐立，不过动生厌倦，似乎无甚大病。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，一旦溃裂起来，要措手不及的。”我道：“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？”端甫道：“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，就是叫他早点归正首邱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么说，犯了这个病，是一定要死的了？”端甫道：“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，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，再行决定。你可知他一面在

这里服药，一面在那边戕伐，碰了个不知起倒的医生，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，正是‘泼油救火’，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。”

我道：“他还高兴得很，请客呢。”端甫道：“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？”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端甫道：“你可知这一台花酒，吃出事情来了。”

正是：杯酒联欢才昨夜，绒书挑衅遽今朝。未知出了甚么事，端甫又从何晓得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六回

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

我连忙问道：“出了甚么事？你怎生得知？”端甫道：“席上可有个褚迭三？”我道：“有的。”端甫道：“可有个道台的少爷？”我道：“也有的。”端甫道：“那褚迭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！从前在城里充医生，甚么妇科、儿科、眼科、痘科，嘴里说得天花乱坠。有一回，不知怎样，把人家的一个小孩子医死了。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，评论他的医方，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，便要去告他；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，情愿受罚。那家人家是有钱的，罚钱，人家并不要。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，要他披麻带孝，扮了孝子去送殡。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，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，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。及至问出情由，又都好笑起来。自从那回之后，他便收了医生招牌，搜罗些方书，照方合了几种药，卖起药来。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，又不知在那里弄了几个房药的方子，合起来，堂哉皇哉，挂起招牌，专卖这种东西。叫一个姓苏的，代他做几个仿单。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，便代他作得淋漓尽致，他就喜欢的了不得，拿出去用起来。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。久而久之，他有点厌烦了，拒绝了两回。姓苏的就恨起来，做了一个禀帖，夹了他的房药仿单，向地方衙门一告。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，是在外头滥嫖，新近脱阳

死的，看了禀帖，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。即刻批准了，出差去把迭三提了来，说他败坏人心风俗，伪药害人，把他当堂的打了五百小板子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；枷号了三个月，还把他递解回籍。那杂种也不知他是那里人，他到堂上时供的是湖北人，就把他递解到湖北。不多几时，他又逃回上海，不敢再住城里，就在租界上混。又不知弄了个甚么方子，熬了些药膏，挂了招牌，上了告白，卖戒烟药。大凡吸鸦片烟的人，劝他戒烟，他未尝不肯戒；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，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，成了个日常功课，一旦叫他丢了烟枪，未免无所事事，因此就因循下去了。迭三这宝货，他揣摩到了这一层，却异想天开，夸说他的药膏，可以在枪上戒烟：譬如吃一钱烟的，只要秤出九分烟，加一分药膏在烟里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，至将烟减尽为止，自然断瘾。一班吃烟的人，信了他这句话，去买来试戒。他那药膏要卖四块洋钱一两，比鸦片烟贵了三倍多。大凡买来试的，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，才觉得越吃越贵了，看看那情形，又不象可以戒脱的，便不用他的药了。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，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，从此之后，非用他的药搀在烟里，不能过瘾。你道他的心计毒么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笑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还不曾到题。这些闲话，与昨夜吃花酒的事，有甚干涉？”端甫道：“本是没干涉，不过我先谈谈迭三的行径罢了。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，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，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，店里弄得中不西，样样都有点。这回只怕陈稚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，请他吃起花酒来，却闹出这件事。他叫的那个局，名字叫林蜚卿，相识了有两三年的了。后来那样少大人到了上海，也看上了蜚卿，他便有点醋意，要想设法收拾人家，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。祥云甫所带的那个戒指，并不是自己

的东西，是他老子的。”我道：“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么？”端甫道：“那还用说。这位道台，和现在的江苏抚台是换过帖的。那位抚台，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，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，送给老把弟。这戒指上面，还雇了巧匠来，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。他少爷见了欢喜，便向老子求了来带上。昨夜吃酒的时候，被蜚卿闹着顽，要了去带在手上，这本是常有之事。谁知蜚卿却被迭三骗了去，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甫借三千银子呢。”我道：“他骗了人家的戒指，还要向人家借银子，这是甚么说话？”端甫道：“须知云甫没了这个戒指，不能见他老子，这明明是讹诈，还是借钱么！”我笑道：“你又是那里来的耳报神？我昨夜当面的还没有知道，你倒知的这么详细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也是应该的。我因为天气冷了，买了点心来家吃，往往冷了；今天早起，刚刚又来了个朋友，便同到馆子里吃点心。我们刚到了，恰好他也和了两三个人同来，在那里高谈阔论，商量这件事，被我尽情听了。”我道：“原来你也认得他？”端甫道：“我和他并不招呼，不过认得他那副尊容罢了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秘密的事，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起来？”端甫道：“他正要闹的通国皆知，才得云甫怕他呢。我今日来是专诚奉托一件事，请你对稚农说一声，叫他不要请我罢。他现在的病情，去死期还有几天，又不便回绝他，何苦叫我白赚他的医金呢。”我道：“你放心。他那种人有甚长性，吃过你两服药不见效，他自然就不请你了。”

端甫又谈了一会，自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想起端甫何以说得稚农的病如此利害，我看他不过身子弱点罢了，不免再去看看他是何情景。想罢出门，走到林慧卿家，与稚农周旋了一会，问他的病如何，吃了端甫的药怎样。稚农道：“总是那样不好不坏的。此刻除非有个神

仙来医我，或者就好了。”慧卿在旁边插嘴道：“胡说！不过身子弱点罢了，将息几天，自然会好的。你总是这种胡思乱想，那病更难好了。稚农道：“方才又请了端甫来，他还是劝我早点回去，说上海水土寒。”慧卿又插嘴说道：“郎中嘴是口（吴人称医生为郎中），说到那里是那里。据他说上海水土寒，上海住的人，早就一个个寒的死完了。你的病不好，我第一个不放你走。已经有病的人，再在轮船上受几天颠播，还了得么！”说罢，又回头对我道：“老爷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我只含笑点点头。稚农又道：“便是我也怕到这一层。早年进京会试，走过两次海船，晕船晕的了不得。”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，对稚农道：“我看暂时回天保栈去调养几时也好。”慧卿抢着道：“老爷，你不要疑心我们怎样。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，笨手笨脚，伏伺得不称心，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。这是我一片好心，难道怎样了他么！”我笑道：“我也不过说说罢了，难道我不知道他离不了你。”慧卿笑道：“我说你不过。”

正说话时，外面报客来，大家定神一看，却是祥云甫。招呼坐定，便走近稚农身边，附着耳要说话。我见此情形，便走到西面房里，去看缪、计二人。只见另有一人，拿了许多裙门、裙花、挽袖之类，在那里议价，旁边还堆了好几匹绸绉之类。我坐了一会，也不惊动稚农，就从这边走了。从此我三天五天，总来看看他。此时他早已转了医生，大剂参、茸、锁阳、肉苁蓉专服下去。确见他精神好了许多，只是比从前更瘦了，两颧上现了点绯红颜色。如此，又过了半个多月。

一天，我下午无事，又走到慧卿处，却不见了稚农。我问时，慧卿道：“回栈房去了。”我道：“为甚么忽然回去了呢？”慧卿道：“他今天早起，病的太重了！他两个朋友说在这里不方便，便用轿子抬回去了。”我心中暗想，莫非端甫的说

话应验了。我回号里，左右要走过大马路，便顺到天保栈一看。他已经不住在楼上了，因为扶他上楼不便，就在底下开了个房间。房间里齐集了七八个医生，缪、计二人忙做一团。稚农仰躺在床上，一个家人在那里用银匙灌他吃参汤。我走过去望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众医生在那里七张八嘴，有说用参的，有说用桂的。我问法人道：“我前天看他还好好的，怎么变动起来？”法人道：“今天早起，天还没亮，忽然那边慧卿怪叫起来。我两个衣服也来不及披，跑过去一看，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。连忙扶他起来，躺在醉翁椅上，话也不会说了。我们问慧卿是怎生的。他说：‘起来小便，立脚不稳，栽了一交，并没甚事。近来常常如此的，不过一搀他就起来，今天搀了半天搀他不动才叫的。’我们没了主意，姜汤、参汤，胡乱灌救。到天色大亮时，他能说话了，自己说是冷得很。我们要和他加一床被窝，他说不是，是肚子里冷。我伸手到他口边一摸，谁知他喷出来的气，都是冷的。我才慌了，叫人背了他下楼，用轿子抬了回来。”我道：“请过几个医生？吃过甚么药了？”法人道：“今天的医生，只怕不下三四十个了。吃了五钱肉桂下去，喷出气来和暖些。此刻又是一个医生的主意，用乾姜煎了参汤在那里吃着。”说话时，又来了两个医生，向法人查问病情。我便到床前再看看，只见他两颧的红色，格外利害，才悟到前几天见他的颜色是个病容。因问他道：“此刻可好点？”稚农道：“稍为好点。”我便说了声“保重”，走了回去。和继之说起，果然不出端甫所料，陈稚农大约是不中用的了。

到了明天早起，他的报丧条已经到了，我便循着俗例，送点蜡烛、长锭过去。又过了十来天，忽然又送来一份讣帖，封面上刻着“幕设寿圣庵”的字样。便抽出来一看，讣帖当中，

还夹了一扣哀启。及至仔细看时，却不是哀启，是个知启。此时继之在旁边见了道：“这倒是个创见。谁代他出面？又‘知’些甚么呢？”我便摊开了，先看是甚么人具名的，谁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员，用了全衔姓名同具的，不禁更觉奇怪。及至看那文字时，只看得我和继之两个，几乎笑破了肚子！你道那知启当中，说些甚么？且待我将原文照写出来，大家看看，其文如下：

稚农孝廉，某某方伯之公子也。生而聪颖，从幼即得父母欢；稍长，即知孝父母，敬兄爱弟。以故孝弟之声，闻于闾里。方伯历仕各省，孝廉均随任，服劳奉养无稍间，以故未得预童子试。某科，方伯方任某省监司，为之援例入监，令回籍应乡试。孝廉雅不欲曰：“科名事小，事亲事大，儿不欲暂违色笑也。”方伯责以大义，始勉强首涂。榜发，登贤书。孝廉泣曰：“科名虽侥幸，然违色笑已半年余矣。”其真挚之情如此。越岁，入都应礼闈试，沿途作《思亲诗》八十章，一时传诵遍都下，故又有才子之目。及报罢，即驰驿返署，问安侍膳，较之夙昔，益加敬谨。语人曰：“将以补前此之阙于万一也。”

以故数年来，非有事故，未尝离寝门一步。去秋，其母某夫人示疾，孝廉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者三阅月。及冬，遭大故。孝廉恸绝者屡矣，赖救得苏，哀毁骨立。潜告其兄曰：“弟当以身殉母，兄宜善自珍卫，以奉严亲。”兄大惊，以告方伯，方伯复责以大义，始不敢言，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。故今年稟于方伯，独任奉丧归里，沿途哀泣，路人为之动容。甫抵上海，已哀毁成病，不克前进。奉母夫人柩，暂厝于某某山庄。己则暂寓旅舍，仍朝夕扶病，亲至厝所哭奠，风雨无间，家人苦劝力阻不听也。至某月某日，竟遂其殉母之志矣！临终

遗言，以哀经验。呜呼！如孝廉者，诚可谓孝思不匮矣！查例载：孝子顺孙，果有环行奇节，得详具事略，奏请旌表。某等躬预斯事，不便湮没，除具详督、抚、学宪外，谨草具事略，伏望海内文坛，俯赐鸿文巨制，以彰风化，无论诗文词赋，将来汇刻成书，共垂不朽。无任盼切！

继之看了还好，我已是笑得伏在桌上，差不多肠都笑断了！继之道：“你只管笑甚么？”我道：“大哥没有亲见他在妓院里那个情形，对了这一篇知启，自然没得好笑。”继之道：“我虽没有看见，也听你说的不少了。其实并不可笑。照你这种笑法，把天下事都揭穿了，你一辈子也笑不完呢。何况他所重的，就是一个‘殉’字。古人有个成例，‘醇酒妇人’也是一个殉法。”我听了，又笑起来道：“这个代他辩的好得很。但可惜他不曾变做人虾；如果也变了人虾，就没有这段公案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人家说少见多怪，你多见了还是那么多怪。你可记得那年你从广东回来说的，有个甚么淫妇建牌坊的事，同这个不是恰成一对么。依我看，不止这两件事，大凡天下事，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。你看到了妓院里，他们应酬你起来，何等情殷谊挚；你问他的心里，都是假的。我们打破了这个关子，是知道他是假的；至于那当局者迷一流，他却偏要信是真的。你须知妓院的关子容易打破，至于世界上的关子就不容易破了。惟其不能破，所以世界上的人还那么熙来攘往。若是都破了，那就没了世界了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一说，只能比人情上的情伪，与这行事上不相干。”继之道：“行事与人情，有甚么两样。你不想：南京那块血迹碑，当年慎而重之的，说是方孝孺的血荫成的；特为造一座亭子嵌起来。其实还不是红纹大理石，那有血迹可以荫透石头的道理。不过他们要如此说，我们也只好如此说，万不

宜揭破他；揭破他，就叫做煞风景；煞风景，就讨人嫌；处处讨了人嫌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：如此而已。这血迹碑是一件死物，我还说一件活人做的笑话给你听。有一个乡下人极怕官。他看见官出来总是袍、褂、靴、帽、翎子、顶子，以为那做官的也和庙里菩萨一般，无昼无夜，都是这样打扮起来的。有一回，这乡下人犯了点小事，捉到官里去，提到案下听审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官果然是袍儿、褂儿、翎子、顶子，不曾缺了一样；高高的坐在上面，把惊堂一拍，喝他招拱。旁边的差役，也帮着一阵叱喝。他心中暗想，果然不差，做老爷的在家里，也打扮得这么光鲜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把公案的桌帷吹开了，那乡下人仔细往里一看，原来老爷脱了一只靴子，脚上没有穿袜，一只手在那里抠脚丫呢。”说得我不觉笑了，旁边德泉、子安等，都一齐笑起来。继之道：“统共是他一个人，同在一个时候，看他的外面何等威严，揭起桌帷一看原来如此。可见得天下事，没有一件不如此的了。不过我是揭起桌帷看过的，你们都还隔着一幅桌帷罢了。”

我们谈天是在厢房里，正说话之间，忽见门外跨进一个人，直向客堂里去。我一眼瞥见这个人，十分面善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正要问继之，只见一个茶房走进来道：“苟大人来了。”我听得这话，不觉恍然大悟，这个是好多年前见过的苟才。继之当时即到外面去招呼他。

正是：座中方论欺天事，户外何来阔别人？不知苟才来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七回

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

原来苟才的故事，先两天继之说过，说他自从那年贿通了督宪亲兵，得了个营务处差事，阔了几年。就这几年里头，弥补以前的亏空，添置些排场衣服，还要外面应酬，面子上看得是极阔；无奈他空了太多，穷得太久，他的手笔又大，因此也未见得十分裕如。何况这几年当中，他又替他一个十六岁的大儿子娶了亲。

这媳妇是杭州驻防旗人。父亲本是一个骁骑校，早年已经去世，只有母亲在侍。凭媒说合，把女儿嫁给苟大少爷。过门那年，只有十五岁，却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苟观察带了大少爷到杭州就亲。喜期过后，回门、会亲，诸事停当，便带了大少爷、少奶奶，一同回了南京。少奶奶拜见了婆婆，三天里头，还没话说。过了三天之后，那苟太太便慢慢发作起来：起初还是指桑骂槐，指东骂西；再过几天，便渐渐骂到媳妇脸上来了。少奶奶早起请早安，上去早了，便骂“大清老早的，跑来闹不清楚，我不要受你那许多礼法规矩，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。”少奶奶听说，到明天便捱得时候晏点才上去，他又骂“小蹄子不害臊，搂着汉子睡到这掇才起来！咱们家的规矩，一辈比一辈坏了！我伏伺老太爷、老太太的时候，早上、中上、晚上，三次请安，哪里有不按着时候的，早晚两

顿饭，还要站在后头伏伺添饭、送茶、送手巾。如今晚儿是少爷咧、少奶奶咧，都藏到自己屋里享福了，老两口子，管他咽住了也罢，呛出来了也罢，谁还管谁的死活！我看，这早安免了罢，到了晚上一起来罢，省得少奶奶从南院里跑到北院里，一天到晚，辛苦几回。”苟才在旁，也听不过了，便说道：“夫人算了罢！你昨天嫌他早；他今天上来迟些，就算听你命令的了。他有甚么不懂之处，慢慢的教起来。”苟太太听了，兀的跳起来骂道：“连你也帮着派我的不是了！这公馆里都是你们的世界，我在这里是你们的眼中钉！我也犯不上死赖在这里讨人嫌，明儿你就打发我回去罢！”苟才也怒道：“我在这里好好儿的劝你！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，总得要和和气气，从来说家和万事兴，何况媳妇又没犯甚么事！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苟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，大吼道：“吓！你简直的帮着他们派我犯法了！”少奶奶看见公公、婆婆一齐反目，连忙跪在地下告求。那边少爷听见了，吓得自己不敢过来见面，却从一个夹虚里绕到后面，找他姨妈。

原来这一位姨妈，便是苟太太的嫡亲姊姊。嫁的丈夫，也是一个知县，早年亡故了。身后只剩了两吊银子，又没个儿子。那年恰好是苟才过了道班，要办引见，凑不出费用，便托苟太太去和他借了来凑数。说明白到省之后，迎他到公馆同住。除了一得了差缺，即连本带利清还外，还答应养老他。将来大家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那位姨妈自己想想，举目无亲，就是捞了这两吊银子，也怕过不了一辈子，没个亲人照应，还怕要被人欺负呢。因此答应了。等苟才办过引见之后，便一同到了南京。苟才穷到吃尽当光的那两年，苟太太偶然有应酬出门，或有个女客来，这位姨妈曾经践了有祸同当之约，充过几回老妈子的了。此刻苟才有了差使，便拨了后面一间房子，给他居住。

当下大少爷找到姨妈跟前，叫声：“姨妈，我爹合我妈，不知为甚吵嘴。小丫头来告诉我，说媳妇跪在地下求告，求不下来。我不敢过去碰钉子，请姨妈出去劝劝罢。”说着，请了一个安。姨妈道：“哼！你娘的脾气啊！”只说了这一句，便往前面去了。大少爷仍旧从夹虚绕到自己院里，悄悄的打发小丫头去打听。直等到十点多钟，才看见少奶奶回房。大少爷接着问道：“怎样了？”少奶奶一言不发，只管抽抽噎噎的哭。大少爷坐在旁边，温存了一会。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，仍是默默无言。大少爷轻轻说道：“我娘脾气不好，你受了委屈，少不得我来陪你的不是。你心里总得看开些，不要郁出病来。照这个样子，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，是有得你享的。”大少爷只管汨汨而谈，不料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少爷--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，一双油手抓脏了赁来衣服的那宝货--在旁边听了去，便飞跑到娘跟前，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。苟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，听了这话，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，豁啷一声，茶碗摔得粉碎。跳起来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又喝叫小丫头：“快给我叫他来！”小丫头站着，垂手不动。苟太太道：“还不去吗！”小丫头垂手道：“请太太的示，叫谁？”苟太太伸手劈拍的打了一个巴掌道：“你益发糊涂了！”此时幸得姨妈尚在旁边，因劝道：“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！是叫大少爷，是叫少奶奶，也得你吩咐一声；你单说叫他来，他知道叫谁呢。”苟太太这才喝道：“给我叫那畜生过来！”姨妈又加了一句道：“快去请大少爷来，说太太叫。”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。

一会儿，大少爷过来，知道母亲动了怒，一进了堂屋，便双膝跪下。苟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劈劈拍拍的先打了十多下；打完了，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，尽力的扭住，说道：“今天先扭死了你这小崽子再说！我问你：是《大清律例》上那一条的

例，你家祖宗留下来的那一条家法，宠着媳妇儿，派娘的罪案？你老子宠媳灭妻，你还要宠妻灭母，你们倒是父是子！”说到这里，指着姨妈道：“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，你们须灭我不得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。拧得大少爷痛很了，不免两泪交流，又不敢分辩一句。幸得姨妈在旁边，竭力解劝，方才放手。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从十点多钟跪起，足足跪到十二点钟。

小丫头来禀命开饭，苟太太点点头；一会儿先端出杯、筷、调羹、小碟之类，少奶奶也过来了。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，苟才和太太、姨妈，另在一所屋子里同吃。今天早起，少奶奶听了婆婆说他伏侍老太爷、老太太时，要站在后头伺候的，所以也要还他公婆这个规矩，吩咐丫头们打听，上头要开饭，赶来告诉；此刻得了信，赶着过来伺候。仍是和颜悦色的，见过姨妈、婆婆，便走近饭桌旁边，分派杯筷小碟，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，一样样的擦过。苟太太大喝道：“滚你妈的蛋！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！”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，没了主意。姨妈道：“少奶奶先过去罢。等晚上太太气平了，再过来招呼罢。”少奶奶听说，便退了出来。

苟才今天闹过一会之后，就到差上去了。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，便不回来午饭，因此只有姨妈、苟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。及至开出饭来，大少爷仍是跪着。姨妈道：“饶他起来吃饭去罢。我们在这里吃饭，边旁跪着个人，算甚么样了！”苟太太道：“怕甚么！饿他一顿，未见得就饿死他！”姨妈道：“旁边跪着个人，我实在吃不下去。”苟太太道：“那么看姨妈的脸，放他起来罢。”姨妈忙接着道：“那么快起来罢。”大少爷对苟太太磕了三个头，方才起来。又向姨妈叩谢了。

苟太太道：“要吃饭在我这里吃，不准你到那边去！”大少爷道：“儿子这会还不饿，吃不下。”苟太太猛的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敢再给我赌气！”姨妈忙劝道：“算了罢！吃不下，少吃一口儿。”

丫头，给大少爷端座过来。”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。

一时饭毕，大少爷仍不敢告退。苟太太却叫大丫头、老妈子们检出一分被褥来，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，铺设下来。姨妈也不知他是何用意。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，不曾放宽一步。到了晚上九点钟时候，姨妈要睡觉了，他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，叫他从此之后，在这里睡。又叫人把夹虚门锁了，自己掌了钥匙。可怜一对小夫妻，成婚不及数月，从此便咫尺天涯了。

可巧这位大少爷，犯了个童子癆的毛病。这个毛病，说也奇怪，无论男女，当童子之时，一无所觉；及至男的娶了，或者女的嫁了，不过三五个月，那病就发作起来，任是甚么药都治不好，一定是要死的。并且差不多的医生，还看不出他的病源，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，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癆病罢了。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，娶亲之后，久要发作，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、仆妇，家人们，受了这一番挫辱，又活活的把一对热刺刺的恩爱夫妻拆开，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，便在枕上饮泣了一夜。到得下半夜，便觉得遍身潮热。及至天亮，要起来时，只觉头重脚轻，抬身不得，只得仍旧睡下。丫头们报与苟太太。苟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，不去理会他。姨妈来看过，说是真病了，苟太太还不介意。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，又叫人代他熬了两回稀饭，劝他吃下。足足耽误了一天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，苟才回来问起，亲到后面一看，只见他当真病了，周身上下，烧得就和火炭一般。不觉着急起来，立刻叫请

医生，连夜诊了，连夜服药，足足忙了一夜。苟太太却行所无事，仍旧睡他的觉。

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。大少爷一病三月，从来没有退过烧。医生换过二三十个，非但不能愈病，并且日见消瘦。那苟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，但遇了少奶奶过来，总是笑啼皆怒；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，一心一意，只要隔绝他小夫妻。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做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，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。只可怜那位少奶奶，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，已经晕厥过两次。经姨妈几番求情，苟太太才允了，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。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，便暗地里哀求姨妈，求他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，准他昼夜侍疾。姨妈应允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方才说得准了。从此又是一个来月，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，参术无灵，竟就呜呼哀哉了！

少奶奶伤心哀毁，自不必说。苟才痛子心切，也哭了两三天。惟有苟太太，虽是以头抢地的哭，那嘴里却还是骂人。苟才因是个卑幼之丧，不肯发讣成礼。谁知同寅当中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明之痛；及至明日，辕门抄上刻出了“苟某人请期服假数天”，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，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，于是送奠礼的，送祭幛的，都纷纷来了。这是他遇了红点子，当了阔差使之故；若在数年以前，他在黑路上的时候，莫说死儿子，只怕死了爹娘，还没人理他呢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苟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，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，真是福无重至，祸不单行！你道遇了一件甚么事？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，是南边人，这年春上，曾经请假回籍省亲，在江南一带，很采了些舆论，察得江南军政、财政两

项，都腐败不堪，回京销假之后，便参了一本，军政参了十八款，财政参了十二款。奉旨派了钦差，驰驿到江南查办。钦差到了南京，照例按着所参务员，咨行总督，一律先行撤差、撤任，听候查办。苟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。他自入仕途以来，只会耍牌子，讲应酬，至于这等风险，却向来没有经过；这回碰了这件事情，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！幸而不在看管之列，躲在公馆里，如坐针毡一般，没了主意。

一连过了三四天，才想起一个人来。你道这人是谁？是一个候补州同，现当着督辕文巡捕的，姓解，号叫芬臣。这个人向来与苟才要好。芬臣是个极活动的人，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，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，苟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。苟才却因他是个巡捕，乐得亲近亲近他，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。这回却因芬臣足智多谋，机变百出，而且交游极广，托他或有法子好想。定了主意，等到约莫散辕之后，便到芬臣公馆里来，将来意说知。芬臣道：“大人来得正好。卑职正要代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，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；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道要多少？”芬臣道：“他们也是看货要价的：一，看官价大小；二，看原参的轻重；三，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。”苟才道：“如此，一切费心了。”说罢辞去。

从此之后，苟才便一心一意，重托了解芬臣，到底化了几万银子，把个功名保全了。从此和芬臣更成知己。只是功名虽然保全，差事到底撤了。他一向手笔大，不解理财之法，今番再干掉了几万，虽不至于象从前吃尽当光光景，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。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，苟才便天天和解芬臣在一起，钉着他想法子弄差使。芬臣道：“这个时候最难。合城官经了一番大调动，为日未久，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两个条

子，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，这是一层；第二层是最标致、最得宠的五姨太太，前天死了。”苟才惊道：“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？是几时死的？”芬臣道：“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。老师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，所以一概不叫知道。前天过去了，昨天晚上成的殓；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，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，也不抬出来，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。为了此事，他心上正自烦恼，昨天今天，连客也没会，不要说没有机会，就是有机会，也碰不进去。”苟才道：“我也不急在一时，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使，面子上好看点罢了。”又问：“这五姨太太生得怎么个脸蛋？老师共有几房姨太太？何以单单宠他？”芬臣道：“姨太太共是六位。那五姨太太，其实他没有大不了的姿色，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；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。”苟才道：“有甚人情？”芬臣道：“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。那时候老师做两广，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。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，便官运亨通起来，一帆风顺，直到此刻地位。”苟才听了，默默如有所思。闲谈一会，便起身告辞。

回到公馆，苟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呢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命带扫帚星！进门不到一年，先扫死了丈夫，再把公公的差使扫掉了！”刚刚骂到这里，苟才回来，接口道：“算了罢！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，单是道班的也七八个，全案算起来，有三四十人，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么？”苟太太道：“没有他，我没得好赖；有了他，我就要赖他！”苟才也不再多说，由他骂去。到了晚上，夫妻两个，切切私议了一夜。

次日是辕期，苟才照例上辕，却先找着了芬臣，和他说道：“今日一点钟，我具了个小东，叫个小船，喝口酒去，你我之外，并不请第三个人。在问柳（酒店名）下船。我也不客气，

不具帖子了。”芬臣听说，知道他有机密事，点头答应。到了散轶之后，便回公馆，胡乱吃点饭，便坐轿子到问柳去。进得门来，苟才先已在那里，便起来招呼，一同在后面下船。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，道：“你和解老爷的管家，都在这里伺候罢，不用跟来了。解老爷管家，怕没吃饭，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，可别走开。”说罢，挽了芬臣，一同跨上船去。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。苟才吩咐船家，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。芬臣心中暗想，是何机密大事，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。

正是：要从地僻人稀处，设出神机鬼械谋。未知苟才邀了芬臣，有何秘密事情商量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八回

劝墮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

当下苟才一面叫船上人剪好烟灯，通好烟枪，和芬臣两个对躺下来，先说些别样闲话。苟才的谈锋，本来没有一定。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，就是和他相对终日，他也只默默无言；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，那就滔滔汨汨，词源不竭的了。他盘算了一天一夜，得了个妙计，以为非但得差，就是得缺升官，也就是在此一举的了。今天邀了芬臣来，就是要商量一个行这妙法的线索。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，虽是未曾成事，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，便当如何布置，如何享用，如何酬恩，如何报怨，越想越远，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，好象已经成了功的一般。世上痴人，每每如此，也不必细细表他。

单表苟才原是痴人一流，他的心中，此时已经无限得意，因此对着芬臣，东拉西扯，无话不谈。芬臣见他说了半天，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，忍耐不住，因问道：“大人今天约到此地，想是有甚正事赐教？”苟才道：“正是。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，务乞助我一臂之力，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！”芬臣道：“大人委办的事，倘是卑职办得到的，无有不尽力报效。此刻事情还没办，又何必先说酬谢呢。先请示是一件甚么事情？”苟才便附到他耳边去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。芬臣听了，心中

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。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，不到两三年，说不定也陈臬开藩的了。因说道：“事情是一件好事，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？”苟才道：“不预备了，怎好冒昧奉托。”又附着耳，悄悄的说了几句。又道：“咱们是骨肉至亲，所以直说了，千万不要告诉外人！”芬臣道：“卑职自当效力。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，不免还要走内线。”苟才道：“只求事情成功，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。”芬臣见他还不省，只得直说道：“走了内线，恐怕不免要多少点缀些。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，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，从来说欲成大事者，不惜小费啊。”两个谈完了这一段正事，苟才便叫把酒菜拿上来，两个人一面对酌，一面谈天，倒是一个静局。等饮到兴尽，已是四点多钟，两个又叫船户，仍放到问柳登岸。苟才再三叮嘱，务乞鼎力，一有好消息，望即刻给我个信。芬臣一一答应。方才各自上轿分路而别。

苟才回到公馆，心中上下打算。一会儿又想发作，一会儿又想到万一芬臣办不到，我这里冒冒失失的发作了，将来难以有情，不如且忍耐一两天再说。从这天起，他便如油锅上蚂蚁一般，行坐不安。一连两天，不见芬臣消息，便以上轅为由，去找芬臣探问。芬臣让他到巡捕处坐下，悄悄说道：“卑职再三想过，我们倒底说不上去；无奈去找了小跟班祁福，祁福是天天在身边的，说起来希冀容易点。谁知那小子不受抬举，他说是包可以成功，但是他要三千银子，方才肯说。”苟才听了，不觉一愣。慢慢的说道：“少点呢，未尝不可以答应他；太多了，我如何拿得出！就是七拼八凑给了他，我的日子又怎生过呢！不如就费老哥的心，简直的说上去罢。”芬臣道：“大人的事，卑职那有个不尽心之理。并且事成之后，大人步步高升，扶摇直上，还望大人栽培呢。但是我们说上去，得成功最好。

万一碰了，连弯都没得转，岂不是弄僵了么。还是他们帮忙容易点，就是一下子碰了，他们意有所图，不消大人吩咐，他们自会想法子再说上去。卑职这两天所以不给大人回信的缘故，就因和那小子商量少点，无奈他丝毫不肯退让。到底怎样办法？请大人的示。在卑职愚见，是不可惜这个小费，恐怕反误了大事。”苟才听了，默默寻思了一会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答应了他罢。但必要事情成了，赏收了，才能给他呢。”芬臣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苟才便辞了回去。

又等了两天，接到芬臣一封密信，说“事情已妥，帅座已经首肯。惟事不宜迟，因帅意急欲得人，以慰岑寂也”云云。苟才得信大喜，便匆匆回了个信，略谓“此等事亦当择一黄道吉日。况置办奁具等，亦略须时日，当于十天之内办妥”云云。打发去后，便到上房来，径到卧室里去，招呼苟太太也到屋子里，悄悄的说道：“外头是弄妥了，此刻赶紧要说破了。但是一层：必要依我的办法，方才妥当，万万不能用强的。你可千万牢记了我的说话，不要又动起火来，那就僵了。”苟太太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便叫小丫头去请少奶奶来。一会儿，少奶奶来了，照常请安侍立。苟太太无中生有的找些闲话来说两句，一面支使开小丫头。再说不到几句话，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。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，苟才忽然间立起来，对着少奶奶双膝跪下。

这一下子，把个少奶奶吓的昏了！不知是何事故，自己跪下也不是，站着又不是，走开又不是，当了面又不是，背转身又不是，又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苟才更磕下头去道：“贤媳，求你救我一命！”少奶奶见此情形，猛然想起莫非他不怀好意，要学那新台故事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十分着急。要想走出去，怎奈他跪在当路，在他身边走过时，万一被他缠住，岂不是更不

成事体。急到无可如何，便颤声叫了一声婆婆。苟太太本在门外，并未远去，听得叫，便一步跨了进去。大少奶奶正要说话，谁知他进得门来，翻身把门关上，走到苟才身边，也对着少奶奶扑咚一声双膝跪下。少奶奶又是一惊，这才忙忙对跪下来道：“公公婆婆有甚么事，快请起来说。”苟太太道：“没有甚么话，只求贤媳救我两个的命！”少奶奶道：“公公婆婆有甚差事，只管吩咐。快请起来！这总不成个样子！”苟才道：“求贤媳先答应了，肯救我一家性命，我两个才敢起来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公公婆婆的命令，媳妇怎敢不遵！”苟才夫妇两个，方才站了起来。苟太太一面搀起了少奶奶，捺他坐下，苟才也凑近一步坐下，倒弄得少奶奶踏堡不安起来。

苟才道：“自从你男人得病之后，迁延了半年，医药之费，化了几千。得他好了倒也罢了，无奈又死了。唉！难为贤媳青年守寡！但得我差使好呢，倒也不必说他了，无端的又把差使弄掉了。我有差使的时候，已是寅支卯粮的了；此刻没了差使才得几个月，已经弄得百孔千疮，背了一身亏累。家中亲丁虽然不多，然而穷苦亲戚弄了一大窝子，这是贤媳知道的。你说再没差使，叫我以后的日子怎生得过！所以求贤媳救我一救！”少奶奶当是一件甚么事，苟才说话时，便拉长了耳朵去听。听他说头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话，不觉扑簌簌的泪落不止。听他说到诉穷一段，觉得莫名其妙，自己一家人，何以忽然诉起穷来！听到末后一段，心里觉得奇怪，莫不是要我代他谋差使！这件事我如何会办呢。听完了便道：“媳妇一个弱女子，能办得了甚么事！就是办得到的，也要公公说出个办法来，媳妇才可以照办。”

苟才向婆子丢个眼色，苟太太会意，走近少奶奶身边，猝然把少奶奶捺住，苟才正对了少奶奶，又跪下去。吓得少奶奶

要起身时，却早被苟太太捺住了。况且苟太太也顺势跪下，两只手抱住了少奶奶双膝。苟才却摘下帽子，放在地下，然后簪的簪的，碰了三个响头。原来本朝制度，见了皇帝，是要免冠叩首的，所以在旗的仕宦人家，遇了元旦祭祖，也免冠叩首，以表敬意。除此之外，随便对了甚么人，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。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，自己又动弹不得，便颤声道：“公公这是甚么事？可不要折死儿媳啊！”苟才道：“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，望媳妇大发慈悲，救我一救！这件事除了媳妇，没有第二个可做的。”少奶奶急道：“你两位老人家怎样啊？那怕要媳妇死，媳妇也去死，媳妇就遵命去死就是了！总得要起来好好的说啊。”苟才仍是跪着不动道：“这里的大帅，上个月没了个姨太太，心中十分不乐，常对人说，怎生再得一个佳人，方才快活。我想媳妇生就的沈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大帅见了，一定欢喜的，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，将媳妇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，大帅已经答应下来。务乞媳妇屈节顺从，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。”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，犹如天雷击顶一般，头上轰的响了一声，两眼顿时漆黑，身子冷了半截，四肢登时麻木起来；歇了半晌方定，不觉抽抽咽咽的哭起来。苟才还只在地下磕头。少奶奶起先见两老对他下跪，心中着实惊慌不安，及至听了这话，倒不以为意了。苟才只管磕头，少奶奶只管哭，犹如没有看见一般。苟太太扶着少奶奶的双膝劝道：“媳妇不要伤心。求你看我死儿子的脸，委屈点救我们一家，便是我那死儿子，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啊！”少奶奶听到这里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。一面哭，一面说：“天啊，我的命好苦啊！爸爸啊，你撇得我好苦啊！”苟才听了，在地下又簪的簪的碰起头来，双眼垂泪道：“媳妇啊！这件事办的原是我的不是；但是此刻已经说了上去，万难挽回的了，无论

怎样，总求媳妇委屈点，将就下去。”

此时少奶奶哭诉之声，早被门外的丫头老妈子听见，推了推房门，是关着的，只得都伏在窗外偷听。有个寻着窗缝往里张的，看见少奶奶坐着，老爷、太太都跪着，不觉好笑，暗暗招手，叫别个来看。内中有个有年纪的老妈子，恐怕是闹了甚么事，便到后头去请姨妈出来解劝。姨妈听说，也莫名其妙，只得跟到前面来，叩了叩门道：“妹妹开门！甚么事啊？”苟太太听得是姨妈声音，便起来开门。苟才也只得站了起来。少奶奶兀自哭个不止。姨妈跨进来便问道：“你们这是唱的甚么戏啊？”苟太太一面仍关上门，一面请姨妈坐下，一面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的告诉了一遍。又道：“这都是天杀的在外头干下来的事，我一点也不晓得；我要是早点知道，哪里肯由得他去干！此刻事已如此，只有委屈我的媳妇就是了。”姨妈沉吟道：“这件事怕不是我们做官人家所做的罢。”苟才道：“我岂不知道！但是一时糊涂，已经做了出去，如果媳妇一定不答应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大人先生的事情，岂可以和他取笑！答应了他，送不出人来，万一他动了气，说我拿他开心，做上司的要抓我们的错处容易得很，不难栽上一个罪名，拿来参了，那才糟糕到底呢！”说着，叹了一口气。姨妈看见房门关着，便道：“你们真干的好事！大白天的把个房门关上，好看呢！”苟太太听说，便开了房门。当下四个人相对，默默无言。丫头们便进来伺候，装烟舀茶。少奶奶看见开了门，站起来只向姨妈告辞了一声，便扬长的去了。

苟太太对苟才道：“干他不下来，这便怎样？”苟才道：“还得请姨妈去劝劝他，他向来听姨妈说话的。”说罢，向姨妈请了一个安道：“诸事拜托了。”姨妈道：“你们干得好事，却要我去劝！这是各人的志向，如果他立志不肯，又怎样

呢？我可不敢耽这个干系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件事，他如果一定不肯，认真于我功名有碍的。还得姨妈费心。我此刻出去，还有别的事呢。”说罢，便叫预备轿子，一面又央及了姨妈几句。姨妈只得答应了。苟才便出来上轿，吩咐到票号里去。

且说这票号生意，专代人家汇划银钱及寄顿银钱的。凡是这些票号，都是西帮所开。这里头的人最是势利，只要你有二钱银子存在他那里，他见了你时，便老爷咧、大人咧，叫得应天响；你若是欠上他一厘银子，他向你讨起来，你没得还他，看他那副面目，就是你反叫他老爷、大人，他也不理你呢。当时苟才虽说是撒了差穷了，然而还有几百两银子存在一家票号里。这天前去，本是要和他别有商量的。票号里的当手姓多，叫多祝三，见苟才到了，便亲自迎了出来，让到客座里请坐。一面招呼烟茶，一面说：“大人好几天没请过来了，公事忙？”苟才道：“差也撒了，还忙甚么！穷忙罢咧。”多祝三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！看你老人家的气色，红光满面，还怕不马上就有差使，不定还放缺呢。小号这里总得求大人照应照应。”苟才道：“咱们不说闲话。我今日来要和你商量，借一万两银子；利息呢，一分也罢，八厘也罢，左右我半年之内，就要还的。”多祝三道：“小号的钱，大人要用，只管拿去好了，还甚么利不利；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着的外国赔款，垫解到上海，今天又承解了一笔京款，藩台那边的存款，又提了好些去，一时之间，恐怕调动不转呢。”苟才道：“你是知道我的，向来不肯乱花钱。头回存在宝号的几万，不是为这个功名，甚么查办不查办，我也不至于尽情提了去，只剩得几百零头，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了。因为我的一个丫头，要送给大帅做姨太太，由文巡厅解芬臣解大老爷做的媒人，一切都说妥了。你想给大帅的，与给别人的又自不同，咱们老实的话，我也望他进去之

后，和我做一个内线，所以这一分妆奁，是万不能不从丰的。我打算赔个二万，无奈自己只有一万，才来和你商量。宝号既然不便，我到别处张罗就是了。”苟才说这番话时，祝三已拉长了耳朵去听。听完了，忙道：“不，因为这两天，东家派了一个伙计来查帐。大人的明见，做晚的虽然在这里当手，然而他是东家特派来的人，既在这里，做晚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。他此刻出去了，等他回来，做晚的和他讲一声，先尽了我的道理，想来总可以办得到的；办到了，给大人送来。”苟才道：“那么，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回信，好待我到别处去张罗。”祝三一连答应了无数的“是”字，苟才自上轿回去。

那多祝三送过苟才之后，也坐了轿子，飞忙到解芬臣公馆里来。原来那解芬臣自受了苟才所托之后，不过没有机会进言，何尝托甚么小跟班。不过遇了他来讨回信，顺口把这句话搪塞他，也就顺便诈他几文用用罢了。在芬臣当日，不过诈得着最好，诈不着也就罢了。谁知苟才那厮，心急如焚，一诈就着。芬臣越发上紧，因为办成了，可以捞他三千；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气，自己又还送了交情，所以日夕在那里体察动静。那天他正到签押房里要回公事，才揭起门帘，只见大帅拿一张纸片往桌子上一丢，重重的叹了一口气。芬臣回公事时，便偷眼去瞧那纸片，原来不是别的，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儿。芬臣心中暗喜。回过了公事，仍旧垂手站立。大帅道：“还有甚么事？”芬臣道：“苟道苟某人，他听说五姨太太过了，很代大帅伤心。因为大帅不叫外人知道，所以不敢说起。”大帅拿眼睛看了芬臣一眼，道：“那也值得一回。”芬臣道：“苟道还说已经替大帅物色着一个人，因为未曾请示，不敢冒昧送进来。”大帅道：“这倒费他的心。但不知生得怎样？”芬臣道：“倘不是绝色的，苟道未必在心。”这位大帅，本是个色中

饿鬼，上房里的大丫头，凡是稍为生得干净点的，他总有点不干不净的事干下去，此刻听得是个绝色，如何不欢喜？便道：“那么你和他说明，叫他送进来就是了。”芬臣应了两个“是”字，退了出去，便给信与苟才。此时正在盘算那三千头，可以稳到手了。

正在出神之际，忽然家人报说票号里的多老办来了，芬臣便出去会他。先说了几句照例的套话，祝三便说道：“听说解老爷代大帅做了个好媒人。这媒人做得好，将来姨太太对了大帅的劲儿，媒人也要有好处的呢。我看谢媒的礼，少不了一个缺。应得先给解老爷道个喜。”说罢，连连作揖。芬臣听了，吃了一惊。一面还礼不迭，一面暗想，这件事除了我和大帅及苟观察之外，再没有第四个人知道。我回这话时，并且旁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，他却从何得知呢。因问道：“你在那里听来的？好快的消息！”祝三道：“姨太太还是苟大人那边的人呢，如何瞒得了我！”芬臣是个极机警的人，一闻此语，早已了然胸中。因说道：“我是媒人，尚且可望得缺，苟大人应该怎样呢？你和苟大人道了喜没有？”祝三道：“没有呢。因为解老爷这边顺路，所以先到这边来。”芬臣正色道：“苟大人这回只怕官运通了，前回的参案参他不动，此刻又遇了这么个机会。那女子长得实在好，大帅一定得意的。”祝三听了，敷衍了几句，辞了出来，坐上轿子，飞也似的回到号里，打了一张一万两的票子，亲自送给苟才。

正是：奸刁市侩眼一孔，势利人情纸半张。未知祝三送了银票与苟才之后，还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十九回

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

南京地方辽阔，苟才接得芬臣的信，已是中午时候；在家里胡闹了半天，才到票号里去；多祝三再到芬臣处转了一转，又回号里打票子，再赶到苟才公馆，已是掌灯时候了。苟才回到家中，先向婆子问：“劝得怎样了？”苟太太摇摇头。苟才道：“可对姨妈说，今天晚上起，请他把铺盖搬到那边去。一则晚上劝劝他；二则要防到他有甚意外。”苟太太此时，自是千依百顺，连忙请姨妈来，悄悄说知，姨妈自无不依之理。

苟才正在安排一切，家人报说票号里多先生来了，苟才连忙出来会他。祝三一见面，就连连作揖道：“耽误了大人的事，十分抱歉！我们那伙计万才回来，做晚的就忙着和他商量大人这边的事。大人猜我们那伙计说甚么来？”苟才道：“不过不肯信付我们这背时的人罢了。”祝三拍手道：“正是，大人猜着了也！做晚的倒很很儿给他埋怨一顿，说：‘亏你是一号的当手，眼睛也没生好！象苟大人那种主儿，咱们求他用钱，还怕苟大人不肯用；此刻苟大人亲自赏光，你还要活活的把一个主儿推出去！就是现的垫空了，咱们那里调不动万把银子，还不赶着给苟大人送去！’大人，你老人家替我想想，做晚的不过小心点待他，倒反受了他的一阵埋怨，这不是冤枉吗！做晚的并没有丝毫不放心大人的意思，这是大人可以谅我的。下回

如果大人驾到小号，见着了，还得请大人代做晚的表白表白。”说罢，在怀里掏出一个洋皮夹子，在里面取出一张票子来，双手递与苟才道：“这是一万两，请大人先收了；如果再要用时，再由小号里送过来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我用不着，你先拿了回去罢。”祝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想大人已经向别家用了？”苟才道：“并不。”祝三道：“那么还是请大人赏用了，左右谁家的都是一样用。”苟才道：“我用这个钱，并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要用一万，是要来置备东西用的，三千一处也不定，二千一处也不定，就是几百一处、几十一处，都是论不定的；你给我这一张整票子，明天还是要到你那边打散，何必多此一举呢。”祝三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这是做晚的糊涂。请大人的示，要用多少一张的？或者开个横单子下来，做晚的好去照办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那里论得定。”祝三道：“这样罢，做晚的回去，送一份三联支票过来罢，大人要用多少支多少，这就便当了。”苟才道：“我起意是要这样办，你却要推三阻四的，所以我就没脸说下去了。”祝三道：“大人说这是那里话来！大人不怪小人错，准定就照那么办，明天一早，再送过来就是了。”苟才点头答应，祝三便自去了。

苟才回到上房，恰好是开饭时候，却不见姨妈。苟才问起时，才知道在那边陪少奶奶吃去了。原来少奶奶当日，本是夫妻同吃的，自从苟太太拆散他夫妻之后，便只有少奶奶一个人独吃。那时候，已是早一顿、迟一顿的了；到后来大少爷死了，更是冷一顿、热一顿，甚至有不能下等的时候，少奶奶却从来没过半句怨言，甘之若素。却从苟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后，忽然改了观，管厨房的老妈，每天还过来请示吃甚么菜，少奶奶也不过如此。这天中上，闹了事之后，少奶奶一直在房里嚶嚶啜泣。姨妈坐在旁边，劝了一天。等到开出饭来，丫头过来请用

饭。少奶奶说：“不吃了，收去罢。”姨妈道：“我在这里陪少奶奶呢，快请过来用点。”少奶奶道：“我委实吃不下，姨妈请用罢。”姨妈一定不依，劝死劝活，才劝得他用茶泡了一口饭，勉强咽下去。饭后，姨妈又复百般劝慰。

今天一天，姨妈所劝的话，无非是埋怨苟才夫妻岂有此理的话，绝不敢提到劝他依从的一句。直到晚饭之后，少奶奶的哭慢慢停住了，姨妈才渐渐入起彀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这个妹夫，实在是个糊涂虫！娶了你这么个贤德媳妇，在明白点的人，岂有不疼爱得和自己女儿一般的，却在外头去干下这没天理的事情来！亏他有脸，当面说得出！我那妹子呢，更不用说，平常甚么规矩咧、礼节咧，一天到晚闹不清楚，我看他向来没有把好脸色给媳妇瞧一瞧。他男人要干这没天理的事情，他就帮着腔，也柔声下气起来了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岂但柔声下气，今天不是姨妈来救我，几乎把我活活的急死了！他两老还双双的跪在地下呢；公公还摘下小帽，咯嘣咯嘣的碰头。”姨妈听了笑道：“只要你点一点头，便是他的宪太太了，再多碰几个，也受得他起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姨妈不要取笑，这等事岂是我们这等人家做出来的！”姨妈道：“啊唷！不要说起！越是官宦人家，规矩越严，内里头的笑话越多。我还是小时候听说的：苏州一家甚么人家，上代也是甚么状元宰相，家里秀才举人，几几乎数不过来。有一天，报到他家的大少爷点了探花了，家中自然欢喜热闹，开发报子赏钱，忙个不了。谁知这个当刻，家人又来报三少奶奶跟马夫逃走了。你想这不是做官人家的故事？直到前几年，那位大少爷早就扶摇直上，做了军机大臣了。那位三少奶奶，年纪也大了，买了七八个女儿，在山塘灯船上当老鸨，口口声声还说我是某家的少奶奶，军机大臣某人，是我的大伯爷。有个人在外面这样胡闹，他家里做官的还是做官。

如今晚儿的世界，是只能看外面，不能问底子的了。”

少奶奶道：“这是看各人的志气，不能拿人家来讲的。”

姨妈道：“天唷！天底下有几个及得来我的少奶奶的！唷！老天爷也实在糊涂！越是好人，他越给他磨折得利害！象少奶奶这么个人，长得又好，脾气又好，规矩、礼法、女红、活计，那一样输给人家，真正是谁见谁爱，谁见谁疼的了，却碰了我妹子那么个糊涂蛋的婆婆。一年到晚，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，我也不知陪你淌了多少眼泪！他们索性顽出这个把戏来了！少奶奶啊，方才我替你打算过来，不知你这一辈子的人怎么过呢！他们在外头丧良心、没天理的干出这件事来，我听说已经把你的小照送给制台看过，又求了制台身边的人上去回过，制台点了头，并且交代早晚就要送进去的，这件事就算已经成功的了。少奶奶却依着正大道理做事，不依从他，这个自是神人共敬的。但是你公公这一下子交不出人来，这个钉子怕不碰得他头破血流！如今晚儿做官的，那里还讲甚么能耐，讲甚么才情。会拉拢、会花钱就是能耐，会巴结就是才情。你向来不来拉拢，不来巴结，倒也罢了；拉拢上了，巴结上了，却叫他落一个空，晓得他动的是甚么气！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望，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。他的功名干掉了，是他的自作自受，极应该的。少奶奶啊，这可是苦了你了！他功名干掉了，差使不能当了，人家是穷了，这里没面子再住了，少不得要回旗去。咱们是京旗，一到了京里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。你婆婆的脾气，是你知道的，不必再说了。到了那时候，说起来，公公好好的功名，全是给你干掉的，你这一辈子的磨折，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！”

说着，便淌下泪来。少奶奶道：“关到名节上的事情，就是死也不怕，何况受点折磨？”姨妈道：“能死得去倒也罢了，只怕死不去呢！老实对你说，我到这里陪你，就是要监守

住你，防到你有三长两短的意思。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，被他们用了，到此刻不曾还我，他委托我一点事情，我那里敢不尽心！你又从何死起？唉！总是运气的原故。你们这件事闹翻了，他们穷了，又是终年的闹饥荒，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，只怕从此拉倒了，这才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呢！”少奶奶听了这些话，只是默默无言。姨妈又道：“我呢，大半辈子的人了，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，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。我死了下来，这几根骨头，怕他们不替我收拾！”说到这里，也淌下眼泪来。又道：“只是苦了少奶奶，年纪轻轻的，又没生下一男半女，将来谁是可靠的？你看那小子（指小少爷也），已经长到十二岁了，一本《中庸》还没念到一半，又顽皮又笨，那里象个有出息的样子！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？”说到这里，少奶奶也抽抽咽咽的哭了。姨妈道：“少奶奶，这是你一辈子的事，你自己过细想想看。”当时夜色已深，大众安排睡觉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且说次日，苟才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，用钥匙开了锁，翻腾了许久，翻出一个小包、一个纸卷儿，拿到上房里来。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道：“这一包东西，是我从前引见的时候，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。你可交给姨妈，叫他吃晚饭时候，随便酒里茶里，弄些下去，叫他吃了。”说罢，又附耳悄悄的说了那功用。苟太太道：“怪道呢！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，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。”苟才道：“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。”说罢，又把那纸卷儿递过去道：“这东西也交代姨妈，叫他放在一个容易看见的地方。左右姨妈能说能话，叫他随机应变罢了。”苟太太接过纸卷，要打开看看；才开了一开，便涨红了脸，把东西一丢道：“老不要脸的！那里弄了这东西？”苟才道：“你那

里知道！大凡官照、札子、银票等要紧东西里头，必要放了这个，作为镇压之用。凡我们做官的人，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。”苟太太也不多辩论，先把东西收下。觑个便，邀了姨妈过来，和他细细说知，把东西交给他。姨妈一一领会。

这一天，苟才在外头置备了二三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，作为妆奁。到得晚饭时，姨妈便蹑手蹑脚，把那小包子里的混帐东西，放些在茶里面。饭后仍和昨天一般，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。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，老早就睡下了。姨妈觑个便，悄悄的把那个小纸卷儿，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。这一夜，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，翻来复去，短叹长吁，直到天亮，只觉得人神困倦。盥洗已毕，临镜理妆，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儿，打开一看，只羞得满脸通红，连忙卷起来。草草梳妆已毕，终日纳闷。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得制军如何催逼，苟才如何焦急等说话，翻来复去的说了又说。到了晚上，又如法泡制，给他点混帐东西吃下。自己又故意吃两钟酒，借着点酒意，厚着脸面，说些不相干的话。又说：“这件事，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。万一依从了，我们要再见一面，就难上加难了。做了制台的姨太太，只怕候补道的老太太还不及他的威风呢！何况我们穷亲戚，要求见一面，自然难上加难了。”少奶奶只不做声。如此一连四五天，苟才的妆奁也办好了，芬臣也来催过两次了。

姨妈看见这两天少奶奶不言不语，似乎有点转机了，便出来和苟太太说知，如此如此。苟太太告诉了苟才，苟才立刻和婆子两个过来，也不再讲甚么规矩，也不避甚么丫头老妈，夫妻两个，直走到少奶奶房里，双双跪下。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，嘴里说道：“公公婆婆，快点请起，有话好说。”苟才双眼垂泪道：“媳妇啊！这两天里头，叫人家逼死我了！我

托了人和制台说成功了，制台就要人，天天逼着那代我说的人。他交不出人，只得来逼我，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望媳妇大发慈悲罢！”少奶奶到了此时，真是无可如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公公婆婆，且先请起，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。”苟才夫妇才起来。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，一同坐下。苟才先说道：“这件事本来是我错在前头，此刻悔也来不及了。古人说的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，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，所以自从寡居以后，便立志守节终身。况且这个也无须立志的，做妇人的规矩，本是这样，原是一件照例之事。却不料变生意外！”说到这里，不说了。

苟才站起来，便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只望媳妇顺变达权，成全了我这件事，我苟氏生生世世，不忘大恩！”少奶奶掩面大哭道：“只是我的天唷！”说着，便大放悲声。姨妈连忙过来解劝。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，一面说道：“少奶奶别哭，恐怕哭坏了身子啊。”少奶奶听说，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：“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唷！”苟太太听了，也自觉得无味，要待发作他两句，无奈此时功名性命，都靠在他身上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咽了一口气下去。少奶奶哭够多时，方才住哭，望着姨妈道：“我恨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，凡事自己作不动主，只得听从人家摆布。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，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。但是我再到别家人家去，实在没脸再认是某人之女了。我爸爸死了，不用说他；我妈呢，苦守了几年，把我嫁了。我只有一个遗腹兄弟，常说长大起来，要靠亲戚照应的，我这一去，就和死一样，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！我是死也张着眼儿的！”苟才站起来，把腰子一挺道：“都是我的！”

少奶奶也不答话，站起来往外就走，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，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，把头一颠，头发都散了，一弯腰，坐在地下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一面哭，一面诉，这一哭，直是哭得“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”！任凭姨妈、丫头、老妈子苦苦相劝，如何劝得住，一口气便哭了两个时辰。哭得伤心过度了，忽然晕厥过去。吓的众人七手八脚，先把他抬到床上，掐人中，灌开水，灌姜汤，一泡子乱救，才救了过来。一醒了，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，叫声：“姨妈！我此刻不伤心了。甚么三贞九烈，都是哄人的说话；甚么断鼻割耳，都是古人的呆气！唱一出戏出来，也要听戏的人懂得，那唱戏的才有精神，有意思；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，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，不是个呆子么！叫他们预备香蜡，我要脱孝了。几时叫我进去，叫他们快快回我。”苟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，听了这话，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：“宪太太再将息两天，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，就好进去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哼！只要熬得浓浓儿的燕窝，吃上两顿就好了，还有工夫慢慢的将息！”苟太太在旁边，便一迭连声叫：“快拣燕窝！要拣得干净，落了一根小毛毛儿在里头，你们小心抠眼睛、拶指头！”丫头们答应去了。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。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，行过四跪八肃礼，便脱去素服，换上绸衣，独自一个在那里傻笑。

过得一天，苟才便托芬臣上去请示。谁知那制台已是急得了不得，一听见请示，便说是：“今天晚上抬了进来就完了，还请甚么，示甚么！”苟才得了信，这一天下午，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，钱送宪太太，先是苟才，次是苟太太和姨妈，捱次把盏。宪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饮，以待新欢。等到筵席将散时，已将交二炮时候，苟才重新起来，把了一盏。宪太太接杯在手，往桌上一搁道：“从古用计，最利害的是美人计。你们要拿我

去换差换缺，自然是一条妙计；但是你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可知道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？我这回进去了，得了宠，哼！不是我说甚么” 苟才连忙接着道：“总求宪太太栽培！”宪太太道：“看着罢咧！碰了我高兴的时候，把这件事的始末，哭诉一遍，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！”说着，拿苟才把的一盏酒，一吸而尽。苟才听了这个话，犹如天雷击顶一般。苟太太早已当地跪下。姨妈连忙道：“宪太太大人大量，断不至于如此，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宪太太的令弟呢。”

原来苟才也防到宪太太到了衙门时，贞烈之性复起，弄出事情来，所以后来把那一盏酒，重重的和了些那混帐东西在里面。宪太太一口吸尽，慢慢的觉得心上有点与平日不同。勉强坐定了一回，双眼一饬，说道：“酒也够了，东西也吃饱了，用不着吃饭了。要我走，我就走罢！”说着，站起来，站不稳，重又坐下。姨妈忙道：“可是醉了？”宪太太道：“不，打轿子罢。”苟才便喝叫轿子打进来。苟太太还兀自跪在地下呢，宪太太早登舆去了，所有妆奁也纷纷跟着轿子抬去。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宦海风涛惊起落，侯门显赫任铺张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回

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

苟才自从送了自己媳妇去做制台姨太太之后，因为他临行忽然有祸水出自美人之说，心中着实后悔，夫妻两个，互相埋怨。从此便怀了鬼胎，恐怕媳妇认真做弄手脚，那时候真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了。一会儿，又转念媳妇不是这等人，断不至于如此。只要媳妇不说穿了，大帅一定欢喜的，那就或差或缺，必不落空。如此一想，心中又快活起来。

次日，解芬臣又来说，那小跟班祁福要那三千头了。苟才本待要反悔，又恐怕内中多一个作梗的，只得打了三千票子，递给芬臣。说道：“费心转交过去。并求转致前路，内中有甚消息，大帅还对劲不，随时给我个信。”芬臣道：“这还有甚不对劲的！今天本是辕期，忽然止了辕。九点钟时候，祁福到卑职那里要这个，卑职问他：‘为甚么事止的辕？’祁福说：‘并没有甚么事，我也不知道为甚止的。’卑职又问：‘大帅此刻做甚么？’祁福说：‘在那里看新姨太太梳头呢。’大人的明见，想来就是为这件事止的辕了，还有不得意的么！”苟才听了，又是忧喜交集。官场的事情，也真是有天没日，只要贿赂通了，甚么事都办得到的。不出十天，苟才早奉委了筹防局、牙厘局两个差使。苟才忙得又要谢委，又要拜客，又要到差，自以为从此一帆风顺，扶摇直上的了。却又恰好遇了苏

州抚台要参江宁藩台的故事，苟才在旁边倒得了个署缺。这件事是个甚么原因？先要把苏州抚台的来历表白了，再好叙下文。

这苏州抚台姓叶，号叫伯芬，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郡马。起先捐了个京职，在京里住过几年，学了一身的京油子气。他有一位大舅爷，是个京堂，到是一位严正君子，每日做事，必写日记。那日记当中，提到他那位叶妹夫，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。除应酬外，乃一无所长，又性根未定，喜怒无常云云。伯芬的为人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在京里住的厌烦了，大舅爷又不肯照应，他便忿忿出京，仗着一个部曹，要在外省谋差事。一位赫赫侯府郡马，自然有人照应，委了他一个军装局的会办。这军装局局面极阔，向来一个总办，一个会办，一个襄办，还有两个提调。总办向来是道台，便是会办、襄办也是个道台，就连两个提调都是府班的。他一个部曹，戴了个水晶顶子去当会办，比着那红蓝色的顶子，未免相形见绌。何况这局里的委员，蓝顶子的也很有两个，有甚么事聚会起来，如新年团拜之类，他总不免踉跄不安，人家也就看他不起。那总办更是当他小孩子一般看待。伯芬在局里觉得难以自容，便收拾行李，请了个假，出门去了。

你道他往那里去来？原来他的大舅爷放了外国钦差，到外国去了，所以他也跟踪而去。以为在京时你不肯照应我罢了，此刻万里重洋的寻了去，虽然参赞、领事所不敢望，一个随员总要安置我的。谁知千辛万苦，寻到了外洋，访到中国钦差衙门，投了帖子进去，里面马上传出来请，伯芬便进去相见。钦差一见了，行礼未完，便问道：“你来做甚么？”伯芬道：“特地来给大哥请安。”钦差道：“哼！万里重洋的，特地为了请安而来，头一句就是撒谎！”伯芬道：“顺便就在这里伺候大哥，有甚么差使，求赏一个。”钦差道：“亏你还是仕宦

人家出身，怎么连这一点节目都不懂得！这钦差的随员，是在中国时逐名奏调的，等到了此地，还有前任移交下来的人员，应去应留，又须奏明在案，某人派某事，都要据实奏明的。你当是和中国督抚一般，可以随时调剂私人的么？”伯芬楞了半天，说不出话来。此时他带来的行李，早已纷纷发到，家人上来请钦差的示，放在那里。钦差道：“我这衙门里没地方放，由他搁过一边，回来等他找定了客店搬去。”伯芬听说，更觉楞了。钦差道：“我这里，一来地方小，住不下闲人；二来我定的例，早晚各处都要点名，早上点过名才开大门，晚上也点过名才关门，不许有半个闲人在衙门里面。所以你这回来了，就是门房里也住你不下，你可赶紧到外头去找地方。你是见机的，就附了原船回去；要是不知起倒，当作在中国候差委一般候着，我可不理的。这里浇裹又大，较之中国要顶到一百几十倍，你自己打算便了。我这里有公事，不能陪你，你去罢。”伯芬无奈，只得退了出来。便拿片子，去拜衙门里的各随员；谁知各随员都受了钦差严谕，不敢招呼，一个个都回来说挡驾。伯芬此时急的要哭出来，又是悔，又是恨，又是恼，又是急，一时心中把酸咸苦辣都涌了上来。到了此地，人生路不熟，又不懂话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幸得带来的家人曾贵，和一个钦差大臣带来的二手厨子认得，由曾贵去央了那二手厨子出来，代他主仆两个，找定了一所客店，才把行李搬了过来住下。天天仍然到钦差衙门来求见，钦差只管不见他。到第三天去见时，那号房简直不代他传帖子了，说是：“递了上去就碰钉子，还责骂我们，说为甚不打出去。姑老爷，你何苦害我们捱骂呢！”伯芬听了，真是有苦无处诉。带来的盘费，看看用尽了。恰好那坐来的船，又要开到中国了。伯芬发了急，便写一封信给钦差，求他借盘缠回去。到了下午，钦差打发人送了回信来，

却是两张三等舱的船票。

伯芬真是气得涨破了肚皮！只得忍辱受了，附了船仍回中国，便去销假，仍旧到他军装局的差。在老婆跟前又不便把大舅爷待自己的情形说出，更不敢露出忿恨之色，那心中却把大舅爷恨的犹如不共戴天一般。又因为局里众人看不起他是个部曹；好得他家里有的是钱，他老太爷做过两任广东知县，很刮了些广东地皮回家，便向家里搬这银子出来，去捐了个候补道，加了个二品顶戴，入京引过见，从此他的顶子也红了。人情势利，大抵如此，局里的人看见他头上换了颜色，也不敢看他了。伯芬却是恨他大舅爷的心事，一天甚似一天。每每到睡不着觉时，便打算我有了个道班做底子，怎样可以谋放缺，怎样可以升官，几年可以望到督抚。怎样设法，可以调入军机。那时候大舅爷的辫子自然在我手里，那时便可以如何报仇，如何雪恨了。每每如此胡思乱想，想到彻夜不寐。

他却又一面广交声气，凡是有个红点子的人，他无有不交结的。一天正在局子里闲坐，忽然家人送上一张帖子，说是赵大人来拜。原这赵大人也是一个江南候补道，号叫啸存，这回进京引见，得了内记名出来。从前在京时，叶伯芬本来是相识的，这回出京路过上海，便来拜访。伯芬见了片子，连忙叫请。两人相见之下，照例寒暄几句，说些契阔的话。在赵啸存无非是照例应酬，在叶伯芬看见赵啸存新得记名，便极力拉拢。等啸存去后，便连忙叫人到聚丰园定了座位，一面坐了马车去回拜啸存，当面约了明日聚丰园。及至回到局里，又连忙备了帖子，开了知单送去，啸存打了知字回来。

伯芬到了次日下午五点钟时，便到聚丰园去等候。他所请的，虽不止赵啸存一人，然而其余的人都是与这书上无干的，所以我也没工夫去记他的贵姓台甫了。客齐之后，伯芬把酒入

席。坐席既定，伯芬便说闷饮寡欢，不如叫两个局来谈谈，同席的人，自然都应允。只有啸存道：“兄弟是个过路客，又是前天才到，意中实在无人。不啊，就请伯翁给我代一个罢。”伯芬一想，自己只有两个人：一个是西荃芳陆蘅舫，一个是东棋盘街吴小红。蘅舫是一向有了交情的，誓海盟山，已有白头之约，并且蘅舫又亲自到过伯芬公馆，叩见过叶太太。叶太太虽是满肚醋意，十分不高兴，面子上却还不十分露出来；倒是叶老太太十分要好，大约年老人欢喜打扮得好的，自己终年在公馆里，所见的无非丫头老妈，忽然来了个花枝招展的，自是高兴，因此和他十分亲热。这些闲话，表过不提。且说伯芬当时暗想吴小红到底是个么二，又只得十三岁，若荐给啸存，恐怕他不高兴。好在他是个过客，不多几天就要走的，不如把蘅舫荐给他罢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提笔写了局票发出去。一会儿各人的局，陆续来了。陆蘅舫来到，伯芬指给啸存，啸存一见，十分赏识，赞不绝口。伯芬又使个眼色给蘅舫，叫他不要转局，蘅舫是吃甚么饭的人，自然会意。席散之后，啸存定要到蘅舫处坐坐，伯芬只得奉陪。啸存高兴，又在那里开起宴来。席中与伯芬十分投契，便商量要换帖。伯芬暗想，他是个新得记名的人，不久就可望得缺的；并且他这回的记名，是从制台密保上来的，纵使一时不能得缺，他总是制台的一个红人，将来用他之处正多呢。想到这里，自然无不乐从。互相问了年纪，等到席散，伯芬便连忙回到公馆，将一分帖子写好。次日一早，便差一个家人送到啸存寓所。又另外备了一分请帖知单，请今天晚上在吴小红处。不一会，啸存在单上打了知字回来。

且慢，叶伯芬他虽不肖，也还是一个军装局会办，虽是纯乎用钱买来的，却叫名儿也还是个监司大员，何以顽到么二上去？这么二妓院人物，都是些三四等货，局面尤其狭小，只有

几个店家的小伙计们去走动走动的。岂不是做书的人撒谎也撒得不象么？不知非也！这吴小红本是姊妹两个：小红居长，那小的叫吴小芳。小红十一岁，小芳十岁的时候，便出来应局；有叫局的，他姊妹两个总是一对儿同来，却只算一个局钱，这名目叫做小双挡。此时已经长到十六七岁了，却都出落得秋瞳剪水，春黛衔山。小红更是生得粉脸窝圆，朱唇樱小。那时候东棋盘街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精巧房子，房子里面，门扇窗格，一律是西洋款式；房子外面，却是短墙曲绕，芳草平铺，还种了一棵枇杷树，一棵七里香。小红的娘，带着两个女儿，就租了那所房子，自开门户。这是当时出名的叫做小花园。因为东西棋盘街都是么二妓女麀聚之所，众人也误认了他做么二，其实他与那一个妓院聚了四五十个妓女的么二妓院，有天渊之隔呢。不信，但问老于上海的人，总还有记得的。表过不提。

且说啸存下午也把帖子送到伯芬那里。到了晚上，便在吴小红那里畅叙了一宵。啸存年长，做了盟兄，伯芬年少，做了盟弟，非常热闹。到了次日，啸存又请在陆蘅舫处闹了一天。这两天闹下来，大哥老弟，已叫得十分亲热的了。加以旁边的朋友，以贺喜为名，设席相请，于是又一连吃了十多天花酒。每有酒局，啸存总是带蘅舫，伯芬总是叫小红。他两个也是你叫我大伯娘，我叫你小婶婶的，好不有趣。一连二十多天混下来，啸存便和蘅舫落了交情，两个十分要好。啸存便打算要娶他，来和伯芬商量。伯芬和蘅舫虽曾订约，却没有说定，此时听得啸存要娶，也就只好由他。况且官场中纷纷传说，肃存有放缺消息，便索性把醋意捐却，帮着他办事，一面托人和老鸨说定了身价，一面和啸存租定公馆。到了吉期那天，非但自己穿了花衣前去道喜，并且因为啸存客居上海，没有内眷，便叫自己那位郡主太太，奉了老太太，到赵公馆里去招呼一切。等

新姨太太到来，不免逐一向众客见礼。到得上房，便先向叶老太太和叶太太行礼。这一双婆媳，因他是勾栏出身，嘴里虽连说“不敢当，还礼还礼”，却并不曾还礼。忙了一天，成其好事，不多几时，啸存便带了新姨太太晋省。得过记名的人，真是了不得，不上一年多，啸存便奉旨放了上海道。伯芬应酬得更为忙碌。

可巧这个时候，他的大舅爷钦差任满回华，路过上海。此时伯芬的主意，早已改换了。从前把大舅爷恨入骨髓，后来屡阅京报，见大舅爷虽在外洋钦差任上，内里面却是接二连三的升官，此时已升到侍郎了。伯芬心上一想，要想报仇是万不能的了，不如还是借着他的势子，升我的官。主意打定，等大舅爷到了上海之后，便天天到行辕里伺候。大舅爷本来挈着同行的，伯芬是郎舅至亲，与别的官员不同，上房咧、签押房咧，他都可以任意穿插。又先把自己太太送到行辕里去，兄妹相见，自有一番友于之谊。伯芬又设法先把一位舅嫂巴结上了，没事的时候，便衣到上房，他便拿出手段去伺候，比自己伺候老太太还殷勤，茶咧、烟咧，一天要送过十多次。舅太太是个妇道人家，懂得甚么，便口口声声总说姑老爷是个独一无二的好人。他在外面巴结大舅爷呢，却又另外一副手段，见了大舅爷，不是请教些政治学问，便是请教些文章学问。大舅爷写字是写魏碑的，他写起字来，也往魏碑一路摹仿。大舅爷欢喜做诗，近体欢喜学老杜，古体欢喜学晋、魏、六朝；他大舅爷偶然把自己诗藁给他看，他便和了两首律诗，专摹少陵，又和了两首古风，专仿晋、魏。大舅爷能画画，花卉、翎毛、山水，样样都来；他虽不懂画，却去买了两部《画征录》来，连夜去看，及至大舅爷和他谈及画理，他也略能回报一二。因此也骗动了大舅爷，说他与前大不相同了。

他得了大舅爷这点颜色，便又另外生出一番议论来，做一个不巴结之巴结，不要求之要求。他说：“做小兄弟的这几年来，每每想到少年时候的行径，便深自怨艾，赶忙要学好，已经觉得来不及了，只好求点实学，以赎前愆。军装局总办某道，化学很精通的，兄弟天天跟他学点；上海道赵道，政治一道，很有把握，兄弟也时时前去讨教的。细想起来，我们世受国恩的，若不及早出来报效国家，便是自暴自弃。大哥这回进京复命，好歹要求大哥代兄弟图个出身。做小兄弟的并不是要干求躁进，其实我们先人受恩深重，做子孙的若不图个出身报效，非但无以对皇上，亦且无以对先人。此时年力正壮，若不及早出来，等将来老大徒伤，纵使出身，也怕精力有限，非但不能图报微末，而且还怕陨越贻羞了。”那位大舅爷的老子，便是伯芬的丈人，是一生讲究理学的；大舅爷虽没有老子讲的利害，却也是岸然道貌的。伯芬真会揣摩，他说这一番话时，每说到甚么世受国恩咧、复命咧、先人咧、皇上咧这些话，必定垂了手，挺着腰，站起来才说的。起先一下子，大舅爷还不觉得；到后来觉着了，他站起来说，大舅爷也只得站起来听了。只他这一番言语举动，便把个大舅爷骗得心花怒放，说士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待，这句话古人真是说得不错。这也是叶伯芬升官的运到了，所以一个极精明、极细心、极燎亮的大舅爷，被他一骗即上。

正是：世上如今无直道，只须狐媚善逢迎。不知叶伯芬到底如何升官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一回

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

叶伯芬自从巴结上大舅爷之后，京里便多了个照应，禁得他又百般打点，逢人巴结，慢慢的也就起了红点子了。此时军装局的总办因事撤了差，上峰便以以资熟手为名，把他委了总办。啸存任满之后，便陈臬开藩，连升上去。几年功夫，伯芬也居然放了海关道。恰好同一日的上谕，赵啸存由福建藩司坐升了福建巡抚。伯芬一面写了禀帖去贺任，顺便缴还宪帖，另外备了一分门生帖子，夹在里面寄去，算是拜门。这是官场习气，向来如此，不必提他。

且说赵啸存出仕以来，一向未曾带得家眷，只有那年在上海娶陆蘅舫，一向带在任上。升了福建抚台，不多几时，便接着家中电报，知道太太死了。啸存因为上了年纪，也不思续娶，蘅舫一向得宠，就把他抚正了，作为太太。从此陆蘅舫便居然夫人了。

又过得几时，江西巡抚被京里都老爷参了一本，降了四品京堂，奉旨把福建巡抚调了江西。啸存交卸过后，便带了夫人，乘坐海船，到了上海，以便取道江西。上海官场早得了电报，预备了行轅。啸存到时，自然是印委各员，都去迎接。等宪驾到了行轅之后，又纷纷去禀安、禀见。啸存抚军传令一概挡驾，单请道台相见。伯芬整整衣冠，便跟着巡捕进内。行礼已毕，

啸存先说道：“老弟，我们是至好朋友，你又何必客气，一定学那俗套，缴起帖来，还要加上一副门生帖子，叫我怎么敢当！一向想寄过来恭缴，因为路远不便。此刻我亲自来了，明日找了出来，再亲自面缴罢。”伯芬道：“承师帅不弃，收在门下，职道感激的了不得！师帅客气，职道不敢当！”啸存道：“这两年上海的交涉，还好么？”伯芬道：“涉及外国人的事，总有点琐碎，但求师帅教训。”伯芬的话还未说完，啸存已是举茶送客了。伯芬站起来，啸存送至廊檐底下，又说道：“一两天里，内人要过来给老太太请安。”伯芬连忙回道：“职道母亲不敢当；师母驾到，职道例当扫径恭迎。”说罢，便辞了出来，上了绿呢大轿，鸣锣开道，径回衙门。

一直走到上房，便叫他太太预备着，一两天里头，师母要来呢。那位郡主太太便问甚么师母。伯芬道：“就是赵师帅的夫人。”太太道：“他夫人不早就说不在，记得我们还送奠礼的，以后又没有听见他续娶，此刻又那里来的夫人？”伯芬道：“他虽然没有续娶，却把那年讨的一位姨太太扶正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是那一年讨的那一位姨太太？”伯芬笑道：“夫人还去吃喜酒的，怎么忘了？”太太道：“你叫他师母？”伯芬道：“拜了师帅的门，自然应该叫他师母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呢？”伯芬笑道：“夫人又来了，你我还有甚分别？”太太道：“几时来？”伯芬道：“方才师帅交代的，说一两天就来，说不定明天就来的。”太太回头对一个老妈子道：“周妈，你到外头去，叫他们赶紧到外头去打听，今天可有天津船开。有啊，就定一个大菜间；没有呢，就叫他打听今天长江是甚么船，也定一个大菜间，是到汉口去的。”周妈答应着要走。伯芬觉得诧异道：“周妈，且慢着。夫人，你这是甚么意思？”那位郡主夫人，脸罩重霜的说道：“有天津船啊，我进京看我哥哥去；

不啊，我就走长江回娘家。你来管我！”伯芬心中恍然大悟，便说道：“夫人，这个又何必认真，糊里糊涂应酬他一次就完了。”夫人道：“‘完了，完了！’我进了你叶家的门，一点光也没有沾着，希罕过你的两轴诰命！这东西我家多的拿竹箱子装着，一箱一箱的喂蠹鱼，你自看得希罕！我看的拿钱买来的东西，不是香货！我们家的，不是男子们一榜两榜博到的，就是丈夫们一刀一枪挣来的。我从小儿就看到大，希罕了你这点东西！开口夫人，闭口夫人，却叫我拜臭婊子做师母！甚么赵小子长得那个村样儿，字也不多认得一个，居然也抚台了！叫他到我们家去舀夜壶，看用得着他！居然也不要脸，受人家的门生帖子！也有那一种不长进的下流东西，去拜他的门！周妈，快去交代来！我年纪虽然不大，也上三四十岁了，不能再当婊子，用不着认婊子作师母！”伯芬道：“夫人，你且息怒。须知道做此官，行此礼。况且现在的官场，在外头总要融和一点，才处得下去。如果处处认真，处处要摆身分，只怕寸步也难行呢。”太太道：“我摆甚么身分来！你不要看得我是摆身分，我不是摆身分的人家出身。我老人家带了多少年兵，顶子一直是红的，在营里头那一天不是与士卒同甘苦。我当儿女的敢摆身分吗！”伯芬道：“那么就请夫人通融点罢，何苦呢！”夫人道：“你叫我和谁通融？我代你当了多少年家，调和里外，体恤下情，那一样不通融来！”伯芬道：“一向多承夫人贤慧”说到这里，底下还没说出来。夫人把嘴一披道：“免恭维罢！少糟蹋点就够了！”伯芬道：“我又何敢糟蹋夫人？”夫人道：“不糟蹋，你叫我认婊子做师母？”伯芬道：“唉！不是这样说。我不在场上做官呢，要怎样就怎样；既然出来做到官，就不能依着自己性子了，要应酬的地方，万不能不应酬。我再说破一句直捷痛快的话，简直叫做要巴结的地

方，万不能不巴结！你想我从前出洋去的时候，大哥把我糟蹋得何等利害，闹的几几乎回不得中国，到末末了给我一张三等船票，叫我回来。这算叫他糟蹋得够了罢！论理，这种大舅子，一辈子不见他也罢了。这些事情，我一向并不敢向夫人提起，就是知道夫人脾气大，恐怕伤了兄妹之情；今天不谈起来，我还是闷在肚里。后来等到大哥从外洋回来，你看我何等巴结他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里——”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太太把桌子一拍道：“吓！这是甚么话！你今天怕是犯了疯了！怎么拿婊子比起我哥哥来！再不口稳些，也不该说这么一句话！你这不是要糟蹋我娘家全家么！我娘家没人在这里，我和你见老太太去，评评这个理看，我哥哥可是和婊子打比较的？”

伯芬还没有答话，丫头来报道：“老太太来了。”夫妻两个，连忙起身相迎。原来他夫妻两个斗嘴，有人通报了老太太，所以老太太来了。好个叶太太，到底是诗礼人家出身，知道规矩礼法，和丈夫拌嘴时，虽闹着说要去见老太太评理，等到老太太来了，他却把一天怒气一齐收拾起来，不知放到那里去了，现出一脸的和颜悦色来，送茶装烟。伯芬见他夫人如此，也便敛起那悻悻之色。老太太道：“他们告诉我，说你们在这里吵嘴，吓得我忙着出来看，谁知原是好好儿的，是他们骗我。”伯芬心中定了主意，要趁老太太在这里把这件事商量妥当，省得被老婆横亘在当中，弄出笑话。因说道：“儿子正在这里和媳妇吵嘴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好好的吵甚么来！你好好的告诉了我，我给你们判断是非曲直。”伯芬便把上文所叙他夫妻两个吵闹的话，一字不漏的述了一遍。老太太坐在当中，两手挂着拐杖，侧着脑袋，细细的听了一遍。叹了一口气，对太太道：“唉！媳妇啊！你是个金枝玉叶的贵小姐，嫁了我们这么个人家，自然是委屈你了！”太太吓得连忙站起来道：“老太太

言重了！媳妇虽不敢说知书识礼，然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这句俗话，是从小儿听到大的，那里有甚么叫做委屈！”说罢，连忙跪下。老太太连忙扶他起来，道：“媳妇，你且坐下，听我细说。这件事，气呢，原怪不得你气，就是我也要生气的。然而要顾全大局呢，也有个无可奈何的时候；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就不能不自己开解自己。我此刻把最高的一个开解，说给你听。我一生最信服的是佛门，我佛说一切众生，皆是平等。我们便有人畜之分，到了我佛慧眼里头，无论是人，是鸡，是狗，是龟，是鱼，是蛇虫鼠蚁，是虱子虻蚤，总是一律平等。既然是平等，那怕他认真是鳖是龟，我佛都看得是平等，我们就何妨也看得平等呢；何况还是个人。这是从佛法上说起的，怕你们不信服。你两口子都是做官人家出身，应该信服皇上。你们可知道皇上眼里，看得一切百姓，都是一样的么？那做官的人，不过皇上因为他能办事，或者立过功，所以给他功名，赏他俸禄罢了；如果他不能立功，不能办事，还不同平常百姓一样么。你不要看着外面的威风势力是两样的，其实骨子里头，一样的皇上家的百姓，并不曾说做官的有个官种，做平常百姓的有个平常百姓种，这就不应该谁看不起谁。譬如人家生了几个儿子，做父母的总有点偏心，或者疼这个，或者疼那个，然而他们的兄弟还是兄弟。难道那父母疼的就可以看不起那父母不疼的么。这是从人道上说起的。然而你们心中总不免有个贵贱之分，我索性和你们开解到底。媳妇啊！你不要说我袒护儿子，我这是平情酌理的说话，如果说得不对，你只管驳我，并不是我说的话都合道理的。陆蘅舫呢，不错，他是个婊子出身；然而伯芬并不是在妓院里拜他做师母的，亦并不是做赵家姨太太的时候拜他做师母的，甚至赵啸存升了抚台，这边壁帖拜门，那时还有个真正师母在头上；直等到真正师母死了，嗚

存把他扶正了，他才是师母。须知这个师母不是你们拜认的，是他的运气好，恰恰碰上的。何况堂堂封疆，也认了他做老婆，非但主中馈，主苹蓰，居然和他请了诰命，做了朝廷命妇。你想，皇上家的诰命都给了他，还有甚门生、师母的一句空话呢？媳妇，你懂得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须知他此刻是嫁龙随龙，嫁虎随虎了。暂时位分所在，要顾全大局，我请媳妇你委屈一回罢。”

太太起先听到不是在妓院拜师母的一番议论，已经局促不安；听得老太太说完了，越觉得脸红耳热，连忙跪下道：“老太太息怒。这都是媳妇一时偏执，惹出老太太气来。”老太太连忙搀起来道：“唉！我怒甚么？气甚么？你太多礼了。你只说我的话错不错？”太太道：“老太太教训的是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伯芬呢，也有不是之处。”伯芬听见老太太派他不是，连忙站了起来。老太太道：“我亲家是何等人家！你大舅爷是何等身分！你却轻嘴薄舌，拿婊子和大舅爷打起比较来！”说着，抡起拐杖，往伯芬腿上就打，伯芬见老太太动气，正要跪下领责，谁知太太早飞步上前，一手接住拐杖，跪下道：“老太太息怒。他--他--他这话是分两段说的，并没有打甚么比较；是媳妇不合，使性冤他的。老太太要打，把媳妇打几下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唉！你真正太多礼了。我搀你不动了，伯芬，快来代我搀你媳妇起来。”伯芬便叫丫头们快搀太太起来。老太太拿拐杖在地下一拄道：“我要你搀！”伯芬便要走过来搀，吓得太太连忙站了起来，往后退了几步。老太太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的一场恶闹，给我一席话，弄得瓦解冰销。我的嘴也说干了，你们且慢忙着请师母，先弄一盅酒，替我解解渴罢。”伯芬看着太太陪笑道：“儿子当得孝敬。”太太也看着伯芬陪笑道：“媳妇当得伺候。”老太太便拄了拐杖，扶了丫头，由伯

芬夫妻送回上头去了。自有老太太这一番调和，才把事情弄妥了。

过了一天，啸存打发人来知会，说明日我们太太过来，给老太太请安。伯芬便叫人把阖衙门里里外外，一齐张灯挂彩。饬下厨房，备了上等满汉酒席。又打发人去探听明天师母进城的路由，回报说是进小东门，直到道署。伯芬便传了保甲东局委员来，交代明天赣抚宪太太到我这里来，从小东门起到这里，沿道要派人伺候，局勇一律换上鲜明号衣；又传了本辕督带亲兵的哨弁来，交代明日各亲兵一个不准告假，在辕门里面，站队伺候；又调了沪军营两哨勇，在辕门外站队。

一切都预备妥当。

到了这天，诰封夫人、晋封一品夫人、赵宪太太陆夫人，在天妃宫行辕坐了绿呢大轿登程。前头顶马，后头跟马，轿前高高的一顶日照，十六名江西巡抚部院的亲兵，轿旁四名戴顶拖貂佩刀的戈什，簇着过了天妃宫桥，由大马路出黄浦滩，迤迳到十六铺外滩。转弯进了小东门，便看见沿路都是些巡防局勇丁，往来梭巡。这一天城里的街道，居然也打扫干净了，只怕从有上海城以来，也不曾有过这个干净的劲儿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一排兵勇，扛着大旗，在那里站队。有一个穿了灰布缺襟袍，天青羽纱马褂，头戴水晶顶，拖着蓝翎，脚穿抓地虎快靴的，手里捧着手版。宪太太的轿离着他还有二三丈路，那个人便跪下，对着宪太太的轿子，吱啊，咕啊，咕啊，吱啊的，不知他说些甚么东西，宪太太一声也不懂他的。肚子里还想道：格格人朝仔倪痴形怪状格做啥介？想犹未了，又听得一声怪叫，那路旁站的兵队，便都一齐屈了一条腿，作请安式蹲下。一路都是如此。过了旗队，便是刀叉队、长矛队、洋枪队。忽见路旁又是一个人，手里捧着手版跪着，说些甚么，宪太太心

中十分纳闷。过去之后，还是旗队、刀叉队、洋枪队。抬头一看，已到辕门，又是一个捧着手版的东西，跪在那里吱咕。宪太太忽然想道：这些人手里都拿着稟帖，莫非是要拦舆告状的，看见我护卫人多，不敢过来？越想越象，要待喝令停轿收他状子，无奈轿子已经抬过了。耳边忽又听得轰轰轰三声大炮，接着一阵鼓吹，又听得一声“门生叶某，恭迎师母大驾”。宪太太猛然一惊，转眼一望。原来已经到了仪门外面。

叶伯芬身穿蟒袍补褂，头戴红顶花翎，在仪门外垂手站立。等轿子走近，一手搭在轿杠上，扶着轿杠往里去，一直抬上大堂，穿过暖阁，进了麒麟门，到二堂下轿。叶老太太、叶太太早已穿了披风红裙，迎到二堂上，让到上房。宪太太向老太太行礼，老太太连忙回礼不迭。礼毕之后，又对叶太太福了一福。叶太太却要拜见师母，叫人另铺拜毡，请师母上坐；宪太太连说“不敢当”，叶太太已经拜了下去。宪太太嘴里连说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还礼还礼”，却并不曾还礼，三句话一说，叶太太已拜罢起身了。然后叶伯芬进来叩见师母，居然也是一跪三叩首，宪太太却还了个半礼，伯芬退了出去。这里是老太太让坐，太太送茶，分宾主坐定，无非说几句寒暄客套的话。略坐了一会，老太太便请升珠，请宽衣，摆上点心用过。宪太太又谈谈福建的景致，又说这上房收拾得比我们住的时候好了。七拉八扯，谈了半天，就摆上酒席。老太太定席，请宪太太当中坐下，姑娘两人，一面一个相陪。宪太太从前给人家代酒代惯的，著名洪量，便一杯一杯吃起来。叶伯芬具了衣冠，来上过一道鱼翅，一道燕窝；停了一会，又亲来上烧烤。宪太太倒也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耐太客气哉！”原来宪太太出身是苏州人，一向说的是苏州话，及至嫁与赵啸存，又是浙东出于菜地方的人氏，所以家庭之中，宪太太仍是说苏州话，啸存自说家乡话，

彼此可以相通的，因此宪太太一向不会说官话，随任几年，有时官眷往来，勉强说几句，还要带着一大半苏州土话呢。就是此次和老太太们说官话，也是不三不四，词不能达意的。至于叶伯芬能打两句强苏白，是久在宪太太洞鉴之中的，所以冲口而出，就说了一句苏州话。伯芬未及回答，宪太太又道：“划一（划一，吴谚有此语。惟揣其语意，当非此二字。近人著《海上花列传》，作此二字，姑从之）今早奴进城格辰光，倒说有两三起拦舆喊冤格呀！”伯芬吃了一惊道：“来浪啥场化？”宪太太道：“就来浪路浪向啥。问倪啥场化，倪是弗认得格啥。”伯芬道：“师母阿曾收俚格呈子？”宪太太道：“是打算收俚格，轿子路得快弗过咯，来弗及哉。”伯芬道：“是格啥底样格人？”宪太太道：“好笑得势！俚告到状子哉，还要箭衣方马褂，还戴起仔红缨帽子。”伯芬恍然大悟道：“格个弗是告状格，是营里格哨官来浪接师母，跪来浪唱名，是俚笃格规矩。”宪太太听了，方才明白。如此一趟应酬，把江西巡抚打发过去。叶伯芬的曳尾泥涂，大都如此，这回事情，不过略表一二。

正是：泥涂便是终南径，几辈凭渠达帝闾。不知叶伯芬后来怎样做了抚台，为何要参藩台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二回

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

如今晚儿的官场，只要会逢迎，会巴结，没有不红的。你想象叶伯芬那种卑污苟贱的行径，上司焉有不喜欢他的道理？上司喜欢了，便是升官的捷径。从此不到五六年，便陈臬开藩，扶摇直上，一直升到苏州抚台。因为老太太信佛念经，伯芬也跟着拿一部《金刚经》，朝夕唸诵。此时他那位大舅爷，早已死了，没了京里的照应，做官本就难点；加之他诵经成了功课，一天到晚，躲在上房念经，公事自然废弃了许多，会客的时候也极少，因此外头名声也就差了。慢慢的传到京里去，有几个江苏京官，便商量要参他一本。因未曾得着实据，未曾动手，各各写了家信回家，要查他的实在劣迹。恰好伯芬妻党，还有几个在京供职的，得了这个风声，连忙打个电报给他，叫他小心准备。伯芬得了这个消息。心中十分纳闷，思量要怎样一个办法，方可挽回，意思要专折严参几个属员，貌为风厉，或可以息了这件事。无奈看看苏州合城文武印委各员，不是有奥援的，便是平日政绩超著的；在黑路里的各候补人员，便再多参几个也不中用；至于外府州县，自己又没有那么长的耳目去觑他的破绽。正在不得主意，忽然巡捕拿了手本上来，说时某人禀见，说有公事面回，伯芬连忙叫请。

原来这姓时的，号叫肖臣，原是军装局的一个司事，当日

只赚得六两银子薪水一月。那时候伯芬正当总办，不知怎样看上了他，便竭力栽培他，把他调到帐房里做总管帐。因此，时肖臣便大得其法起来，捐了个知县，照例引见，指省江苏，分宁候补。恰好那时候伯芬放了江海关道，肖臣由南京来贺任，伯芬便重重的托他，在南京做个坐探，所有南京官场一举一动，随时报知。肖臣是受恩深重的人，自然竭力报效。从此时肖臣便是伯芬的坐探。也是事有凑巧，伯芬官阶的升转，总不出江苏、江西、安徽三省，处处都用得着南京消息的，所以时肖臣便代他当了若干年的坐探。此次专到苏州来，却是为了他自己的私事。凡上衙门的规矩，是一定要求见的，无论为了甚么事，都说是公事面回的。这时肖臣是伯芬的私人，所以见了手版就叫请。

巡捕去领了肖臣进来，行礼已毕，伯芬便问道：“你近来差事还好么？”肖臣道：“大帅明见，卑职自从交卸扬州厘局下来，已经六个月了，此刻还是赋闲着，所以特为到这边来给大帅请安；二则求大帅赏封信给江宁惠藩台，吹嘘吹嘘，希冀望个署缺。”伯芬道：“署缺，那边的吏治近来怎样了？”肖臣道：“吏治不过如此罢了。近来贿赂之风极盛，无论差缺，非打点不得到手。”伯芬道：“那么你也去打点打点就行了，还要我的信做甚么。”肖臣道：“大帅栽培的，较之鬼鬼崇崇弄来的，那就差到天上地下了。”伯芬心中忽然有所触，因说道：“你说差缺都要打点，这件事可抓得住凭据么？”肖臣道：“卑职动身来的那两天，一个姓张的署了山阳县，挂出牌来，合省哗然。无人不知那姓张的，是去年在保甲局内得了记大过三次、停委两年处分的，此时才过了一年，忽然得了缺，这里头的毛病，就不必细问了。有人说是化了三千得的，有人说是化了五千得的。卑职以为事不干己，也没有去细查。”伯芬道：

“要细查起来，你可以查得着么？”肖臣道：“要认真查起来，总可以查得着。”伯芬道：“那么写信的事且慢着谈，你的差缺，我另外给你留心，你赶紧回去，把他那卖差卖缺的实据，查几件来。这件事第一要机密，第二要神速。你去罢。”说罢，照例端茶送客。肖臣道：“那么卑职就动身，不再过来禀辞了。”伯芬点点头。肖臣辞了出来，赶忙赶回南京去，四面八方的打听，却被他打听了十来起，某人署某缺，费用若干，某人得某差，费用若干，开了一张单，写了禀函，寄给伯芬。

伯芬得了这个，便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制台，牯陈惠藩台的劣迹，要和制台会衔奏参。制台得了信，不觉付之一笑。原来这惠藩台是个旗籍，名叫惠福，号叫锡五，制台也是旗籍，和他带点姻亲，并且惠藩台是拜过制台门的。有了这等渊源，旁人如何说得动坏话，何况还说参他呢。好笑叶伯芬聪明一世，蒙瞳一时，同在一省做官，也不知道同寅这些底细，又不打听打听，便贸然写了信去。制台接信的第二天，等藩台上辕，便把那封信给藩台看了。藩台道：“既是抚帅动怒，司时听参就是了。”制台一笑道：“叶伯芬近来念《金刚经》念糊涂了，要办一事情，也不知道过细想想，难道咱们俩的交情，还是旁人唆得动的吗。”藩台谢过了，回到自己衙门，动了半天的气。一个转念，想道：“我徒然自己动气，也无济无事。古人说得好：无毒不丈夫。且待我干他一干，等你知道我的手段！”打定了主意，便亲自起了个一百多字的电稿，用他自己私家的密码译了出来，送到电局，打给他胞弟惠禄。

这惠禄号叫受百，是个户部员外郎。拜在当朝最有权势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个干孙子，十分得宠，无论京外各官，有要走内线的，若得着了受百这条门路，无有不通的。京官的俸禄有限，他便专靠这个营生，居然臣门如市起来。便是他哥哥锡

五放了江宁藩台，也是因为走路子起见，以为江南是财富之区，做官的容易赚钱，南京是个大省会，候补班的道府，较他处为多，所以弄了这个缺，要和他兄弟狼狈为奸。有要进京引见的，他总代他写个信给兄弟，叫他照应。如此弄起来，每年也多了无限若干的生意。这回因为叶伯芬要参他，他便打了个电报给兄弟，要设法收拾叶伯芬，并须--如此如此。

受百接了电报，见是哥哥的事情，不敢怠慢，便坐了车子，一径到他干祖父宅子里去求见，由一个小内侍引了到上房。只见他干祖父正躺在一张醉翁椅上，双眼迷蒙，象是要磕睡的光景，便不敢惊动，垂手屏息，站在半边。站了足足半个钟头，才见他干祖父打了个翻身，嘴里含糊说道：“三十万便宜了那小子！”说着，又蒙胧睡去。又睡了一刻多钟，才伸了伸懒腰，打个呵欠坐起来。受百走近一步，跪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，说道：“孙儿惠禄，请祖爷爷的金安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你进来了。”受百道：“孙儿进来一会了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外头有甚么事？”受百道：“没有甚么事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乌将军的礼送来没有？”受百道：“孙儿没经手，不知他有送宅上来没有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有你经着手，他敢吗！他别装糊涂，仗着老佛爷腰把子硬，叫他看！”受百道：“这个谅他不敢，内中总还有甚么别的事情。”他干祖父就不言语了。歇了半天才道：“你还有甚么事？”受百走近一步，跪了下来道：“孙儿的哥哥惠福，有点小事，求祖爷爷做主。”他那干祖父低头沈吟了一会道：“你们总是有了事情，就到我这里麻烦。你说罢，是甚么事情？”受百道：“江苏巡抚叶某人，要参惠福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参出来没有？”受百道：“没有。”他干祖父说道：“那忙甚么，等他参出来再说罢咧。”受百听了，不敢多说，便叩了个头道：“谢过祖爷爷的恩典。

“叩罢了起来，站立一旁，直等他干祖父叫他”你没事去罢”，他方才退了出来，一径回自己宅子里去。入门，只见兴隆金子店掌柜的徐老二在座。

原来这徐老二，是一个专门代人家走路子的，著名叫徐二滑子，后来给人家叫浑了，叫成个徐二化子。大凡到京里来要走路子的，他代为经手过付银钱，从中赚点扣头过活，所开的金子店，不过是个名色罢了。这回是代乌将军经手，求受百走干祖父路子的。当下受百见了徐二化子，便仰着脸摆出一副冷淡之色来。徐二化子走上前请了个安，受百把身子一歪，右手往下一拖，就算还了礼。徐二化子歇上一会，才开口问道：“二爷这两天忙？”受百冷笑道：“空得很呢！空得没事情做，去代你们碰钉子！”徐二化子道：“可是上头还不答应？”受百道：“你们自己去算罢！乌某人是叫八个都老爷联名参的，罪款至七十多条，赃款八百多万；牛中堂的查办，有了凭据的罪款，已经五十几条，查出的赃款，已经五百多万。要你们三百万没事，那别说我，就是我祖爷爷也没落着一个，大不过代你们在堂官大人们、司官老爷们处，打点打点罢了。你们总是那么推三阻四！咱们又不做甚么买卖，论价钱，对就对，不对咱们撒手，何苦那么一天推一天的，叫我代你们碰钉子！”徐二化子忙道：“这个呢，怨不得二爷动气，就是我也叫他们闹的厌烦了。但是君子成人之美，求二爷担代点罢。我才到刑部里去来，还是没个实在。我也劝他，说已经出到了二百四十万了，还有那六十万，值得了多少，麻麻糊糊拿了出来，好歹顾全个大局。无奈乌老头子，总象仗了甚么腰把子似的。”受百道：“叫他仗腰把子罢！已经交代出去，说我并不经管这件事，上头又催着要早点结案，叫从明天起，只管动刑罢！”徐二化子大惊道：“这可是今天的话？”

受百不理他，径自到上房去了。

徐二化子无可奈何，只得出了惠宅，干他的事去。到了下午，又来求见，受百出来会他。徐二化子道：“前路呢，三百万并不是不肯出，实在因为筹不出来，所以不敢胡乱答应。我才去对他说过，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盘，说七拼八凑，还勉强凑得上来，三天之内，一定交到，只要上头知道他冤枉就是了。可否求二爷再劳一回驾，进去说说，免了明天动刑的事？”受百道：“老实说：“我祖爷爷要是肯要人家的钱，二十年头里早就发了财了，还等到今天！这不过代你们打点的罢了。要我去说是可以的，就是动刑一节话，已经说了出去，只怕不便就那么收回来，也要有个办法罢。”徐二化子听了，默默无言，歇了一会道：“罢，罢！无非我们做中人的晦气罢了！我再走一回罢。二爷，你怀等我来了再去。”说罢，匆匆而去。歇了一大会，又匆匆来了，又跟着一个人，捧了一大包东西。徐二化子亲自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个紫檀玻璃匣，当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；匣子里还有一个圆锦匣子，徐二化子取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挂朝珠，一百零八颗都是指顶大的珍珠穿成的。徐二化子又在身边取出两个小小锦匣来，道：“这如意、朝珠，费心代送到令祖老太爷处，是不成个礼的，不过见个意罢了。”说罢，递过那两个小匣子道：“这点点小意思，是孝敬二爷的，务乞笑纳。”受百接过，也不开看，只往桌上一放道：“你看天气已经要黑下来了，闹到这会才来，又要我连夜的走一趟！你们差使人，也得有个分寸！”徐二化子连忙请了个安道：“我的二爷！你怀那里不行个方便，这个简直是作好事！二爷把他办妥了，就是救了他一家四五十个人的性命，还不感动神佛，保佑二爷升官发财吗。”受百道：“一个人总不要好说话，象我就叫你们麻烦死了！”徐二化子又请了一个安

道：“务求二爷方便这一回，我们随后补报就是。我呢，以后再有这种琐屑事情，我也不敢再经手了。”受百哼了一声，又叹了一口气，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，徐二化子又连忙请了个安道：“谢二爷。”方才辞了出去。忽然又回转来道：“那两样东西，请二爷过目。”受百道：“谁要他的东西！你给他拿回去罢。”徐二化子道：“请二爷留着赏人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两个小匣子打开，等受百过了目，方才出去。受百看那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玻璃绿的老式班指，一个是铜钱大的一座钻石帽花。仍旧把匣子盖好，揣在怀里。叫家人把如意、朝珠拿到上房里去。一面心中盘算，这如意可以留着做礼物送人；帽花、班指留下自用；只有这挂朝珠，就是留着他也挂不出去，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爷爷，和哥哥斡旋那件事，左右是我动刑的一句话吓出来的。定了主意，专等明天行事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赶一个早，约莫是他干祖父下值的时候，便怀了朝珠，赶到他宅子里去。叩过头，请过安，便禀道：“乌将军那里，一向并不是敢慳吝，实在一时凑不上来。昨天孙儿去责备过了，他说三天之内，照着祖爷爷的吩咐送过来。请祖爷爷大发慈悲，代他们打点打点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眼睛里还看得见他的钱吗！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，那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--死要的！”受百跪下来磕了个头道：“孙儿孝敬祖爷爷的。”一面将一匣朝珠呈上。他干祖父并不接受道：“你揭开看。”受百揭开匣盖，他干祖父定睛一看，见是一挂珍珠朝珠。暗想老佛爷现在用的虽然有这个圆，却还没有这个大；我一向要弄这么一挂，可奈总配不匀停，今天可遇见了。想罢，才接在手里道：“怎好生受你的？”受百又磕了一个头，谢过赏收，才站起来道：“这个不是孙儿的，是孙儿哥哥差人连夜赶送进来，叫孙儿代献祖爷爷的。”他干祖父道：

“是啊，你昨天说甚么人要参你哥哥？”受百道：“是江苏巡抚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你哥哥在那里？”受百道：“是江宁藩司。”他干祖父想了一想道：“江宁藩司，江苏巡抚，不对啊，他怎么可以参他呢？”受百道：“他终究是个上司，打起官话来，他要参就参了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哥哥也是我孙子一样，咱家的小孩子出去，都叫人家欺负了，那还成个话！你想个甚么法子惩治惩治那姓叶的，我替你办。”受百道：“孙儿不敢放恣，只求把姓叶的调开了就好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你有甚么主意，和军机上华中堂说去，就说是我的主意。”受百又叩头谢过，辞了出来，就去谒见华中堂，把主意说了，只说是祖爷爷交代如此办法。华中堂自然唯唯应命。

过了几天，新疆巡抚出了缺，军机处奉了谕旨，新疆巡抚着叶某人调补，江苏巡抚着惠福补授，却把一个顺天府府尹放了汪宁藩司，另外在京员当中，简了个顺天府府尹。这一个电报到了南京，头一个是藩台快活，阖城文武印委员，纷纷禀贺。制台因为新藩台来，尚须时日，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，好等升抚交代藩篆，先去接印，却委苟才署了巡道。苟才这一喜，正是：宪恩深望知鳌戴，僉事威严展狗才。

未知苟才署了巡道之后，又复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

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

苟才得署了巡道，那且不必说。只说惠升抚交卸了藩篆，便到各处辞行。乘坐了钧和差船，到了镇江起岸，自常镇道、镇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员，都到江边恭迓宪节。丹徒、丹阳两县，早已预备行辕。新抚台舍舟登陆，坐了八抬绿呢大轿，到行辕里去。轿子走过一处地方，是个河边，只见河岸上的土，堆积如山，沿岸迤邐不绝。惠抚台坐在轿子里，默默寻思：这镇江地方，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处。一路思思想想，不觉已到行辕，徒、阳两县，已在那里伺候。惠抚台便叫两县上来见。两县连忙进内，行礼已毕，惠抚台问道：“方才兄弟走过一处地方，看见一条河道，两岸上的土却堆放得不少，那是甚么地方？”丹阳县一想，回道：“那条河便是丹徒、丹阳的分界，叫做徒阳河。因为年久淤塞，近来雇工挑浚，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，一时没地方送，暂时堆在那里的。”惠抚台大喜道：“兄弟倒代你们想了一个送处。南京现在开辟马路，漫到四处的找土填地，谁知南京的土少得很。这里有了那么许多土，从明日起，就陆续把他送到南京去，以为填马路之用。”徒、阳两县，一时未便禀驳，只得应了几个“是”字下来。恰好遇了开浚徒阳工程委员进去，两县便把上项话告诉了他。委员道：“这个办不到。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，还出了运费，运

到南京呢！”说罢，自跟了手版上去谒见。

原来惠抚台的意思，到了镇江，只传见几个现任官，那地方上一切委员，都不见的。因为看了这个手版，是开浚徒阳河的工程委员，他心中有了运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，恰好这是个工程委员，便传见了。委员行过礼之后，抚台先开口道：“那甚么河的工程，是你老哥办着？”委员道：“是卑职办着徒阳河工程。”抚台道：“我不管‘徒羊’也罢，‘徒牛’也罢，河里挖出来的土，都给我送到南京去。因为南京此刻要修马路没土，这里挖出来的土太多，又没个地方存放，往南京一送，岂不是两得其便吗。”委员道：“这里的土往南京送，恐怕雇不出那许多船；并且船价贵了，怕不合算。”抚台道：“何必要雇船，就由轮船运去就行了，又快。”委员不敢多说，只得答应了几个“是”字。抚台也就端茶送客。

委员退了出来，一肚子又好气又好笑，一径到镇江府上去上衙门，禀知这件事，求府尊明日谒见时转个圈。府尊道：“这个怎样办得到！那稀脏的，人家外国人的轮船肯装吗。我明日代你们回就是了。”委员退了出来，又到常镇道衙门去求见，禀知这件事。道台听了，不觉好笑起来道：“好了！有了这种精明上司，咱们将来有得伺候呢。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，这是抚宪委办的，你不就照办，将来报销多少，是这一笔运费，都注着‘奉抚宪谕’的，款子不够，管上来的领，也说是‘奉抚宪谕’的，咱们好驳你吗。”委员听了道台一番气话，默默无言。道台又道：“赶明天见了再说罢。”一面拿起茶碗，一面又道：“还是你们当小差使的好。象这种事情，到兄弟这里一回，老兄的干系就都卸了，钉子由得我去碰。”委员也无言可答，又不便说是是是，只得一言不发，退了出来。

到了明日，道、府两位，一同到行辕禀安、禀见。及至相

见之下，抚台又说起要运土往南京的话。府尊道：“昨天委员已经到卑府这边说过，用民船运呢，怕没那么些民船；要用轮船运罢，这个稀脏的东西，怕轮船不肯装。”抚台道：“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，咱们招商局的船呢，也不肯装，说不过去罢。”府尊道：“招商局船，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。”抚宪道：“他们嫌脏，也有个法子：弄了麻布袋来，一袋一袋的都盛起来，缝了口，不就装去了吗。”府尊道：“那么一来，费用更大了，恐怕不上算，到底不过是点土罢了。”抚台怒道：“你们怎都没听见，南京地方没土，这会儿等土用，化了钱还没地方买！你当兄弟真糊涂了！”

府尊和抚台答话时，道台坐在半边，一言不发，只冷眼看着府尊去碰钉子。此时抚台却对道台说道：“凡是办事的人，全靠一个调度。你老哥想，这里挖出来的土，堆得漫到到处都是，走路也不便当，南京恰在那里等土用，这么一调度，不是两得其益么。”道台道：“往常职道晋省，看见南京城里的河道也淤塞的了不得，其实也很可以开浚开浚，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。”抚台一想，这话不错，然而又不肯认错，便道：“那么这边的土，就由他那么堆着？”道台道：“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，要来垫地基，叫他们挑去，非但不化挑费，多少还可以卖几个钱呢。”抚台道：“南京此刻没有开河的工程。咱们既然办到这个工程，也不在乎卖土那点小费，叫人家听着笑话。还是照兄弟的办法罢。”道府二人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传知工程委员去办。

那工程委员听说用麻袋装土，乐得从中捞点好处，便打发人去办，登时把镇江府城厢内外各麻包店的麻包、席包买个一空。雇了无限若干人，在那里一包一包的盛起来。又用了麻线缝针，一律的缝了口。从徒阳河边一直运送到江边，上了招商

趸船。这东西虽然不要完税，却是出口货物，照例要报关的，又要忙着报关。等上水船到了，便往船上送。船上人问知是烂泥，便不肯放在舱里，只叫放在舱面上，把一个舱面，堆积如山的堆起来。到了南京，又要在下关运到城里，闹的南京城厢内外的人，都引为笑话，说新抚台一到镇江，便刮了多少地皮，却往南京来送。如此装运了三四回，还运不到十分之一。

恰好一回土包上齐了船之后，船便开行，却遇了一阵狂风暴雨，那舱面的土包，一齐湿透了，慢慢的溶化起来。加之船上搭客，看见船上堆了那许多麻包，不知是些甚么东西，挖破了看，看见是土，还以为土里藏着甚么呢，又要挖进去看，那窟窿便越挖越大；又有些是缝口时候，没有缝好的，遇了这一阵狂风大雨，便溶化得一齐卸了下来，闹得满舱面都是泥浆。船主恨极了，叫了买办来骂。买办告诉他这是苏州抚台叫运往南京去的，外国人最是势利，听说是抚台的东西，他就不敢多说了。一面叫人洗。那里禁得黄豆般大的雨点，四面八方打过来，如何洗得干净，只好由他。等赶到南京时，天色还没大亮。轮船刚靠了趸船，便有一班挑夫、车夫，与及客栈里接客的，一齐拥上船来。有个喊的是“挑子要罢”，有个喊的是“车子要罢”，有两个是“大观楼啊”、“名利栈啊”，不道一律的声犹未了，或是仰跌的，或是扑跌的。更有一班挑夫，手里拿着扁担扛棒，打在别人身上的；及至爬起来，立脚未定，又是一跌；那站得稳，不至于跌的，被旁边的人一碰，也跌下去了。登时大乱起来。不上一会功夫，带得满舱里面都是泥浆。

恰好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，附了船来，要到南京见制台的。船到时，便换了行装衣帽，预备登岸。这里南京自然也有一班营弁接他的差，无奈到了船上，一个个都跌得头晕眼花，到官舱里禀见时，没有一个不是泥蛋似的。那提督大人便起身

上岸。不料出了官舱，一脚踏到外面，仰面就是一个跟斗，把他一半跌在里面，一半跌在外面。吓得一众家人，连忙赶来搀扶。谁知一个站脚不稳，恰恰一跌，爬在提督身上，赶忙爬起来时，已被提督大骂不止。一面起来重新到舱里去开衣箱换衣服，一根花翎幸而未曾跌断。更衣既毕，方才出来。这回却是战战兢兢的，低下头一步一步的捱着走，不敢摆他那昂藏气概了。那一班在舱外站班的，见他老人家出来，军营里的规矩，总是请一个安。谁知这一请安，又跌下了四五个人。那提督也不暇理会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趸船上，又从趸船上捱到码头上。这一回幸未陨越，方才上轿而去。

再说船上那些烂泥包儿，一个个多已瘪了，用手提一提，便挤出无限泥浆，码头上小工都不肯搬。闹了一会，船上买办急了，通知了岸上巡防局，派了局勇到船上来弹压，众小工无奈，只得连拖带拽的，起到趸船上。好好的一座趸船，又变成一只泥船了。趸船上人急了，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。偏偏连日大雨不止，闹得招商局码头，泥深没踝。只这一下子，便闹到怨声载道，以后招商船也不肯装运了，方才罢休。

且说惠抚台在镇江耽搁了两天，游过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等名胜，便坐了官船，用小火轮拖带，向苏州进发。一面颁出红谕，定期接印。苏州那边，合城文武，自然一体恭迎。在八旗会馆备了行轅。抚台接见过僚属之后，次日便去拜前任抚台，无非说几句寒暄套话。到了接印那天，新抚台传谕，因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，就在行轅接印。旧抚台便委了中军，费了抚台印信及旗牌、令箭等，排齐了职事，送至八旗会馆。

新抚台接印、谢恩、受贺等烦文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旧抚台叶伯芬交过印之后，便到新抚台惠锡五处辞行。坐谈了一会，伯芬兴辞。锡五道：“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

的话，不知阁下可肯听受？”伯芬当他是甚么好话，连忙应道：“当得领教。”锡五道：“阁下到了新疆那边，正好多参两个藩司！”伯芬听了，不觉目定口呆，涨红了脸，回答不上来，只好搭讪着走了。到了动身那天，锡五只差人拿个片子去送行，伯芬也自觉得无味。这里锡五却又专人到京里去和他兄弟受百商量，罗织了伯芬前任若干款，买出两个都老爷参出去。有旨即交惠福查明复奏。他那复奏中，自然又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，叶伯芬便奉旨革职。可怜他万里长征的到了新疆，上任不到半年，便碰了这一下子，好不气恼！却又无可出气，只拣了几十个属员，有的没的，出了些恶毒考语，缮成奏折，倒填日子，奏参出去，以泄其忿。等他交卸去了之后，过了若干日子，才奉了上谕：“叶某奏参某某等，着照所请，该部知道。”这一个大参案出了来，新疆官场，无不恨如切骨，无奈他已去的远了，奈何他不得。只此一端，亦可见叶伯芬的为人了。

且说苟才自从署了巡道之后，因为是个短局，却还带着那筹防局、牙厘局的差使。署了两个多月，新任藩台到了，接过了印。那原任巡道，应该要回本任的了，因为制台要栽培苟才，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扬道。传见的时候，便说道：“老兄交卸藩篆下来，极应该就回本任。无奈扬州近日出了一起盐务讼案，连盐运司都被他们控到兄弟案下。兄弟意思要委员前去查办。无奈此时第一要机密，若是委员前去，恐怕他们得了信息，倒查不出个实情来，并且兄弟意中，也没有第二个能办事的人，所以奉托辛苦一趟。务请到任之后，暗暗查访，务得实情，以凭照办。所有那讼案的公事，回来叫他们点查清楚，送过来就是了。”巡道受了这个米汤，自然是觉得宪恩高厚，宪眷优隆了，奉了公事，便到署任去了。这里苟才便安安稳稳署他的巡道。此时一班候补道见苟才的署缺变了个长局，便有许多人钻

谋他的筹防局、牙厘局了；制台也觉得说不过去，便委了别人。苟才虽然不高兴，然而自己现成抓了印把子，也就罢了。

谁知这个当刻儿，又出了调动。那位两江制台调了直隶总督，并且有“迅速来京陛见”字样；两湖总督调了两江。电报一到，那南京城里的官场，忙了个奔走汗流，顿时禀贺的轿马，把“两江保障”、“三省钧衡”两面辕门，都塞满了。制台忙着交卸进京，照例是藩台护理总督，巡道署理藩台。苟才这一乐，登时就同成了天仙一般！虽然是看几天印把，没有甚么大不了的好处，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风，因此十分得意。

谁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，名叫张福的，系湖北江夏人。他初署巡道时，正是气焰初张的时候，那张福忽然偷了他一点甚么东西，他便拿一张片子，叫人把张福送到首县去叫办，首县便把张福打了两百小板子，递解回籍。张福是个在衙门公馆当差惯了的人，自有他的路子，递回江夏之后，他便央人荐到总督衙门文案委员赵老爷处做家人。他心中把苟才恨如彻骨，没有事时，便把苟才送少奶奶给制台的话，加点材料，对同事各人淋漓尽致的说起来，大家传作新闻。久而久之，给赵老爷听见了，便把张福叫上去问。张福见主人问到这一节，便尽情倾吐。赵老爷听了，也当作新闻，茶余酒后，未免向各同事谈起。久而久之，连两湖督宪都知道了，说南京道员当中有这么一个人，还叫他署事，那吏治就可想了。加以他的大名叫得别致，大家都叫别了，总是叫他“狗才”，所以一入耳之后，便不会忘记的。因此苟才的行为，久已在两湖督宪洞鉴之中的了。

两湖督宪奉了上谕，调补两江之后，便料理交代，这边的印务是奉旨交湖北巡抚兼署的。交代过后，便料理起程，坐了一号浅水兵轮，到了南京，颁出红谕，定期接印。那时离原任总督交卸的日子，虽然不过十多天，然而苟才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却是新制台初到手时，各官到码头迎迓，新制台见了苟才手版，心中已是一条刺；及至延见之时，不住的把双眼向苟才钉住。苟才那里知道这里面的原委，还以为新制台赏识他的相貌呢。

及至新制台接印之后，苟才也交卸藩篆，仍回署任。不出三日之内，忽然新制台一个札子下来，另委一个候补道去署淮扬道篆；却飭令原署淮扬道，仍回巡道本任；现署巡道苟才，着另候差委。这么一个札子下来，别人犹可，惟有苟才犹如打了个闷雷一般，正不知是何缘故。要想走走路子，无奈此时督轅内外各人，都已换了，重新交结起来，很要费些日子。有两个新督宪奏调过来的人，明知他是红的，要去结交他时，他却有点象要理不理的样子。苟才心中满腹狐疑，无从打听。不料新督宪到任三个月之后，照例甄别属员，便把苟才插入当中，用了“行止齷齪，无耻之尤”八个字考语，把他参掉了。这一气，把苟才气的直跳起来！骂道：“从他到任之后，我统共不过见了他三次，他从那里看见我的‘行止齷齪’，从何知道我是‘无耻之尤’！我这官司要和他到都察院里打去！”骂了一顿，于事无济，又不免拿家人仆妇去出气。那些家人仆妇看见主人已经革职，便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样子。从前受了主人的骂，无非逆来顺受；此时受骂，未免就有点退有后言了。何况他是借此出气的，骂得不在理上，便有两个借此推辞，另投别人的了。苟才也无可如何，回到上房，无非是唉声叹气。

还是姨妈有主意，说道：“自从我们把少奶奶送给前任制台之后，也不曾得着他甚么好处，他便走了。”苟才忙道：“可不是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不会留下，等送这一个！”姨妈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你要送姨太太给他，也要探听着他的脾气，是对这一路的，才送得着；要是不对这一路的，送他也不受呢。”苟太太道：“罢，罢！我看他们男人们，没有一个不对这一

路的，随便甚么臭婊子都拿着当宝贝，何况是人家送的呢！”姨妈道：“你们都不知说些甚么，我在这里替你们打算正经事呢。大凡人总有一个情字，前任制台白受了我们一位姨太太，我们并未得着他甚么好处，他便走了。此时妹夫坏了功名，这边是站不住的了。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，求求他，总应该有个下文。你们看我的话怎样？”只这一句话，便提醒了苟才道：“是呀，我到天津伸冤去。”即日料理到北洋去。

正是：三窟未能师狡兔，一枝尚欲学鹪鹩。不知苟才到北洋去后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四回

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

苟才自从听了姨妈的话，便料理起程到天津去。却是苟太太不答应，说是要去大家一股脑儿去，你走了，把我们丢在这里做甚么。苟才道：“我这回去，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，说不定有差使没差使。要是大家同去，万一到了那边没有事情，岂不又是个累。好歹我一个人去，有了差使，仍旧接了你们去；谋不着差事，我总要回来打算的。一个人往来的浇裹轻，要是一家子同去，有那浇裹，就可以过几个月的日子了，何苦呢！”

“姨妈也从旁相劝。苟太太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放他一个人出去，又是他的世界了，甚么浪蹄子，臭婊子，弄个一大堆还不算数，还要叫他们充太太呢。”姨妈道：“此刻他又多了好几年的年纪了，断不至于这样了。你放心罢。”苟太太仍是不肯。苟才道：“如果必要全眷同行，我就情愿住在南京饿死，也不出门去了。”还是亏得姨妈从旁百般解劝，劝的苟太太点了头，苟才方才收拾行李，打点动身。

附了江轮，到得上海，暂时住在长发栈。却在栈里认得一个人。这个人姓童，号叫佐闾，原是广东人氏；在广东银元局里做过几天工匠，犯了事革出来，便专门做假洋钱，向市上混用，被他骗着的钱不少。此时因为事情穿了，被人告发，地方官要拿他，他带了家眷，逃到上海，也住在长发栈。恰好苟才

来了，住在他隔壁房间，两人招呼起来，从此相识。苟才问起他到上海何事的，佐闾随口答道：“不要说起！是兄弟前几年向制台处上了一个条陈，说：现在我们中国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银圆，利权外溢，莫此为甚！不如办了机器来，我们设局自铸。制台总算给我脸，批准了，办了机器来，开了个银元局鼓铸，委了总办、会办、提调。因为兄弟上的条陈，机器化学一道，兄弟也向来考究的，就委了兄弟做总监工。当时兄弟曾经和总办说明白，所有局中出息，兄弟要用二成；余下八成，归总办、会办、提调，与及各司事等人闾分。办了两年，相安无事。不料前一向换了个总办，他却要把那出息一股脑提去，只给我五厘，因此我不愿意，辞了差到上海顽一顽。”苟才道：“那银元局总办，一年的出息有多少呢？”佐闾道：“那就看他派几成给人家了。我拿他二成，一年就是八十万。”苟才听了，暗暗把舌头一伸。从此天天应酬佐闾。佐闾到上海，原是为的避地而来，住栈究非长策，便在虹口篷路地方，租了一所洋房，置备家私，搬了进去。在新赁房子里，也请苟才吃过两顿。苟才有事在身，究竟不便过于耽搁，便到天津去了。

到得天津，下了客栈，将息一天，便到总督衙门去禀见。制台见了手本，触起前情，便叫请。苟才进去，行礼之后，制台先问道：“几时来的？”苟才道：“昨天才到。”制台道：“我走了之后，你到底怎么搅的，把功名也弄掉了？”苟才道：“革道一向当差谨慎，是大帅明鉴的。从大帅荣升之后，不到半个月，就奉札交卸巡道印务，以后并没得过差使。究竟怎样被革的，革道实在不明白。”制台道：“你这回来有甚么意思没有？”苟才道：“求大帅栽培！”制台道：“北洋这边呢，不错，局面是大，然而人也不少。现在候差的人，兄弟也记不了许多。况且你老哥是个被议的人。你只管候着罢，有了

机会，我再来知照。”说罢，端茶送客。苟才只得告辞出来。从此苟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辕，朔望照例挂号请安。上辕的日子未必都见着，然而十回当中，也有五六回见着的。幸得他这回带得浇裹丰足，在天津一耽搁就是大半年，还不至于拮据。而且制台幕里，一个代笔文案，姓冒，号叫士珍，被他拉拢得极要好，两人居然换了帖，苟才是把兄，冒士珍是把弟，因此又多一条内线。看看候到八个月光景，仍无消息，又不敢当面尽着催。

正想托冒士珍在旁边探一探声口，忽然来了个戈什，说是大帅传见。苟才连忙换了衣冠，坐轿上辕。手版上去，马上就请。制台一见面，便道：“你老兄来了，差不多半年了罢？”苟才想了一想，回道：“革道到这边八个多月了。”制台道：“我一点事没给你，也抱歉得很！”苟才道：“革道当得伺候大帅。”制台道：“今天早起，来了个电报，河工上出了事了，口子决得不小。兄弟今天忙了半天，人都差不多委定了，才想起你老兄来。”苟才道：“这是大帅栽培！”制台道：“你虽是个被议的人员，我要委你个差使呢，未尝不可以；但是无端多你一个人去分他们的好处，未免犯不上。你晓得他们巴了多少年，就望这一点工程上捞两个，此刻仗了我的面子，多压你一个人下去，在我固然犯不上，在你老哥，也好象

”说到这里，就停住了口。苟才道：“只求大帅的栽培，甚么都是一样。”制台道：“所以啊，我想只管给你一个河工上的公事，你也不必到差，我也不批薪水，就近点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，暂时混着。等将来合龙的时候，我随折开复你的功名。”苟才听到这里，连忙爬在地下叩了三个头道：“谢大帅恩典！”制台道：“这么一来啊，我免了人家的闲话，你老哥也得了实在了。”苟才连连称“是”。制台端茶送

客。苟才回到下处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到了明日，轺上便送了札子来。苟才照例赏了札费，打发去了。看那札子时，虽不曾批薪水，却批了每月一百两的夫马费，也就乐得拿来往侯家后去送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又过了三四个月，河工合龙了，制台的保折出去了。不多几日，批回到了。别的与这书上不相干的，不要提他，单说苟才是赏还原官、原衔，并赏了一枝花翎。苟才这一乐，乐得他心花怒放！连忙上轺去叩谢宪恩；一面打电报到南京，叫汇银来，要进京引见。不日银子汇到，便上轺禀见请咨，恭辞北上。到京之后，他原想指到直隶省的，因为此时京里京外，沸沸扬扬的传说，北洋大臣某人，圣眷优隆，有召入军机之议，苟才恐怕此信果确，不难北洋一席，又是调来南京那魔头，我若指了直隶，岂非自己碰到太岁头上去。因此进京之后，未曾引见，先走路子，拜了华中堂的门。心中一算，安徽抚台华筱池，是华中堂的堂兄弟，并且是现任北洋大臣的门生，因此引见指省，便指了安徽。在京求了新拜老师华中堂一封信；到了天津，又求了制台一封信。对制台只说浇裹带得少，短少指省费，是掣签掣了安徽的。制军自然给他一封信。苟才得了这封信，却去和冒士珍商量，不知鬼鬼崇崇的送了他多少，叫他再另写一封。原来大人先生荐人的信，若是泛泛的，不过由文案上写一封楷书八行就算了；要是亲切的，便是亲笔信。但是说虽说是亲笔，仍由代笔文案写的。这回制台给他的信，已是冒士珍代笔的了，他却还嫌保举他的字眼不甚着实，所以不惜工本，央求冒士珍另写一封异常着实的，方才上轺辞行，仍走海道，到了上海。先去访着了童佐闾，查考了银元局的章程，机器的价钱，用人多少，每天能造多少，官中余利多少，一一问个详细。便和童佐闾商定，有事大家招呼。方才回南京去，见了婆子，把这一年多的事情，约略述了一遍。

消停几天，便到安庆去到省。

安徽抚台华熙，本是军机华中堂的远房兄弟，号叫筱池。因他欢喜傻笑，人家就把他叫浑了，叫他做“笑痴”。当下苟才照例穿了花衣禀到，一面缴凭投信，一面递履历。抚台见有了一封军机哥哥的信，一封老师的信，自然另眼相看。并且老师那封信，还说他“品端学粹，才识深长”，更是十分器重。当下无非说两句客套话，问问老中堂好啊，老师帅好啊，京里近来光景怎样啊，兄弟在外头，一碰又七八年没进京了，你老哥的才具是素仰的，这回到这里帮忙，将来仰仗的地方多着呢，照例说了一番过去。不上半个月，便委了他一个善后局总办。苟才一面谢委，拜客，到差；一面租定公馆，专人到南京去接取眷属。一面又自己做了一个条陈底稿。自到差之后，本来请的有现成老夫子，便叫老夫子修改。老夫子又代他斟酌了几条，又把他连篇的白字改正了，文理改顺了，方才誊正，到明日上轶，便递了上去。他是北洋大臣保说过“才识优长”的，他的条陈抚台自然要格外当心去看。当下只揭了一揭，看了大略，便道：“等兄弟空了，慢慢细看罢。”苟才又回了几件公事，方才退出。

又过了两天，他南京家眷到了，正在忙的不堪，忽然来了个戈什，说院上传见。苟才立刻换了衣冠上院。抚台一见了便道：“老兄的才具，着实可以！我们安徽本来是个穷省分，要说到理财呢，无非是往百姓身上想法子。安徽百姓穷，禁得住几回敲剥。难为老兄想得到！”苟才一听，知道是说的条陈上的事情。便道：“大帅过奖了！其实这件事，首先是广东开办的头，其次是湖北，此刻江南也办了，职道不过步趋他人后尘罢了。”抚台道：“是啊。兄弟从前也想办过来，问问各人，都是说好的，甚么‘裕国便民’啊，‘收回利权’啊，说得天

花乱坠；等问到他们要窍的话，却都棱住了。你老哥想，没一个内行懂得的人，单靠兄弟一个，那里担代得许多。老哥的手折，兄弟足足看了两天，要找一件事再问问都没有了，都叫老哥说完了。”苟才此时心中十分得意，因说道：“便是职道承大帅栽培，到了善后局差之后，细细的把历年公事看了一遍，这安徽公事，实在难办！在底下当差的，原是奉命而行，没有责任的，就难为上头的筹划；所以不能不想个法子出来，活动活动。”抚台道：“是啊。这句话对极了！当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样，还有办不下来的事情吗。但是这件事情，必要奏准了，才可以开办。你老兄肯担了这个干纪，兄弟就马上拜折了。”苟才道：“大帅的栽培，职道自然有一分心，尽一分力。”抚台喜孜孜的，送客之后，便去和奏折老夫子商量，缮了个奏折，次日侵晨，拜发出去。

苟才上院回家之后，满面得意，自不必说。忙了两天，才把一座公馆收拾停当。那位苟太太却在路上受了风寒，得了感冒，延医调治，迄不见效，缠绵了一个多月，竟呜呼哀哉了。苟才平日本是厌恶他悍妒泼辣，样样俱全，巴不得他早死了，不过有姨妈在旁，不能不干号两声罢了。苟才一面料理后事，一面叫家人拿手版上辕去请十天期服假。可巧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，居然准了。抚台要传苟才来见，偏偏他又在假内，把个抚台急的了不得。苟才是抚帅的红人，同寅中那个不巴结！出了个丧事，吊唁的人，自然不少。忙过了盛殓之后，便又商量刻讣，择日开吊，又到城外一个甚么庙里商量寄放棺木。

诸事办妥，假期已满，上院销假。抚台便和他说：“上头准了，这件事要仰仗老兄的了。兄弟的意思，要连工程建造的事，都烦了老兄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一着且慢一慢，先要到上海定了机器，看了机器样子，量了尺寸，才可以造房子呢。”抚

台见他样样在行，越觉欢喜，又说了两句唁慰的话，苟才便辞了回家。到下晚时，院上已送了一个札子来，原来是委他到上海办机器的。苟才便连忙上院谢委辞行，乘轮到了上海，先找着了童佐闾，和他说知办机器一事。童佐闾在上海已经差不多两年了，一切情形，都甚熟悉，便带苟才到洋行里去，商量了两天，妥妥当当的定了一分机器，订好了合同，交付过定银。他上条陈时，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，可以作为基址的；此番他来时，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至，草草画了一个图带来的；又托佐闾找一个工程师，按着地势打了一个厂房图样。凡以上种种，无非是童佐闾教他的，他那里懂得许多。事情已毕，还不到二十天功夫，他便忙着赶回安庆，给死老婆开吊。一面和童佐闾商定，一力在抚台跟前保举他，叫他一得信就要赶来的。童佐闾自然答应。

苟才回到安庆之后，上院销差，顺便请了五天假，因为后天便是他老婆五七开吊之期。到了那天，却也热闹异常，便是抚院也亲临吊奠，当由家丁慌忙挡驾。忙过了一天，次日便出殡；出殡之后，又谢了一天客，方才停当，上院销差。顺便就保举了童佐闾，说他熟悉机器工艺，又深通化学。抚台就答应了将来用他，先叫他来见。苟才又呈上那张厂房图。抚台看过道：“这可是老兄自己画的？”苟才道：“不，职道不过草创了个大概，这回奉差到上海，请外国工程师画的。”抚台道：“有了这个，工程可以动手了罢？”苟才道：“是。”抚台送过客之后，跟着就是一个督办银元局房屋工程的札子下来。苟才一面打电报给童佐闾，叫他即日动身前来，抚院立等传见。不多几天，佐闾到了，苟才便和他一同上辕，抚院也都一齐请见，无非问了几句机器制造的话，便下来了。

从此苟才专仗了佐闾做线索，自己不过当个傀儡，一面招

募水木匠前来估价，起造房屋，有应该包工做的，有应该点工造的。又拣几个平素肯巴结他的佐贰，稟请下来，派做了甚么木料处、砖料处、灰料处的委员，便连他自己公馆里一班不识字、没出息、永远荐不出事情的穷亲戚都有了事了，甚么督工司事、监工司事、某处司事、某处司事，胡乱装些名目，一个个都支领起薪水来了。

谁知他当日画那片地图时，画拧了一笔，稍为画开了二三分；那个打样的工程师，是照他的地势打的，此时按图布置起来，却少了一个犄角，约莫有四尺多长，是个三角式。虽然照面积算起来，不到十方尺的地皮，然而那边却是人家的一座祠堂；若把那房子挪过点来，这边又没出路。承造的工匠，便来请示。苟才也无法可想，只得和佐闾商量。佐闾自去看过，又把这图样再三审度，也无法可想，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再画清楚地图，再叫人打样的了。”苟才道：“已经动了工了，那里来得及。”佐闾道：“不然，就把他那房子买了下来。”苟才一想，这个法子还可以使得，便亲自去拜怀宁县，告知要买那祠堂的缘故，请他传了地保来查明祠主，给价买他的。怀宁县见是省里第一个红人委的，如何敢不答应，便传了地保，叫了那业主来，说明要买他祠堂的话。那业主不肯道：“我这个是七八代的祠堂，如何卖得！”县主道：“你看筑起铁路来，坟墓也要迁让呢，何况祠堂！这个银元局是奏明开办的，是朝廷的工程。此刻要买你的，是和你客气办法；不啊，就硬拆了你的，你往那里告去！”那业主慌道：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这是合族的祠堂，就是卖，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受了，才卖得啊。”怀宁县道：“那么，限你明天回话，下去罢。”那人回去，只好惊动了族人父老商量。他以官势压来，无可抵抗，只得卖了，含泪到祠堂里请出神主。至于业主到底得了多少价，

那是著书的无从查考，不能造他谣言的。不过这笔钱苟才是不能报销的，不知他在那一项上的中饱提出来弥补的就是了。

从此之后，直到厂房落成，机器运到，他便一连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。直到第三个年头，却出了钦差查办的事。正是：追风莫漫夸良骥，失火须防困跃龙。

从第八十六回之末，苟才出现，八十七回起，便叙苟才的事，直到此处九十四回已终，还不知苟才为了何事，再到上海。谁知他这回到上海，又演出一场大怪剧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五回

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

苟才自从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之后，腰缠也满了。这两年当中，弄了五六个姨太太。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，也长到十七八岁了，又娶了一房媳妇。此时银子弄得多，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，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

不料当到第三年上，忽然来了个九省钦差，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赋的。那钦差奉旨之后，便按省去查。这一天到了安庆，自抚台以下各官，无不懍懍栗栗。第一是个藩台，被他缠了又缠，弄得走头无路，甚么厘金咧、杂捐咧、钱粮咧，查了又查，驳了又驳。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，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，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，外面虽是雷厉风行，装模作样，其实说到他的内情，只要有钱送给他，便万事全休的了。藩台得了这个消息，便如法泡制，果然那钦差马上就圆通了，回上去的公事，怎样说怎样好，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。

钦差初到的时候，苟才也不免栗栗危惧，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，方才放心。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，他却才一封咨文到抚台处，叫把银元局总办苟道先行撤差，交府厅看管，俟本大臣彻底清查后，再行参办。这一下子，把苟才吓得三魂去了二魂，六魄剩了一魄！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，一心只愁两年多与童佐闾狼狽为奸所积聚的一注大钱，万一给他查抄

了去，以后便难于得此机会了。当时奉了札子，府经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。他那位小少爷，名叫龙光，此时已长到十七八岁了，虽是娶了亲的人，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，除了吃喝嫖赌之外，一样也不懂得。此刻他老子苟才撤差看管，他倘是有点出息的，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了；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，一天到晚，躲在赌场妓馆里胡闹。苟才打发人把他找来，和他商量，叫他到外头打听打听消息。龙光道：“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，怎么样的做弊，我又没经过手，这会儿出了事，叫我出来打听些甚么！”苟才大怒，着实把他骂了一顿；然而于实事到底无济，只好另外托人打听。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，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，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，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，所以他的人缘还好。自从他落了府经厅之后，来探望他、安慰他的人，倒也络绎不绝。便有人暗中把藩台如何了事的一节，悄悄的告诉了他。苟才便托了这个人，去代他竭力斡旋，足足忙了二十多天，苟才化了六十万两银子，好钦差，就此偃旗息鼓的去了。苟才把事情了结之后，虽说避免了查办，功名亦保住了，然而一个银元局差使却弄掉了。化的六十万虽多，幸得他还不在乎此，每每自己宽慰自己道：“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。”

幸得抚台宪眷还好，钦差走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又委了他两三个差使，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，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。如此又混了两年，抚台调了去，换了新抚台来，苟才便慢慢的不似从前的红了。幸得他宦囊丰满，不在乎差使的了。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，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，兼且得了个怔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闻声则惊，在安庆医了半年，不见有效，便带了全眷，来到上海，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，遍处访问名医；医了两个月也不见效，所以又来访问继之，也是求荐名

医的意思。已经来过多次，我却没有遇着，不过就听得继之谈起罢了。

当下继之到外面去应酬他，我自办我的正事；等我的正事办完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。我不知他谈些甚么，心里熬不住，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。他已经不认得我了，重新谈起，他方才省悟，又和我拉拉扯扯，说些客气话。我道：“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，不要因我出来了打断了话头，让我也好领教领教。”苟才听说，又回身向继之汨汨而谈，直谈到将近断黑时，方才起去。我又问了继之他所谈的上半截，方才知道是苟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就亲，听来的一段故事，今日偶然提起了，所以谈了一天。

你道他谈的是谁？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。那位汪中堂是钱塘县人，正室夫人早已没了，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，其余全眷人等，都住在钱塘原籍。把自己的一个妹子，接到家里来当家。他那位妹子，是个老寡妇了，夫家没甚家累，哥哥请他回去当家，自然乐从。汪府中上下人等，自然都称他为姑太太。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，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；还有一个孙少爷，年纪已经不小，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。那位大少奶奶，向来治家严肃，内外界限极清，是男底下人，都不准到上房里去，雅头们除了有事跟上人出门之外，不准出上房一步。因此家人们上他一个徽号，叫他迂奶奶。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，迂奶奶把他待得如同婆婆一般，万事都禀命而行，教训儿子也极有义方，因此内外上下，都有个贤名。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，是最相信的菩萨，除了家中香火之外，还天天要入庙烧香。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，是无论甚么庙都要到的；迂奶奶却不然，只认定了一个甚么寺，是他烧香所在，其余各庙，他是永远不去的。

有一天，他去烧香回来，轿子进门时，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，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，便喝停住了轿，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。裁缝连忙垂手，禀称是孙少爷叫做的，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。迂奶奶便不言语。等轿子抬了进去，回到上房之后，把儿子叫来。孙少爷不知就里，连忙走到。迂奶奶见了，劈面就是一个巴掌，问道：“你做纱披风给谁？”孙少爷被打了一下，吃了一惊，不知何故；及至迂奶奶回了出来，方才知道。回道：“这是媳妇要用的，并不是给谁。”迂奶奶道：“他没有这个？”孙少爷道：“有是有的，不过是三年前的东西，不大时式了，所以再做一件。”迂奶奶听说，劈面又是一个巴掌。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。孙少奶奶知道了，也连忙过来跪着陪不是。迂奶奶只是不理。旁边的丫头、老妈子看见了，便悄悄的去报知姑太太。姑太太听了，便过来说情。迂奶奶道：“这些贱孩子，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，他总拿我的话当做耳边风！出去应酬的衣裳，有了一件就是了，偏是时式咧，不时式咧，做了又做。三年前的衣服，就说不时式了；我穿的还是二十年前的呢！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，不能进学中举，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，吃的穿的，都是祖老太爷的；就是自己有能耐，做了官，赚了钱，也要想想朱柏庐先生《治家格言》的话，‘一丝一缕，当思来处不易’。这些话，我少说点，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们，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！”姑太太道：“少奶奶说了半天，倒底谁做了甚么来啊？”迂奶奶道：“那年办喜事，我们盘里是四季衣服都全的；他那边陪嫁过来的，完全不完全，我可没留神。就算他不完全罢，有了我们盘里的，也就够穿了。叫甚么少奶奶嫌式子老了，又在那里做甚么实地纱披风了。你说他们阔不阔！”

姑太太道：“年轻孩子们，要时式，要好看，是有的。少

奶奶教训过就是了，饶了他们叫起去罢，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呀，姑太太！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！甚么叫做年轻小孩子，就应该要时式，要好看？我也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，不是下娘胎就老的，我可没那样过。我偏不饶他们，看拿我怎么！”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，心里老大不快活，冷笑道：“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，多件把披风算不了甚么；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，只要做起来，不拿他瞎糟蹋，也就算得一丝一缕，想到来处不易的了。要是天下人都象了少奶奶的脾气，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，都要饿死了！”迂奶奶听了，并不答姑太太的话，却对着儿子、媳妇道：“好，好！怨得呢，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！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、媳妇，凭你腰把子再硬点，是没用的！”姑太太听了，越发气了上来，说道：“少奶奶这是甚么话！他是姓汪的人，化他姓汪的钱，再化多点，也用不着我旁人做甚么腰把子！”迂奶奶道：“就是这个话！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，管得着姓汪的事，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。”姑太太这一气，更是非同小可！要待和他发作起来，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象样，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。回到自己房里，把迂奶奶近年的所为，起了个电稿，用自己家里的密码，编了电报，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。

那位两广制军得了电报，心里闷闷不乐，想了半天，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。这里钱塘县知县，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，心中惊疑不定，不知是何事故，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。原来是：“某寺僧名某某，不守清规，祈速访闻，提案严办，余俟函详。”共是二十二个字。其余便是收电人名、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。知县看了，十分惶惑，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甚事，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？这和和尚又犯了甚么事，

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，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？又叫我作为访案，又叫我严办，却又只说得他“不守清规”四个字，叫我怎样严办法呢？办到甚么地步才算严呢？便拿了这封电报，和刑名老夫子商量。老夫子道：“据晚生看来，我们这位老中堂，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。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，他还代那强盗念一天《往生咒》呢。他有到电报要办的人，所犯的罪，一定是大的；不啊，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。据晚生的意思，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，一面打个电报，请示办法。好得他有‘余俟函详’一句，他墨信里头，总有一个办法在内，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。老父台以为如何？”知县也没甚说得，只好照他的办法，立刻出了票子，传了值日差役，去提和尚，说马上要人问话。不一会提到了，知县意思要先问一堂，回想这件事又没个原告，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，叫我拿甚么话问他呢。没奈何，叫把他先押起来，明天再问。

谁知到了明天，大清老早，知县才起来，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。知县吃了一惊，便叫自己孺人迎接款待。迂奶奶行过礼之后，便请见老父台。知县在房中听见，十分诧异，只得出来相见。见礼已毕，迂奶奶先开口道：“听说老父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，不知他犯了甚么事？”知县听说，心中暗想，刑席昨天料说这和和尚关涉他家的事，这句话想是对的。此刻他问到了，叫我如何回答呢。若说是我访拿的，他更要钉着问他犯的是甚么罪，那更没得回答了。迂奶奶见知县不答话，又追问一句道：“这个案，又是谁的原告？”知县道：“原告么，大得很呢！”嘴里这么说，心里想道，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，他便不好再问。回想又不好，他们那等人家，那个衙门他不好去，我顶多不过说抚台叫拿的，万一他走到抚台那里去问，我岂不是白碰钉子！迂奶奶又顶着问道：“到底那个

的原告？大到那么个样子，也有个名儿？”知县此时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是闽浙总督，昨天电札叫拿的。”迂奶奶吃了一惊道：“他有甚么事犯到福建去，要那边电札来拿他？”知县道：“这个侍生那里知道，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。”迂奶奶低头一想道：“不见得。”知县道：“没有人告发，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。”迂奶奶道：“这么罢，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甚么罪，老父台也不便问他，拿他搁在衙门里，倒是个累赘。念他是个佛门子弟，准他交了保罢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上宪电拿的犯人，似乎不便交保。”迂奶奶道：“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，随时要人，随时交案，似乎也不要紧。”知县道：“那么侍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叫谁保呢？”知县道：“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就是我来保了他罢。”知县心中只觉好笑，因说道：“府上这等人家，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，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；不如少夫人回去，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罢。”迂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，说道：“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，可使得？”知县道：

“这也使得。”

迂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，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，马上保了知尚出去。知县便道：“如此，少夫人请宽坐，侍生出去发落了他们。”说罢，便到外头去，叫传地保。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，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点跷蹊；不过看着那迂奶奶也差不多有五十岁的人，疑心不到那里去就是了。但是叫他们保了去，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，他们又不肯交，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。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，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；并交代他切要留心，”如果被他走了，追你的狗命！”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，只得自认晦气，领命下去。这件事，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，不觉又动了怒，详详细细的，

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。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。不一日，就有回电来，和尚仍请拿办，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堡地方，额镌某某精舍屋内，查抄本宅失赃，并将房屋发封云云。知县一见，有了把握，立刻飭差去提和尚，立时三刻就要人。一面亲自坐了轿子，带了差役书吏，叫地保领路，去查赃封屋。到得那里，入门一看，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，后面还有一座两亩多地的小花园。外进当中，供了一尊哥窑观音大士象，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。入到内进，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，摆设的都是夏鼎商彝。墙上的字画，十居其九，是汪中堂的上款。再到房里看时，红木大床，流苏熟罗帐子，妆奁器具，应有尽有，甚至便壶马桶，也不遗一件。衣架上挂着一领袈裟，一顶僧帽，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。还有一面小镜架子，挂着一张小照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那个迂奶奶！知县先拿过来，揣在怀里。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。差役早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，及两个老妈，一个丫头拿下了。查点已毕，便打道回衙，一面发出封条，把房屋发封。

知县回到衙门时，谁知迂奶奶已在上房了。见了面，就问道：“听说老父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知县回来时，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，及见了迂奶奶，不觉想起一桩心事来。便道：“侍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；回来问过了，果然是少夫人的，自然要送还。此刻侍生要出去发落一件希奇古怪的案件，就在二堂上问话。”又对孺人道：

“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。”说着，匆匆出去了。

正是：只为遭逢强令尹，顿教愧煞少夫人。不知那钱塘县出去发落甚么希奇古怪案件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六回

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

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，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甚么事，被他查着凭据。欲待声张，却又怕于面子有碍，只得咽一口气，写一纸休书，把老婆休了，再娶这一位孺人的。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，那迂奶奶又自己碰了来，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，借迂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丑。

当时坐了二堂，先问“和尚提到了没有”，回说“提到了”。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，问道：“你有师父没有？”回说：“有。”又问：“叫甚名字？”回说：“叫某某。”又问：“你还有甚么人？”回说：“有个师太。”问：“师太是甚么人？”回说：“师太就是师太，不知道是甚么人。”问：“师父师太，可是常住在哪里？”回说：“不是，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。”问：“天天甚时候来？”回说：“或早上，或午上，说不定的。”问：“们住在那里？”说：“师父住在某庙里，师太不知道住在哪里。”问：“他们天天来做甚么？”回说：“不知道。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，我们都赶在外面，不许进去，不知他们做甚么。有一回，我要偷进去看看，老妈妈还喝住我，不许我进去，说师父和师太太呢。”知县喝道：“胡说！”随在身边取出那张小照，叫衙役递给小和尚，问他：“这是谁？”小和尚一看见，便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师太。”知县叫把小和尚带

下去，把和尚带上来。知县叫抬起头来。和尚抬起头，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，只见他生得一张白净面孔，一双乌溜溜的色眼，倒也唇红齿白。知县把惊堂一拍道：“你知罪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僧人不知罪。”知县冷笑道：“好个不知罪！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！”把签子往下一撒，差役便把和尚按倒，褪下裤子，一啊，二啊的打起来。打到二十多下，知县喝叫停住了。问那行刑的差役道：“你们受了那和尚多少钱，打那个虚板子？”差役吓得连忙跪下道：“小的不敢，没有这件事。”知县道：“哼！我做了二十多年老州县，你敢在我跟前捣鬼呢！”喝叫先把他每人先打五十大杖，锁起来；打得他两个皮开肉绽，锁了下去。知县喝叫再打和尚。这回行刑的，虽是受了钱，也不敢做手脚了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没命的打下去，打得那和尚杀猪般乱叫。一口气打了五百板，打得他血肉横飞，这才退堂。入到上房，只见那迂奶奶脸色青得和铁一般，上下三十二个牙齿一齐叩动，浑身瑟瑟乱抖。

原来知县说是发落希奇古怪案子，又叫他孺人去看，孺人便拉了迂奶奶同去。迂奶奶就有点疑心，不肯去，无奈一边尽管相让。迂奶奶回念一想，那和尚已经在保，今天未听见提到，或者不是这件事也未可知，不妨同去看看。原来那和尚被捉时，他一党的人都不在寺里，所以没人通信。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，赶去报信，迂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，赶到衙门里来了，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。当下走到屏风后头，往外一张，见只问那小和尚。心中虽然吃了一惊，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，问他，我倒不怕，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。后来见知县拿小照给小和尚看，方才颜色大变，身上发起抖来。孺人不知就里，见此情形，也吃了一惊，忙叫丫头仍扶了到上房去。再三问他觉得怎么，他总是一言不发。又叫打轿子“我回去”。谁

知这县衙门宅门在二堂之后，若要出去，必须经过二堂，堂上有了堂事，是不便出去的。迂奶奶愈加惊怪，以为知县故意和他为难。又听得老妈子们来说：“老爷好古怪！问了小和尚的话，却拿一个大和尚打起来，此刻打的要死快了！”迂奶奶听了，更是心如刀刺，又是羞，又是恼，又是痛，又是怕。羞的是自己不合到这里来当场出丑；恼的是这个狗官不知听了谁的唆使，毫不留情；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，受此毒刑；怕的是那知县虽然不敢拿我怎样，然而他退堂进来，着实拿我挖苦一顿，又何以情呢！有了这几个心事，不觉越抖越利害，越见得脸青唇白，慢慢的通身抖动起来。吓得孺人没了主意。恰好知县退堂进来，他的本意是要说两句挖苦话给他受受的，及至见了她如此光景，也就不便说了。连忙叫人去拿姜汤来，调了定惊九灌下去。歇了半晌，方才定了，又不自觉一阵阵的脸红耳热起来。知县道：“少夫人放心！这件事只怪和尚不好。别人不打紧，老中堂脸上，侍生是要顾着的，将来办下去，包管不碍着府上丝毫的体面。”迂奶奶此时，说谢也不是，说感激也不是，不知说甚么好，把一张脸直红到颈脖子上去。知县便到房里换衣去了。

迂奶奶无奈，只得搭讪着坐轿回府。

这边知县却叫人拿了伤药去替和尚敷治，说用完了再来拿，他的伤好了来回我。家人拿了出去，交代明白。过了几天，却不见来取伤药。知县心里疑惑，打发人去问，回说是已经有人从外头请了伤科医生，天天来诊治了。知县不觉一笑。等过了半个月，人来说和尚的伤好了，他又去坐堂，提上来喝叫打，又打了一百板押下去。那边又请医调治，等治得差不多好了，他又提上来打。如此四五次，那知县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，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叫人去给那和尚说：“你犯的罪，我自

己知道。你到了堂上，如果供出实情，你须知汪府上是甚么人家，只怕你要死无葬身之地呢！我此刻教你一个供法：你只说向来以化斋为名，去偷人家的东西；并且不要说都是偷姓汪的，只拣那有款的字画，说是偷姓汪的，其余一切东西，偷张家的，偷李家的，胡乱供一阵。如此，不过办你一个积窃，顶多不过枷几天就没事了。”和尚道：“他提了我上去，一问也不问就是打，打完了就带下来，叫我从何供起！”那人道：“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。你只照我所教的供，是不错的。”和尚果然听了他的话，等明日问起来，便照那人教的供了。知县也不再问，只说道：“据你所供东西是偷来的，是个贼；但是你做和尚的，为甚又置备起妇人家的妆奁用具来，又有女鞋在床底下？显见得是不守清规了。”喝叫拖下去打，又打了三百板，然后判了个永远监禁。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，叫人来领赃，只把几张时人字画领了去。一面写个稟帖稟复汪中堂，也只含含糊糊的，说和尚所偷赃物，已讯明由府上领去；和尚不守清规，已判永远监禁。汪中堂还感激他办得干净呢。他却是除了汪府领去几张字画之外，其余各赃，无人来领，他便声称存库，其实自行享用了。更把那一所甚么精舍，充公召卖，却又自己出了二百吊钱，用一个旁人出面来买了，以为他将来致仕时的菟裘。

苟才和继之谈的，就是这么一桩故事。我分两橛听了，便拿我的日记簿子记了起来。

天已入黑了。我问继之道：“苟才那厮，说起话来，没有从前那么乱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上了年纪了，又经过多少阅历，自然就差得多了。”我道：“他来求荐医生，不知大哥可曾把端甫荐出去？”继之道：“早十多天我就荐了，吃了端甫的药，说是安静了好些。他今天来算是谢我的意思。”说话间，已开夜饭，忽然端甫走了来。继之便问吃过饭没有。端甫道：

“没有呢。”继之道：“那么不客气，就在这里便饭罢。”端甫也就不客气，坐下同吃。

饭后，端甫对继之道：“今天我来，有一件奇事奉告。”继之忙问：“甚么事？”端甫道：“自从继翁荐我给苟观察看病后，不到两三天，就有一个人来门诊，说是有了个怔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闻声则惊，求我诊脉开方。我看他六脉调和，不象有病的，便说你六脉里面，都没有病象，何以说有病呢。他一定说是晚上睡不着，有一点点小响动，就要吓的了不得。我想这个人或者胆子太小之过，这胆小可是无从医起的，虽然药书上或有此一说，我看也不过说说罢了，未必靠得住，就随便开了个安神定魄的方子给他。他又问这个怔忡之症会死不会。我对他说：‘就是真正得了怔忡之症，也不见得一时就死，何况你还不是怔忡之症呢。’他又问忌嘴不要，我回他说不要忌的，他才去了。不料明天他又来，仍旧是覬覬琐琐的问，要忌嘴不要，怕有甚么吃了要死的不。我只当他一心怕死，就安慰他几句。谁知他第三天又来了，无非是那几句话，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。及至细细的诊他脉象，却又不是，仍旧胡乱开了个宁神方子给他。叫他缠了我六七天。上前天我到苟公馆里去，可巧巧儿碰了那个人。他一见了我，就涨红了脸，回身去了。当时我还不以为意，后来仔细一想，这个情形不对，我来看病时，口口声声说的病情，和苟观察一样的，却又口口声声只问要忌嘴不要，吃了甚么是要死的，从来没问过吃了甚么快好的话，这个人又是苟公馆里的人，不觉十分疑惑起来。要等他明天再来问他，谁知他从那天碰了我之后，就一连两天没来了。真是一件怪事！我今天又细细的想了一天，忽然又想起一个疑窦来：他天天来诊病，所带来的原方，从来是没有抓过药的。大凡到药铺里抓药，药铺里总在药方上盖个戳子，打个码

子的；我最留神这个，因为常有开了要紧的药，那病人到那小药铺子里去抓，我常常知照病人，谁家的药靠得住，谁家的靠不住，所以我留神到这个。继翁，你看这件事奇不奇！”我和继之听了，都不觉楞住了。我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个是他家甚么人，倒不得明白。”端甫道：“他家一个少爷，一个书启老夫子，一个帐房，我都见过的。并且我和他帐房谈过，问他有几位同事，他说只有一个书启，并无他人。”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难道是底下人？”端甫道：“那天我在他们厅上碰见他，他还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抽烟，并不象是个下人。”继之道：“他跟来的穷亲戚本来极多，然而据他说，早都打发完了。”端甫道：“不问他是谁，我今天是过来给继翁告个罪，那个病我可不敢看了。他家有了这种人，不定早晚要出个甚么岔子，不要怪到医生头上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何必呢。端翁只管就病治病，再知照他忌吃甚么，他要在旁边出个甚么岔子，可与你医生是不相干的。”端甫道：“好在他的病，也不差甚么要痊愈了。明天他再请我，我告诉他要出门去了，叫他吃点丸药。他那种阔佬，知道我动了身，自然去请别人；等别人看熟了，他自然就不请我了。”说罢，又谈了些别的话，方才辞去。

我和继之参详这个到底是甚么人，听那个声口，简直是要探听了一个吃得死的东西，好送他终呢。继之道：“谁肯作这种事情，要就是他的儿子。”我道：“干是旁人是不肯干这个的。干到这个，无非为的是钱，旁人干了下来，钱总还在他家里，未必拿得动他的。要说是儿子呢，未必世上真有这种枭獍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也难说，我已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了。这里上海有一个富商，是从极贫寒、极微贱起家的。年轻时候，不过提个竹筐子，在街上叫卖洋货，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。不多几时便发了财，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货铺子开着，其余大行大店，

他有股分的，也不知多少。生下几个儿子，都长大成人了。内中有一个最不成器的，终年在外头非嫖即赌，他老子知道了，便限定他的用钱，每月叫帐房支给他二百洋钱。这二百块钱，不定他两三个时辰就化完了，那里够他一个月的用。闹到不得了，便在外头借债用。起初的时候，仗着他老子的脸，人家都相信他，商定了利息，订定了日期，写了借据；及至到期向他讨时，非但本钱讨不着，便连一分几厘的利钱也付不出。如此搅得多了，人家便不相信他了。”他可又闹急了，找着一个专门重利盘剥的老西儿，要和他借钱，老西儿道：‘咱借钱给你是容易的，但是你没有还期，咱有点不放心，所以啊，咱就不借了。’他说道：‘我和你订定一个日子，说明到期还你；如果不还，凭你到官去告。好了罢？’老西儿道：‘哈哈！咱老子上你的当呢！打到官司，多少总要化两文，这个钱叫谁出啊！你说罢，你说订个甚期限罢？’他说道：‘一年如何？’老西儿摇头不說話。他道：‘半年如何？’老西儿道：‘不对，不对。’他道：‘那么准定三个月还你。’老西儿哈哈大笑道：‘你越说越不对了。’他想这个老西儿，倒不信我短期还他，我就约他一个远期，看他如何。他要我订远期，无非是要多刮我几个利钱罢了，好在我不在乎此。因说：‘短期你不肯，我就约你的长期，三年五年，随便你说罢。’老西儿摇摇头。他急道：‘那么十年八年，再长久了，恐怕你没命等呢！’老西儿仍是摇头不语。他着了气道：‘长期又不是，短期又不是，你不过不肯借罢了。你既然不肯借，为甚不早说，耽搁我这天！’老西儿道：‘咱老子本说过不借的啊。但是看你这个急法儿，也实在可怜，咱就借给你；但是还钱的日期，要我定的。’他道：‘如此要那一天还？你说。’老西儿道：‘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，你只在借据上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说我借到某人

多少银子，每月行息多少，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，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，咱就借给你了。’他听了一时不懂，问道：‘我借你的钱，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？莫非你这一笔款子，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么？’老西儿道：‘呸！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，怎么错到咱的爸爸头上来！呸，呸，呸！’他心中一想，这老西儿的主意却打得不错，我老头子不死，无论约的那一年一月，都是靠不住的，不如依了他罢。想罢，便道：‘这倒依得你。你可以借一万给我么？’老西儿道：‘你依了咱，咱就借你一万，可要五分利的。’他嫌利息太大。老西儿说道：‘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，格外相让的；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，总是加一加二的利钱呢。’两个人你争多，我论少，好容易磋磨到三分息。那老西儿又要逐月滚息，一面不肯，于是又重新磋磨，说到逐年滚息，方才取出纸笔写借据。

“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，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，提起笔来，要有十来斤重。平常写十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，也要费他七八分钟时候，内中还要犯了四五个别字。笔画多点的字，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。及至仿了下来，还不免有一两笔装错的。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，那可就好比新贡士殿试写一本策还难点了。好容易写出了‘某人借到某人银一万两’几个字，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。没奈何，请教老西儿。老西儿道：‘咱是不懂的，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。’他一想，先是爸爸两个字，非但不会写，并且生平没有见过。不要管他，就写了父亲罢。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‘父’字，却未曾写成‘艾’字，总算他本事的了。又写了半天，写出一个‘亲’字来，却把左半边写了个‘幸’字底下多了两点，右半边写成一个‘页’字，又把底下两点变成个‘兀’字。自己看看有点不象，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了。又想一想，就写‘死了’两个字，总不成文

理，却又想不出个甚么字眼来。拿着笔，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。偏又在‘父’字上头，漏写了个‘等’字，只急得他满头大汗。没奈何，放下笔来说道：‘我写不出来，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，再来写罢。’老西儿没奈何，由他去。

“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，是他们日常聚会所在，自有他的一班嫖朋赌友。他先把缘由叙了出来，叫众人代他想个字眼。一个道：‘这有甚么难！只要写“等父亲死后”便了。’一个说：‘不对，不对。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，不如用“等父亲歿后”。’一个道：‘也不好。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，刻起讣帖来，必称孤哀子，不如写“等做孤哀子后”罢’。”

正是：局外莫讥墙面子，此中都是富家郎。不知到底闹出个甚么笑话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七回

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

“内中有一个稍为读过两天书的，却是这一班人的篋片，起来说道：‘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，都是很通的，但是都有点不很对。’众人忙问何故。那人道：‘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，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，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。诸位所说的，还是不免死啊、歿啊的；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，也嫌不祥。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，包你合用。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，我虽不及古人，打个对折是要的。’他屈指一算，四个字是二千银子。便说道：‘承你的情，打了对折，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八折了，如何使得！’于是众人做好做歹，和他两个说定，这四个字，一百元一个字，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。那人应允了，才说出是‘待父天年’四个字。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，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西儿了。那人代笔写了，老西儿又不答应，说一定要亲笔写的，方能作数。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，签名画押，式式齐备。老西儿自己不认得字，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，方才放心。他又恐怕老西儿拿了借据去，不给他钱，不肯放手。于是又商定了，三人同去。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，走到胡同口，有一个测字的，老西儿叫给他看。测字的看了道：‘这是一张写据。’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，说道：‘不通，不通！甚么父天年！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，也写

在上头做甚么！’老西儿听了，就不答应。那人道：“这测字的不懂，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。”老西儿道：“有了，我们到票号里去，那里的先生们，自然都是通通儿的了。”于是一起同行，到得一家票号，各人看了，都是不懂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，又不在家。老西儿便嚷靠不住：“你们这些人串通了，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，那可不行！”其时票号里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，老西儿觉得票号里各人都看过了，惟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，何不请教请教他呢。便取了那借据，请那客人看。那客人看了一遍，把借据向桌子上一拍道：“这是那一个没天理、没王法、不入人类的混帐畜生忘八旦干出来的！”老西儿未及开口，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，当是一张甚么东西，连忙拿起来再看。一面问道：“到底写的是甚么？我们看好象是一张借据啊。”那客人道：“可不是个借据！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，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！”票号里的先生不懂道：“是谁的老子，可以把性命抵得钱用？”客人道：“我知道是那个泉獍干出来的！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，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！唉！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，不过偶然触着电气罢了，唉！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，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的。”一席话，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，要走又走不得。幸得老西儿听了，知道写的不错，连忙取回借据，辞了出来，去划了一万银子给他。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。他还问道：“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，为甚又忽然说我孝敬呢？”那人不懂道：“他几时说你孝敬？”他道：“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，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。”那人低头细想，方悟到‘泉獍’二字被他误作‘孝敬’，不觉好笑，也不和他多辩，乐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，一律都拿了票子来，要他改

做了待父天年的期，他也无不乐从，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。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，已经有七八万了。”

我听了不禁吐舌道：“他老子有多少钱，禁得他这等胡闹！”继之道：“大约分到他名下，几十万总还有；然而照他这样闹，等他老子死下来，分到他名下的家当，只怕也不够还债了。”说话时夜色已深，各自安歇。

过得几天，便是那陈稚农开吊之期。我和他虽然没甚大不了的交情，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，我因为买铜的事，也和他混熟了。况且他临终那天，我还去看过地，所以他讣帖来了，我亦已备了奠礼过去。到了这天，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，借此也看看他是甚么场面。吃过点心之后，便换了衣服，坐个马车，到寿圣庵去。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。只见那孝帐上面，七长八短，挂满了挽联；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。可是没个亲人，却由繆法人穿了白衣，束了白带，戴了摘缨帽子，在旁边还礼谢奠。我行过礼之后，回转身，便见计醉公穿了行装衣服，迎面一揖；我连忙还礼，同到客座里去。座中先有两个人，由醉公代通姓名，一个是莫可文，一个是卜子修。这两位的大名，我是久仰得很的，今日相遇了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可惜我一枝笔不能叙两件事，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，只能把这开吊的事叙完了，再补叙他们来历的了。

当下计醉公让坐送茶之后，又说道：“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，这里道台知道稚翁在客边，没有人照应，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。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，一直到今天，调排一切，都是他一人之力，实在感激得很！”卜子修接口道：“那里的话！上头委下来的差事，是应该效力的。”我道：“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。”醉公又道：“今天开吊，子翁又荐了莫可翁来，同做知客。一时可未想到，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，他二位都是

分道差委的人员，上司来起来，他二位招呼，不大便当。阁下来了最好，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，吃过便饭去，代招呼几个客。”说罢，连连作揖道：“没送帖子，不恭得很。”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左右我是没事的人，就在这里多坐一会，是不要紧的。”卜子修连说：“费心，费心。”我一面和他们周旋，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，下半天再来；一面卸下玄青罩褂，一面端详这客座。只见四面挂的都是挽幛、挽联之类，却有一处墙上，粘着许多五色笺纸。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，此刻没有客的时候，自然随意起坐。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，原来都是些挽诗，诗中无非是赞叹他以身殉母的意思。我道：“讣帖散出去没有几天，外头吊挽的倒不少了。”醉公道：“我是初到上海，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。幸得卜子翁指教，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。如果有人作了挽诗来的，一律从丰送润笔。这个风声一出去，便天天有得来，或诗，或词，或歌，或曲，色色都有。就是所挂的挽联，多半也是外头来的，他用诗笺写了来，我们自备绫绸重写起来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件事情办得好，陈稚翁从此不朽了！”醉公道：“这件事已经由督、抚、学三大宪联衔出奏，请宣付史馆，大约可望准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投进帖子来，是上海县到了，卜、莫两个，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。我做知客的，自不免代他迎了出去，先让到客座里。这位县尊是穿了补褂来的，便在客座里罩上玄青外褂，方到灵前行礼。卜、莫两个，早跑到孝堂里，笔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。上海县行过礼之后，仍到客座里，脱去罩褂坐下，才向我招呼，问贵姓台甫。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。卜、莫两个，在下面交椅上，斜签着身子，把脸儿身子向里，只坐了半个屁股。上海县问：“道台来过没有？”他两个齐齐回道：“还没有来。”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，把云板声

音都盖住了，人报淞沪厘捐局总办周观察、糖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。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，卜、莫两个，更不必说了。这两位观察却是罩了玄青褂来的，径到孝堂行礼，他三个早在孝帐前站着班了。行礼过后，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；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褂，自有家人接去。略谈了几句套话，便起身辞去。大家一齐起身相送。到得大门口时，上海县和卜、莫两个先跨了出去，垂手站了个出班；等他两个轿子去后，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，卜、莫两个，仍旧是站班相送。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、海防同知、上海道，及各局总办、委员等，纷纷来吊。卜、莫两个，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，都是照例站班，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，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。幸喜来客无多，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，就没有甚么人了。

忙到十二点钟之后，差不多客都到过了。开上饭来，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，于是大众换过小帽，脱去外褂，法人也脱去白袍。因为人少，只开了一个方桌，我和卜、莫两个各坐了一面，繆、计二人同坐了一面。醉公起身把酒。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，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，上头还好象有字，因为近视眼，看不清楚，故意带上眼镜，仔细一看，上头确是有字的，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，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。我心中莫名其妙，只是不便做声。席间谈起来，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。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，这是我知道的。大家因是午饭，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。

吃过饭后，莫可文先辞了去。我便向卜子修问道：“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，拴着一个纸条儿，上头还有几个字，不知是甚道理？”卜子修愕然，棱了一棱，才笑道：“我倒不留神，

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。”醉公道：“正是。我也不懂，正要请教呢。那纸条儿上的字，都是不可解的，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。”卜子修只是笑。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。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，卜子修道：“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，每有应酬，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。今天的事，兄弟自己也要用，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。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，便是羔皮的。褂子是个小羔，还可以将就用得，就借给了他。那件袍子，可是毛头太大了，这个天气穿不住。叫他到别处去借罢，他偏又交游极少，借不出来。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，彩衣街一带的农庄都认得的，同他出法子，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，说是代朋友买的，先要拿去看，看对了才要；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，要送到吴淞去看，今天来不及送回来，要耽搁一天的。那农庄上看兄弟的面子，自然无有不肯的；不过交代说，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，解了下来，是一定要买的。其实解了下来，穿过之后，仍旧替他拴上，有甚要紧。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，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，便不敢解下来。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，想不到要宽衣吃饭，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，就露了人眼。真是笑话！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。

坐了一会，家人来说马车来了，我也辞了回去。换过衣服，说起今天的情形，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，不禁叹道：“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！”继之道：“你这样说，可当《二十四史》都是信史了？”我道：“除他之外，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？”继之道：“你只要去检出《南北史》来看便知，尽有一个人的列传，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，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，你信那一面的好？就举此一端，已可概其余了。后人每每白费精神，往往引经注史，引史证经，生在几千年之后，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，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。其实极

显浅的史事，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，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。”

我道：“是一件甚么史事？”继之道：“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。《礼记》上载的：‘文王九十七乃终，武王九十三而终。’这可是读过《礼记》的小孩子都知道的，武王十三年伐纣，十九年崩；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，再加十九年，是一百十六岁；以此算去，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。《通鉴》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年，计算起来，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。请教依那一说的好？还有一层：依了《通鉴》，武王十九年崩，那年才得五十四岁；那又列入六经的《礼记》，反以不足信了。有一说，说是五十四岁是依《竹书纪年》的。《竹书纪年》托称晋太康二年，发魏襄王墓所得的，其书未经秦火，自是可信。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《竹书纪年》，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，并无五十四岁之说。据此看来，九十三、九十四，差得一年，似是可信的了，似乎可以印证《礼记》的了；然而武王死了下来，他的长子成王，何以又只得十三岁？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？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，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？这还是上古的事。最近的莫如明朝，并且明朝遗老，国初尚不乏人，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，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！再近点的，莫如明末，只一个弘光皇帝，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，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，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，叫做‘福禄酒’；那时候福王世子，亦已被害了，家散人亡，库藏亦已散失，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，便冒起福王来。亦有人说，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。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，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，贸然推戴他起来，要我们后人瞎议论，瞎猜摩？但是看他童妃一案，始终未曾当面，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。象这么种种的事情，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？”我道：“据此看来，经史都不能信的了？”

继之道：“这又不然。总而言之，不能泥信的就是了。大凡有一篇本纪，或世家，或列传的，总有这个人；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，至于那本纪、世家、列传所说的事迹，只能当小说看，何必去问他真假。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，或有传闻失实的，或有故为隐讳的，怎么能信呢。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，将来一定入《孝子传》的了。你生在今日，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；百年以后的人，那就都当他孝子了。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，那些《孝子传》，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。继之去了，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，大家说笑一番。我又道：“这两个人，我都是久仰大名的，今日见了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！”子安道：“据此说来，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。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，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。”我道：“说是可以，叫我先说那一个呢？”德泉道：

“你爱先说谁就说谁，何必问我们呢。”

我道：“我头一次到杭州，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。原来他不叫莫可文，叫莫可基。十八岁上便进了学，一直不得中举；保过两回廪，都被革了。他的行为，便不必说了。一向以训蒙为业；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，骨子里头，唆揽词讼，鱼肉乡民，大约无所不为的了。到三十岁头上，又死了个老婆，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，硬派人家送奠分，捞了几十吊钱。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。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。可文的老子，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，候了不知若干年，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；好容易捱得过了班，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，谁知得了一病，就此呜呼了。可文年纪尚轻，等到三年服满之后，才得二十岁左右，一面娶亲，一面想克承父志，便写信到京城，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，并代办验看，指省江苏，到部领凭。领到之后，便寄到

杭州来。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！部凭寄到后，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，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。可基是嫡堂哥哥，至亲骨肉无多，不免要过来帮忙，料理丧事。亏得他足智多谋，见景生情，便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去和弟妇商量说：此刻兄弟已经死了，又没留下一男半女，弟妇将来的事，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。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，如何来得及呢。兄弟捐官的凭照，放在家里，左右是没用的，白糟蹋了；不如拿来给我，等我拿了他去到省，弄个把差使，也可以雇家，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。他弟妇见人已死了，果然留着也没用，又不能抵钱用的，就拿来给了他。他得了这个，便马上收拾趁船，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。”

正是：源流虽一派，泾渭竟难分。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，尚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八回

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

“从此之后，莫可基便变成了莫可文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也只说莫可文，不再说莫可基了。莫可文到了苏州，照例禀到缴凭，自不必说。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，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。他领到札子，又忙到镇江去禀到。你道他这个是个甚么意思？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，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，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两三年书的，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，却有个宾东之分在那里。所以莫可文到得镇江，禀见过本府下来，就拿帖子去拜少爷，片子后面，注明‘原名可基’。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，倒也知道敬重，亲自迎了出来，先行下拜。行礼已毕，便让可文上坐。可文也十分客气，口口声声只称少爷，只得分宾坐了。说来说去，无非说些套话。在可文的意思，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，给个差使。但是初见面，又不便直说，只说得一句‘此次到这边来，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’。伯丹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只当他是客气话，也支些客气话回答他。

可文住在客栈里十多天，不见动静，又去拜过两次伯丹。伯丹请他吃过一回馆子，却是个早局，又叫了四五个局来，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，伯丹却倾倒的了不得。可文很以为奇，暗暗的打听，才知道王太尊自从断弦之后，并未续娶，又没有个

姨太太，衙门里头，并无内眷。管儿子极严，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，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。伯丹要出来顽顽，无非是推说那里文会，那里诗会，出来顽顽个半天，不到太阳下山，就急急的回去了。就是今天的请客，也是禀过命，说出去会文，才得出来的。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，他见了就如海上神山一般，可望不可即的了。可文得了这个消息，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，虽托了他也是没用。据如此说，太尊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。要想当面说，自己又初入仕途，不知这话说得说不得。踌躇了两天，忽然想了一个办法，便请了几天假，赶回杭州去。

此时，他住的两间祖屋，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。这一次回来，便把行李搬到弟妇家去。告诉弟妇：‘已经禀过到了，此刻分在镇江，不日就可以有差使了。我此刻回来，接你到镇江同住。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，免得我身子在那边，心在这边，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，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。因此想把你接了去，同住在一起，我赚了钱，便交给你替我当家。有是有的过法，没有是没有的过法，自己一家人，那是总好说话的。’弟妇听了他这个话，自然是感激他，便问几时动身。可文道：‘我来时只请了十五天的假，自然越赶快越好。今天不算数，我们明天收拾起来罢。’弟妇答应了。因为他远道回来，便打了二斤三白酒，请他吃晚饭。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，便同桌吃起饭来。可文自吃酒，让弟妇先吃饭。

“等弟妇饭吃完了，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。却仗着点酒意，便和弟妇取笑起来，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。他弟妇本是个乡下人，虽然长得相貌极好，却是不大懂得道理，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，虽然知道涨红了脸，却不解得回避开去。可文见他如此，便索性道：‘弟妇，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。你今年才二十岁--’弟妇道：‘只有十九岁，你兄弟才二十岁呢。’可文

道：‘那更不对了！你十九岁便做了寡妇，往后的日子怎样过？虽说是吃的穿的有我大伯子当头，但是人生一世，并不是吃了穿了，就可以过去的啊。并且还有一层，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，但是一个公馆里面，只有一个大伯子带着一个小婢，人家看着也不雅相。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，但不知你肯不肯？’弟妇道：‘怎样的法子呢？’可文道：‘如果要两得其便，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。’

弟妇听了这句话，不觉登时满面通红，连颈脖子也红透了，却只低了头不言语。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道：‘你如果不肯呢，我断不能勉强你。不过有一句话，你要明白：你要替我兄弟守节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事；不过象你那个守法，就过到头发白了，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。街邻人等，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。我此刻到了省，通江苏的大小官员，都知道我叫莫可文。两面证起来，你还是个有夫之妇。你这个节，岂不是白过了的么？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，我和你做了夫妻，岂不是两得其便？并且你肯依了，跟我到得镇江，便是一位太太。我亦并不拘束你，你欢喜怎样就怎样，出去看戏咧、上馆子咧，只要我差使好，化得起，尽你去化，我断不来拘管你的。你看好么？’他弟妇始终不曾答得一句话，还伏侍他吃过了酒饭，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。几日之间，收拾好家私行李，雇了一号船，由内河到了镇江，仍旧上了客栈。忙着在府署左近，找了一所房子，前进一间，后进两间，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，甚为合式，便搬了进去。喜得木器家私，在杭州带来不少，稍为添买，便够用了。搬进去之后，又用起人来：用了一个老妈子；又化几百文一月，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，便当是家人。弟妇此时便升了太太。安排妥当，明日便上衙门销假，又去拜少爷。

消停了两天，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，打了些酒，自己一早专诚去请王伯丹来吃饭。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，一向未曾还东，心上十分不安；此刻舍眷搬了来，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，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。伯丹道：‘先生赏饭，自当奉陪；争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，天未入黑，便要回署的，因此不便。’可文道：‘那么就改作午饭罢，务乞赏光！’伯丹只得答应了。不知又向老子捣个甚么鬼，早上溜了出来，到可文家去。可文接着，自然又是一番恭维。又说道：‘兄弟初入仕途，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使，所以租不出好地方，这房子小，简慢得很。好在我们同砚，彼此不必客气，回来请到里面去坐，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。’伯丹连称：‘好说，好说。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。’坐了一会，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，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。到得里面，伯丹便先请见师母。可文揭开门帘，到房里一会，便带了太太出来。伯丹连忙跪下叩头，太太也忙说：‘不敢当，还礼，还礼。’一面说，一面还过礼。可文便让坐，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，先开口说道：‘少爷，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，没有事时候，不嫌简慢，不妨常请过来坐坐。’伯丹道：‘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。’闲话片时，老妈子端上酒菜来，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。一面是可文敬酒，伯丹谦让入座。又说‘师母也请喝杯酒’。可文也道：‘少爷不是外人，你也来陪着吃罢。’太太也就不客气，坐了过来，敬菜敬酒，有说有笑。畅饮了一回，方才吃饭。饭后，就在上房散坐。可文方才问道：‘兄弟到了这里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砚的话？’伯丹道：‘这个倒不曾。’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，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，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。其时有几个客籍的文人，在镇江开了个文会，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，与一班文人结交。所以他在外头识了朋友，回去绝不敢提起；

这回他先生来了，也绝不敢提起。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，自己虽不便面陈，幸得学生是随任的，可以借他说上去，所以禀到之后，就去拜少爷。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！今天请他吃饭，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。当下又说道：‘少爷何妨提一提呢？’伯丹道：‘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，所以不便提起。’可文道：‘这个又当别论。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，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，尊大人是个官身，不便在外面体察的原故。象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，务请提一提。’伯丹答应了，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。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。太尊道：‘原来是先生，你为甚不早点说。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，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使呢。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？’伯丹道：‘十二三四岁那几年。’太尊道：‘你几岁上完篇的？’伯丹道：‘十三岁上。’太尊道：‘那么你还是他手上完的篇。’随手又检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，道：‘他何尝在庠，是个监生报捐的功名。’伯丹道：‘孩儿记得清清楚楚，先生是个秀才。’太尊道：‘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，家乡的事，全都糊里糊涂的了。你既然在他手下完篇的，明天把你文会上作的文章誉一两篇去，请他改改看，可不必要说是我叫的。’伯丹答应了，回到书房，誉好了一篇文章，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。可文读了一遍，摇头摆尾的，不住赞好道：‘少爷的文章进境，真是了不得！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，只有五体投地的了！’伯丹道：‘先生不要客气，这是家君叫请先生改的。’可文兀的一惊道：‘少爷昨天回去，可是提起来了？’伯丹道：‘是的。’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，一直钉住问，如何提起，如何对答，尊大人的颜色如何。伯丹不会撒谎，只得一一实说。可文听到秀才、监生一说，不觉呆了一呆，低头默默寻思，如果问起来，如何对答，须要预先打定主意。到底包揽词讼的先

生，主意想得快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早想定了。并且也料到叫改文章的意思，便不再和少爷客气，拿起笔来，飕飕飕的一阵改好了，加了眉批、总批，双手递与伯丹道：‘放恣放恣！尊大人跟前，务求吹嘘吹嘘！’伯丹连连答应。坐了一会，便去了。

到了明日是十五，一班佐杂太爷，站过香班，上过道台衙门，又上本府衙门。太爷们见太尊，向来是班见，没有坐位的。这一天，号房拿了一大叠手版上去。一会儿下来，把手版往桌上一丢，却早抽出一个来道：‘单请莫可文莫太爷。’众佐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，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，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，运气自然与众不同，无怪他独荷垂青了。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，对众同寅拱拱手，说声‘失陪’，便跟了手版进去。走到花厅，见了太尊，可文自然常礼请安。太尊居然回安拉炕，可文那里敢坐，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。太尊先开口道：‘小儿久被化雨，费心得很。老夫子到这边来，又不提起，一向失敬；还是昨天小儿说起，方才知道。’可文听了这番话，又居然称他老夫子，真是受宠若惊，不知怎样才好，答应也答应不出来，未了只应得两个‘是’字。太尊又道：‘听小儿说，老夫子在庠？’可文道：‘卑职侥幸补过廪，此次为贫而仕，是不得已之举，所以没有用廪名报捐。到了乡试年分，还打算请假下场。’太尊点头道：‘足见志气远大！’说罢，举茶送客。可文辞了出来。只见一班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，东站两个，西站三个的，在那里谈天。见了可文，便都一哄上前围住，问见了太尊说些甚么，想来一定得意的。可文洋洋得意的说道：‘无意可得。至于太尊传见，不过谈谈家乡旧事，并没有甚么意思。’内中一个便道：‘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？’可文道：‘没有，没有，不过同乡罢了。’说着，便除下大帽子，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，送上小帽换上；

他又卸下了外褂，交给小家人。他的公馆近在咫尺，也不换衣服，就这么走回去了。

“从此之后，伯丹是奉了父命的，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。每去，必在上房谈天，那师母也绝不回避，一会儿送茶，一会儿送点心，十分殷勤。久而久之，可文不在家，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了的。

“可文又打听得本府的一个帐房师爷，姓危号叫瑚斋的，是太尊心腹，言听计从的，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，又请瑚斋来家里吃饭，也和请伯丹一般，出妻见子的，绝无回避。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得风骚，逢人都有说有笑，因此危瑚斋也常常往来。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，可文才求瑚斋向太尊说项。太太从旁也插嘴道：‘正是。总要求危老爷想法子，替他弄个差使当当才好。照这样子空下去，是要不得了的！这里镇江的开销，样样比我们杭州贵，要是闹到不得了，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。’说罢，嫣然一笑。危瑚斋受了他夫妻嘱托，便向太尊处代他说项。太尊道：‘这个人啊，我久已在心的了。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，还要打听打听，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。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课卷，我节下送他点节敬罢了。’瑚斋道：‘莫某人的人品，倒也没甚么。’太尊道：‘你不知道：我看读书人当中，要就是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飞黄腾达上去的，十人之中，还有五六是个好人；若是但进了个学，补了个廪，以后便蹲蹬住的，那里头，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。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势。单靠着坐馆，能混得了几个钱，自然不够他用；不够用起来，自然要设法去弄钱。你想他们有甚弄钱之法？无非是包揽词讼，干预公事，鱼肉乡里，倾轧善类，布散谣言，混淆是非，甚至窝娼庇赌，暗通匪类，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，他们无做不到。我府底下虽然没有甚么重要差使，

然而委出去的人，也要拣个好人，免得出岔子，叫本道说话。莫某人他是个廩生，他捐功名，又不从廩贡上报捐，另外弄个监生，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甚么事，是个被革的廩生，那就好人有限了。’瑚斋道：‘依晚生看去，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；不过头巾气太重，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。晚生看他世情都还不甚了了，太尊所说种种，他未必去做。’太尊道：‘既然你保举他，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。’既而又说道：‘他既是世情都不甚了了的，如何能当得差呢。我看他笔墨还好，我这里的书启张某人，他屡次接到家信，说他令兄病重，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。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，没放他走，不如就请了莫某人罢。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，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，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。’瑚斋道：‘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。如此一来，他虽是个坏人，也要感激的学好了。’说罢，辞了出来，挥个条子，叫人送给莫可文，通知他。可文一见了信，直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。”

正是：任尔端严衡品行，奈渠机智善欺蒙。不知莫可文当了镇江府书启之后，尚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九回

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

“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书启之后，办事十分巴结；王伯丹的文章，也改得十分周到；对同事各人，也十分和气。并备了一分铺盖，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，每每公事忙时，就在衙门里下榻。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，自己公馆近在咫尺，何必如此；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，那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呢。他书启一席，就有了二十两的薪水；王太尊喜他勤慎，又在道台那边，代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使，也有十多两银子一月；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脚弄的，一个月也不在少处。后来太湖捕获盐梟案内，太尊代他开个名字，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，列入保举案内，居然过了县丞班。过得两年，太尊调了苏州首府，他也跟了进省。不幸太尊调任未久，就得病死了。那时候，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，想要捐过知县班，到京办引见，算来算去，还缺少一点。

正在踌躇设法，他那位弟妇过班的太太，不知和那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，把他几年的积蓄，虽未尽行卷逃，却已经十去六七了。他那位夫人，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好，作为谋差门路的，一旦失了，就同失了靠山一般；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，卷了一大半去！只气得他一个半死！自己是个在官人员，家里出了这个丑事，又不便声张，真是哑子吃黄连，自家心里

苦。久而久之，同寅中渐渐有人知道了，指前指后，引为笑话。他在苏州蹲不住了，才求分了上海道差遣，跑到上海来。因为没了美人局，只怕是一直瘥到此刻的。这是莫可文的来历。

“至于那卜子修呢，他的出身更奇了。他是宁波人，姓卜，却不叫子修，叫做卜通。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。有一天，他在店楼上洗东西，洗完了，拿一盆脏水，从楼窗上泼出去。不料鄞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，这盆水不偏不倚，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。”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，忙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。容或有之，大凡官府出街，一定是鸣锣开道的，难道他聋了，听不见？”我道：“你且慢着驳，这一天恰好是忌辰，官府例不开道鸣锣呢。县大老爷大怒，喝叫停轿，要捉那泼水的人。众差役如狼似虎般拥到店里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，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。那差役便横拖竖曳，把他抓到轿前。县大老爷喝叫打，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，褪下裤子，当街打了五十小板子。”金子安道：“忌辰例不理刑名，怎么他动起刑来？”我道：“这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。当时把他打得血流漂杵！只这一打，把他的官兴打动了。他暗想：做了官便如此威风，可以任意打人。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，顶多不过骂两声，他还可以和我对骂；我如果打他，他也就不客气，和我对打了。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轿子上，并没有泼湿他的身，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利害！一面想，一面喊痛，哼声不绝。一面又想道：几时得我做了官，也拿人家这样打打，才出了今日的气。可怜这几下板子，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，方才得好。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，便把他辞歇了。

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，不曾娶妻的人，被东家辞了，便无家可归。”想起有个远房叔祖，曾经做过一任那里典史的，刻

下住在镇海，不免去投奔了他，请教请教，做官是怎样做的；象我们这样人，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。如果可以，我便上天入地，也去弄个官做做，方才遂心。主意打定，便跑到镇海去。不一日到了，找到他叔祖家去。他叔祖名叫卜士仁，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。后来因为受了人家二百文铜钱，私和了一条命案，偏偏弄得不周到，苦主那边因止泪费上吃了点亏，告发起来，便把他功名干掉了，他才回到镇海，其时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儿子卜仲容，在乡间的土财主家里，管理杂务，因此不常在家。孙子卜才，在府城里当裁缝。还有个曾孙，叫做卜兑，只有八岁，代人家放牛去了。卜士仁一个老头子，在家里甚是闷气，虽然媳妇、孙媳妇都在身边，然而和女人们总觉得没有甚么谈头。

“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，自是欢喜，问长问短，十分亲热。卜通也一一告诉，只瞒起了被鄞县大老爷打屁股的事。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，说道：‘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，外头做官的规矩，总是十分熟的了。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？不瞒叔公说，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，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。’卜士仁道：‘你的志气倒也不小，将来一定有出息的。至于官，是拿钱捐来的，钱多官就大点，钱少官就小点；你要做大官小官，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。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，那不过是叩头、请安、站班，却都要历练出来的。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，初出去的时候，总有点蹩手蹩脚的；等历练得多了，自然纯熟了。这是外面的话。至于骨子里头，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。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，你巴结得到；人家做不出的，你做得出。我明给你说穿了，你此刻没有娶亲，没有老婆；如果有了老婆，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，你送了进去，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，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，不消说的了。次一等的，是上司叫

你呵，你便马上遵命，还要在这上头加点恭维话，这也是升官的吉兆。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，你须知他也有上司，他巴结起上司来，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，没甚难为情。譬如我是个典史，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；那知县巴结知府，也是这样；知府巴结司道，也是这样；司道巴结督抚，也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是一样，没甚难为情。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，做官是一定得法的。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，那是非但不能做官，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。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，此刻传授给你。但不知你想做个甚么官？’卜通道：‘其实侄孙也不知做甚么官好。譬如要做个县大老爷，不知要多少钱捐来？’”

卜士仁道：‘好，好！好大的志气！那个叫做知县，是我的堂翁了。’又问：‘你读过几年书了？’卜通道：‘读书几年！一天也没有读过！不过在学堂门口听听，听熟了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两句罢了。’卜士仁道：‘没有读过书，怎样做得文官。你看我足足读了五年书，破承题也作过十多次，出起身来不过是个捕厅。象你这不读书的，只好充地保罢了。’卜通不觉楞住了，说道：‘不读书，不能做官的么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如果没读过书都可以做官的，那个还去读书呢？’又沈吟了一会道：‘我看你志气甚高，你文官一途虽然做不得，但是武弁一路还不妨事。我有一张六品蓝翎的功牌，从前我出一块洋钱买来的，本来打算给我孙子去用的，争奈他没志气，学了裁缝。我此刻拿来给了你，你只要还我一块洋钱就是了。’卜通道：‘六品蓝翎的功牌，是个甚么官？’卜士仁道：‘不是官，是个顶戴；你有了他，便可以戴个白石顶子，拖根蓝翎，到营里去当差。’卜通道：‘此刻侄孙有了这个，可是跑到营里，就有人给我差使？’卜士仁道：‘那里有这么容易！’

就有了这个，也要有人举荐的。’卜通道：‘那么侄孙有了这个，到那里去找人荐事情呢？’

“卜士仁又沈吟了一会道：‘路呢，是有一条，不过是要我走一趟。’卜通道：‘如果叔公可以荐我差使，我便要了那张甚么功牌。’卜士仁道：‘这么说罢，我们大家赌个运气，我们做伴到定海去走一趟。定海镇的门政大爷，是我拜把子的兄弟，我去托他，把你荐在那里，吃一份口粮。这一趟的船钱，是各人各出。事情不成，我白赔了来回盘缠；如果事成了，你怎样谢我？’卜通道：‘叔公怎说怎好，只请叔公吩咐就是了。’卜士仁道：‘如果我荐成功了你的差使，我要用你三个月口粮的。但是你每月的口粮都给了我，你自己一个钱都没了，如何过得？我和你想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：三个月的口粮，你分六个月给我，这六个月之中，每月大家用半个月的钱，你不至于吃亏，我也得了实惠了。你看如何？’卜通道：‘不知每月的口粮是多少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多多少少是大家的运气，你此刻何必多问呢。’卜通道：那么就依叔公就是了。’卜士仁道：‘那功牌可是一块钱，我是照本卖的，你不能少给一文。’卜通道：‘去吃一份口粮，也要用那功牌么？’卜士仁道：‘暂时尚用不着，你带在身边，总是有用的。将来高升上去，做百长，做哨官，有了这个，就便宜许多。’卜通道：‘这样罢，侄孙身边实在不多几个钱，来不及买了。此刻一块洋钱兑一千零二十文铜钱，我出了一千二百文。如果事情成功，我便要了，也照着分六个月拨还，每月还二百文罢。可有一层：事情不成功，我是不要他的。’卜士仁见有利可图，便应允了。当日卜士仁叫添了一块臭豆腐，留侄孙吃了晚饭。晚上又教他叩头、请安、站班，各种规矩，卜通果然聪明，一学便会。”次日一早，公孙两个，附了船到定海去。在路上，卜士仁悄悄对卜通道：

你要得这功牌的用处，你就不要做我侄孙。’卜通吃惊道：这话怎讲？’卜士仁道：‘这张功牌填的名字叫做贾冲，你要了他，就要用他的名字，不能再叫卜通了。’卜通还不懂其中玄妙，卜士仁逐一解说给他听了，他方才明白。说道：‘那么我一辈子要姓贾，不能姓卜的了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，可以呈请归宗的。’卜通又不懂那归宗是甚么东西，卜士仁又再三和他解说，他才明白。卜士仁道：‘有此一层道理，所以你不能做我的侄孙了。回来到了那边，你叫我一声外公，我认你做外孙罢。’两个商量停当，又把功牌交给卜通收好。

“到了定海，卜士仁带着卜通，问到了镇台衙门。挨到门房前面，探头探脑的张望。便有人问找那个的。卜士仁忙道：‘在下要拜望张大爷，不知可在家里？’那人道：‘那么你请里面坐坐，他就下来的。’卜士仁便带了卜通到里面坐下。歇了一会，张大爷下来了，见了卜士仁，便笑吟吟的问道：‘老大哥，是甚么风吹你到这来的？许久不见了。’卜士仁也谦让了两句，便道：‘我有个外孙，名叫贾冲，特为带他来叩见你。’说罢，便叫假贾冲过来叩见。贾冲是前一夜已经演习过的，就走过来跪下，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张大爷道：‘好漂亮的孩子！’卜士仁道：‘过奖了。’又交代贾冲道：‘张大爷是我的把兄，论规矩，你是称呼太老伯的；然而太靛琐了，我们索性亲热点，你就叫一声叔公罢。’张大爷道：‘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’一面问：‘几岁了？一向办甚么事？’卜士仁道：‘一向在乡下，不曾办过甚么。我在江苏的时候，曾经代他弄了个六品功牌，打算拜托老弟，代他谋个差使当当，等他小孙子历练历练。’张大爷道：‘老大哥，你也是官场中过来人，文武两途总是一样的，此刻的世界，唉！还

成个说话吗！游击、都司，空着的一大堆；守备、千总，求当个什长，都比登天还难；靠着一个功牌，想当差使，不是做兄弟的说句荒唐话，免了罢。’卜士仁忙道：‘不是这么说。但求鼎力位置一件事，或者派一分口粮，至于事情，是无论甚么都不拘的。’张大爷道：‘那么或者还有个商量。’卜士仁连连作揖道谢。

“贾冲此时真是福至心灵，看见卜士仁作揖，他也走前一步，请了个安，口称：‘谢叔公大人栽培。’张大爷想了一会道：‘事情呢，是现成有一个在这里，但是我的意思，是要留着给一个人的。’卜士仁连忙道：‘求老弟台栽培了罢。左右老弟台这边衙门大，机会多，再拣好的栽培那一位罢。’说时，贾冲又是一个安。张大爷道：‘但不知你们可嫌委屈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岂有此理！你老弟台肯栽培，那是求之不得的，那里有甚委屈的话！’张大爷道：‘可巧昨天晚上，上头撵走了一个小跟班。方才我上去，正是上头和我要人。这个差使，只要当得好，出息也不算坏。现在的世界，随便甚么事，都是事在人为的了。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。’卜士仁道：‘我当是一件甚么事，老弟台要说委屈。这是面子上的差使，便连我愚兄也求之不得，何况他小孩子，就怕他初出茅庐，不懂规矩，当不来是真的。’张大爷道：‘这个差使没有甚么难当，不过就是跟在身边，伺候茶烟，及一切零碎的事。不过就是一样，一天到晚是走不开的，除了上头到了姨太太房里去睡了，方才走得开一步。’卜士仁道：‘这是当差的一定的道理，何须说得。但怕他有多少规矩礼法，都不懂得，还求老弟台教训教训。’张大爷道：‘这个他很够的了，但是穿的衣服不对。’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‘我暂时借一身给他穿罢。’贾冲又忙过来请安谢了。张大爷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，一双挖花双梁鞋子

来，叫他穿上。那身衣服，是一件嫩蓝竹布长衫，二蓝宁绸一字肩的背心。贾冲换上了，又换鞋子。张大爷道：‘衣服长短倒对了，鞋子的大小对不对？’贾冲道：‘小一点，不要紧的，还穿得上。’穿上了，又向张大爷打了个扞谢过，张大爷笑道：‘这身衣服还是我五小儿的，你就穿两天罢。’贾冲又道了谢。卜士仁道：‘穿得小心点，不要弄坏了；弄脏了，那时候赔还新的，你叔公还不愿意呢。’张大爷又道：‘你的帽子也不对，不要戴罢，左右天气不十分冷。还要重打个辫子。’三小子在旁边听了，连忙叫了剃头的来，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辫子。大爷端详一会道：‘很过得去了。’

“这时候，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，便留他祖孙两个便饭。吃饭中间，张大爷又教了贾冲多少说话；又叫他买点好牙粉，把牙齿刷白了；又交代葱蒜是千万吃不得的。卜士仁在旁又插嘴道：‘叔公教你的，都是金石良言，务必一一记了，不可有负载培。’一时饭罢，略为散坐一会，张大爷便领了贾冲上去。贾冲因为鞋子小，走起路来，一扭一捏的，甚为好看。果然总镇李大人一见便合，叫权且留下，试用三天再说。三天过后，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，批了一分口粮给他。

他从此之后，便一心一意的伺候李大人，又十分会巴结，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，他无有做不到的。李大人站起来，把长衣一撩，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，屈了一膝，把便壶送到李大人胯下。李大人偶然出恭，他便拿了水烟袋，半跪着在跟前装烟；李大人一面才起来，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；连忙回转来，接了手纸，才带马子盖出去；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，请李大人洗手。凡此种种，虽然是他叔祖教导有方，也是他福至心灵，官星透露，才得一变而为闻一知十的聪明人。所以不到两个月功夫，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个得意的人，无论坐着睡着，

寸步离他不得。又多赏了他一分什长口粮，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。却有一层，他面子上虽在这里当差，心里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，没事的时候和同事的谈天，不出几句话，不是打听捐官的价钱，便是请教做官的规矩。同事的既妒他的专宠，又嫌他的呆气，便相约叫他‘贾老爷’。他道：‘你们莫笑我，我贾冲未必没有做老爷的时候。’同事的都不理他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在李大人那里伺候了三四个年头，他手下也积了有几个钱了。李大人有个儿子，捐了个同知，从京里引见了回来，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钱，要到河南到省去。这位少大人是有点放诞不羁的，暗想此次去河南，行李带的多，自己所带两个底下人恐怕靠不住，看见贾冲伺候老人家，一向小心翼翼，若得他在路上招呼，自己可少烦了多少心，不如向老人家处要了他去，岂不是好。主意定了，便向李大人说知此意。李大人起初不允，禁不得少大人再四相求，无奈只得允了。叫了贾冲来说知，并且交代送到河南，马上就赶回来，路上不可耽搁。贾冲得了这个差使，不觉大喜。”

正是：腾身逃出奴才籍，奋力投归仕宦林。不知贾冲此次跟了小主人出去。有何可喜之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回

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

“贾冲得了送少大人的差使，不觉心中大喜。也亏他真有机智，一面对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恋恋不舍的样子；一面对少大人，竭力巴结。少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，此次是单身到河南禀到。因为一向以为贾冲靠得住，便把一切重要行李，都交代他收拾。他却处处留心，甚么东西装在那一号箱子里，都开了一张横单；他虽不会写字，却叫一个能写的人在旁边，他口中报着，叫那个人写。忙忙的收拾了五天，方才收拾停当。”

这一天长行，少大人到李大人处叩辞。贾冲等少大人行过了礼，也上去叩头辞行。李大人对少大人道：‘你此次带贾冲出去，只把他当一员差官相待，不可当他下人。等他这回回来，我也要派他一个差使的了。’贾冲听了，连忙叩谢。少大人道：‘孩儿的意思就是如此，不消爹爹吩咐。’说罢，便辞别长行。自有一众家人亲兵等，押运行李。贾冲紧随在少大人左右，招呼一切。上了轮船，到了上海，便到一家甚么吉升栈住下。那少大人到了上海，自有他一班朋友请吃花酒，吃大菜，看戏，自不必提。那两个带来的家人，也有他的朋友招呼应酬，不时也抽个空，跑到外头顽去。只有贾冲独自一个，守在栈里，看守房间。

“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，代主人看行李么？原来他久已存

了一个不良之心，在宁波时，故意把某号箱子装的甚么东西，某号箱子装的甚么衣服，都开出帐来，交给主人。主人是个阔佬，拿过来不过略为过目，便把那篇帐夹在靴掖子里去了，那里还一一查点。他却在收拾行李时，每个衣箱里，都腾出两件不写在帐上；这不写在帐上的，又都做了暗号，又私下配好了钥匙。到了此时，他便乘隙一件件的偷出来，放在自己箱子里。他为人又乖巧不过，此时是四月天气，那单的、夹的、纱的，他却丝毫不动，只拣棉的、皮的动手。那棉皮东西，是此时断断查不着的；等到查着时，已经隔了半年多，何况自己又有一篇帐交出去的，箱子里东西，只要和帐上对了，就随便怎样，也疑心不到他了。你道他的心思细不细？深不深？险不险？他在栈里做这个手脚，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。”恰好这天做完了，收拾停当，一个家人名叫李福的，在外回来了，坐下来就叹气。贾冲笑问道：‘那里受了气来了，却跑回来长吁短叹？’李福道：‘没有受气，却遇了一件极不得意的事。’贾冲道：‘在这里不过是个过客罢了，有甚得意不得意的事？’李福道：说来我也是事不干己的。我从前伺候过一位卜老爷，叫做卜同群，是福建候补知县，安徽人氏。’贾冲听得一个‘卜’字，便伸长了耳朵去听。李福又道：‘一位少爷，名叫卜子修，随在公馆里。恰好那两年台湾改建行省，刘省三大人放了台湾抚台。少爷本只有一个监生，想弄个官出来当差，便到台湾投效，得了两个奖札。后来卜老爷死了，少爷扶柩回籍安葬。起复后，便再到福建，希图当个差使。谁知局面大变了，在那里一住十年，穷到吃尽当光。此刻老太太病重了，打电报叫他回去送终，他到得上海来，就盘缠断绝了。此刻拿了一张监照，两个奖札，在这里兜卖。’贾冲道：‘是奖的甚么功名？要卖多少钱呢？’李福道：‘头一个奖，是不论双单月，选用从九；第二个是

免选本班，以县丞归部尽先选用。都是台湾改省，开垦案内保的，只要卖二百块钱。听说此刻单是一个三班县丞，捐起来，最便宜也要三百多两呢，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，不然还办不来；此刻只要卖二百块，东西是便宜的。’贾冲道：‘只要是真的，我倒有个朋友要买。’李福道：‘东西自然是真的，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，怎么会假。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？’贾冲道：‘是在上海的。你去把东西拿来，等我拿把前路看看，我们也算代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。’李福道：‘如果真有人要，我便马上去拿来。’贾冲道：‘自然是有人要，我骗你做甚什。’

李福道：‘那么我去拿来。’说罢，匆匆去了。

“原来贾冲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，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，遇了人便打听，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。他虽然不认得字，但是何处该用朱笔，何处该用墨笔，咨、移、呈、札，各种款式，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。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，什么冒名顶替，假札假凭等事，是尤为查察得烂熟胸中。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，如何不心动？因叫李福去取来看。不一会，李福取了来。他接过仔细察看了一遍，虽然不识字，然而公事的款式，处处不错。便说道：‘待我拿去给朋友看看。但不知二百块的价钱，可能让点？’李福道：‘果然有人要了再说罢。’贾冲便拿了这东西，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。心中暗暗打算：这东西倒象真的，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。但是据李福说，看着他弄来的，料来假不到那里。一个人荡来荡去，没个着落，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，以定吉凶。那占卦的演成卦象，问占什么事。贾冲道：‘求名。’占卦的道：‘求名卦，财旺生官，近日已经有了机缘，可惜还有一点小阻碍。过了某日，日干冲动官爻，当有好消息。’贾冲道：‘我只问这个

功名是真的是假的？’占卦的道：‘官爻持世，真而又真，可惜未曾发动。过了某日，子水子孙，冲动己火官鬼；况且财爻得助，又去生官；那就恭喜，从此一帆顺风了。’贾冲听了，付过卦资，心中倒有几分信他，因他说的甚么财旺生官，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，这句已经应了；又说甚么目下有点阻碍，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，做了阻碍了。又回头一想，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，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，只要不求保举，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，但不知奖札会闹穿不会。忽又决意道：‘管他真的假的，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；他若是肯的，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，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，也是好的。’定了主意，便回到栈去。

“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，便把东西交还他道：‘前路怕东西靠不住，不肯还价。’李福着急道：‘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，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《申报》，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叩喜的，怎么说靠不住！’贾冲道：‘就是真的，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；他说若是十来块洋钱，不妨谈谈。’李福道：‘那是上天要价，下地还钱，我不怪他。若说是个假的，他买了这东西，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；如果部里说是假的，那就请部里办我！’贾冲听了这话，心中又一动，暗想看这着急样子，确是象真的。因说道：‘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。’李福叹道：‘人到了背的时候，还有甚说得！’说罢，自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回来说道：‘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，说至少要一百块，少了他不卖了。’贾冲又还他二十块，叫他去问，李福不肯；贾冲又还到三十，李福方才肯去。如此往返磋商，到底五十块洋钱成的交。

“少大人应酬过几天，便要到外面买东西，甚么孝敬上司的，送同寅的，自己公馆用的，无非是洋货。他们阔少到省，

局面自然又是一样。凡买这些东西，总是带了贾冲去，或者由贾冲到店里，叫人送来看。买完了洋货，又买绸缎。这两宗大买卖，又调剂贾冲赚了不少。贾冲心中一想：我买了那奖札，是要谋出身的，此刻除了李福，没有人知道；万一我将来出身，这名字传到河南去，叫他说穿了，总有许多不便，不如设法先除了他。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，身上弄了些毒疮，行走不便。那野鸡妓女，又到栈里来看他。贾冲便乘势对少大人说：‘李福这个人，很有点不正经，恐怕靠不住。就在栈里这几天，他已经闹的一身毒；还弄些甚么婆娘，三天五天到栈里来。照这个样子，带他到河南去，恐怕于少大人官声有碍。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，他尚且如此；跟少大人到了河南，少大人得了好差使，他还了得么！在外面欢喜顽笑的人，又没本事赚钱，少不免偷拐抢骗，乱背亏空，闹出事情来，却是某公馆的家人，虽然与主人不相干，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。何况这种人，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势子，在外头招摇撞骗。请少大人的示，怎样儆戒儆戒他才好，不然，带到河南去，倒是一个累。’他天天拿这些话对少大人说，少大人看看李福，果然满面病容，走起路来，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，便算给工钱，把他开发了，另外托朋友荐过一个人来。

“又过了几天，少大人玩够了，要动身了，贾冲忽然病起来，一天到晚，哼声不绝，一连三天，不茶不饭；请医生来给他看过，吃了药下去，依然如此。少大人急了，亲到他榻前，问他怎样了，可能走得动。他爬在枕上叩头道：‘是小的没福气跟随少大人，所以无端生起病来。望少大人上紧动身，不要误了正事。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，就兼程赶上去伺候。’少大人道：‘我想等你病好了，一起动身呢。’贾冲道：‘少大人的前程要紧，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。小的的病，自己知道早晚

是不会好的。’少大人无奈，只得带了两个家人，动身到镇江，取道清江浦，往河南去了。

“这边少大人动了身，那边贾冲马上就好了。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，不叫贾冲，就依着奖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，结交起朋友来。托了一家捐局，代他办事，就把这奖札寄到京里，托人代他在部里改了籍贯，办了验看，指省江苏。部凭到日，他便往苏州禀到，分在上海道差遣。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，又禀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，见了上司，那一种巴结的劲儿，简直形容他不出来。所以他分道不久，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使。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，从前没有甚么巡防局的。因为同治初年，湘乡曾中堂、合肥李中堂，奏准朝廷，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，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，那委员、司事便一年多似一年，至于工匠、小工之类，更不消说了，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，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，有了两条大路，居然是个镇市了，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。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，得了那个差使，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，倒也凡事必躬必亲。他自己坐在轿子里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，他便喝叫停下轿子，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，对那些车夫乱打，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，他嘴里还是混帐王八蛋、娘摩洗乱炮的乱骂。制造局里的总办、提调都是些道府班，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。新年里头，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。总办不知他有甚公事，便叫请他进来。见过之后，就有他的家人，拿了许多鱼灯、荷花灯、兔子灯之类上来，还有一个手版，他便站起来，垂手禀道：‘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，求大人赏收。’总办见了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恼，说道：‘小孩子顽的东西，何必老兄费心！’卜子修道：‘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，求大人赏收了。’又对总办的家人道：‘费心代我拿了上去，’

这手版说我替小少爷请安。’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。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。”那年恰好碰了中东之役，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，格外戒严。每天晚上，各厂的委员、司事都轮班查夜，就是总办、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；到半夜时，都在公务厅会齐一次，叫做‘会哨’。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，到了会哨时候，他一定穿了行装，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。常时还带着些点心，去孝敬总办，请各委员、司事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，放在公务厅天井里，做起汤圆来。总办来了，看见了，问是做甚么的。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。总办道：‘算了！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，如果中国打了胜仗，讲起和来，开兵费赔款的帐，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帐开上一笔呢。’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，听了这句话，走前一步，请了个安道：‘谢大人栽培。’总办见了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却又不好拿他怎样；只有对着别人，微微的冷笑一声。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，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，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，催做汤圆。众人见他那副神气，都在肚子里暗笑，卜子修只不觉着。催得汤圆熟时，一碗一碗的盛在那里，未曾拿上去，子修自己亲来一看，见是每碗四个，便拿起汤匙来，在别个碗上取了两个，凑在一个碗里，过细数一数，是六个无疑了，便亲自双手捧了，送至总办跟前，双手一献至额道：‘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！’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，笑说道：‘老兄太忙了！破了钞不算数，还要那么忙，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夜了。’总办说话时，他还垂着手，挺着腰，洗耳恭听。等总办说完了，他便接连答应‘是，是，是’。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，他总是觉不着。又去取一碗，添足了九个，亲自捧了，又拿了一个手板，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道：‘费心费心，代我拿上去，孝敬老太太，说是卑职卜子修孝

敬老太太的，久长富贵。这个手板，费心代回一回，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。’总办道：‘算了罢，不要觑琐了，老太太早已睡了。’卜子修道：‘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，老太太虽然睡了，也一定欢喜的。’总办无可如何，只得由他去闹。诸如此类的笑话，也不知闹了多少。

“最可笑的，是有一回一个甚么大员路过上海，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。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，自然阖城印委各员，都到码头恭迓。那卜子修打听得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，泊在金利源码头，便坐了轿子去迎迓。偏偏那轿子走得慢，看见那制造局总办、提调，以及各厂的红委员，凡够得上去接的，一个个都坐了马车，超越在轿子前头，如飞的去了。那总办、提调，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；其余各委员，也有两个人一辆的，也有三个人一辆的，最寒坐的是四个人一辆。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，悔不和别人打了伙，雇个马车，那就快得多了。一面想，一面骂轿班走得慢：‘你们吃老爷的饭，都吃到那里去了！腿也跑不动了！’一面骂，一面在轿子里跺脚，跺得轿班的肩膀生疼，越发走不动了。他更是恨的了不得，骂道：‘等一会回到局子里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！’嘴里骂着，心中生怕到得迟了，那边已经上了岸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又想到：‘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，是坐马车的，那就好了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喊住了他，附坐了上去了。’思想之间，轿子将近西门，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，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。”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，内中只坐了一人，便大呼小叫起来道：‘马车停一停！马车停一停！’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，回头一看，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，招手叫停车。也不知他有甚么要紧公事，姑且把马缰勒住，看他作何举动。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，便喝叫停轿，自己走了下来，交代轿班，赶紧到码头

去伺候，‘到迟了，误了我的差使，小心你们的狗腿！’说罢，三步两步，跑到那马车跟前，伸手把机关一拧，用力一拉，开了门，一脚跨了上去。抬头一看，只把他急个半死！你道车子上是谁？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，钦命二品衔、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！卜子修这一吓，竟是魂不附体！那马夫看见他一脚上了车，便放开缰绳，那马如飞而去了。只有卜子修此时，脸红过耳，连颈脖子都红了。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，跨又跨不进去，退又退不出来，弯着身子，站又站不直，急的又开口不得。道台见了这个情形，又可笑，又可恼，便冷笑道：‘你坐下罢。’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，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，顺手关上车门。谁知身上佩带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儿，夹在门缝里，那门便关不上，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。这一边呢，又不敢和道台平坐；若要斜签着身子呢，一条腿又要压到道台膝盖上，闹得他左不是右不是。他平日见了上司是最会说话的，这回却急得无话可说。”

正是：大人莫漫嫌唐突，卑职专诚附骥来。未知卜子修到底怎样下场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

“幸喜马车走得快，不多几时，便到了金利源码头了。卜子修连忙先下了车，垂手站着，等道台下车时，他还回道：是大人叫卑职坐的。”道台看了他一眼，只得罢了。后来他在巡防局里没有事办，便常常与些东洋车夫为难，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、司事的包车夫拿了去，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，有起事情来，偏偏和他作对。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，便托人和道台说，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，一直当差到此刻，也算当得长远的了。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。”

且慢！从九十七回的下半回起叙这件事，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，直到此处一百一回的上半回，方才煞尾。且莫问有几句说话，就是数数字数，也一万五六千了。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？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去听呢？不知非也，我这两段故事，是分了三四天和子安们说的，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，那些节目，我懒得叙上，好等这件事成个片段罢了。

这三四天功夫，早又有了别的事了。

原来这两天苟才又病了，去请端甫，端甫推辞不去。苟才便写个条子给继之，请继之问他是何缘故。继之便去找着端甫，问道：“听说苟观察来请端翁，端翁已经推掉了？”端甫道：“不错，推掉了。”继之道：“端翁，你这个就太古板了。他

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，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，就辞了人家呢？”端甫道：“不起之症，我还可以直说。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，叫我这做医生的，如何好过问！我在上海差不多二十年了，虽然没甚大名气，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，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！虽然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，但是现在的世人，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，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，等如愿以偿之后，贼人心虚，怕人议论，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之理？此刻只要苟观察离了他公馆，或者住在宝号，或者径到我这里住下，二十天、半个月光景，我可以包治好了。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，我一定不去的。”继之听了，倒也没得好说，只得辞了出来，便去找苟才。

其实苟才没甚大病，不过仍是怔忡气喘罢了。继之见面之下，只得说端甫这个人，是有点脾气的，偶然遇了有甚不如意的事，莫说请出门，就是到他那里门诊，他也不肯诊的，说是心绪不宁，恐怕诊乱了脉，误了人家的事。苟才道：“这个倒好，这种医生才难得呢。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。”说话时，苟才儿子龙光走进来，和继之请过安，便对苟才道：“前天那个人又来了，在那屋里等着，家人们都不敢来回。”苟才道：“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。”又对继之道：“继翁请宽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自出去了。

继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，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。龙光道：“从前人多，现在只有帐房先生丁老伯、书启老夫子王老伯；至于舍亲等人，早年就都各回旗去了。此刻没有甚么。”继之忽然心中一动道：我何妨设一个法，试探试探他看呢？因问道：“尊大人的病，除了咳喘怔忡，还有甚么病？近来请那一位先生？”龙光道：“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荐的王端甫先生。这两天请他，不知怎的，王先生不肯来了。昨天今

天都是请的朱博如先生。”继之道：“是那一位荐的？”龙光道：“没有人荐的，不过在报上看见告白，请来的罢了。老伯有甚朋友高明的，务求再荐一两个人，好去请教请教，也等家父早日安痊。”继之又想了一想道：“尊大人这个病是不要紧的，不过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。据我听见的，这个咳喘怔忡之症，最忌的是鲍鱼。”龙光道：“什么鲍鱼？”继之道：“就是海味铺里卖的鲍鱼，还有洋货铺子里卖那个东洋货，是装了罐子的。这东西吃了，要病势日深的。”刚说完了话，苟才已来了。龙光站起来，俄延了一会，就去了。

继之和苟才略谈了一会，也就辞回号里，对我们众人谈起朱博如来。管德泉道：“朱博如，这个名字熟得很，是在那里见过的。”金子安道：“就是甚么兼精辰州符，失物圆光的那个，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，还有谁！”德泉道：“哦！不错了。然而苟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？”继之道：“他化了钱，自然是爱请谁请谁，谁还管得了他。我不过是疑心端甫那句话说话。他家里说共一个儿子，一个帐房，一个书启，是那个要弄死他？这件事要做，只有儿子做。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，自然处处都有臬獍；但是平心而论，又何必人人都是臬獍呢？何况龙光那孩子，心里我不得而知；看他外貌，不象那样人。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，再过几天，就可以探听出来了。”我道：“怎么探听有种子的？”继之道：“你且不要问，你记着，下一个礼拜，提我请客。”我答应了。

光阴似箭，转瞬又过了一礼拜了。继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，请的苟才是正客，其次便是王端甫，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。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，并不上馆子。下午，端甫先来，问起：“请客是甚意思，可是又要我和苟观察诊脉？”继之道：“并不，我并且代你辩得甚好的。你如果不愿意，只说自己这两天

心绪不宁。向来心绪不宁，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。”不多一会，苟才也来了。大家列坐谈天。苟才又央及端甫诊脉。端甫道：“诊脉是可以，方子可不敢开，因为近来心绪不宁，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。”苟才道：“不开方不要紧，只要赐教脉象如何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个可以。”苟才便坐了过来，端甫伸出三指，在苟才两手上诊了一会道：“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，不过两尺沉迟一点，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，不要紧的。”苟才道：“不知应该吃点甚么药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个，实在因为心绪不安，不敢乱说。”苟才也就罢了。

一会儿，席面摆好了，继之起身把盏让坐。酒过三巡，上过鱼翅之后，便上一碗清燉鲍鱼。继之道：“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。”说罢，亲自一一敬上两片。苟才道：“可惜这东西，我这两天吃的腻了。”继之听了，颜色一变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搁。苟才不曾觉着；我虽觉着了，因为继之此时，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，所以也莫名其妙。因问苟才道：“想来是顿顿吃这个？”苟才道：“正是。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，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。”端甫道：“据《食物本草》，这东西是滋阴的，与怔忡不寐甚么相干！这又奇了！”

继之问苟才道：“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？”苟才道：“二十二岁了。”继之道：“年纪也不小了，何不早点代他弄个功名，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？”苟才道：“我也有这个意思，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。等过了年，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见，好出去当差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不是拣日子的事情，何必一定要明年呢？”苟才笑道：“年里头也没有甚么日子了。”端甫是个极聪明、极机警的人，听了继之的话，早已有会意，便笑着接口道：“我们年纪大的人，最要有自知之明。

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，看见我们老人家，是第一件讨厌之物。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，处处还你规矩；他那心里头，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、老杀才呢！”说得合席人都笑了。端甫又道：“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得之言，并不是说笑话。所以我五个小儿，没有一个在身边，他们经商的经商，处馆的处馆，虽是娶了儿媳，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儿带了去。我一个人在上海，逍遥自在，何等快活！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，见了面，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，说也说不出，平心而论，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。何以见得呢？大约父子之间，自然有一分父子的天性。你把他隔开了，他便有点挂念，越隔得远，越隔得久，越是挂念的利害，一旦忽然相见，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。若是终年在一起的，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甚么事，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一项，久而久之，反为把那天性泯没了。至于他们做弟兄的，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，他那友于之请才笄。若是住在一起，总不免那争执口角的事情，一有了这个事情，总要闹到兄弟不和完结。这还是父母穷的话。若是父母有钱的，更是免不了争家财，争田舍等事。若是个独子呢，他又恼着老子在前，不能由得他挥霍，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！”说着，又专对苟才说道：

“这是兄弟泛论的话，观察不要多心。”

苟才道：“议论得高明得很，我又多心甚么。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，过了年，就叫小儿办引见去。”继之道：“端翁这一番高论，为中人以下说法，是好极了！”端甫道：“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，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。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，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。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，是不错的。孟夫子说是：‘父子之间不责善。’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”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，专门责善于其子。

这一着呢，还不必怪他，他期望心切，自然不免出于责善一类。最奇的，他一面责善，一面不知教育。你想，父子之间，还有相得的么。还有一种人，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，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，那才难过呢！’谈谈说说，不觉各人都有了点酒意，于是吃过稀饭散坐。苟才因是有病的人，先辞去了。

继之才和端甫说起，前两天见了龙光，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，今日苟才便说吃得腻了，看来这件事竟是他儿子所为。端甫拍手道：“是不是呢，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！但是已经访得如此确实，方才为甚不和他直说，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？你看苟才，他应酬上很象精明，但是于这些上头，我看也平常得很，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。”继之道：“直说了，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。”端甫跳起来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不直说出来，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！”继之猛然省悟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我明天就去找他，把他请出来，明告诉他这个底细罢。”端甫道：“这才是个道理。”又谈了一会，端甫也辞去了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继之便专诚去找苟才。谁知他的家人回道：“老爷昨天赴宴回来，身子不大爽快，此刻还没起来。”继之只得罢了。过一天再去，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，不会客，继之也只得罢休。谁知自此以后，一连几次，都是如此。继之十分疑心，便说：“你们老爷不会客，少爷是可以会客的，你和我通报通报。”那家人进去了一会，出来说请。继之进去，见了龙光，先问起：“尊大人的病，为甚连客都不会了？不知近日病情如何？”龙光道：“其实没甚么；不过医生说务要静养，不可多谈天，以致费气劳神，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。五庶母留在房里，早晚伏侍。方才睡着了，失迎老伯大驾！”继之听说，也不能怎样，便辞了回来。过一天，又写个条子去约苟才出来

谈谈，讷接了回条，又是推辞。继之虽是疑心，却也无可如何。

光阴如驶，早又过了新年。到了正月底边，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，是苟才死了。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。继之和他略有点交情，不免前去送殡，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，谁知一点也访不出来。倒是龙光哭丧着脸，向继之叩头，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，此刻出了大事，务求老伯帮忙。继之只得应允。

到了春分左右，北河开了冻，这边号里接到京里的信，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帐目。我便附了轮船，取道天津。此时张家湾、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，都已收了，归并到天津分号里。天津管事的是吴益臣，就是吴亮臣的兄弟。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，打听得文杏农已不在天津了，就雇车到京里去。此时京里分号，已将李在兹辞了，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。我算了两天帐目，没甚大进出，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，叫亮臣再算。

我没了事，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。顺便到山会邑馆问问王伯述踪迹，原来应畅怀倒在那里，伯述是有事回山东去了。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，在畅怀那里坐着，畅怀和我介绍，代通姓名。原来这个人旗籍，名叫喜润，号叫雨亭，是个内阁中书。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，到应畅怀这边来，要打听一件时事，凑上对一句。原来京城里风气，最欢喜谄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，异常工整，谄了出来，便一时传诵，以为得意。但是谄的人，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。这位喜雨亭中书有点不服气，说道：“我不信只有翰林院里有人才，我们都彀他不上。”因得了一句，便硬要对一句，却苦于没有可对的事情。我便请教是一句甚么。畅怀道：“你要知道这一句，却要想知道这桩事情的底细才有味。”我道：“那就费心你谈谈。”

畅怀道：“有一位先生，姓温，号叫月江。孟夫子说的：‘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’这位温月江先生，却是最喜的是为人

史公。温月江因为武香楼是个翰林，便结交起来。等到临会场那两天，温月江因为这朋友家在城外，进场不便，因此另外租了考寓，独自一人住到城里去。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，谁知他出场之后，忽然出了一个极奇怪的变故。”

正是：白战不曾持寸铁，青巾从此晋头衔。未知出了甚么变故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

“温月江出场之后，回到朋友家里，入到自己老婆房间，自以为这回三场得意，二定可以望中的，正打算拿头场首艺念给老婆听听，以自鸣其得意。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，耳边已听得一声‘姓’！温月江吃了一惊，连忙站住了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，喝道：‘你是谁？走到我这里来！’月江讶道：‘甚么事？甚么话？’他夫人道：‘吓！这是那里来的？敢是一个疯子？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？还不给我打出去！’说声未了，早跑出四五个丫头，手里都拿着门闩棒槌，打将出来。温月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，自去书房歇下。

这书房本是武香楼下榻所在，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，却与他夫人卧室遥遥相对。温月江坐在书桌前面，脸对窗户，从窗户望过去，便是自己夫人的卧室，不觉定着眼睛，出了神，忽然看见武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，向外便走。温月江直跳起来，跑到院子外面，把武香楼一把捉住。吓得香楼魂不附体，登时脸色泛青，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，身子都抖起来。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，捺他坐下，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，在护书里取出一迭场稿来道：‘请教请教看，还可以有望么？’武香楼这才把心放下。定一定神，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，不住的击节赞赏道：‘气量宏大，允称元作，这

回一定恭喜的了！’月江不觉洋洋得意。又强香楼看了二、三场的稿。香楼此时，心已大放，便乐得同他敷衍，无非是读一篇，赞一篇，读一句，赞一句。及至三场的稿都看完了，月江呵呵大笑道：‘兄弟此时也没有甚么望头，只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！’香楼道：‘不敢当，不敢当！这回一定是恭喜的！’

“从此以后，倒就相安了，不过温、武两个，易地而处罢了。这一科温月江果然中了，连着点了。谁知他偏不争气，才点了翰林，便上了一个甚么折子，激得万岁爷龙颜大怒，把他的翰林革了，他才死心塌地回家乡去。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，不知钻甚么路子，希图开复。人家触动了前事，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，是‘温月江甘心戴绿帽’。这位喜雨翁要对上一句，却对了两三天，没有对上。”我道：“这个难题，必要又有个那么一回实事，才诌得上呢。若是单对字面，却是容易的，不过温对凉，月对星，江对海之类就得了。”喜雨亭道：

“无奈没有这件实事，总是难的。”

当下我见伯述不在，谈了几句就走了。回到号里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臣说话，不住的嗳声叹气，满脸的愁眉苦目，谈了良久才去。亮臣便对我说道：“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，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。”我问是什么事。亮臣道：“方才这个人，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致禄的妾舅。裘致禄他在福建日子甚久，仗着点官势，无恶不作，历署过好几任繁缺，越弄越红。后来补了缺，调了侯官首县，所刮得的地皮，也不知他多少。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，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，把他先行撤任，着实参了他一本，请旨革职，归案讯办。这位裘致禄信息灵通，得了风声，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。等到电旨到日，要捉他时，他已是走的无影无踪了。后来访着他在

租界，便动了公事，向外国领事要人。他又花言巧语，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，不过要改革政治，这位总督不喜欢他，所以冤枉参了他的。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，凡是犯了国事的，叫做国事犯，别国人有保护之例。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，就是国事犯，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。闽浙总督急的了不得，派了委员去辩论，派了一起，又是一起，足足耽误了半年多，好不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。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，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，查抄家产，发极边充军。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，又动了电报，咨行他原籍，也把家产抄没了，还要提案问他寄顿之处，裘致禄便供家产尽绝了，然后起解充军。

“这裘致禄有个儿子，名叫豹英，因为家产被抄，无可过活，等他老子起解之后，便悄悄向各处寄顿的人家去商量，取回应用。谁知各人不约而同的，一齐抵赖个干干净净。你道如何抵赖得来？原来裘致禄得了风声时，便将各种家财，分向各相好朋友处寄顿，一一要了收条，藏在身边。因为儿子豹英一向挥霍无度，不敢交给他，他自己逃到租界时，便带了去。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，他又把那收条，托付他一个朋友，代为收贮。其时他还仗着上下打点，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。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，钱神技穷，竟把他发配极边。他当红的时候，是傲睨一切的，多少同寅，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。因此同寅当中，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。此次他犯了事，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。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，前后左右看守的人，寸步不离，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。父子两个，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，要传递一封信，更是无从下手。直到他发配登程的那天，豹英去送他，才觑了个便，把几家寄顿的人家说个大略，还不曾说得周全，便被那解差叱喝开了；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

的那个朋友。豹英呢，也是心忙意乱，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，所以闹得不清不楚，便分手去了。

“代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，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，姓单，名叫占光。当日得了收条，点一点数，一共是十三张。每张上都开列着所寄的东西，也有田产房契的，也有银行存据的，也有金珠宝贝的，也有衣服箱笼的，也有字画古董的，估了估价，大约总在七八十万光景。单占光暗想，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许多，此刻算算已有七八十万，还有未曾拿出来的，与及汇回原籍的呢，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。此刻单占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。等到裘致禄定了充军罪案，见了明文，他便带了收条，径到福州省城，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条人家，挨家去拜望，只说是裘致禄所托，要取回寄顿各件，又拿出收条来照过，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。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，说过之后，却不来取。等十三家人家挨次见齐之后，裘致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，那单占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，却都只取回一半，譬如寄顿十万的，他只收回五万，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，底下注了裘致禄名字。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，单请这十三家人。等都到齐了，坐了席，酒过三巡，单占光举起酒杯，敬各人都干了一钟，道：‘列位可知道，裘致禄一案，已是无可挽回的了。当日他跑到租界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，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，以至于有今日之事。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，一定是代他扼腕的。’众人听了，莫不齐声叹息。单占光又道：‘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不知诸位可曾知道？’各人齐说：‘弟等不曾听得有甚消息。’占光道：‘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，所以特请了列位来，商量一个进退。’众人又齐说：‘愿闻大教。’占光道：‘兄弟这两天，代他经手取了些寄顿东西出来，原打算向上下

各处打点打点，要翻案的。不料他老先生不慎，等我取了东西，将收条交还他时，却被禁卒看见了，一齐收了去，说是要拿去回上头。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头，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，一经吊审起来，各位都是窝家，就是兄弟这两天代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，也要担个不是，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。‘众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对。占光又催着道：‘我们此刻，统共一十四个人，真正同舟共命，务求大家想个法子，脱了干系才好。’众人歇了半天无话。占光又再三相促。众人道：‘弟等实无善策，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，非但阁下自脱干系，就是我等众人，也是十分感激的。’占光道：‘法子呢，是还有一个。幸而那禁卒头儿，兄弟和他认得，一向都还可以说话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化上两文，把那收条取了回来，是个最高之法。’众人道：‘如此最好。但不知要化多少？’占光道：‘少呢，我也不能向前途说；多呢，我也不能对众位说。大约你们各位，多则一万一个人，少则八千一个人，是要出的。’众人一听大惊道：‘我们那里来这些钱化？’占光把脸一沈，默默不语。慢慢的说道：‘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，万一有甚么事牵涉到我，只要洋东一出面，就万事都消了。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，或在官的，或在幕的，一旦牵涉起来，未免不大好看，所以多此一举罢了。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，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。’说着，连连冷笑。内中有一个便道：‘承阁下一番美意，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，实系因为代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，并无丝毫好处，却无辜被累，凭空要化去一万、八千，未免太不值得，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。’占光呵呵大笑道：‘亏你们，亏你们！还当我是坏人，要你们掏腰呢。化了一万、八千，把收条取回来，一个火烧掉了，他来要东西，凭据呢？请教你们各位，是得了便宜？是失了便宜？至于我兄弟，为自己脱干系

起见，绝不与诸位计较，办妥这件事之后，酬谢我呢，我也不却；不酬谢我呢，我也不怪，听凭各位就是了。’众人听了，恍然大悟道：‘如此我等悉听占翁分付办理就是了。’占光道：‘办，我只管去办。至于各出多少使费，那是要各位自愿的，兄弟不便强派。’众人听了，又互相商议，有出一万的，有出八千的，有出五六千的，统共凑起来，也有十一万五千了。占光摇头道：‘这点恐怕不够。白费唇舌不要紧，兄弟是在洋东处告了假出来，不能多耽搁的，怕的是耽搁时候。’众人见他这么说，便又商量商量，凑够了十二万银子给他，约定日子过付。他等银子收到了，又请了一天客，把十三张收条取了出来，一一交代清楚，众人便把收条烧了。所以等到豹英去取时，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。

“豹英至此，真是走头无路。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，寄住在泉州。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，今年也有八岁了。那里须有点财产，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。想罢，便径到泉州来，寻着那位姨娘，说明来意。那姨娘道：‘阿弥陀佛！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十两银子过活，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，我娘儿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，要投奔大少爷呢。’说着，便抽抽咽咽起来。豹英不觉楞住了。但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姑且住下再说。姨娘倒也不能撵他，只得由他住下，豹英终日靛琐，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，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。姨娘急了，便悄悄的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，不如把家财各项，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。”原来这位姨娘，是裘致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置。及至卸任时，因为家中太太泼恶不过，不敢带回去，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，给他居住。又恐怕没有照应，因在任时，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嵩太史，十分交好。这杨尧嵩，本名叫杨尧嵩，因为应童子试时屡试不售，

大家都说他名字不利。他有一回小试，就故意把嵩字写成蒿字，果然就此进了学，联捷上去。因为点到翰林那年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就不肯到京供职，只回到家乡，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，包揽几件词讼，结识两个官府，也就把日子过去了。裘致禄在任时，和他十分相得。交卸之后，这位姨娘，已经有了六个月身孕，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和杨太史商量，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。过了三四个月，姨娘便生下个孩子。此时致禄早已晋省去了。这边往来得十分热闹，杨太史又给信与致禄，和他道喜。致禄得了信，又到泉州走了一次，见母子相安，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。所以一向干爹、干妈、干女儿，叫的十分亲热。此时豹英来了，开口告官，闭口告官，姨娘没了主意，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，和他商量，不如把紧要东西，先寄顿在干娘那里。就是他告起来，官府来抄，也没得给他抄去。定了主意，便把那房产田契，以及金珠首饰，值钱的东西，放在一个水桶里，上面放了两件旧布衣服，叫一个心腹老妈子，装做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，堂哉皇哉，拿出了大门，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，跟着那老妈子，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，方才走开。

“如此一连三天，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，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押发簪子，都除了下来拿去，自己换上一支包金的。恰好豹英这天吃醉了酒，和姨娘大闹。闹到不堪，便仗着点酒意，自然翻箱倒篋起来。搜了半天，除了两件细毛衣服之外，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。豹英至此，也自索然无味，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，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，动身回省。”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，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，仍旧十分亲热。及至问起东西时，杨姨太太不胜惊讶，说是不曾见来。姨娘也大惊，指着老妈子道：‘是我叫他送来的，一共送了三次，难

道他交给干爹了？’ 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。杨尧嵩道：‘ 我没看见啊。是几时拿来的？’ 姨娘道：‘ 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。杨姨太太笑道：‘ 这便有了。’ 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。姨娘一看，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，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。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，里面是空空洞洞的，那里有什么东西。姨娘不觉目定口呆。老妈子便插嘴道：‘ 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，里面两个拜匣，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。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，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。你出来时候，那衣服堆在桶口，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，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，我才把桶丢在这里。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，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。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，赶紧拿来，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，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。第三天送来是两个福州漆盒，因为那盒子没有锁，还用手巾包着，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。怎么好赖得掉！’ 杨太史道：‘ 住了！ 这拜匣、手巾包、盒子里，都是些甚么东西？你且说说。’ 姨娘道：‘ 一个拜匣里，全是房契田契，其余都是些金珠宝首饰。’ 杨太史道：‘ 吓！ 你把房契田契，金珠宝首饰，都交给我了！好好你家的东西，为甚么要交给我呢？’ 姨娘道：‘ 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，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。’ 杨太史道：‘ 那些东西，一股脑儿值多少钱呢？’ 姨娘道：‘ 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，置了五万银子。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，一时也算不出来，大约也总在五六万光景。杨太史道：‘ 你把十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，就不要我一张收条，你就那么放心我！你就那么糊涂！哼，我看你也不是甚么糊涂人！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！姨娘急的哭起来，又说老妈子干没了。老妈子急的跪在地下，对天叩响头，赌咒，把头都碰破了，流出血来。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，叫撵。姨娘只得哭了回去，和兄弟商量，只有告官一法。你想

一个被参谪戍知县的眷属，和一个现成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，那里会打得赢？因此县里、府里、道里、司里，一直告到总督，都不得直。此刻跑到京里来，要到都察院里去告。方才那个人，便是那姨娘的兄弟，裘致禄的妾舅了。莫说告到都察院，只怕等皇帝出来叩阍，都不得直呢！”

正是：莫怪人情多鬼蜮，须知木腐始虫生。不知这回到都察院去控告，得直与否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三回

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

我这回进京，才是第二次。京里没甚朋友：符弥轩已经丁了承重忧，出京去了；北院同居的车文琴，已经外放了，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，我也不曾去拜望；只有钱铺子里的恽洞仙，是有往来的，时常到号里来谈谈。但是我看他的形迹，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，总是先到北院里去，坐个半天，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。不然，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，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，等那边的人回来，他就到那边去了。我见得多次，偶然问起他，洞仙把一个大拇指头竖起来道：“他么？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！”我听了这个话，不懂起来，近日京师奔竞之风，是明目张胆，冠冕堂皇做的，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，何以大有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的景象呢？因问道：“他是做甚么的？是那一行的红人儿？门外头宅子条儿也不贴一个？”洞仙道：“他是个内务府郎中，是里头大叔的红人。差不多的人，到了里头去，是没有坐位的；他老人家进去了，是有个一定的坐位，这就可想了。”我道：“永远不见他上衙门拜客，也没有人拜他，那里象个红人？”洞仙道：“你怀不大到京里来，怨不得你怀不知道。这红人儿里头，有明的，有暗的；象他那是暗的。”我道：“他叫个甚名字？说他红，他究竟红些甚么？你告诉告诉我，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。”洞仙道：“巴

结上他倒也不错，象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，仰仗他的地方也不少呢。”我笑道：“那么我更急于请教了。”洞仙也笑道：“他官名叫多福，号叫贡三，是里头经手的事，他都办得到，而且比别人便宜。每年他的买卖，也不在少处。这两年元二爷住开了，买卖也少了许多。”我道：“怎么又闹出个元二爷来了？”洞仙道：“这位多老爷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吉祥，我们都叫他做祥大爷，是个傻子；第二个叫吉元，我们都叫他做元二爷，捐了个主事，在户部里当差。他父子两个，向来是联手，多老爷在暗里招呼，元二爷在明里招徕生意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为甚么又要住开了呢？”洞仙道：“这个一言难尽了。多老爷年纪大了，断了弦之后，一向没有续娶。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娶了一房媳妇，不到两年，就难产死了。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，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。却和元二爷娶了亲。亲家那边是很体面的，一副妆奁，十分丰厚，还有两个陪嫁丫头，大的十五岁，小的才十二岁。过了两三年，那大丫头有了十七八岁了，就嫁了出去；只有这个小的，生得脸蛋儿很俊，人又机灵，元二爷很欢喜他，一直把他养到十九岁还没嫁。元二爷常常和他说笑鬼混，那位元二奶奶看在眼里，恼在心里。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，懂得规矩礼法，虽是一大坛子的山西老醋，搁在心上，却不肯泼撒出来，只有心中暗暗打算，觑个便要早早的嫁了他。后来越看越不对了，那丫头眉目之间，有点不对了，行动举止，也和从前两样了，心中越加焦急。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他的醋，不免怀恨在心。

“恰好多老爷得了个脾泄的病，做儿媳妇的，别的都好伺候，惟有这搀扶便溺，替换小衣，是办不到的，就是雇来的老妈子，也不肯干这个。元二奶奶一想，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，等伺候得病人好了，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，希冀公公把

他收了房做个姨娘，就免了二爷的事了。打定了主意，便把丫头叫了来，叫他去伺候老爷。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，一听了这话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有了主意，唯唯答应了，即刻过去伺候老爷。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，起卧都觉得不便，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，嘴唇动一动，便知道要茶；眼睛抬一抬，便知道要烟。无论是茶是药，一定自己尝过，才给老爷吃。起头的两天，还有点缩手缩脚的；过得两天惯了，更是伺候得周到。老爷要上马子，他抱着腰；老爷躺下来，他捶着背。并且他自从过来之后，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，到了晚上，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。那炕前又是夜壶，又是马子，又是痰盂，他并不厌烦。半夜里老爷要小解了，他怕老爷着了凉，拿了夜壶，递到被窝里，伏侍小解。那夜壶是瓷的，老爷大腿碰着了，哼了一声，说冰凉的。丫头等小解完后，便把夜壶舀干净，拿来焐在自己被窝里，等到老爷再要用时，已是焐得暖暖儿的了。及至次日，请了大夫来，凡老爷夜来起来几次，小解大解几次，是甚么颜色，稀的稠的，几点钟醒，几点钟睡，有吃东西没有，只有他说得清清楚楚。所以那大夫用药，就格外有了分寸。有时晚上老爷要喝参汤，坐起来呢，怕冷，转动又不便当；他便问准了老爷，用茶漱过口，刷过牙，刮过舌头，把参汤呷到嘴里，伏下身子，一口一口的慢慢哺给老爷吃。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，弄脏了裤子，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。你说他怎么预备来？他预先拿一条干净裤子，贴肉横束在自己身上，等到要换时，他伸手到被窝里，拭擦干净了，才解下来，替老爷换上，又是一条暖暖儿的裤子了。这一条才换上，他又束上一条预备了。

“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，把老爷伺候好了。虽然起了炕，

却是片时片刻，也少他不得了。便和他说道：‘我儿，辛苦你了！怎样补报你才好！’他这两个多月里头，已经把老爷巴结得甜蜜儿一般，由得老爷抚摩玩弄，无所不至的了。听了老爷这话，便道：‘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，说甚么补报！’老爷道：‘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了你了。’丫头道：‘那么奴才就伏侍老爷一辈子！’老爷道：‘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？你今年几岁了？’丫头道：‘做奴才的，还说甚么终身！奴才今年十九岁，不多几天就过年，过了年，就二十岁了，半辈子都过完了；还有那半辈子，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！’老爷道：‘不是这样说。我想把你收了房，做了我的人，你说好么？’丫头听了这句话，却低头不语。老爷道：‘你可是嫌我老了？’丫头道：‘奴才怎敢嫌老爷！’老爷道：‘那么你为甚么不答应？’丫头仍是低头不语。问了四五遍，都是如此。老爷急了，握着他两只手，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。丫头道：‘奴才不敢说。’老爷道：‘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，你有话，管说就是了，那怕说错了，我不怪你。’丫头道：‘老爷、少爷的恩典，如果打发奴才出去，那怕嫁的还是奴才，甚至于嫁个化子，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，不愿意当姨娘。如果要奴才当姨娘，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。’老爷道：‘这还不容易！我收了你之后，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。’丫头道：‘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。’老爷道：‘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，拜堂成礼如何？’丫头道：‘老爷这句话，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？’老爷道：‘有甚不是！’丫头咕咚一声，跪下来叩头道：‘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！’老爷道：‘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，为甚还行这个礼？’丫头道：‘一天没有拜堂，一天还是奴才；等拜过了堂，才算夫妻呢。还有一层：老爷便这般抬举，还怕大爷、二爷，他们不服呢？’老爷道：‘有我担了头，怕谁不服！’丫

头此时也不和老爷客气了，挨肩坐下，手握手的细细商量。丫头说道：‘虽说是老爷担了头，没谁敢不服，但是事前必要机密，不可先说出来。如果先说出来，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。不如先不说出来，到了当天才发作，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，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。至于老爷续娶，礼当要惊动亲友，摆酒请客的，我看这个不如也等当天一早出帖子，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。’此时老爷低着头听分付，丫头说一句，老爷就答应一个‘是’字，犹如下属对上司一般。等分付完了，自然一切照办。

好丫头！真有一本事，有能耐！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，他却是不动声色，照常一般。有时伺候好了老爷，还要到元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。这件事竟是除了他两个之外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。家人们虽然承命去刻帖子，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。就是那帖子签子都写好了，只有日子是空着，等临时填写的，更不知道是那一天。老爷又吩咐过不准叫大爷、二爷知道的，更是无从打听，只有照办就是了。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，老爷方才分付出来，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，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。又分付明天清早传侯相，传喜娘，传乐工，预备灯彩。这一下子，合宅上下人等都忙了。却一向不见行聘，不知女家是什么人。祥大爷是傻的，不必说他；元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，想道：‘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那边伺候，叫他来问，一定知道。’想罢，便叫老妈子去把丫头叫来，问道：‘老爷明天续弦，娶的是那一家的小姑娘？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？你天天在那边伺候，总该知道。’丫头道：‘奴才也不知道，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，才知道有这回事。’二爷道：‘那边要铺设新房了，老爷的病也好了许久了，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。’丫头道：‘是，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。’

说着，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又空身跑了过来道：‘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，等伺候过了三朝，才叫奴才搬过来呢。’说罢，又去了。元二爷满腹疑心，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，却还猜不出个就里。

“到了明天早起，元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，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，嘴里不住的称奇道怪道：‘二爷、二奶奶，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？’二爷见他疯疯傻傻的，不大理会他。二奶奶问道：‘这么大惊小怪的做甚么？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，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！’姨娘道：‘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！娶的就是二奶奶的鸦头！’二爷、二奶奶听了这话，一齐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‘这是那里来的话？’姨娘道：‘哪里来的话！喜娘都来了，在那里代他穿衣服打扮呢。我也要去穿衣服了，回来怕有女客来呢。’说着，自去了。这边夫妻两个，如同呆了一般，想不出个甚么道理来。歇了一会，二爷冷笑道：‘吃醋咧，怕我怎样咧，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咧！当主子使唤奴才不好，倒要做媳妇去伺候婆婆！你看罢咧，日后的戏有得唱呢！’一面说，梳洗过了，换上衣服，上衙门去了。可怜二奶奶是个没爪子的螃蟹，走不动，只好穿上大衣，先到公公那边叩喜。此时也有得帖子早的来道喜了。”一会儿，吉时已到，喜娘扶出新太太，宾相赞礼拜堂。因为办事匆促，一切礼节都从简略，所有拜天地、拜花烛、庙见、交拜，都并在一时做了。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。傻大爷首先一个走上前去，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礼。老爷自是兀然不动，便连新太太，也直受之而不辞。傻大爷行过礼之后，家人们便一迭连声叫二爷。有人回说：‘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堂谕，传上衙门去了。’老爷已是不喜欢。二奶奶没奈何，只得上前行礼，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。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，便有许多贺客，纷纷来贺，

热闹了一天。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，一连三天不曾回家。只苦了二奶奶，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，天天要去请早安，请午安，请晚安。到了请安时，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，鼻子里哼一声；不高兴的时候，正眼也不看一看。二奶奶这个冤枉，真是无处可伸。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，有说有笑。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，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，便要走。老爷喝叫站着，二爷只得站着。老爷歇了好一会，才说道：‘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使！大清早起就是堂官传了，一传传了三四天，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！’二爷道：‘儿子的娘早死了，儿子丁过内艰来。’老爷把桌子一拍道：‘吓！好利嘴！谁家的继母不是娘！’二爷道：‘老爷在外头娶一百个，儿子认一百个娘；娶一千个，儿子认一千个娘。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，儿子不能认他做娘！’老爷正待发作，忽听得新太太在房里道：‘甚么丫头不丫头！我用心替你老子伺候好了，就娘也不过如此！’老爷道：‘可不是！我病在炕上，谁看我一看来？得他伺候的我好了，大家打伙儿倒翻了脸了。你出来！看他认娘不认！’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，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。老爷气得叫‘抓住了他！抓住了他！’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，跳上车子去了。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的暴跳如雷，大叫‘反了反了’！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痴，哭着说：‘二爷有意丢我的脸，你也不和我做主；你既然做不了主，就不要娶我！’哭闹个不了。

“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，连忙过来赔罪，向公公跪下请息怒。老爷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了起来。新太太还在那里哭着。良久，老爷才说道：‘你别跪我！你和你婆婆说去！’二奶奶站了起来，千委屈，万委屈，对着自己赔嫁的丫头跪下。新太太撇着嘴，把身子一扭，端坐着不动。二奶奶千不是，万

不是，赔了多少不是。足足跪了有半个钟头，新太太才冷笑道：‘ 起去罢，少奶奶！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！’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，依然伺候了一会，方才退归自己房里。越想越气，越气越苦，便悄悄的关上房门，取一根带子，自己吊了起来。老妈子们有事要到房里去，推推房门不开，听了听寂无声息，把纸窗儿戳破一个洞，往里一瞧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声喊救起来。惊动了阖家人等，前来把房门撞开了。两个粗使老妈子，便端了凳子垫了脚，解将下来，已经是笔直挺硬的了，舌头吐出了半段，眼睛睁得滚圆。傻大爷的姨娘一看道：‘ 这是不中用的了！’头一个先哭起来。便有家人们，一面去找二爷，一面往二奶奶娘家报信去了。这里幸得一个解事的老妈子道：‘ 你们快别哭别乱！快来抱着二奶奶，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！’便有人来抱住。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，自己坐下，才把二奶奶抱过来道：‘ 你们扳他的腿，扳的弯过来，好叫他坐下。’于是就有人去扳弯了。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罗盖儿堵住了二奶奶的谷道，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，叫人轻轻的代他揉颈脖子，捻喉管；又叫人拈他肩膀；又叫拿管子来吹他两个耳朵。众人手忙脚乱的，搓揉了半天，觉得那舌头慢慢的缩了进去。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，要鸡冠血灌点到嘴里，这才慢慢的觉着鼻孔里有点气了。正在忙着，二爷回来了；可巧亲家老爷、亲家太太，也一齐进门。二爷嚷着怎样了。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。那老妈子忙叫：‘ 别哭，别哭！二爷快别嚷！快来和他度一口气罢！’二爷赶忙过来度气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度了两口，只听得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。那老妈子道：‘ 阿弥陀佛！这算有了命了。快点扶他躺下罢。只能灌点开水，姜汤是用不得的。’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，便叫过一个老妈子来，问那上吊的缘由，不觉心头火起。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，

站起来便去找老爷，见了面，就是一把辫子。”

正是：好事谁知成恶事，亲家从此变冤家。不知亲家老爷这一把辫子，要拖老爷到那里去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四回

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

“你道那亲家老爷是谁？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良果，号叫伯因，是内务府里头一个红人。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，元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，大早就出去了么？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，是到丈人家去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人丈母。所以这天良伯因虽然接了帖子，却并不送礼，也不道喜，只当没有这件事，打算将来说起来，只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。他那心中，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的太过分了，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。今天忽然见女婿又来了，诉说老人家如此如此，良伯因夫妻两个正在叹息，说多老爷年纪大了，做事颠倒了。忽然又见多宅家人来说：‘二奶奶上了吊了！’这一吓非同小可，连忙套了车，带了男女仆人，喝了马夫，重重的加上两鞭，和元二爷一同赶了来。一心以为女儿已经死了，所以到门便奔向二奶奶那边院子里去。看见众人正在那里救治，说可望救得回来的，鼻子里已经有点气了，夫妻两个权且坐下。等二奶奶一声哼了出来，知道没事的了。良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动气，二奶奶如何下跪赔罪的话，问了出来。良伯因站起来，便往多老爷那边院子里去。多老爷正在那里骂人呢，说甚么：‘妇人女子，动不动就拿死来吓唬人！你们不要救他，由他死了，看可要我公公抵命！’说声未了，良老爷飞跑过来，一把辫子拖了就走

道：‘不必说抵命不抵命，咱们都是内务府的人，官司也不必打到别处去，咱们同去见堂官，评评这个理看！’

多老爷陡然吃了一惊道：‘亲亲亲家！有话好好的说！’良老爷道：‘说甚么！咱们回堂去，左右不叫你公公抵命的。’多老爷道：‘回甚么堂？你撒了手好说话啊！’良老爷道：‘世界已经反了，还说甚么话！我也不怕你跑了，有话你说！’说着，把手一撒，顺势向前一推，多老爷跌了两步，几乎立脚不住。良老爷拣了一把椅子坐下道：‘有话你说！’此时家人仆妇，纷纷的站了一院子看新闻。三三两两传说，幸得二奶奶救过来了，不然，还不知怎样呢！这句话被多老爷听见了，便对良老爷说道：‘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啊？就值得这么的大惊小怪！’良老爷道：‘你是要人死了才心安呢！我也不说甚么，只要我和你回堂去，问问这纵奴凌主，是那一国的国法？那一家的家法？’正说话时，只见家人来报，说亲家太太来了。多老爷吃了一惊，暗想一个男的已经闹不了，又来一个女的，如何是好！想犹未了，只见良夫人带了自己所用的老妈子，咯嘣咯嘣的跑了过来，见了多老爷，也不打招呼，直奔到房里去。

“房里的新太太正在那里打主意呢。他起头听见说二奶奶上吊，心里还不知害怕，以为这是他自己要死的，又不是我逼死他，就死了有甚么相干。正这么想着，家人又说亲家老爷、亲家太太都来了。新太太听了这话，倒吃了一惊，暗想这是个主子，他回来拿起主子的腔来，我就怎样呢。回头一想，他到了这里须是个客，我迎出去，自己先做了主人，和他行宾主礼，叫他亲家母，他自然也得叫我亲家母，总不能拿我怎样。心中正自打定了主意，却遇了良老爷过来，要拉多老爷到内务府里去，声势汹汹，不觉又替多老爷担忧，呆呆的侧耳细听，倒把

自己的心事搁过一边。不提防良夫人突如其来，一直走到身边，伸出手来，左右开弓的，劈劈拍拍，早打了七八个嘴巴。新太太不及提防，早被打得耳鸣眼花。良夫人喝叫带来的老妈子道：‘王妈！抓了他过去，我问他！’王妈便去搀新太太的膀子。良夫人把桌子一拍道：‘抓啊！你还和他客气！’原来这王妈是良宅的老仆妇，这位新太太当小丫头时，也曾被王妈教训过的，此刻听得夫人一喝，便也不客气，顺手把新太太的簪子一拔，一把头发抓在手里。新太太连忙挣扎，拿手来挡，早被王妈劈脸一个巴掌，骂道：‘不知死活的蹄子！你当我抓你，这是太太抓你呢！’王妈的手重，这一下，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，耳中轰的一声，犹如在耳边放了一门大炮一般。良夫人喝叫抓了过去。王妈提了头发，横拖竖曳的先走，良夫人跟在后头便去。多老爷看见了道：‘这是甚么样子！这是甚么样子！’嘴里只管说，却又无可如何，由得良夫人押了过去。

“到得二奶奶院里，良夫人喝叫把他衣服剥了，王妈便去动手。新太太还要挣扎，哪里禁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妈子，为了今天的事，一个个都把他恨入骨髓，一哄上前，这个捉手，那个捉脚，一霎时把他的一件金银嵌的大袄剥下，一件细狐小袄也剥了下来。良夫人又喝叫把棉裤也剥了。才叫把他绑了，喝叫带来的家人包旺：‘替我用劲儿打！今天要打死了他才歇！’这包旺又是良宅的老家人，他本在老太爷手下当书僮出身，一直没有换过主子，为人极其忠心。今天听见姑爷来说，那鸦头怎生巴结上多老爷，怎生做了太太，怎生欺负姑娘，他便嚷着磨腰刀：‘我要杀那浪蹄子去！’后来良老爷带他到这边来，他一到，便想打到上房里，寻丫头厮打，无奈规矩所在，只得隐忍不言。今听得太太吩咐打，正中下怀，连忙答应一声‘杓’，便跑到门外，问马夫要了马鞭子来，对准丫头身上，用尽

平生之力，一下一下抽将下去；抽得那丫头杀猪般乱喊，满地打滚。包旺不住手的一口气抽了六七十，把皮也抽破了，那血迹透到小衣外面来。新太太这才不敢撒泼了，膝行到良夫人跟前跪着道：‘太太饶了奴才的狗命罢！奴才再也不敢了！情愿仍旧到这边来，伏侍二奶奶！’良夫人劈脸又是一个嘴巴道：‘谁是你二奶奶！你是谁家的奴才！你到了这没起倒的人家来，就学了这没起倒的称呼！我一向倒是吗吗糊糊的过了，你们越闹越不成话了！奴才跨到主子头上去了！谁是你的二奶奶？你说！’说着，又是两个嘴巴。新太太忙道：‘是奴才糊涂！奴才情愿仍旧伺候姑奶奶了！’良夫人叫包旺道：‘把他拉到姑娘屋里再抽，给姑娘下气去。’新太太听说，也不等人拉，连忙站起来跑到二奶奶屋里。二奶奶正靠着炕枕上哭呢。新太太咕咚一下跪下来，可怜他双手是反绑了的，不能爬下叩头，只得弯下腰，把头向地下咯嘣咯嘣的乱碰，说道：‘姑奶奶啊！开恩罢！今天奴才的狗命，就在姑奶奶的身上了！再抽几下，奴才就活不成了！’说犹未了，包旺已经没头没脑的抽了下来，嘴里说道：‘不是天地祖宗保佑，我姑奶奶的性命，就送在你这贱人手里！今儿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饶你，我也不饶你！活活的抽死你，我和你到阎王爷那里打官司去！’一面说，一面着力的乱抽，把新太太脸上也七纵八横的，抽了好几条血路。包旺正抽得着力时，忽然外面来了两三个老妈子，把包旺的手拉住道：‘包二爷，且住手，这边的舅太太来了。’包旺只得住了手出来，对良夫人道：‘太太今天如果饶了这贱人，天下从此没有王法了！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饶了他，奴才也要一头撞死了，到阎王爷那里告他，要他的命的！’良夫人道：‘你下去歇歇罢，我总要惩治他的。’

“原来元二爷陪了丈人、丈母到家，救得二奶奶活了，不

免温存了几句。二奶奶此时虽然未能说话，也知道点点头了。元二爷便到多老爷院子里去，悄悄打听，只听得良老爷口口声声要多老爷去见堂官，这边良夫人又口口声声要打死那丫头。想来这件事情，是自己父亲理短，牵涉着自己老婆，又不好上去劝。哥哥呢，又是个傻子。今天这件事，没有人解劝，一定不能下场的。踌躇了一会，便撇下了二奶奶，出门坐上车子，赶忙到舅老爷家去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要求娘舅、舅母同去解围。舅老爷先是恼着妹夫糊涂不肯去，禁不得元二爷再三央求，又叩头请安的说道：‘务望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只算看我母亲的面罢。’舅老爷才答应了，叫套车。元二爷恐怕耽搁时候，把自己的车让娘舅、舅母坐了，自己骑了匹牲口，跟着来家。亏得这一来，由舅老爷、舅太太两面解劝，方才把良老爷夫妻劝好了，坐了车子回去。元二爷从此也就另外赁了宅子，把二奶奶搬开了。向来的生意，多半是元二爷拉拢来的。自从闹过这件事之后，元二爷就不去拉拢了，生意就少了许多。”

我笑道：“原来北院里住的是个老糊涂。但不知那丫头后来怎样发落？”洞仙道：“此刻不还是当他的太太。”我道：“他儿子、媳妇虽说是搬开了，然而总不能永不上门，以后怎样见面呢？”洞仙道：“这个就没有去考求了。”说着，北院里有人来请他，洞仙自去了。

我在京又耽搁了几天，接了上海的信，说继之就要往长江一带去了，叫我早回上海。我看看京里没事，就料理动身，到天津住了两天，附轮船回上海。在轮船上却遇见了符弥轩。我看他穿的还是通身绸缎，不过帽结是个蓝的。暗想京里人家都说他丁了承重忧出京的，他这个装扮，那里是个丁忧的样子。又不便问他，不过在船上没有伴，和他七拉八扯的谈天罢了。船到了上海，他殷殷问了我的住处，方才分手。我自回到号里，

知道继之前天已经动身了，先到杭州，由杭州到苏州，由苏州到镇江，这么走的。

歇息了一天，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来，拆开一看，却是符弥轩请我即晚吃花酒的。到了晚上，我姑且去一趟。座中几个人都是浮头滑脑的，没有甚么事可记。所最奇的，是内中有一个是苟才的儿子龙光。我屈指一算，苟才死了好象还不到百日，龙光身上穿的是枣红摹本银鼠袍，泥金宁绸银鼠马褂，心中暗暗称奇。席散回去，和管德泉说起看见龙光并不穿孝，屈指计来，还不满百日，怎么荒唐到如此的话。德泉道：“你的日子也过糊涂了。苟才是正月廿五死的，二月三十的五七开吊，继之还去吊的；初七继之动身，今天才三月初十，离末七还有三四天呢，你怎便说到百日了？”我听了倒也一呆。德泉又道：“继之还留下一封长信，叫我给你，说是苟才致死的详细来历，都在上头，叫我交给你，等你好做笔记材料。是我忘了，不曾给你。”我听了，便连忙要了来，拿到自己房里，挑灯细读。

原来龙光的老婆，是南京驻防旗人，老子是个安徽候补府经历。因为当日苟才把寡媳送与上司，以谋差缺，人人共知，声名洋溢，相当的人家，都不肯和他对亲，才定了这头亲事。谁知这位姑娘有一个隐疾，是害狐臭的，所以龙光与他不甚相得，虽不曾反目，却是恩义极淡的。倒是一个妻舅，名叫承辉的，龙光与他十分相得，把他留在公馆里，另外替他打扫一间书房。郎舅两个终日在一处厮闹，常常不回卧室歇息，就在书房抵足。龙光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婆，便想纳妾。却也奇怪，他的老婆听说他要纳妾，非但并不阻挡，并且竭力怂恿。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妒呢，还是自惭形秽，或是别会有会心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龙光自是欢喜。然而自己手上没钱，只得和老子商量。

苟才却不答应，说道：‘年纪轻轻的，不知道学好，只在这些上头留心。你此刻有了甚么本事？养活得起多少人？不能瞒你们的，我也是五十岁开外才纳妾的。’一席话，教训得龙光闭口无言。退回书房，喃喃呐呐的，不知说些甚么东西。承辉看见，便问何事。龙光一一说知。承辉道：“这个叫做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向来如此的。你看太亲翁那么一把年纪，有了五个姨娘还不够，前一回还讨个六姨；姊夫要讨一个，就是那许多说话。这个大约老头子的通脾气，也不是太亲翁一个人如此。”龙光道：“他说他五十岁开外才讨小的，我记得小时候，他在南京讨了个钓鱼巷的货，住在外头，后来给先母知道了，找得去打了个不亦乐乎，后来不知怎样打发的，这些事他就不提一提呢。”承辉道：“总而言之，是自己当家，万事都可以做得了主；若是自己不能当家，莫说五十岁开外，只怕六十、七十开外，都没用呢。”说得龙光默然。

两个年轻小子，天天在一起，没有一个老成人在旁边，他两个便无话不谈，真所谓言不及义，那里有好事情串出来。承辉这小子，虽是读书不成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若要他设些不三不四的诡计，他却又十分能干，就和龙光两个，干了些没天理的事情出来。龙光时时躲在六姨屋里，承辉却和五姨最知己，四个人商量天长地久之计。承辉便想出一个无毒不丈夫的法子来。恰好遇了苟才把全眷搬到上海来就医，龙光依旧把承辉带了来，却不叫苟才知道。到了上海，租的洋房地方有限，不比在安庆公馆里面，七八个院子，随处都可以藏得下一个人，龙光只得将自己卧室隔作两间，把后半间给舅爷居住。虽然暂时安身，却还总嫌不便，何况地方促迫，到处都是警效相闻的，因此逼得承辉毒谋愈急。起先端甫去看病时，承辉便天天装了病，到端甫那里门诊，病情说得和苟才一模一样，却不问吃甚

么可以痊愈，只问忌吃甚么。在他与龙光商量的本意，是要和医生串通，要下两样反对的药，好叫病人速死。因看见端甫道貌岸然，不敢造次，所以只打听忌吃甚么，预备打听明白，好拿忌吃的东西给苟才吃，好送他的老命。谁知问了多天，都问不着。偏偏那天又在公馆里被端甫遇见，做贼心虚，从此就不敢再到端甫处捣鬼了。过了两天，家人去请端甫，端甫忽然辞了不来。承辉、龙光两个心中暗喜，以为医生都辞了，这病是不起的了。谁知苟才按着端甫的旧方调理起来，日见痊愈。承辉心急了，又悄悄的和五姨商量，凡饮食起居里头，都出点花样，年老人禁得几许食积，禁得几次劳顿，所以不久那旧病又发了。

原来苟才煞是作怪，他自到上海以来，所宠幸的就是五姨一个，日夜都在五姨屋里，所以承辉愈加难过。在五姨也是一心只向承辉的，看见苟才的羸羸胡子，十分讨厌，所以听得承辉交代，便依计而行，苟才果然又病了。承辉又打听得有一个医生叫朱博如，他的招牌是“专医男妇老幼大小方脉”，又是专精伤寒，咽喉、痘疹诸科，包医杨梅结毒，兼精辰州神符治病、失物圆光，是江湖上一个人物，在马路上租了一间门面，兼卖点草头药的。便怂勇龙光请朱博如来看。龙光告知苟才。苟才因为请端甫不动，也不知上海那个医生好，只得就请了他。那承辉却又照样到朱博如那里门诊，也是说的病情和苟才一模一样，问他忌吃甚么。朱博如是个江湖子弟，一连三天，早已看出神情，却还不说出来。这天继之去看苟才的病，故意对龙光说忌吃鲍鱼，龙光便连忙告诉了承辉，承辉告诉五姨。五姨交代厨子：“有人说老爷这个病，要多吃鲍鱼才好。”从此便煎的是鲍鱼，燉的是鲍鱼，汤也是鲍鱼，脍也是鲍鱼，把苟才吃腻了。继之的请客，也是要试探他有吃鲍鱼没有。可惜试了

出来，当席未曾说破他，就误了苟才一命。

原来继之请客那天，正是承辉、龙光、朱博如定计的那天。承辉一连到博如处去了几天，朱博如看出神情，便用言语试探，彼此渐说渐近，不多几天，便说合了龙。这一天便约定在四马路青莲阁烟间里，会齐商量办法。龙光、承辉到时，朱博如早已到了，还有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，同在一起。博如见了他两个，便撇了那几个人，迎前招呼，另外开了一只灯。博如先道：“你两位的意思，是要怎样办法？”承辉道：“我们明人不必细说，只要问你先生办得到办不到，要多少酬谢便了。”博如道：“这件事要办，是人人办得到的，不过就是看办得干净不干净罢了。若要办得不干净的，也无须来与我商量，就是潘金莲对付武大郎一般就得了。我所包的就是一个干净，随便他叫神仙来验，也验不出一个痕迹。不过不是一两天的事情，总要个把月才妥当。”龙光道：“你要多少酬谢呢？”博如道：“这件事不小，弄起来是人命关天的，老实说，少了我不干，起码要送二万银子！”龙光不觉把舌头吐了出来。承辉默然无语，忽然站起来，拉龙光到栏杆边上，唧唧啾啾的好一会，又用手指在栏杆上再三画给龙光看。龙光大喜道：“如此，一听尊命便了。”承辉便过来和朱博如再三磋商，说定了一万两银子。承辉道：“这件事，要请你先说出法子来呢，你不信我；要我先付银呢，我不信你。怎生商量一个善法呢？”博如听了，也呆着脸，一筹莫展。承辉道：“这样罢，我们立个笔据罢。不过这个笔据，若是真写出这件事来，我们龙二爷是万万不肯的；若是不明写出来，只有写借据之一法。若是就这么糊里糊涂写了一万银子借据，知道你的法子灵不灵呢。借据落了你手，你就不管灵不灵，也可以拿了这凭据来要钱的。这张票子，到底应该怎样写法呢？若是想不出个写法来，这个交易只好作为

罢休。”

正是：舌底有花翻妙谛，胸中定策赚医生。未知到底想出甚么法子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五回

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

朱博如听得承辉说出来的话，句句在理上，不觉回答不出来。并且已经说妥的一万银子好处，此刻十有九成的时候，忽然被这难题目难住，看着就要撒决了。但是看承辉的神情，又好象胸有成竹一般。回心一想，我几十年的老江湖，难道不及他一个小孩子，这里头一定有个奥妙，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。想到这里，拿着烟枪在那里出神。承辉却拉了龙光出去，到茶堂外面，看各野鸡妓女，逗着谈笑。良久，才到烟榻前去，问博如道：“先生可想出个法子来了？”博如道：“想不出来。如果阁下有妙法，请赐教了罢。”承辉道：“法子便有一个，但是我也不肯轻易说出。”博如道：“如果实在有个妙法，其余都好商量。”承辉道：“老实说了罢，你这一万银子肯和我对分了，我便教你这个法子。”博如道：“哪里的话！我也担一个极大干系的，你怎么就要分我一半？”承辉道：“也罢，你不肯分，我也不能强你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明日会罢。”博如着急道：“好歹商量妥了去，忙甚么呢。”龙光道：“一万两我是答应了，此刻是你两个的事情，你们商量罢，我先走了。”博如道：“索性三面言明了，就好动手办事了。”承辉道：“这是你自己不肯通融，与我们甚么相干？”博如道：“你要分我一半，未免太很。这样罢，我打八折收数，归你

二成罢。”承辉不答应。后来再三磋商，言定了博如七折收数，以三成归承辉，两面都允了。承辉又要先订合同。博如道：“我这里正合同都不曾定，这个忙甚么。”承辉道：“不行！万一我这法子说了出来，你不认帐，我又拿你怎样呢。”博如只得由他。承辉在身边取出纸笔来，一挥而就，写成一式两纸，叫博如签字。博如一看，只见写的是：

兹由承某介绍朱某，代龙某办一要事。此事办成之后，无论龙某以若干金酬谢朱某，朱某情愿照七折收数，其余三成，作为承某中费。两面订明，各无异言。立此一式两纸，各执一纸为据。

朱博如看了道：“怎么不写上数目？”承辉道：“数目是不能写的。我们龙二爷出手阔绰，或者临时他高兴，多拿一千、八百出来，请你吃茶吃酒，那个我也要照分的；如果此时写实了一万，一万之外我可不能分你丝毫了。这个我不干。”博如听了，暗暗欢喜，便签了字，承辉也签了字，各取一纸，放在身边。

博如就催着问：“是何妙法？”承辉道：“这件事难得很呢！我拿你三成谢金，实在还嫌少。你想罢，若不明写出来，不成个凭据；若明写了，说是某人托某人设法致死其父，事成酬银若干，万一闹穿了，非但出笔据的人要凌迟，只怕代设法的人也不免要杀头呢！这个非但他不敢写，写了，你也不敢要。”博如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承辉道：“若是不明写，却写些甚么？总不能另外诌一桩事情出来。若说是凭空写个欠据，万一你的法子不灵呢，欠据落在你手里，你随意可以来讨的，叫龙二爷拿甚么法子对付你？数目又不在少处，整万呢！”博如

道：“这个我都知道，你说你的法子罢。”承辉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这里人多，不是谈机密地方，你赶紧吃完了烟，另外找个地方去说罢。”博如只得匆匆吸完了烟，叫堂倌来收灯，给过烟钱。博如又走过去，和那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说了几句话，方才一同走出。

龙光约了到雅叙园，拣一个房间坐下，点了菜。博如又急于请教。承辉坐近一步，先问道：“据你看起来，那老头子到底几时才可以死得？”博如道：“弄起来看，至迟明年二月里，总可以成功了。”承辉又坐近一步，拿自己的嘴对了博如的耳朵道：“此刻叫龙二爷写一张借据给你，日子就写明年二月某日，日子上空着，由得你临时填上。那借据可是写的：

立借券某人，今因猝遭父丧大故，汇款未到，暂向某人借到银壹万两。汇款一到，立即清还。蒙念相好，不计利息。棘人某某亲笔。

等到明年二月，老头子死了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借据向他要钱了。”博如侧着头一想道：“万一不死呢？”承辉道：“就是为的是这个。如果老头子不死，他又何尝有甚父丧大故，向人借钱？又何故好好的自称棘人？这还不是一张废纸么？当真老头子死了，他可是为了父丧大故借用的，又有蒙念相好，不计利息的一层交情在里面，他好欠你分毫吗？”朱博如不觉恍然大悟道：“妙计！妙计！真是鬼神不测之机也！”于是就叫龙光照写。龙光拿起笔来，犹如捧了铁棒一般，半天才照写好了，却嫌“孺”字的笔画太多，只写了个方字缺一点的“万”字。朱博如看过了，十分珍重的藏在身边。恰好跑堂的送上酒菜，龙光让坐，斟过一巡酒，然后承辉请教博如法子。博如

道：“要办这件事，第一要紧不要叫他见人，恐怕有人见愈调理病愈深，要疑心起来。明日再请我，等我把这个话先说上去，只说第一要安心静养，不可见人，不可劳动，不可多说话费气，包管他相信了。你们自己再做些手脚。我天天开的药方，你们只管撮了来煎，却不可给他吃。”龙光道：“这又是何意？”博如道：“这不过是掩人耳目，就是别人看了方子，也是药对脉案的；但是服了对案的药，如何得他死，所以掩了人耳目之后，就不要给他吃了。我每天另外给你们两个方子，分两家药店去撮，回来和在一起给他吃。”龙光又道：“何必分两家撮呢？”博如道：“两个方子是寒热绝不相对的，恐怕药店里疑心。”承辉道：“这也是小心点的好。”博如又附耳教了这甚么法子，方才畅饮而散。

从次日起，他们便如法泡制起来，无非是寒热兼施，攻补并进，拿着苟才的脏腑，做他药石的战场。上了年纪的人，如何禁受得起！从年前十二月，捱到新年正月底边，那药石在脏腑里面，一边要坚壁清野，一边要架云梯、施火炮，那战场受不住这等蹂躏，登时城崩池溃，四郊延蔓起来，就此呜呼哀哉了。

三天成殓之后，龙光就自己当家。正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陆续把些姨娘先打发出去，有给他一百的，有给他八十的，任他自去择人而事。大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姨娘，都不等满七，就陆续的打发了。后来这班人无非落在四马路，也不必说他了。只有打发到五姨，却预先叫承辉在外面租定房子，然后打发五姨出去，面子上是和众人一般，暗底子不知给了承辉多少。只有六姨留着。又把家中所用男女仆人等，陆续开除了，另换新人；开过吊之后，便连书启、帐房两个都换了。这是他为了六姨，要掩人耳目的意思。

朱博如知道苟才已死，把那借据填了二月初一的日子，初二便去要钱。承辉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性急！你要钱也要有个时候，等这边开过吊，才象个样子。照你这样做法，难道这里穷在一天，初一急急要和你借，初二就有得还你了？天下哪有这种情理！”一席话说得朱博如闭口无言，只得别去。直捱到开吊那天，他还买了点香烛纱元，亲来吊奠。承辉看见了大喜，把他大书特书记在礼簿上面。又过了三天，认真捱不住了。恰好这天龙光把书启、帐房辞去，承辉做了帐房，一切上下人等，都是自己牙爪，是恣无忌惮的了。承辉见博如来了，笑吟吟的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先生今天是来取那笔款子的？”博如道：“是。”承辉道：“请把笔据取出来，”博如忙在身边取出，双手递与承辉。承辉接过看了一看道：“请坐请坐。我拿给先生。”博如此时真是心痒难抓，眼看着立时三刻，就是七千两银子到手了。忙向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。

承辉拿了借据，放在帐桌上，提起笔来，点了两点，随手拿了一张七十两银子的庄票，交给博如道：“一向费心得很！”博如吃了一惊道：“这这这是怎么说？”承辉道：“那三成归了兄弟，也是早立了字据的。”博如道：“不错，我只收七折；但是何以变做七十两呢？”承辉笑道：“难道先生眼睛不便，连这票据上的字，都没有看出来？”博如连忙到案头一看，原来所写的那一万的“万”字，被他在一撇一钩的当中，加了两点，变成个“百”字了。博如这一怒非同小可，一手便把那借据抢在手里。承辉笑道：“先生恼甚么！既然不肯还我票据，就请仍把庄票留下。”博如气昏了，便把庄票摔在地下要走。承辉含笑拦住道：“先生恼甚么？到哪里去？茶还没喝呢。来啊！舀茶来啊！客来了茶都不舀了，你们这班奴才，是干吗的是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重复让坐。又道：“先生

还拿了这票子到哪里去呢？”博如怒道：“我只拿出去请大众评评这道理，可是‘万’字可以改‘百’字的！”承辉道：“‘孺’字本不能改‘百’字啊，这句话怎讲？”博如道：“我不和你说，你们当初故意写个小写的‘万’字，有意赖我！”承辉笑道：“这句话先生你说错了。数目大事，你再看看，那票子上‘一’字尚且写个‘壹’字，岂有‘万’字倒小写起来之理？只怕说出去，人家也不相信。”博如道：“我不管，我就拿了这票子到上海县去告，告你们涂改数目，明明借我的一万银子，硬改作一百。这个改的样子明明在那里，是瞒不过的。”

说话时家人送上茶来。承辉接过，双手递了一碗茶。说道：“好，好！这个怪不得先生要告，整万银子的数目变了个一百，在我也是要告的。但不知先生凭甚么作证？”博如道：“你就是个证人，见了官，我不怕你再赖！”承辉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绝不敢赖。但是恐怕上海县问起来，他不问你先生，只问我。问道：苟大人是两省的候补道，当过多少差使。署过首道，署过藩台；上海道台，是苟大人的旧同寅，就是本县，从前也伺候过苟大人来；后来到了安徽，当了多少差使，谁不知道苟大人是有钱的。一旦不幸身故了，何至于就要和人家借钱办丧事？就说是一时汇款没到，凑手不及，本县这里啊，道台那里啊，还有多少阔朋友，那里不挪动一万、八千，却要 and 这么个卖草头药的江湖医生去借钱？苟大人是署过藩台的，差不多的人，那里彀得上和他拉交情，这个甚么朱博如，他彀得上和苟大人的少爷说相好，不计利息的话吗？他们究竟有甚么交情？你讲！”这么一篇话问下来，应该怎样回答，还请先生代我打算打算，预先串好了供，免得临时慌张。”朱博如听了，默默无言。良久，承辉又道：“先生，这官司你是做原告，上

海县他也不能不问你话的。譬如他问：‘你不过是个江湖医生，你从哪里和苟大人父子拉上的交情，可以整万银子，不计利息的借给他？你这个人，倒很慷慨，本县很敬重你。但不知你借给他的一万银子，是那里来的？在那里赚着的？交给龙光的时候，还是钞票？还是元宝？还是洋钱？还是那家银行的票子？还是那家钱庄的票子？’这么一问，先生你又拿甚么话回答，也得要预先打算打算，免得临时慌张。”朱博如本来是气昂昂，雄赳赳的，到了此时，不觉慢慢的把头低下去，一言不发。

承辉又道：“大凡打到官司，你说得不清楚，官也要和你查清楚的，况且整万银子的出进，岂有不查之理。他先把你宝号的帐簿吊去一查，有付这边一万银子的帐没有；再把这里的帐簿吊去一查，看有收到你一万银子的帐没有。你的帐簿呢，我不敢知道；我们这边帐簿，是的确没有这一笔。没有这笔倒也罢了，反查出了某天请某医生医金若干，某天请某医生医金若干。官又问了，说：你们既然属在相好，整万银子都可以不计利息的，何以请你诊病，又要天天出医金呢？相好交情在那里？’并且查到礼簿上，你先生的隆尊是‘素烛一斤，纱元四匣’，与不计利息的交情，差到那里去了！再拿这个一问，先生你又怎么说呢，这个似乎也要预备预备。”说罢，仍旧坐在帐桌上去，取过算盘帐簿，剔剔搯搯算他的帐去了。一会儿就有许多人来领钱的，来回事的，络绎不绝。一个家人拿了票子来，说是绸庄上来领寿衣价的，共是七十一两五钱六分银子。承辉呆了一呆道：“那里来这琐碎帐，甚么几钱几分的！”想了一会道：“这么罢，这一张七十两的票子，是朱先生退下来不要的，叫他先拿去罢。那个零头并在下回算，总有他们便宜。“那家人拿了去。朱博如坐在那里听着，好不难过，站起来急到帐桌旁边，要和承辉说话。承辉又是笑吟吟的道：“先生请

坐。我这会忙，没功夫招呼你，要茶啊，烟啊，只管叫他们，不要客气。来啊！招呼客的茶烟！”说着，又去办他的事了。一会儿，又跑了一个家人来，对承辉说道：“二爷请。”承辉便把帐簿往帐箱里一放，拍挞一声锁上了，便上去。博如连忙站起来要说话。承辉道：“先生且请坐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博如再要说话时，承辉已去的远了，无奈只得坐着等。心中暗想，这件事上当上的不小，而且这口气咽不下去。看承辉这厮，今天神情大为两样，面子上虽是笑口吟吟的，那神气当中，却纯乎是挖苦我的样子。我想这件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纵使不能告他欠项，他药死父亲可是真的，我就拿这个去告他。我虽然同谋，自首了总可以减等，我拚了一个“充军”的罪，博他一个“凌迟”，总博得过。心里颠来倒去，只是这么想，那承辉可是一去不来了。

看看等到红日沈西，天色要黑下来了，才听得承辉一路嚷着说：“怎么还不点灯啊？你们都是干吗的？一大伙儿都是木头，拨一拨动一动！”一面嚷着，走到帐房里，见了博如，又道：“喂呀！你看我忙昏了，怎么把朱先生撂在这里！”连连拱手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！不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没有？如果先生有甚么意思，我们都好商量。”博如道：“总求阁下想个法儿，替我转个圈，不要叫我太吃亏了。”承辉道：“在先生的意思，怎样办法呢？”博如道：“好好的一万，凭空改了个一百，未免太下不去！”承辉道：“你先生还是那么说，我就没了法子了。”博如道：“这件事，如果一定闹穿了，只怕大家也不大好看。”承辉道：“甚么不好看呢？”博如道：“你们请我做甚么来的呢？”承辉正色道：“下帖子，下片子，请了大夫来，自然为的是治病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龙光走了进来，一见了博如，便回身向外

叫道：“来啊！”外面答应一声，来了个家人。龙光道：“赶紧出去，在马路上叫一个巡捕来，把这忘八蛋先抓到巡捕房里去！”那家人答应去了。博如吃了一大惊道：“二爷，这是那一门？”龙光不理他，又叫：“王二啊！”便有一个人进来。龙光道：“你懂两句外国话不是？”王二道：“是，家人略懂得几句。”龙光又叫：“来啊！”又走了一个人进来。龙光道：“到我屋里去，把那一迭药方子拿来。”那人去了，龙光方才坐下。博如又道：“二爷，你这个到底是那一门？”龙光也不理他。此时承辉已经溜出去了。一会儿，那个人拿了一迭药方来。龙光接在手里，指给王二说道：“这个都是前天上海县官医看过了的。你看哪，这一张是石膏、羚羊、犀角，这一张是附子、肉桂、炮姜，一张一张都是你不对我，我不对你的。上海县方大老爷前天当面说过，叫把这忘八蛋扭交捕房，解新衙门，送县办他。你可拿好着，这方子上都盖有他的姓名图书，是个真凭实据。回来巡捕来了，你跟着到巡捕房里去，说明这个缘故，请他明天解新衙门。巡捕房要这方子做凭据的，就交给他；若不要的，带回来明日呈堂。”王二一一答应了。龙光又问：“舅爷呢？”家人们便一迭连声请舅爷，承辉便走了进来。龙光道：“那天上海县方大老爷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新衙门程大老爷也在这里听着的，你随便写个信给他，请他送县。我现在热丧里头，不便出面，信上就用某公馆具名就是了。”承辉一一答应。只见那去叫巡捕的家人来说：“此刻是巡捕交班的时候，街上没有巡捕。”龙光道：“你到门口站着，有了就叫进来，不问是红头白脸的。”那家人答应出去了。龙光又指着博如对王二道：“他就交给你，不要放跑了！”

说着佯长而去。

博如此时真是急得手足无措，走又走不了，站着不是，坐

着不是，心里头就如腊月里喝了凉水一样，瑟瑟的乱抖。无奈何走近一步，向承辉深深一揖道：“这是那一门的话？求大爷替我转个圜罢！”承辉仰着脸冷笑道：“闹穿了不过大家不好看，有甚要紧！”博如又道：“大爷，我再不敢胡说了！求你行个方便罢！”承辉道：“你就认个‘庸医杀人’，也不过是个‘杖罪’，好象还有‘罚鍰赎罪’的例，化几两银子就是了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着，站起来要走。吓得博如连忙扯住跪下道：“大爷，你救救我罢！这一到官司啊，这上海我就不能再住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取出那借据来，递给承辉道：“这个我也不敢要了。”承辉道：“还有一张甚么七折三成的呢？”博如也一并取了出来，交给承辉。承辉接过道：“你可再胡闹了？”博如道：“再也不敢了！”承辉道：“你可肯写下一张伏辩来，我替你想法子。”博如道：“写，写，写！大爷要怎样写，就怎样写。”

正是：未得羊肉吃，惹得一身臊。未知这张伏辩如何写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

朱博如当下被承辉布置的机谋所窘，看着龙光又是赫赫官威，自己又是个外路人，带了老婆儿子来上海，所有吃饭穿衣，都靠着自己及那草头药店赚来的，此刻听说要捉他到巡捕房里去，解新衙门，送上海县，如何不急？只急得他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便由得承辉说甚么是甚么。承辉便起了个伏辩稿子来，要他照写。无非是：“具伏辩人某某，不合妄到某公馆无理取闹，被公馆主人飭仆送捕。幸经某人代为求情，从宽释出。自知理屈，谨具伏辩，从此不敢再到某公馆滋闹，并不敢在外造言生事。如有前项情事，一经察出，任凭送官究治”云云。博如一一照写了，承辉方才放他出去。他们办了这件事之后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了。

谁知他打发出来的几个姨娘，与及开除的男女仆人，不免在外头说起，更有那朱博如，虽说是写了伏辩，不得在外造言生事，那禁得他一万银子变了七千，七千又变了七十，七十再一变，是个分文无着，还要写伏辩，那股怨气如何消得了，总不免在外头逢人伸诉。旁边人听了这边的，又听了那边的，四面印证起来，便知得个清清楚楚。古语说的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果然说得不错。我仔仔细细把继之那封信看了一遍，把这件事的来历透底知道了，方才安歇。

此次到了上海之后，就住了两年多。这两年多，凡长江、苏、杭各处，都是继之去查检，因为德泉年纪大了，要我在上海帮忙之故。我因为在上海住下，便得看见龙光和符弥轩两个演出一场怪剧。原来符弥轩在京里头，久耳苟才的大名，知道他创办银元局，发财不少。恰遇了他祖父死了，他是个承重孙，照例要报丁忧。但是丁忧之后，有甚事业可做呢？想来想去，便想着了苟才。恰好那年的九省钦差，到安庆查办事件，得了苟才六十万银子的那位先生，是符弥轩的座主，那一年安庆查案之后，苟才也拜在那位先生的门下，论起来是个同门，因此弥轩求了那位先生一封信给苟才，便带了家眷，扶了灵柩出京。到得天津，便找了一处义地，把他祖父的棺材厝了。又找了一处房子，安顿下家眷。在侯家后又胡混了两个多月，方才自己一个人转身到上海。一到了，安顿下行李，即刻去找苟才。谁知苟才已经死了，见着了龙光。弥轩一看龙光这个人，举止浮躁，便存了一个心，假意说是从前和苟才认得，又把求来那封信交给龙光。他们旗人是最讲究交情礼节的，龙光一听见说是父亲的同门相好，便改称老伯。弥轩谦不敢当。谈了半天，弥轩似有行意。龙光道：“老伯尊寓在那里？恕小侄在热丧里，不便回候。”弥轩道：“这个阁下太迂了！我并不是要阁下回候，但是住在上海，大可以从权。你看兄弟也是丁着承重忧，何尝穿甚么素。虽然，也要看处的是甚么地位；如果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或是住在家乡，那就不宜过于脱略；如果是在场上应酬的人，自己又是个创事业的材料，那就大可以不必守这些礼节了。况且我看阁下是个有作有为的人才，随时都应该在外头碰碰机会，而且又在上海，岂可以过于拘谨，叫人家笑话。我明天就请阁下吃饭，一定要赏光的。”说着，便辞了去。又去找了几个朋友，就有人请他吃饭。上海的事情，上到馆子，总

少不免叫局，弥轩因为离了上海多年，今番初到，没有熟人，就托朋友荐了一个。当席就约了明天吃花酒。

到了次日，他再去访龙光，面订他晚上之局。龙光道：“老伯跟前，小侄怎敢放恣！”弥轩道：“你这个太客气！其实当日我见尊大人时，因尊大人齿德俱尊，我是称做老伯的。此刻我们拉个交情，拜个把罢。晚上一局，请你把帖子带到席上，我们即席换帖。”龙光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”弥轩道：“如果说使不得，那就是你见外了。”龙光见弥轩如此亲热，便也欣然应允。弥轩又谆嘱晚上不必穿素衣，须知花柳场中，就是炎凉世界，你穿了布衣服去，他们不懂甚么道理，要看不起你的。我们既然换到帖，总不给你当上的。龙光本是个无知袴裤，被弥轩一次两次的说了，就居然剃了丧发，换上绸衣，当夜便去赴席。从此两个人便结交起来。

龙光本来是个混蛋，加以结识了弥轩，更加昏天黑地起来，不到百日孝满，便接连娶了两个妓女回去，化钱犹如泼水一般。弥轩屡次要想龙光的法子，因看见承辉在那里管着帐。承辉这个人，甚是精明强干，而且一心为顾亲戚，每每龙光要化些冤枉钱，都是被他止住，因此弥轩不敢下手。暗想总要设法把他调开了，方才妥当。看苟才死的百日将满，龙光偶然说起，嫌这个同知太小，打算过个道班。弥轩便乘机竭力怂勇，又说：“徒然过个道班，仍是无用，必要到京里去设法走路子，最少也要弄个内记名，不然就弄个特旨班才好。”龙光道：“这样又要到京里跑一趟。”弥轩道：“你不要嫌到京里跑一趟辛苦，只怕老弟就去跑一趟，受了辛苦，还是无用。”龙光道：“何以故呢？”弥轩道：“不是我说句放恣的话，老弟太老实了！过班上兑，那是没有甚么大出进的。要说到走路子的话，一碰就要上当，白冤了钱，影儿也没一个。就是路子走的不差，

会走的和不会走的，化钱差得远呢。”龙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只好说说罢了。”弥轩道：“那又不然。只要老弟自己不去，打发一个能办事的人替你去就得了。”龙光道：“别样都可以做得，难道引见也可以叫人代的么？”弥轩笑道：“你真是少见多怪！便是我，就替人家代过引见的了。”龙光欢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便找个人代我走一趟。”弥轩道：“这个人必要精明强干，又要靠得住的才行。”龙光道：“我就叫我的舅爷去，还怕靠不住么！”弥轩暗喜道：“这是好极的了！”龙光性急，即日就和承辉商量，要办这件事。承辉自然无不答应，便向往来的钱庄上，托人荐了一个人来做公馆帐房，承辉便到京里去了。

弥轩见调虎离山之计已行，便向龙光动手，说道：“令舅进京走路子，将来一定是恭喜的。然而据我看来，还有一件事要办的。”龙光问是什么事。弥轩道：“无论是记名，是特旨，外面的体面是有了，所差的就是一个名气。老弟才二十多岁的一个人，如果不先弄个名气在外头，将来上司见了，难保不拿你当袴裤相待。”龙光道：“名气有甚么法子可以弄出来的？”弥轩道：“法子是有的，不过要化几文，然而倒是个名利兼收的事情。”龙光忙问：“是怎么个办法？要化多少钱？”弥轩道：“现在大家都在那里讲时务。依我看，不如开个书局，特聘了人来，一面著时务书，一面翻译西书。等著好了，译好了，我们就拿来拣选一遍，拣顶好的出了老弟的名，只当老弟自己著的译的，那平常的就仍用他本人名字，一齐印起来发卖。如此一来，老弟的名气也出去了，书局还可以赚钱，岂不是名利兼收么？等到老弟到省时，多带几部自己出名的书去，送上司，送同寅，那时候谁敢不佩服你呢。博了个熟识时务，学贯中西的名气，怕不久还要得明保密保呢。”龙光道：“著的书

还可以充得，我又没有读过外国书，怎样好充起翻译来呢？”弥轩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添上一个人名字，说某人口译，你自己充了笔述，不就完了么。”龙光大喜，便托弥轩开办。

弥轩和龙光订定了合同，便租起五楼五底的房子来；乱七八糟，请了十多个人，翻译的，著撰的；一面向日本人家定机器，定铅字。各人都开支薪水。他认真给人家几个钱一月，不得而知；他开在帐上，总是三百一月，五百一月的，闹上七八千银子一月开销。他自己又三千一次，二千一次的，向龙光借用。龙光是糊里糊涂的，由他混去。这一混足足从四五月里混到年底下，还没有印出一页书来，龙光也还莫名其妙。

却遇了一个当翻译的，因为过年等用，向弥轩借几十块钱过年。弥轩道：“一局子差不多有二十人，过年又是人人都要过的，一个借开了头，便个个都要借了。”因此没有借给他。弥轩开这书局，是专做毛病的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，只有龙光一个是糊涂虫。那个借钱不遂的翻译先生，挟了这个嫌，便把弥轩作弊的事情，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龙光。后来越到年底，人家等用的越急，一个个向他借钱，他却是一个不应酬，因此大家都同声怨他。那翻译先生就把写信通知东家的一节，告诉了两个人，于是便有人学样起来。龙光接二连三的接了几封信，也有点疑心，便和帐房先生商量。帐房先生道：“做书生意，我本是外行。但是做了大半年，没有印出一部书来，本是一件可疑的事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先去查一查帐目，看他一共用了多少钱，统共译了著了多少书，要合到多少钱一部，再问他为甚还不印出来的道理，看是怎样的再说。”龙光暗想这件事最好是承辉在这里，就办得爽快，无奈他又到京里去了。虽然他有信来过，说过班一事，已经办妥，但是走路子一事，还要等机会，正不知他几时才回上海。此刻无可奈何，只得就叫这个帐

房先生去查的了。想罢，就将此意说出来。帐房先生道：“查帐是可以查的，但是那所译所著的书，精粗美恶，我可不知道。”龙光道：“好歹你不知，多少总看得见的，你就去查个多少罢了。”帐房先生奉命而行。

次日一早，便去查帐。弥轩问知来意，把脸色一变道：“这个局子是东家交给我办的，就应得要相信我。要查帐，应得东家自己来查。这个办书的事情，不是外行人知道的。并且文章价值，有甚一定，古人一字千金尚且肯出。你回去说，我这里的帐是查不得的，等我会了他面再说。”帐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得回去告诉龙光。龙光十分疑讶，且等见面之后再说。

当天晚上，弥轩便请龙光吃花酒。龙光以为弥轩见面之后，必有一番说话，谁知他却是一字不提，犹如无事一般。龙光甚是疑心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先问。席散之后，回去和帐房先生说起。帐房先生道：“他不服查帐，非但是有弊病，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了。此刻已到年下，且等过了年，想个法子收回自办罢。”龙光也只好如此。

光阴荏苒，又过了新年，龙光又和帐房先生商量这件事。帐房先生道：“去年要查一查他的帐尚且不肯，此刻要收他回来，更不容易了。此刻的世界，只有外国人最凶，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；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，谅他见了外国人，也只得软下来了。”龙光道：“那里去弄个外国人呢？”帐房先生道：“外国人是有的，只要主意打定了，就好去弄。”龙光道：“就是这个主意罢。叫他再办下去，不知怎样了局呢！”帐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，带了翻译，来见龙光。龙光说知要他收回书局的话，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。又两面传递说话，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，就归外国人管事，以一年为期，每月薪水五百两。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，好向弥轩收取，

龙光便写了，递给外国人。外国人拿了字据，兴兴头头去见弥轩，说明来意。弥轩道：“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，为甚又叫你来接办？”外国人道：“我不知道。龙大人叫我来办，是有凭据给我的。”说罢，取出字据来给弥轩看。弥轩道：“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，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，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。”外国人道：“东家的凭据，你那里有权可以不承认？”弥轩道：“我自然有权。我和龙大人订定了合同，办这个书局，合同上面没有载定期限，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。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，也要预先知照我，等我清理一切帐目，然后约了日子，注销了合同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。”外国人说他不过，只得去回复龙光。龙光吃了一惊，去对帐房先生说。帐房先生吐出了舌头道：“这个人连外国人都怕，还了得！”再和他商量时，他也没了法子了。过了三天，那外国人开了一篇帐来，和龙光要六千银子，说是讲定在前，承办一年，每月薪水五百，一年合了六千，此刻是你不要我办，并不是我不替你办，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。龙光没奈何，只得给了他。暗想若是承舅爷在这里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，此刻不如打个电报，请他先回来罢。定了主意，便打个电报给承辉，叫他不要等开河，走秦皇岛先回来。

这边的符弥轩，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，便处处回避，不与龙光相见，却拿他的钱，格外撒泼的支用起来，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。他的相好妓女，名叫金秀英，年纪已在二十岁外了；身边挣了有万把银子金珠首饰，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万把。原来上海的妓女，外面看着虽似阔绰，其实他穿的戴的，十个有九个是租来的，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。这些债，都是向那些龟奴、蟹爪，大姐、娘姨等处借来的，每月总是二三利息。龟奴等辈借了债给他，就跟着伺候他，其名叫做带挡。

这种风气，就同官场一般，越是背得债多的，越是红人，那些带挡的，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。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红妓女，所以他手边虽置了万把银子首饰，不至于去租来用，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。符弥轩是一个小白脸。从来姐儿爱俏，弥轩也垂涎他的首饰，便一个要娶，一个要嫁起来。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，但是果然要娶他，先要代他还了那笔债，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，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，甜言蜜语去骗他。骗得秀英千依百顺，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，只待时机一到，即刻举行的了。

可巧他们商量妥当，承辉也从京里回来。龙光便和他说明弥轩办书局的事情，不服查帐，不怕外国人，一一都告诉了。承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道：“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？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？”龙光道：“算了罢！他已经用了的，怎么还追得回来！能够不要他办，我就如愿了。”承辉道：“这又何难，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？你只要到各钱庄去知照一声，凡是书局里的折子，一律停止付款，他还办甚么！”龙光恍然大悟，即刻依计而行。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，一打听，是承辉回来了。想道：“这家伙来了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”连忙将自己箱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，住了两天。

这天打听得天津开了河，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帮，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。弥轩便写了两张泰顺官舱船票，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顺船，却到金秀英家，说是附广大轮船到广东去，开销了一切酒局的帐。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，就是房里众人，因为他三天碰和，两天吃酒的，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。这一天的晚饭，是在秀英家里吃的。吃过晚饭，又俄延到了十二点多钟，方才起身。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，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。三个人一辆车，直到了

金利源码头，走上了泰顺轮船，寻到官舱，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。弥轩到房里坐下，秀英和他手挽手的平排坐着喁喁私语。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，秀英道：“忙甚么！开船还早呢。”直到两点钟时，船上茶房到各舱里喊道：“送客的上岸啊！开船啊！”那老妈子还不省得，直等喊过两次之后，外边隐隐听得抽跳的声音，秀英方才正色说出两句话来，只把老妈吓得尿屁直流！

正是：报道一声去也，情郎思妇天津。未知金秀英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七回

鬪天良不关疏戚 募地里忽遇强梁

当时船将开行，船上茶房到各舱去分头招呼，喊道：“送客的上坡啊！开船咧！”如此已两三遍，船上汽筒又呜呜的响了两声。那老妈子再三催促登岸，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道：“你赶紧走罢！此刻老实对你说，我是跟符老爷到广东的了。你回去对他们说，一切都等我回来，自有料理。”老妈子大惊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”秀英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使得也要使得，使不得也要使得的了。你再不走，船开了，你又没有铺盖，又没有盘缠，外国人拿你吊起来我可不管！无论你走不走，你快到外头去罢，这里官舱不是你坐的地方！”说时，外面人声嘈杂，已经抽跳了。那老妈子连爬带跌的跑了出去，急忙登岸，回到妓院里去，告诉了龟奴等众，未免惊得魂飞魄散。当时夜色已深，无可设法，惟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。这一夜，害得他们又急又气又恨，一夜没睡。

到得天亮，便各人出去设法，也有求神的，也有问卜的。那最有主意的，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，请他到妓院里来，问他有甚法子可想。那嫖客问了备细，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。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，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。又是晚上，又是不识字的人，他如何闹得清楚。就是那嫖客，任是十分精明，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，所以就代他们出了个

法子，作为拐案，到巡捕房里去告，巡捕房问了备细，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香港去，叫截拿他两个人。谁知那一对狗男女，却是到天津去的。只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符弥轩所作所为的事了。

唉！他人的事，且不必说他，且记我自己的事罢。我记以后这段事时，心中十分难过。因为这一件事，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，所以提起笔来，心中先就难过。你道是甚么事？原来是接了文述农的一封信，是从山东沂州府蒙阴县发来的，看一看日子，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。文述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？原来蔡侣笙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，宪眷极隆，历署了几任繁缺，述农一向跟着他做帐房的。侣笙这个人，他穷到摆测字摊时，还是一介不取的，他做起官来，也就可想了，所以虽然署过几个缺，仍是两袖清风。前两年补了蒙阴县，所以述农的信，是从蒙阴发来的。当下我看见故人书至，自然欢喜，连忙拆开一看，原来不是说的好事，说是：“久知令叔听鼓山左，弟自抵鲁之后，亟谋一面，终不可得。后闻已补沂水县汶河司巡检，至今已近十年，以路远未及趋谒。前年蔡侣翁补蒙阴，弟仍为司帐席。沂水于此为邻县，汶水距此不过百里，到任后曾专车往谒，得见颜色，须鬓苍然矣！谈及阁下，令叔亦以未得一见为憾。今年七月间，该处痲疫盛行，令叔令婢，相继去世。遗孤二人，才七八岁。闻身后异常清苦。此间为乡僻之地，往来殊多不便，弟至昨日始得信。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，敬希裁夺。专此通知”云云。

我得了这信，十分疑惑。十多年前，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，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，又只得七八岁呢？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，但是两个兄弟，同是祖父一脉，我断不能不招呼的，只得到山东走一趟，带他回来。又想这件事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。想罢，便起了个电稿，发到宜昌去。等了三

天，没有回电。我没有法子，又发一个电报去，并且代付了二十个字的回电费。电报去后，恰好继之从杭州回来，我便告知底细。继之道：“论理，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，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。不过令叔是在七月里过的，此刻已是十月了，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，就是再耽搁点，也不过如此的了。我在杭州，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，当是有甚么事，原来你得了这个信。”我道：“到沂水去这条路，还不知怎样走呢。还是从烟台走？还是怎样？”继之道：“不，不。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；要走烟台，那是要走到登州了。”管德泉道：“要是走王家营，我清江浦有个相熟朋友，可以托他招呼。”我道：“好极了！等我动身时，请你写一封信。”

闲话少提。转眼之间，又是三日，宜昌仍无回电，我不觉心焦之极，打算再发电报。继之道：“不必了。或者令伯不在宜昌，到哪里去了，你索性再等几天罢。”我只得再等。又过了十多天，才接着我伯父的一封厚信。连忙拆开一看，只见鸡蛋大的字，写了四张三十二行的长信纸，说的是：“自从汝祖父过后，我兄弟三人，久已分炊，东西南北，各自投奔，祸福自当，隆替无涉。汝叔父逝世，我不暇过问，汝欲如何便如何。据我之见，以不必多事为妙”云云。我见了这封信，方悔白等了半个多月。即刻料理动身，问管德泉要了信，当夜上了轮船到镇江。在镇江耽搁一夜，次日一早上小火轮，到清江浦去。

到了清江，便叫人挑行李到仁大船行，找着一个人，姓刘，号叫次臣，是这仁大行的东家，管德泉的朋友，我拿出德泉的信给他，他看了，一面招呼请坐，喝茶，一面拿一封电报给我道：“这封电报，想是给阁下的。”我接来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我才到这里，何以倒先有电报来呢？封面是镇江发的。连

忙抽出来一看，只见“仁大刘次臣转某人”几个字，已经译了出来，还有几个未译的字。连忙借了《电报新编》，译出来一看，是“接沪电，继之丁忧返里”几个字，我又不觉添一层烦闷。怎么接二连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？电报上虽不曾说甚么，但是内中不过是叫我早日返沪的意思。我已经到了这里，断无折回之理，只有早日前去，早日回来罢了。当下由刘次臣招呼一切，又告诉我到王家营如何雇车上路之法，我一领略。

次日，便渡过黄河，到了王家营，雇车长行。走了四天半，才到了汶河，原来地名叫做汶河桥。这回路过宿迁，说是楚项王及伍子胥的故里；过剡城，说有一座孔子问官祠；又过沂水，说是二疏故里、诸葛孔明故里，都有石碑可证。许多古迹，我也无心去访了。到了汶河桥之后，找一家店住下，要打听前任巡检太爷家眷的下落。那真是大海捞针一般，问了半天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后来我想起一法，叫了店家来，问：“你们可有认得巡检衙门里人的没有？”店家回说“没有”。我道：“不管你们认得不认得，你可替我找一个来，不问他是衙门里的什么人，只要找出一个来，我有得赏你们。”店家听说有得赏，便答应着去了。

过了半天，带了一个弓兵来，年纪已有五十多岁。我便先告诉了我的来历，并来此的意思。弓兵便叫一声“少爷”，请了个安，一旁站着。我便问他：“前任太爷的家眷，住在那里，你可知道？”弓兵回说：“在这里往西去七十里赤屯庄上。”我道：“怎么住到那里呢？两个少爷有几岁了？”弓兵道：“大少爷八岁，小少爷只有六岁。”我道：“你只说为甚住到赤屯庄去？”弓兵道：“前任老爷听说断过好几回弦，娶过好几位太太了，都是不得到老。少爷也生过好几位了，听说最大的大少爷，如果在着，差不多要三十岁了，可惜都养不住。那

年到这边的任，可巧又是太太过了。就叫人做媒，把赤屯马家的闺女儿娶来，养下两个少爷。今年三月里，太太害春瘟过了。老爷打那么也得了病，一直没好过，到七月里头就过了。”我道：“躺下来之后，谁在这里办后事呢？”弓兵道：“亏得舅老爷刚刚在这里。”我道：“哪个舅老爷？”弓兵道：“就是现在少爷的娘舅，马太太的哥哥，叫做马茂林。”我道：“后事是怎样办的？”弓兵道：“不过买了棺木来，把老爷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裹了去，就把两个少爷，带到赤屯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棺木此刻在那里呢？”弓兵道：“在就近的一块义地上邱着。”我道：“远吗？”弓兵道：“不远，不过二三里地。”我道：“你有公事吗？可能带我去看看？”弓兵道：“没事。”我就叫他带路先走。我沿途买了些纸钱香烛之类，一路同去，果然不远就到了。弓兵指给我道：“这是老爷的，这是太太的。”我叫他代我点了香烛，叩了三个头，化过纸钱。生平虽然没有见过一面，然而想到骨肉至亲，不过各为谋食起见，便闹到彼此天涯沦落，各不相顾，今日到此，已隔着一块木头，不觉流下泪来。细细察看，那棺木却是不及一寸厚的薄板。我不禁道：“照这样，怎么盘运呢？”弓兵道：“如果要盘运，是要加外槨的了。要用起外槨来，还得上沂州府去买呢。”徘徊了一会，回到店里。弓兵道：“少爷可要到赤屯去？”我道：“去是要去的，不知一天可以赶个来回不？”弓兵道：“七十多里地呢！要是夏天还可以，此刻冬月里，怕赶不上来回。少爷明日动身，后天回来罢。弓兵也去请个假，陪少爷走一趟。”我道：“你是有公事的人，怎好劳动你？”弓兵道：“那里的话。弓兵伺候了老爷十多年，老爷平日待我们十分恩厚，不过缺苦官穷，有心要调剂我们，也力不从心罢了。我们难道就不念一点恩义的么？少爷到那边，他们一个个都认不得少爷，

知道他们肯放两个小的跟少爷走不呢？多弓兵一个去了，也帮着说说。”我道：“如此，我感激你得很！等去了回来，我一起谢你。”弓兵道：“少爷说了这句话，已经要折死我了！”说着，便辞了去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那弓兵便来了。我带的行李，只有一个衣箱，一个马包。因为此去只有两天，便不带衣箱，寄在店里，只把在清江浦换来的百把两碎纹银，在箱子里取出来，放在马包里，重新把衣箱锁好，交代店家，便上车去了。此去只有两天的事，我何必拿百把两银子放在身边呢？因为取出银包时，许多人在旁边，我怕露了人眼不便，因此就整包的带着走了。我上了车，弓兵跨了车檐，行了半天，在路上打了个尖，下午两点钟光景就到了。是一所七零八落的村庄。

那弓兵从前是来过的，认得门口，离着还有一箭多地，他便跳了下来，一叠连声的叫了进去，说甚么“大少爷来了啊！你们快出来认亲啊”！只他这一喊，便惊动了多少人出来观看。我下了车，都被乡里的人围住了，不能走动。那弓兵在人丛中伸手来拉了我的手，才得走到门口。弓兵随即在车上取了马包，一同进去。弓兵指着一个人对我道：“这是舅老爷。”我看那人时，穿了一件破旧茧绸面的老羊皮袍，腰上束了一根腰里硬，脚上穿了一双露出七八处棉花的棉鞋；虽在冬月里，却还光着脑袋，没带帽子。我要对他行礼时，他却只管说：“请坐啊，请坐啊！地方小，委屈得很啊！”看那样子是懂行礼的，我也只好糊里糊涂敷衍过了。忽然外面来了一个女人，穿一件旧到泛白的青莲色茧绸老羊皮袄，穿一条旧到泛黄的绿布紫腿棉裤，梳一个老式长头，手里拿了一根四尺来长的旱烟袋。弓兵指给我道：“这是舅太太。”我也就随便招呼一声。舅太太道：“这是侄少爷啊，往常我们听姑老爷说得多了，今日才见着。

为甚不到屋里坐啊？”于是马茂林让到房里。

只见那房里占了大半间是个土炕，土炕上放了一张矮脚几，几那边一团东西，在那里蠕蠕欲动。弓兵道：“请炕上坐罢，这边就是这样的了。那边坐的，是他们老姥姥。”我心中又是一疑，北边人称呼外祖母多有叫姥姥的，何以忽然弄出个“老姥姥”来？实在奇怪！我这边才坐下，那边又说姥姥来了，就见一个老婆子，一只手拉了个小孩子同来。我此刻是神魂无主的，也不知是谁打谁，惟有点头招呼而已。弓兵见了小孩子，便拉到我身边道：“叫大哥啊！请安啊！”那孩子便对我请了个安，叫一声“大哥”。我一手拉着道：“这是大的吗？”弓兵道：“是。”我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孩子道：“我叫祥哥儿。”我道：“你兄弟呢？”舅太太接口道：“今天大姨妈叫他去吃大米粥去的，已经叫人叫去了。小的叫魁哥儿，比大的长得还好呢。”说着话时，外面魁哥儿来了，两手捧着一个吃不完的棒子馒头，一进来便在他老老身边一靠，张开两个小圆眼睛看着我。弓兵道：“小少爷！来，来，来！这是你大哥，怎么不请安啊？”说着，伸手去搀他，他只管躲着不肯过来。姥姥道：“快给大哥请安去！不然，要打了！”魁哥儿才慢腾腾的走近两步，合着手，把腰弯了一弯，嘴里说得一个“安”字，这想是夙昔所教的了。我弯下腰去，拉了过来，一把抱在膝上；这只手又把祥哥儿拉着，问道：“你两个的爸爸呢？好苦的孩子啊！”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这眼泪煞是作怪，这一流开了头，便止不住了。两个孩子见我哭了，也就哗然大啼。登时惹得满屋子的人一齐大哭，连那弓兵都在那里擦眼泪。哭够多时，还是那弓兵把家人劝住了，又提头代我说起要带两个孩子回去的话。马茂林没甚说得，只有那姥姥和舅太太不肯；后来说得舅太太也肯了，姥姥依然不肯。

追冬日子短得很，天气已经快断黑了。舅太太又去张罗晚饭，炒了几个鸡蛋，烙了几张饼，大家围着糊里糊涂吃了，就算一顿。这是北路风气如此，不必提他。这一夜，我带着两个兄弟，问长问短，无非是哭一场，笑一场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我便要带了孩子动身，那姥姥又一定不肯。说长说短，说到中午时候，他们又拿出面饭来吃，好容易说得姥姥肯了。此时已是挤满一屋子人，都是邻居来看热闹的。我见马家实在穷得可怜，因在马包里，取出那包碎纹银来，也不知那一块是轻的是重的，生平未曾用过戥子，只拣了一块最大的递给茂林道：“请你代我买点东西，请姥姥他们吃罢。”茂林收了道谢。我把银子包好，依然塞在马包里。舅太太又递给我一个小包裹，说是小孩子衣服，我接了过来，也塞在马包里，车夫提着出去。我抱了魁哥儿，弓兵抱了祥哥儿，辞别众人，一同上车。两个小孩子哭个不了，他的姥姥在那里倚门痛哭，我也禁不住落泪。那舅太太更是“儿啊肉啊”的哭喊，便连赶车的眼圈儿也红了。那哭声震天的光景，犹如送丧一般。外面看的人挤满了，把一条大路紧紧的塞住，车子不能前进。赶车的拉着牲口慢慢的走，一面嘴里喊着“让，让，让，让啊，让啊”！才慢慢的走得动。路旁看的人，也居然有落泪的。走过半里多路，方才渐渐人少了。我在车上盘问祥哥儿，才知道那老姥姥是他姥姥的娘，今年一百零四岁，只会吃，不会动的了。在车上谈谈说说，不觉日已沉西。今天这两匹牲口煞是作怪，只管走不动，看看天色黑下来了，问问程途，说还有二十多里呢。忽然前面树林子里，一声啸响，赶车的失声道：“罢了！”弓兵连忙抱过魁哥儿，跳下车去道：“少爷下来罢，好汉来了。”我虽未曾走过北路，然而“响马”两个字是知道的，但不知对付他的法子。看见弓兵下了车，我也只得抱了祥哥儿下

来。赶车的仍旧赶着牲口向前走。走不到一箭之地，那边便来了五六个彪形汉子，手执着明晃晃的对子大刀；奔到车前，把刀向车子里一搅，伸手把马包一提，提了出来便要走。此时那弓兵和赶车的都站在路旁，行所无事，任其所为。我见他要走了，因向前说道：“好汉，且慢着。东西你只管拿去。内中有一个小包裹，是这两个小孩子的衣服，你拿去也没用，请你把他留了，免得两个孩子受冷，便是好汉们的阴德了。”那强盗果然就地打开了马包，把那小包裹提了出来，又打开看了一眼，才提起马包，大踏步向树林子里去了。我们仍旧上车前行。那弓兵和那赶车的说起：“这一伙人是从赤屯跟了来的，大约是瞥见那包银子之故。”赶车的道：“我和你懂得规矩的。我很怕这位老客，他是南边来的，不懂事，闹出乱子来。”我道：“闹甚么乱子呢？”弓兵道：“这一路的好汉，只要东西，不伤人。若是和他争论抢夺，他便是一刀一个！”我道：“那么我问他讨还小孩子衣服，他又不怎样呢？”赶车的道：“是啊，从来没听说过遇了好汉，可以讨得情的。”一路说着，加上几鞭，直到定更时分，方才赶回汶水桥。

正是：只为穷途怜幼稚，致教强盗发慈悲。未知到了汶水桥之后，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八回

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

我们赶回汶水桥，仍旧落了那个店。我仔细一想，银子是分文没有了，便是铺盖也没了。取过那衣箱来翻一翻，无非几件衣服。计算回南去还有几天，这大冷的天气，怎样得过？翻到箱底，却翻着了四块新板洋钱，不知是几时，我爱他好玩，把他收起来的。此时交代店家弄饭。那弓兵还在一旁。一会儿，店家送上些甚么片儿汤、烙饼等东西，我就让那弓兵在一起吃过了。我拿着洋钱问他，这里用这个不用。弓兵道：“大行店还可以将就，只怕吃亏不少。”我道：“这一趟，我带的银子一起都没了，辛苦你一趟，没得好谢你，送你一个顽顽罢。”弓兵不肯要。我再四强他，说这里又不用这个的，你拿去也不能使用，不过给你顽顽罢了，他才收下。

我又问他这里到蒙阴有多少路。弓兵道：“只有一天路，不过是要赶早。少爷可是要到那边去？”我道：“你看我钱也没了，铺盖也没了，叫我怎样回南边去？蒙阴县蔡大老爷是我的朋友，我赶去要和他借几两银子才得了啊。”弓兵道：“蔡大老爷么？那是一位真正青天佛菩萨的老爷！少爷你和他是朋友吗？那找他一定好的。”我道：“他是邻县的县大老爷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好呢？”弓兵道：“今年上半年，这里沂州一带起蝗虫，把大麦小麦吃个干净，各县的县官非但不理，还要征

收上忙钱粮呢。只有蔡大老爷垫出款子，到镇江去贩了米粮到蒙阴散赈。非但蒙阴百姓忘了是个荒年，就是我们邻县的百姓赶去领赈的，也几十万人，蔡大老爷也一律的散放，直到六月里方才散完。这一下子，只怕救活了几百万人。这不是青天佛菩萨吗！少爷你明天就赶着去罢。”说着，他辞去了。我便在箱里翻出两件衣服，代做被窝，打发两个兄弟睡了，我只和衣躺了一会。

次日一早，便动身到蒙阴去。这里的客店钱，就拿两块洋钱出来，由得他七折八扣的勉强用了。催动牲口，向蒙阴进发。偏偏这天又下起大雪来，直赶到断黑，才到蒙阴，已经来不及进城了，就在城外草草住了一夜。

次日赶早，仍旧坐车进城。进城走了一段路，忽然遇了一大堆人，把车子挤住，不得过去。原来这里正是县前大街的一个十字街口，此时头上还是纷纷大雪，那些人并不避雪，都挤在那里。我便下车，分开众人，过去一看，只见沿街铺户，都排了香案，供了香花灯烛，一盂清水，一面铜镜。几十个年老的人，穿了破缺不全的衣帽，手执一炷香，都站在那里，涕泪交流。我心中十分疑惑，今天来了，又遇了甚么把戏。正在怀疑之间，忽然见那一班老都纷纷在雪地上跪下，嘴里纷纷的嚷着，不知他嚷些什么，人多声杂，听不出来，只仿佛听得一句“青天大老爷”罢了。

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人，穿了玄青大褂，头上戴了没顶的大帽子，一面走过来，一面跺脚道：“起来啊！这是朝廷钦命的，你们怎么拦得住？”我定睛细看时，这个人正是蔡侣笙！面目苍老了许多，嘴上留了胡子，颜色亦十分憔悴。我不禁走近一步道：“侣翁，这是甚么事？”侣笙向我仔细一看，拱手道：“久违了。大驾几时到的？我此刻一言难尽！述农还在衙

门里，请和述农谈罢。”说着，就有两个白胡子的老人，过来跪下说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！你这是去不得的哪！”侣笙跺脚道：“你们都起来说话。我是个好官啊，皇上的天恩，我是保管没事的；我要不是个好官呢，皇上有了天恩，天地也不容我。你们替我急的是那一门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搀起两个老人，又向我拱手道：“再会罢，恕我打发这班百姓都打发不了呢。”说着，往前行去。有两个老百姓，撑着雨伞，跟在后头，代他挡雪；又有一顶小轿，跟在后头，缓缓的往前去了。后头围随的人，也不知多少，一般的都是手执了香，涕泪交流的，一会儿都渐渐跟随过去了。我暗想侣笙这个人真了不得！闹到百姓如此爱戴，真是不愧为民父母了。

一面过来招呼了车子，放到县署前，我投了片子进去，专拜前任帐房文师爷。述农亲自迎出外面来，我便带了两弟进去，教他叩见。不及多说闲话，只述明了来意。述农道：“几两银子，事情还容易。不过你今天总不能动身的了，且在这里住一宿，明日早起动身罢。”我又谈起遇见侣笙如此如此。述农道：“所以天下事是说不定的。我本打算十天半月之后，这里的交代办清楚了，还要到上海，和你或继之商量借钱，谁料你倒先遇了强盗！”我道：“大约是为侣笙的事？”述农道：“可不是！四月里各属闹了蝗虫，十分利害，侣笙便动了常平仓的款子，先行振济；后来又在别的公款项下，挪用了点。统共不过化到五万银子，这一带地方，便处治得安然无事。谁知各邻县同是被灾的，却又匿灾不报，闹得上头疑心起来，说是蝗虫是往来无定的，何以独在蒙阴？就派了查灾委员下来查勘。也不知他们是怎样查的，都报了无灾。上面便说这边捏报灾情，擅动公款，勒令缴还。侣笙闹了个典尽卖绝，连他夫人的首饰都变了，连我历年积蓄的都借了去，我几件衣服也当了，七拼

八凑，还欠着八千多银子。上面便参了出来，奉旨革职严追。上头一面委人来署理，一面委员来守提。你想这件事冤枉不冤枉！”我道：“好在只差八千两，总好商量的；倒是我此刻几两银子，求你设法！”述农道：“你急甚么！我顶多不过十天八天，算清了交代，也到上海去代侣笙张罗，你何妨在这里等几天呢？”我道：“我这车子是从王家营雇的长车，回去早一天，少算一天价，何苦在这里耽搁呢。况且继之丁忧回去了。”述农惊道：“几时的事？”我道：“我动身到了清江浦，才接到电报的。电报简略，虽没有说什么，然而总是嘱我早回的意思。”述农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今天是万来不及的了。”我道：“一天半天，是没有法子的。”述农事忙，我便引过两个孩子，逗着玩笑，让述农办事。

捱过了一天，述农借给我两分铺盖，二十两银子，我便坐了原车，仍旧先回汶水桥。此时缺少盘费，灵柩是万来不及盘运的了，备了香楮，带了两个兄弟，去叩别了，然后长行。到了王家营，开发了车价，渡过黄河，到了清江浦，入到仁大船行。刘次臣招呼到里面坐下，请出一个人来和我相见。我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大惊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金子安。我道：“子翁为甚到这里来？”

子安道：“一言难尽！我们到屋里说话罢。”我就跟了他到房里去。子安道：“我们的生意已经倒了！”我吃惊道：“怎样倒的？”子安道：“继之接了丁忧电报，我们一面发电给你，一面写信给各分号。东家丁了忧，通个信给伙计，这也是常事。信里面不免提及你到山东，大约是这句话提坏了，他们知道两个做主的都走开了，汉口的吴作猷头一个倒下来，他自己还卷逃了五万多。恰好有万把银子药材装到下江来的，行家知道了，便发电到沿江各埠，要扣这一笔货，这一下子，可全

局都被牵动了。那天晚上，一口气接了十八个电报，把德泉这老头子当场急病了。我没了法子，只得发电到北京、天津，叫停止交易。苏、杭是已经跟着倒下来的了。当夜便把号里的小伙计叫来，有存项的都还了他，工钱都算清楚了，还另外给了他们一个月工钱，他们悄悄的搬了铺盖去，次日就不开门了。管德泉吓得家里也不敢回去，住在王端甫那里。我也暂时搬在文述农家里。”我道：“述农不在家啊。”子安道：“杏农在家里。”我道：“此刻大局怎样了？”子安道：“还不知道。大约连各处算起来，不下百来万。此刻大家都把你告出去了，却没有继之名字。”我道：“本来当日各处都是用我的名字，这不能怪人家。但是这件事怎了呢？”子安道：“我已有电给继之，大约能设法弄个三十来万，讲个折头，也就了结了。我恐怕你贸然到了上海，被他们扣住，那就糟糕了！好歹我们留个身子在外头好办事，所以我到这里来迎住你。”我听得倒了生意，倒还不怎样，但是难以善后，因此坐着呆想主意。

子安道：“这是公事谈完了，还有你的私事呢。”说罢，在身边取出一封电报给我，我一看，封面是写着宜昌发的。我暗想何以先有信给我，再发电呢？及至抽出来一看，却是已经译好的：“子仁故，速来！”五个字。不觉又大吃一惊道：“这是几时到的？”子安道：“同是倒闭那天到的，连今日有七天了。”我道：“这样我还到宜昌去一趟，家伯又没有儿子，他的后事，不知怎样呢。子翁你可有钱带来？”子安道：“你要用多少？”我便把遇的强盗一节，告诉了他。又道：“只要有了几十元，够宜昌的来回盘费就得了。”子安道：“我还有五十元，你先拿去用罢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两个小孩子，托你代我先带到上海去。”子安道：“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到了上海，千万不要多露脸，一直到述农家里才好。”我答应了。当

下又商量了些善后之法。

次日一早，坐了小火轮到镇江去。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，大家便都上了趸船，子安等下水到上海，我等上水到汉口去。到了汉口，只得找个客栈住下。等了三天，才有宜昌船。船到宜昌之后，我便叫人挑了行李进城，到伯父公馆里去。入得门来，我便径奔后堂，在灵前跪拜举哀。续弦的伯母从房里出来，也哭了一阵。我止哀后，叩见伯母，无非是问问几时得信的，几时动身的，我问问伯父是甚么病，怎样过的。讲过几句之后，我便退到外面。

到花厅里，只是坐着两个人：一个老者，须发苍然。一个是生就的一张小白脸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嘴上留下漆黑的两撇胡子，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，极似猫儿头鹰的眼，猝然问我道：“你带了多少钱来了？”我愕然道：“没有带钱来。”他道：“那么你来做什么？”我拂然道：“这句话奇了！是这里打了电报叫我来的啊。”他道：“奇了！谁打的电报？”说着，往里去了。我才请教那老者贵姓。原来他姓李，号良新，是这里一个电报生的老太爷，因为伯父过了，请他来陪伴的。他又告诉我，方才那个人，姓丁，叫寄簪，南京人，是这位陈氏伯母的内亲；排行第十五，人家都尊他做十五叔。自从我伯父死后，他便在这里帮忙，天天到一两次。

我两个才谈了几句，那个什么丁寄簪又出来了，伯母也跟在后面，大家坐定。寄说道：“我们一向当令伯是有钱多的，谁知他躺了下来，只剩得三十吊大钱，算一算他的亏空，倒是一千多吊。这件事怎样办法，还得请教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对良新道：“我就是这几天里，才倒了一百多万，从江汉关道起，以至九江道、芜湖道、常镇道、上海道，以及苏州、杭州，都有我的告案。这千把吊钱，我是看得稀松，既然伯父死了，我

来承当，叫他们就把我告上一状就是了。如果伯母怕我倒了百多万的人拖累着，我马上滚蛋也使得！”我说这话时，眼睛却是看着丁寄莫。伯母道：“这不是使气的事，不过和少爷商量办法罢了。”我道：“侄儿并不是使气，所说的都是真事。不然啊，我自己的都打发不开，不过接了这里电报，当日先伯母过的时候，我又兼祧过的，所以不得不过来一趟。”伯母道：“你伯父临终的交代，说是要在你叔叔的两个儿子里头，择继一个呢。”丁寄莫道：“照例有一房有两个儿子的，就没有要单丁那房兼祧规矩。”我道：“老实说一句，我老人家躺下来的时候，剩下万把银子，我钱毛儿也没捞着一根，也过到今天了。兼祧不兼祧，我并不争；不过要择继叔父的儿子，那可不能！”

“丁寄莫变色道：“这是他老人家的遗言，怎好不依？”我道：“伯父遗言我没听见，可是伯父先有一个遗嘱给我的。”说罢时，便打开行李，在护书里取出伯父给我的那封信，递给李良新道：“老伯，你请先看。”良新拿在手里看，丁寄莫也过去看，又念给伯母听。我等他们看完了，我一面收回那信，一面说道：“照这封信的说话，伯父是不会要那两个侄儿的。要是那两个孩子还在山东呢，我也不敢管那些闲事；此刻两个孩子，经我千辛万苦带回来了，倘使承继了伯父，叫我将来死了之后见了叔叔，叔叔问我，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，为甚还把我的儿子过继他，叫我拿什么话回答叔叔！”丁寄莫听了，看看伯母，伯母也看丁寄莫。寄莫道：“那两位令弟，是在哪里找回来的？”我便将如何得信，如何两次发电给伯父，如何得伯父的信，如何动身，如何找着那弓兵，那弓兵如何念旧，如何带我到赤屯，如何相见，如何带来，如何遇强盗，如何到蒙阴借债，如何在清江浦得这里电报，一一说了。又对伯母说道：“侄儿斗胆说一句话：我从十几岁上，拿了一双白手空拳出

来，和吴继之两个混，我们两个向没分家，挣到了一百多万，大约少说点，侄儿也分得着四五十万的了。此刻并且倒了，市面也算见过了。那个忘八蛋崽子，才想着靠了兼祧的名目，图谋家当！既然十五叔这么疑心，我就搬到客栈里住去。”寄莫道：“啊啊啊！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怎么派到我疑心起来？”伯母道：“这不是疑心，不过因为你伯父亏空太大了，大家商量个办法。”我道：“商量有商量的话。我见了伯父，还我伯父的规矩，这是我们的家法；他姓差了一点的，配吗！”寄莫站起来对伯母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先去去再来。”说罢，去了。我对伯母道：“这是个什么混帐东西！我一来了，他劈头就问我道：‘你来做什么？’我又不认得他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他要不来，来了，我还要好好的当面损他呢！”伯母道：“十五叔向来心直口快，每每就是这个上头讨嫌。”又说了几句话，便进去了。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栈里去，倒是良新苦苦把我留住。

坐了一会，忽听得外面有女子声音，良新向外一张，对我道：“寄莫的老婆来了。”我也并不在意。到了晚上，我在花厅对过书房里开了铺盖，便写了几封信，分寄继之、子安、述农等，又起了一个讣帖稿子，方才睡下。无奈翻来复去，总睡不着。到得半夜时，似乎房门外有人走动，我悄悄起来一张，只见几个人，在那里悄悄的抬了几个大皮箱往外去，约莫有七八个。我心中暗暗好笑，我又不是山东路上强盗，这是何苦。

到了明日，我便把讣帖稿子发出去叫刻。查了有几处是上司，应该用写本的，便写了。不多几日，写的写好了，刻的印好了，我就请良新把伯父的朋友，一一记了出来，开个横单，一一照写了签子。也不和伯母商量，填了开吊日子，发出去。所有送奠礼来的，就烦良新经手记帐。到了受吊之日，应该用

甚么的，都拜托良新在人家送来的尊分钱上开支。我只穿了期亲的服制，在旁边回礼。那丁寄莫被我那天说了之后，一直没有来过，直到开吊那天才来，行过了礼就走了。

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我便把铺盖拿到上房，对着伯母打起来；又把箱子拿进去开了，把东西一一检出来，请伯母看过道：“侄儿这几件东西来，还是这几件东西去，并不曾多拿一丝一缕。侄儿就此去了。”伯母呆呆的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
我在灵前叩了三个头，起来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。

偏偏今天没有船，就在客栈住了两夜，方才附船到汉口。到了汉口，便过到下水船去。一直到了上海，叫人挑了行李进城。走到也是园滨文述农门首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断壁颓垣，荒凉满目，看那光景是被火烧的。那烧不尽的一根柱子上，贴了一张红纸，写着“文宅暂迁运粮河滨”八个字。好得运粮河滨离此不远，便叫挑夫挑了过去，找着了地方挑了进去。只见述农敝衣破冠的迎了出来，彼此一见，也不解何故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才开发了挑夫，问起房子是怎样的。述农道：“不必说起！我在蒙阴算清了交代，便赶回上海，才知道你们生意倒了，只得回家替侣笙设法。本打算把房子典去，再卖几亩田，虽然不够，姑且带到山东，在他同乡、同寅处再商量设法。看见你两位令弟，方代你庆慰。谁知过得两天，厨下不戒于火，延烧起来，烧个罄尽，连田上的方单都烧掉了。不补了出来，卖不出去；要补起来呢，此刻又设了个甚么‘升科局’，补起来，那费用比买的价还大。幸而只烧我自己一家，并未延及邻居。此刻这里是暂借舍亲的房屋住着。”我道：“令弟杏农呢？”述农道：“他又到天津谋事去了。”我道：“子安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这里房子少，住不下，他到他亲戚家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两个舍弟呢？”述农道：“在里面。这两天和内人混得

很熟了。”说着，便亲自进去，带了出来见我。彼此又太息一番。述农道：“这边的讼事消息，一天紧似一天，日间有船，你不如早点回去商议个善后之法罢。”

我到了此时，除回去之外，也是束手无策，便依了述农的话。又念我自从出门应世以来，一切奇奇怪怪的事，都写了笔记，这部笔记足足盘弄了二十年了。今日回家乡去，不知何日再出来，不如把他留下给述农，觅一个喜事朋友，代我传扬出去，也不枉了这二十年的功夫。因取出那个日记来，自己题了个签是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，又注了个“九死一生笔记”，交给述农，告知此意。述农一口答应了。我便带了两个小兄弟，附轮船回家乡去了。

看官！须知第一回楔子上说的，那在城门口插标卖书的，就是文述农了。死里逃生得了这部笔记，交付了横滨新小说社。后来《新小说》停版，又转托了上海广智书局，陆续印了出来。到此便是全书告终了。正是：悲欢离合廿年事，隆替兴亡一梦中。